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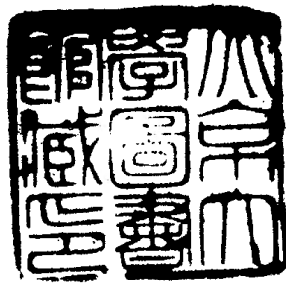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B/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二)

〔明〕余敷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七卷

〔明〕鄭良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二五〇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首一卷

〔明〕王震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二九〇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二)

〔明〕余數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麟寶

六十三卷》提要

麟寶卷之二十八

成公五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儒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卷之二十八

麟五

一

二十

〔左〕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禍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左〕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已廢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所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冬難作始於三卻卒於公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古木反

毒今卻伯之語犯叔逆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

重公以會高飽處寺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客孟子

又

以其低

知事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

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

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

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公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

卷之二十八

成五

四

三四六

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

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

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

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瑩乙耕反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

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狽

狸力之反狽市軫反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

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江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

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

于狸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公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

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

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

卷之二十八

成五

五

三四六

大夫歸至于狸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

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匡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

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

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貜俱轉反且子余反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轅卻至

錡尺出反

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欲必遇
我扶
反

敵使
諸所
反下
步

去起
反

往而
反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
公卻鍼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鍼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
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
欲廢之使楚公子夜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
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
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
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
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
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鍼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雖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
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
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抽戈結衽

卷之三十八

五

六

而偶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
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
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
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怨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
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
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
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
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
國既戰獲王子發鉤樂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
曰卻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且夫戰也
微卻至王必不免吾歸子發鉤告公公告樂書樂
書曰臣固聞之卻至欲爲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
師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然
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且今君若
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
卻至將往必見之卻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
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卻至苦成叔及卻鍼

卷之三十八

五

七

卻鏘謂卻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
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卻至
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知人不詐仁人不黨夫
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
矣且衆何罪釣之死不若聽君之命是故皆自殺
既刺三卻樂書殺厲公乃納孫周而立是爲悼公
長魚蠮既殺三卻乃脅樂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
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
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禦軌以德
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侯
也乃再拜三月厲公殺

楚人滅舒庸

左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
 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紫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執其君州蒲

左公遊于匪麗氏樂書中行僊遂執公焉召士甸
士甸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
說吾能還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

殺申志
反斥下
殺上背
同此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正月庚申樂書
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
一乘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
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
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
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
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圖樂武子中行獻子圉公於匠麗氏乃召韓獻子

獻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威行爲不
仁事廢爲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
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譏吾能違兵人有言曰殺老
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
也中行偃欲伐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
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夫以果戾
順行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既弑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覲恭子如周迎悼公
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
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

爲子爲

開古

反漢
反漢
反漢

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國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定百事立百官晉門子選賢良與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

卷之二十八

成五

十一

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惡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不於彘幽滅

反許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反漢

卷之二十八

成五

十一

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
美惡皆君之爲也民何能爲焉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歸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寔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典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

身卽憂秦而于輔民親土吐回其勲銘于景鍾至

行戶部
反
科居

神古外
反

通音
反
論式并

歌於上
知音

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與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
博聞而宜惠於教也使爲太傅知右行辛之能以
數宜物定功也使爲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
政也使爲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
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禴文敏歷
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梁之性
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
者諗之使鎮靖者脩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
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
靖者脩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
奚之果而不澤也使爲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
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知鐸遏寇之恭
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
給也使爲與司馬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
隱也使爲贊僕始合諸侯於虛行以救宋使張老
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
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
侯四年諸侯會於鷄丘於是平布令結援脩好申
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

卷之十八

慶五

十四

四十一

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候奄公譽逮于戎
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公如晉

左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朱魚石復入于彭城

復抄反

因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朝邲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
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

卷之十八

慶五

十五

三十三

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彙亦吾患
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
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
晉何爲晉必恤之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左公至自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
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匡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

重叔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

欲求德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符方反

卷之三十

歲五

十六

二十九

左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

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

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

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 柯直呂反虛起

左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

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左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

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

此或作
他徒何

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

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

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

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

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

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糧莠文子聞之

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麟寶卷之二十八終

卷之二十八

歲五

十七

三十一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

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又辟土有

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圍宋彭城歷於反

左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

卷之二十九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

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于晉

公宋華元易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

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

何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鄆才反

左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

治于難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乎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

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子然侵宋取大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使荀瑩來聘剽匹妙反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鄭師侵宋楚令也

臨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路風沙衛以索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價以自爲觀與嬭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妾姑

者也嬭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

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

偕

任伯林
反背滿
對反聽
女亡反

偏彼力
反音習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踰古困反

左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聽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卷之二十九 襄 三

左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節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

叔孫豹如宋

復扶又
反

廖力彫
反

左叔孫豹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

卷之二十九 襄 四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檮勃反

左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稽首

公至自晉

反 此 毗 志
[左]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卷之三

五

三百五十四

反 此 付 歸
[左]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統以從今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泄其冠也和安而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軍尉設平公軍無稅政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反 為 于 德
[左]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

此 音 而

于齊曰寡君使有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有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鷄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反 其 僞 反
[左]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反 其 僞 反
[左]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卷之三

六

三百五十五

反 其 僞 反
[左] 陳請服也

反 其 僞 反
[左] 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鷄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此 音 而

反 其 僞 反
[左] 晉侯之弟楊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于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

此 音 而

使所
史反

說先典
友

出女九

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閏四年會諸侯于鷄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楊

卷之二十九

襄一

七

三十七

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爲我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楊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徂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爲于伊
反

夏
反
同
音
六

使臣所
史反下
同與音

秋公至自會
左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冬晉荀鑿帥師伐許

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

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

卷之二十九

襄

八

三十六

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

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聞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

勞力

反類

祝前作

卷之二十九

九

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敬使臣曰
 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華為咨谷親為詢咨禮
 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
 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
 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
 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
 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
 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

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
 及之故不敢拜今伶蕭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
 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
 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
 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敬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
 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
 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
 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

定嬀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
 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楨季孫不御君子
 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

冬公如晉

因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鄒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因事君無失
 官命鄒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

卷之二十九

十

福小閔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問陳而侵伐之陳人圍頓

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不

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

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買音古

卷之二十九

張

十

三、川區

臨徒來
反聲側
瓜反

國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餉諸尹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

勞師於戎而失言三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

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賈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邇鄙耕農不徹其利二也戎翟事晉

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

卷之二十九

寒

土

二十九

駘國人逆喪者皆髻曾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

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于邾

五年春公至自晉

臣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
師言王叔之貳于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 鄆世子巫

〔左〕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

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

公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卷之二十九

襄

十三

闕吳謂善伊謂稱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肩荷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

公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

卷之二十九

襄

十四

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晉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麟史卷之二十九終

麟史卷之

襄公二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情子毒
反
切食亦
反

左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謫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卷之

襄二

二下四十

滕子來朝

左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國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鄆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在祭祀滅亡之道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左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弟一重
反
秋子小
反

左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宗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高厚崔杼定其田

卷之

襄二

三百

七年春鄭子來朝鄭音談左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敢誓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左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費音秘

原音通

左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隊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左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八月螽

左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卷之三

表二

三 三十七

左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而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悼公使張老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於利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鷄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

辭乃使爲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于鄆反

卷之三

表三

四

左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鄆七報反

左鄭僖公之爲大夫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罕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爲

後七全

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

卷之三

五

三十三

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陳侯逃歸

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穀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卷之三

五

六

三十八

穀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會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以疆
鄆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

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冠不
 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
 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令之信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
 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關八鄉和睦
 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
 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
 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微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
 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
 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
 處以相救也窮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貢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
 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
 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侯使士甸來聘
 左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
 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
 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歎以承命何時之有武
 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子曰汝漢之役
 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
 孫藏何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
 知禮
 九年春宋災
 左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
 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
 其司向戊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器亦如之使
 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
 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
 享祝宗用馬于四塘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
 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
 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開於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至大火商人
闕其禍敗之彙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因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史曰是
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
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

卷之三

九

九

與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
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
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
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
此弗得出矣

左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代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
守其士競於救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

之

遷業韓厥老矣知瑩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

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驥而樂驥士魴
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
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矣雖不及晉必將出
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飢弗
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卷之三

十

十

反音

反音

反音

反音

左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郎
從荀躒士句門于鄭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
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樂驥士魴門于
北門杞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
今於諸侯曰脩備器盛饌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
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

艾魚廢

反

要一
反下
底音

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蔓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

卷之三十 襄 十一 三八十五

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收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收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閭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冠並古

反

積子賜

楚子伐鄭

左楚子伐鄭子駢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駢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左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輪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

卷之三十 襄 十一 三十七

卷之三十一

三

三

麟寶卷之三十一

襄公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音福又

左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

卷之三十一

三

一

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祭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

縣音式 耶則結 反紇恨 紇反扶 烏穴反 虎音斯 陳徒對 反堞音 陳隊五 諸反斷 徇似像 反涼音 老机音 几女音 音汝

祖莊加 反蒙某 公反 110930

勤君而興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

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

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盾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

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

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稀

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卷之三十一

表三

二

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瑩不可曰

我辭禮矣彼則已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

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官謂之夷俘偃姪姓也使

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

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公至自會

殺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

伯述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

陶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晨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

駟曰國病矣子晨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

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

卷之三十一

表三

三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

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

於大丘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

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

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
滕已酉師於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輒

左初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

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驪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

弗使獻初子驪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

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

亂於是子驪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

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卷之三十一

三

四

三十九

侯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驪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

盜不傲而出戶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開府

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

攻盜於北宮子驪師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

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

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

門之外衆而後定

穀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飭

魏絳戊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

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厲曰逃楚晉之耻也

卷之三十一

三

五

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

夾潁而軍子驪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

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厲欲伐鄭師荀登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

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

而歸楚人亦還

公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諸侯戊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親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公至自伐鄭

臣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佚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曰軍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軍門閭實

卷之三

六

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閭實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于子必不能武子聞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偃闔詛諸五父之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國李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惡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

卷之三

七

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鄭人思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晉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於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已未同盟於亳城北

卷之三十一

八

左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違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恩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厥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宿逆之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蕭魚

左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鐻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卷之三十一

九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惡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

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國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
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及寶鐃駟車十五乘
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
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
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八年
七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公
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二三子何勞焉
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卷之三十一

袁三

十

公至自會

穀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鄭人使良霄太宰丘葵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

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觀行人者率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左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

反力隆
反下同

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

左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公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

穀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
宿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聘魴

左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卷之三十一

袁三

十一

二八五

左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

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
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

左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
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

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
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左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
也

卷之三

三

十二

二八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

夏取郛

左夏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左荀彘士魴卒晉侯蒐於繇上以治兵使士魴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
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魴佐之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

難乃且

我其結
反馮氏
冰反

電張倫
反安特

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

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

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

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一人行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其是之謂平周

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

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

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惡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

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電

窆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窆若厲大夫

後芳服

屬下同

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諶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毀之赫
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
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諶之共大夫從之

國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
楚國之師不穀之舉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雖是
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謂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
薨子囊議諶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
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

卷之三十一

三

十四

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
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
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
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
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
薦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
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吳使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

使所史

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

冬城防

左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
也

鄭良霄大宰石奩猶在楚石奩言于子囊曰先
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
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御以除

卷之三十一

三

十五

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疾
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
人歸之

麟寶卷之三十一終

麟寶卷之三十一

襄公四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子會吳於向向式亮反

反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

卷之三十一

襄四

三

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獄之裔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平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椅之與晉路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膏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反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卷之三十一

襄四

三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

反位還

反還季

師而勅之濟濟涇而次秦人壽涇上流師人多死
 鄭司馬子驍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
 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
 是瞻樂驥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
 子曰夫子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樂鍼曰此役也
 報標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驥謂
 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
 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隋也向之會
 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
 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封曰其樂氏乎秦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驥汰虐已甚猶可以免
 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
 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驥死盈之
 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驥之怨實章將於
 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卷之三十一

襄四

三

三

反覆芳辰

死先惡

反古且
則食
使飲
去聲

國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
 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
 豹之業及炮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
 與司馬曰夫苦炮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
 炮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
 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左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
 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
 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謂為之初公有嬖妾使
 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
 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
 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

卷之三十一

襄四

四

三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
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
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
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平射
兩駒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卷之三十一

五

五

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帶事
先君而暴妻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
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齊聞君不撫社稷而
繼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齊敢私於
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敘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
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
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

去是

說音悅

反

反

說音悅

反

卷之三十一

六

六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
余不說初矣今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
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
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
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
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師曠待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
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
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道在出
反及狗咬

從子用

殿丁練

反及

右以故

反及

史爲書誓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滯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帥於棠以伐吳吳
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微吳人自阜
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

卷之三十一

吳四

七

公子宜穀

左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

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
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有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黃莒

人邾人於戚

左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
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行于五

反及由

同音同

馬皮水

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
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

左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
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
所望忠也

閔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
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
諸侯之爲日在軍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

卷之三十一

吳四

八

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獨
使傳太子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左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日子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

之毀之重勞且不敵聞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左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爲子馮爲

卷之三十一
反 伐 歷

反 伐 歷

反 伐 歷

大司馬公子子雲師馬右司馬公子成馬左司馬公子
爲宮廡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
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曰嗟我懷人
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
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
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師慧三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
人臨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

卷之三十一

九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
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瞰必無
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

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鄭孫夏如晉奔喪子蟻送葬

匪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
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理使子罕之攻之富而
後使復其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卷之三十一

十

杞伯小邾子于泃梁

左平公卽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

奚韓襄驪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

政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泃梁命歸侵

田

戊寅大夫盟

左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

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

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

庭

諸侯皆在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平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穀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齊侯伐我北鄙

卷之三

襄四

十一

二十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

歸諸侯鄭子驥開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甯氏晉荀偃欒黶師

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

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

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微古堯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夫之以爲之名速速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肅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見中行獻子賦折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事

卷之三

襄四

十一

三十五

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耳甲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墮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

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

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懸於

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先悉焉
反後戶
反後復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反又反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
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
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渙梁之言同伐齊齊
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
盍圖之子家以告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
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飾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偽以飾先與與柴而從之齊侯見
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
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
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
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
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
州綽及之射殖綽中有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
獲不止將取 襄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知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卷之三十一

襄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便所更

守手又
反下同

遂于委
反為皮
水反

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
 一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
 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
 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次于旃然馮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
 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
 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
 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卷之三

庚四

十七

二卷

麟寶卷之三

麟寶卷之三十三

襄公五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

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

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卷之三

卷

一

三

穀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

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

地

取邾田自漚水

漚好
號反

左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漚水歸之于我

公其言自漚水何以漚為竟也何言乎以漚為竟

漚移也

穀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陶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先悉
公反
丁巳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祥雨如
平常
二報反

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痺疽生瘍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
見弗內請後曰鄭朔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
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
淺之爲丈夫也

季孫宿如晉

左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

卷之三十三

三

二

三

苗季武子與冉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
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
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左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穉聲姬生光
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
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
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
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
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

卷之三十三

三

三

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
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

穀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
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

反常

反下同

反守手又

反居危

反力侯

士有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有者宜奈何

宜殫帷而歸命乎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齊崔杼殺高厚于澠蓋而燕其室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

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朱子之子也

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朱子而相親也

卷之三十三

五

四

三十九

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

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

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

左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

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師醢衛

于軍

綽反

城西郭

反許乙

左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城武城

左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

卷之三十三

五

五

三十九

左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

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備憚諸楚曰與蔡司

廣音

呼火故

惡鳥路

穢愛

反力

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

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恭不能而死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

穀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卷之三十三

六

季孫宿如宋

左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

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

曰臣不堪也

左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

也名藏之若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事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利月一 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

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

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

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卑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

卷之三十三

七

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

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出已壹

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

雖賤必書重地也

穀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爾古典
反太於
既反對
危遠反

施式法
反

後皮

臨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遽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
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
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
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
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
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

卷之三十三

卷五

八

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相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
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
獲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
爲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
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
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清祁豫重叔祁
師巾書羊舌虎叔罷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
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

爲子傳

行下孟

賜人贊

沛音又

朝直通

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
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
求叔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
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
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
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卷之三十三

卷五

九

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
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
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
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
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於難

掠音亮
中手
反

在音千

反

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冀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歷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

國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逐羣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

卷之三

十一

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根本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檢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今吾若

道音導
下同

反教所主

刊七

起瑕原韓魏之後而實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懸於權行權不可以懸於私懸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驅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

卷之三

十一

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樂盈盡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樂盈不克出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者為大戮施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

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祿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還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卷之三

臺

士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

左會於商任劉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左知起中行喜州綽那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

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那蒯勇士也宣子

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

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先去

與音同

還音旋

為子偽

反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乎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營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左春臧武仲如晉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

卷之三

臺

士

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靈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左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入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

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

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

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

以觀橐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

差動宜
反
夏戶難
反下
耐山又
反與音

在晉國警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
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
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轡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
于君見於常耐與執燭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
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
而剪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十四

三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
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久矣

九月鄭公子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
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
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貪民無

反扶又

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
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
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左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十五

三

反音思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
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若
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
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
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
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
遂縊而死復使遽子馮爲令尹公子黜爲司馬屈
建爲莫敖有寵於遽

反扶又
反音思

八人皆無諱而多馬他

以音版

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革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阮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歸于邑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

卷之三十三

襄五

十六

宣五

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麟寶卷之三十三

麟寶卷之三十四

襄公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肉古宮反

夏邾郕我來奔

利反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卷之三十四

襄六

一

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書曰惟命不于常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蒲載樂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

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

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

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

析歸父
友睦以
設方諸
方元反

從才用
反

陳使對
反及戶
婦支反
聲力之
反

逆音通

以十傷
以缺千
聲反下
同聲去
聲反下
聲反下
聲反下

合音拾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焚庭戊郛邵封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雍於

公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義言救後次非救也

已卯仲孫速卒

左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
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卷之三十四 襄公 四

趨退歸重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
庸新樽絮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
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
而不出閱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
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
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
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

惡馬路
反下惡
我起下
同駟御
留反好
呼報反
反

乾根發
反

辟婢亦
反
從才用

姬大驚
反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
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
子扶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扶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
立羯秩奔郛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

卷之三十四 襄公 五

如惡石大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
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郛

左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
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
闕以出奔郛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
室以其姪穆姜之嫡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郛使告臧

賈子力

知去聲

反從旁照

居音基

反下同
反市力
反華戶
音旋

賈子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

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

禍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

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

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

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

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

卷之三十四 六

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

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

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樂盈

左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虧出

奔宋

齊侯襲莒

左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

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賈子力

知去聲

反從旁照

居音基

反下同
反市力
反華戶
音旋

賈子使無死日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

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

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

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

侯弔諸其室

左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宥

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

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卷之三十四 七

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顧而施

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秋孫豹如晉

左春秋穆叔如皆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

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

在周爲唐杜氏晉王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

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者不可謂不朽

國象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范宣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子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冢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共此之謂乎對曰以豹之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沒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左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

本之五

卷六

八

三

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顧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那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

爲子範
反息
反

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卷之三十四

卷六

九

三十二

左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遼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

士

經 122—53

左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左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

大饑

穀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

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

大侵之禮也

卷之三十四

卷六

十四

二百七十五

陸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累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麟史卷之三十四終

麟寶卷之三十五

襄公七年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

不冠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齊崇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宗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

卷之三十五

卷七

十一

二百七十三

子縶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

夫從風風順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

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

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

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

焉駭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曰晉必將殺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嬖侍

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夏五月為且

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

楚元

陳

下

御

別

非

反

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夾儀崔
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勅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
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
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
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
別而聚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
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
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重丘

左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

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

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臣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遣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

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

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楚遣子馮卒屈建爲令

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伐木之及

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

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

父將整盪盪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

卷之三十五

五

五

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

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

以與薦掩

冬鄭公夏帥師伐陳

左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閭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

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

馮皮生
反能於
力反

許
反

對音
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
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莊宣嘗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
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隨者井
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敝
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

卷之七

六

予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
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
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
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
不達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陟楚爲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爲掩

陟待
反

輕道政
反
亦反下
同體居
反

見
反

語
反

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漆規
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猶反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遇於葛反
因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
君也死殪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

麟史

卷之三

七

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
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餽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
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剗反舍而卒古
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餽城而請罪非
吳子之自輕也
陟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
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

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遄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惜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

麟史

卷之三十五

襄七

八

臣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秦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平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國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

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盼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繫之不集三軍之事暴骨夫子自道實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問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

卷之三十五

襄七

九

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怩顏乃趣赦之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

此戰志
反下同

別後制
反

詳平品
爲去品
反

段十春
反

言許大
反
後所建

守手又
反

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辛卯甯喜弑其君剽剽匹妙反

左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奴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奴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出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遠伯玉伯玉曰瓊

麟史 卷之三十五 葉七 十

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太子角

穀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衍若旦反

左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楫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問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

麟史 卷之三十五 葉七 十

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若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左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嗣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困雍錡獲殖綽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

竟言地
反

先悉解
反下同

殺也界
反

功也臣不敢及實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
子來聘召公也

左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戌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
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麟史

卷之三十五

表七

十三

三七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戌城麇楚人囚之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
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伯微君之惠
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
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以討衛驅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

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

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

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

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

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

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

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

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麟史

卷之三十五

表七

十三

三七

告二君國子賦鸞之采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

麟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

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

子產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結伊戾爲

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遠下

反

反

反

反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違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纔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

請往也遣之至則歌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

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求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詎而

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問其無罪

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

靡史

卷之三十五

漢

古

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

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

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公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左師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

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伍子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

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

反

反

反

反

反

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

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

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

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

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

靡史

卷之三十五

漢

主

舉軍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

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

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

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

敗必遷
反力如

部詳六

鬼所留
反孫台
未好也
同反下

雍於前

罪滿
反扶云

行戶知

卷之三十五

卷七

十六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講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王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爲謀王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敎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至鄢陵之役楚屢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務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憚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淑當作

大
黃古應

卷之三十五

卷七

十七

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辛子辛得庚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歸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國椒舉娶於申公子辛子辛有臯而亡康王以淑舉爲遣之淑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餐之以璧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淑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執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祀梓皮韋焉楚實遺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王孫啟於成王王弗是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與於軍事謂先軫曰唯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諸侯之從之畔者半

訃所於
反還

卒葬
反

緇緇
反

麟史

卷之三十五

庚七

十八

矣若敖氏離矣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爲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爲師王子變爲傅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譖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雍子與於軍事謂樂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欲之若合而留吾中吾上下必敗

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樂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離子之爲也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取於鄭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使子南娶於諸侯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莊王既以夏氏之室反卒於襄老襄老獲於鄢二子爭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吳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爲患則申公巫臣之爲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舉而亡執政弗是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緇然引領南望曰庶幾赦吾

反
張子小

還晉族

麟史

卷之三十五

庚七

十九

舉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爲我召之吾倍其室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繫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匡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以是知平公

之失政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族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問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族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

麟史

卷之三十五

哀七

二十

三六十五

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夾盜訪之管衞管衞直而傳直能端辯之傳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曰吾聞子有蘇之怒吾以爲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

晉子斯
反私當
雙反
者音

反私當

問古處
公下孟

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

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蘇益密和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管衞管衞對曰昔隰叔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

麟史

卷之三十五

哀七

三

三六十二

賴三子之功而餐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皆死范宣子謂獻子曰執乎昔者吾有管衞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執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咍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

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麟實卷之三十五終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麟實卷之三十六

襄公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

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侯使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與許人曹人于宋

匡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

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

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

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

如楚楚之如齊齊之如楚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

及下門

歸音日

反替星歷

聖音旋

祇音支

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

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

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

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于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

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

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與蔡公

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

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

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

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卷之三

八

二

三

公脫

鄉音而

稅音處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

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

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顯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

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

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顯公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逐

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

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

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

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公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卷之三

八

三

三

為殺子
仇人

樂勝立
八侯等
南頭之
實反

昧亡松
反又合
末

約其仇
反

為殺甯喜出奔也易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
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
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
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
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
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
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
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
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
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
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
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
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
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
昧雉彼視

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約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
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以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
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冷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直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
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
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
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
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晉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
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
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
也又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反語無據

反配力勇

反使所更

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卷之三十六

英八

六

荀盈遂如楚淮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

反終而甚

反去起品

反戰於時

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殺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計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國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單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病也文子聞之謂叔

卷之三十六

英八

七

明也
也
富反

受一作受

發所冷

與音
反

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
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
矣故不可捐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
之逆諸侯也亦云是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
而塞其忠也信反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
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
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
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爲軍攀輦卽利而舍侯遮扞
衛不行楚人不取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
楚患矣

卷之三

八

八

八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歆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
之勢在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禪諸
侯之閒歆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
而以貽成事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盟表與
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
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公易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易爲殆諸侯爲衛石惡
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設漢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日諸侯之大夫大夫不

反

去起

反

爲于

卷之三

九

九

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
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臣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
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
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
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
吾圖之告盧蒲葵盧蒲葵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
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
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
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
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閭人獨
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計之使盧蒲
葵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墜其宮而守之弗克使閭
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嬰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
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崔氏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

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楚蓬罷如晉泄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

蓬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

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

麟史卷之三十六終

卷之三十六

喪八

十

麟實卷之三十七

襄公九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罔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以有時苗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

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爲

罔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洸子白狄

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

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

卷之三十七

喪九

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

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石惡出奔晉

罔衛人討衛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圖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罔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罔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

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

反爲子爲

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因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因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

卷之三十七

襄九

二

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願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

郭女姑反惡如路反

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終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晉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舊患實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

卷之三十七

襄九

三

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氏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惡者焉
反尤後
皆去聲
驚音木
去起呂
反治已

慢皮通
反
集戶結

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驚御
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
告盧蒲癸盧蒲姜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
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
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
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共何得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
獻共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
宇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
子家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
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
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
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
遂如公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

卷之三十七

義九

四

四十一

稅吐活
反陳直觀
食慶音
爾記芳
句古傑
反
戲子淋
反
即音豆
反
鄭音對
反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扉
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楸動於堯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
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不克
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戰弗
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晨莊叔見
之曰車甚澤人必卒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鷄亦不知既
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陸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
邑焉與晏子邴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
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
不足欲也益之以邴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

卷之三十七

義九

五

四十一

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非股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過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慢謂
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比
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
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比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
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
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
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
知之皆曰崔子也

卷之三十七

齊九

六

三十四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
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
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
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
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
從道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
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國裏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
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衆未散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
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日子之來也非欲

卷之三十七

齊九

七

三十三

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
爲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
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羊姓實
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
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
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
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
侮不備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
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
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二十有九年春年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禘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禘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刻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閔公也

左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

卷之三十七

堯

八

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干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閔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干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覓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樂城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涂季孫昆之期當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

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飲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干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人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

卷之三十七

漢九

九

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干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下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服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下下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左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菴

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庚午衛侯行卒

閼弑吳子餘祭祭側界反

左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閼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閼以刀弑之

公閼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閼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閼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閼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閼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

卷之五

襄九

十

三十八

人不狎敵不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閼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左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忘

子皮以子展之命餒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

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

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

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卷之三十七

襄九

土

三十八

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左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

召止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鄩鼓父黨叔爲一耦

園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子曰不爲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

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名其二諱

爲笑焉雖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

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

繁援焉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

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

向曰求繁既繁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

杞子來盟

因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

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杞子來盟

府在亦

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

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左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

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

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動而不怨矣爲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

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

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

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自鄆以下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入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箏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得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惡齊
利十
及
朝殺
志及

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
立者也條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條而致國
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
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
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
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
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
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
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卷之三十七 義

十六

穀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
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
尊於上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齊公孫薑公孫憲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臨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廬叛十月庚寅閭丘嬰

鄭於
鄭

慶力
友長
天反
誦反

帥師圍廬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敬仲之曾孫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
而出奔晉晉人城綿而寘旂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
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
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
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謀曰是
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
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
將焉往禪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
舉不踰等則位難也釋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子西歸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
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及不然將亡矣

卷之三十七 義

九

十七

三平二

麟寶卷之三十七終

反 佳 皆
下同

金音

麟寶卷之三十八

襄公十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 罷蒲達反

左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

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匿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驪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

卷之三十八

伯有侈而復子皙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

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縣人成年長矣無

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

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

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

使諸皆
亡侯反
定侯反

諱計其
反出知
罕母音
茂亡反
反見形句

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

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

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

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

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媿也

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

容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

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

卷之三十八

之未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敝音班

左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匿或呼于宋太廟曰謠謠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

謠謠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覆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

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

倍丁其
反見形
側友

昨音止

廖力附
反

植直吏
反

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
道盡矣詳其事賢於姬也

天王殺其弟王子穰奔晉

左勅王使季子孫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其難而言曰烏乎必有此

夫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
高心在德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
僭括欲立王子穰夫穰夫弗知戊子僭括圍為逐
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其

卷之三八 季

三

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罪在王也

穀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
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
佞夫甚之也

左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
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
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佞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
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
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
火而死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
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經谷皆自朝布
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子
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染醒而後知

卷之三十八 季

四

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
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平駟豐同生伯
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
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
成吾所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
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
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
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
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
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

反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反
反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反
反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反
反羊肆子產禘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反
反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反
反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反
反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反
反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反
反公孫睂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反
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駟之卒也將葬公孫揮反
反與裨反寔晨會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反
反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寔指之反
反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反
反姬管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反
反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鷄澤之會鄭樂成奔楚反
反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反
反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反
反冬十月葬景公反
反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反
反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反

反失民於子也反
反陸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反
反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反
反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反
反四體也絕民之至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反
反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反
反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反
反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反
反左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反
反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反
反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反
反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云文王陟降在反
反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反
反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反
反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反
反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反
反有未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反
反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反
反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反
反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反

【穀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望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既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路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

麟史 卷之三十六 七

其在人乎何愛於邑也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豐卷奔

補張臣 補張臣 補張臣

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告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既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

麟史 卷之三十六 八

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開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應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僕瀝消竈孔旭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補張臣 補張臣 補張臣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壁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

卷之三十八

季子

九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左滕成公來會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樓古

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

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

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有諸

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

卷之三十八

季子

十一

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輪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宮室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

易道路巧人以時埤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

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

足賓至如歸無寧畜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

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蘇以

解亦

同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處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十一

三六十六

十有一月莒人殺其君密州

左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震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

左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闕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勞力

數色

斷

校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延勞于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十一

三六十六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棄之

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

卷之三十八

卷三十八

子

三十七十八

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實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

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圖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

卷之三十八

卷三十八

子

三十九

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

年

卷之二十八

華

主

三十八

室不崇器無形鏤倫也身雖除潔外內齊給敬也
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勳咨
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
儉勤敬德讓事客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
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
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
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亶
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
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

反 壹口本
聞 音 照

也熙廣也壘厚也肆固也靖餘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餘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餘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客以應成德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庸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

卷之三十八

莫十

十六

二

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積之不出於它矣

卷之三十八

東十

夫

二、三

麟寶卷之三十八終

昭公一

余敷中輯

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乾侯謚法威儀恭

明日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術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

卷之三十九

昭

一

三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敎邑福
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彈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
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圍布凡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
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
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
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
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
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

昭公

重直用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卷之三十九

昭一

二

昭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
桃伍舉知其有備也請番纍而入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遂會于號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
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
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
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
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
不顧國家不罷民無謫諠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
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
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
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
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
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
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
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

共音
對音
反亡市

先
反

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受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

卷之三十九

三

為殺子
傷反

見者
通反

其所
反相去
倚反
疑戶定

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弗赦而代之

因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與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三月取鄆

左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奔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共廋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衛而惡

卷之三十九

四

使所更
反

難乃
反

辟音避

焉音亦

饒西與
反
悲反

凡音演
反

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
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
帛而與之曰帶其褌矣趙孟聞之曰臨忠不忘國
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
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
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
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
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
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
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
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桀邳周有
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
邴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
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罃楚之執事豈
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
莒魯爭邾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尤
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

卷之三十九

昭一

五

四十二

許之乃免叔孫

國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遑季武子代莒取
邾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
黶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樂其
黶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
愛焉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
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
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
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
求安身而爲諸侯戮矣君子是以忠作作而不衷
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
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
戮樂王黶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
尹有欲於楚少懦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衷致
也其爲人也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
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
盟爲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
吾出而危之也若爲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
師請爲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苟

卷之三十九

昭一

六

三十三

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
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
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矣必殺叔孫豹
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
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
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
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
楚而免之

佐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
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

卷之三十九

昭一

七

三十九

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
曰烈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楚必
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
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
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
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
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
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

蓬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

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

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

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咎穆叔

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

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武於楨館於雒汭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

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日懼焉能恤遠吾侪儻

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諫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

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

不卽其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

謂曾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爲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且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蹕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

略及下
反力權

新丁角
公常
無反告
古時反
下同

今力
反

原當作

知去声

反於元

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
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
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今既免
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國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磬之張老夕焉而見之
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
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磬之加蜜石
焉諸侯第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
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

卷之三十九

聖

九

三

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第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
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磬者
仁者之爲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蘄直於
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
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
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
而進不阿而退

阮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長丁
反下同

養去聲
下同

從才用
反

秦上素
葛反

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
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
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
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蔡甲以
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
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
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卷之三十九

聖

十一

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家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
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
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勿而不忘不事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
子南子產容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
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
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
康反

還息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左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也舟于河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
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
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
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
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
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
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教世淫弗能斃也趙
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
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
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
孟將死矣至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國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
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敎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
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鮮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
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至諸侯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之盟卽日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
身今怗日而漱歲忌倫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冬趙文子卒
秦無人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國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驪帶私
盟于閭門之外實熏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
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國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
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
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
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因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

反
參所林

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照

穀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反

莒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莒展與出奔吳

叔牙帥師圍郕田郕居良反

左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督偆及公子滅明以夫厘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

卷之三十九 聖 十三

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公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

綏疆之為言猶竟也

葬悼悼公

左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

之知故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閭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

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閭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反
參所林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

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

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

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洧洧障大澤以處大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王

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卷之三十九 聖 十四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

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

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

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暉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煩手淫聲愔

卷之三十九

昭一

十五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愔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盛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王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

禮除國
反理必
悲反

謂子文

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王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國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王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

卷之三十九

昭一

十六

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問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患殺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責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愚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皿蟲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

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
叛晉十年平公薨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反

左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皐標邾邾人
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
不及鄭何患焉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
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
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
州犂於犂王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
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
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卽位蓬罷爲令尹蓬蔽疆爲
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
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
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
百人之餽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
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
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疆禦

此才也
反才也
此才也
反才也

楚秦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
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驕齒無乃不可乎
史佚有言曰非驕何忌

左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
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二公子之祿焉對
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
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
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曾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
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
商韋藩木捷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

卷之三十九

十八

三十九

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
大積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乃均其祿

左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
溫庚戌卒鄭伯如弔及雍乃復

麟寶卷之三十九終

此才也
反才也

麟寶卷之四十

昭公二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

卷之四十

昭二

三

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疆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左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食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諸侯親

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

子驕泰奢侈貪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吊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卷之四十

昭二

二

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左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節叔向曰子

去起呂

反其後
反其後
反其後

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卷之四十

昭二

三

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禱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

四言

反為十倍
反為十倍
反為十倍

知音

下同
反其後
反其後
反其後

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卷之四十

昭三

四

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煨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

反任如林

反下同

辭音選
宜反相
悉亮反
行戶郎
反乘時
十丈反

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
 敵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
 若而人君若不棄敵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
 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
 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綏經之
 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敵邑
 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
 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
 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卷之四十

昭三

五

罷音度
確音觀
徒七金
反伯土
力反

為于俱
反市集
反

濫子小
反苦代

如逃寇讎樂御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
 門民無所依君目不悛以樂悵憂公室之卑其何
 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况日不
 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
 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
 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
 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蹢蹢不可以居請更諸夷
 墮者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族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
 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
 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
 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
 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
 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卷之四十

昭三

六

卷之四十一

七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
 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
 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
 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樂豹之邑也及榮
 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
 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
 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
 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
 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
 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
 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
 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
 之故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左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
 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
 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陸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釗爲少姜之有寵也以

卷之四十二

八

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
 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
 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
 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
 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
 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
 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
 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
 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
 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
 我好敬而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
 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
 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陸齊侯出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

去起呂
必二

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冬大雨雹雨于付又

北燕伯欬出奔齊

左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阼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寬卒司馬寬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

卷之四十一

聖

九

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兢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麟寶卷之四十一終

麟寶卷之四十一

昭公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匡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朝

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

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

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

卷之四十一

聖

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

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

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

無霜霜雹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

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苗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阼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

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

與音預

反傳直器

與音預

易以戰
又
同音

鄉許亮
反

楚使所
吏反

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
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
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
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
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
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國之難三塗
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卷之四十一 三

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失其國失其守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
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
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
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糾作淫害文王惠和
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
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僂後方
反

臺步名
反
其
求反
時照反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侯許之楚
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
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
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
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
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卷之四十一 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
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
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啟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
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
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
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相亮

應許

仍而承
反
終亡市

復皮通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商紂爲衆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楚人執徐子

楚人執徐子

佐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

楚七到

爲齊子
低反

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殺者可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康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街壁士祖輿輓從之造于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公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齊君而亂齊國也

殺此人而殺其不言人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

聚七日

反 渾子溫

夏戶雅
友洲如

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
曰若有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
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
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
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九月取鄆

綫反才

左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佐〕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

卷之四十一

聖

六

早九

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
害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
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
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
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
有

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歲尹宜咎城鍾離蓬啟疆城巢然涓城州

銳反

僕力主
反

殷音加

反駁
力反

反

发于低

見仲賢
通反下

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寅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黧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卷之四十一

三

七

三九十三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薺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旣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

並同

見人之
見如字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
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
見人使 寘饋于介而退牛弗進則置度命微十二
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
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
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
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
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

卷之四十一 聖 八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
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
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
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 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
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
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
夫子唯不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
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
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
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
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

卷之四十一 聖 九

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
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
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齊
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
爲政者不勞私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
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饒人入
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
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
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
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
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
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
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楚殺其大夫屈申

因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卷之四十一

第三

十一

三五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
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
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聲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
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騶弗能
用也奸大國之盟陵雲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
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未將於此乎在而屑
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
於是乎知禮

陸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
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
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
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
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

卷之四十一

第三

十一

三八五

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
焉無惜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
起爲闢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
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親有璋小有迷職大有
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殽有陪
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
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
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史反下

觀工明
反反

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
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戮軍
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
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
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
於羅汭沈尹亦會楚子次於萊山遣射帥繁揚之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
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啟疆
待命于雲婁禮也

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卷之四十一

第三

南

五十五

麟史卷之四十一

麟史卷之四十二

昭公四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臨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
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聲
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

卷之四十二

第四

十一

五十六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
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倖以成
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誨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知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鉅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
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

刑去聲
洫況域反

飯古音反

長上聲

斷丁亂反王同
行下流反

辟婢永反下同

此略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僭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夏季孫宿如晉

左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諫也敢聞加貺固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二

直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矣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姊妹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此略

此略

此略

左楚公子素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入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執不抽屋不強旬晉

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故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三

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楚遣罷帥師伐吳

左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蓬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蓬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左聘且吊敗也

齊侯伐北燕

因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因齊求之也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哲曰受服而退侯彙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瑾壺玉櫝學耳不克而還

卷之四十二

因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仁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侯反

數也具反通布在降反

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王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三月公如楚

因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啟疆

卷之四十二

曰臣能得魯侯遠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屏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

進之書
淳下同
反勞報

請直筆
反

守音符
學若結
反餅薄
音智

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叔孫舍如齊蒞盟

謂之來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卷之四十二

昭四

六

三九七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日因民三曰從時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

開如字

反梓子洛

反屈居勿

丁歷

舉音紀

反惡鳥路

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遽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閔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七

三九七

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器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大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賴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

瘠在升
反

度待落
反

燒口交
反

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登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

卷之四十二

昭四

八

四

若飲民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

殆矣

罔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年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罔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九

五

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問

罔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

高園堂園

穀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其祖邾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

卷之四十二

昭四

十一

三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餽於是粥於是
以糲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懿
子可則效已矣

左單獻公棄親用霸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
公而立成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左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
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
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與寡人辰而莫同何
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孔成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史胡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錡之

卷之四十二

昭四

三

魯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
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嬖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
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
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
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
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
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

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麟寶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二

昭四

十四

麟寶卷之四十三

昭公五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

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

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繼

殺鄉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

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殺之惡也

左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而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

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

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屬之欲
反過古永

惡鳥路
反

惡鳥路
反

惡鳥路
反

惡鳥路
反

惡鳥路
反

辭反聲
古可反
傳必正

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
子知之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叔弓如晉賀麇所也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麇

所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
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

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奔鄭

左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辭史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二一

二百廿八

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

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

之罪不在行人也

穀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秋蒐于紅蒐所
留反

左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衡革車千乘

公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又闢以

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爲覆質以爲禁流旁掩御

輦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

艾魚
反
穀古
反
於於

極反中
下通同

亦大
保通食

相去聲

數色下
反下同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
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

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

賤勇力也

既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

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

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

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武告

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三

二百廿九

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請命

對曰聞疆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

授甲無字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

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

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過古
反

左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魚葬陳哀公

左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

十一月壬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王以葬楚人

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

使穿封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

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

曰陳顙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

卷之四十三

昭五 四

陳卒亡自暮至于晉賈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

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臣開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左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

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監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

伐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

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

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于四

裔以禦魍魎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

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諸鄰入我郊甸則戎焉取

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

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木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五

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予一人叔

向謂宜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收物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

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宜

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禖反

賴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

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

左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

情音者

戲計宜

反苦保

反於地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捨為疾

同舍奔

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愉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愉矣

陸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含業為疾故也君之卿

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勅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矍如齊矍俱反

冬築即圉

卷之四十三

昭五

六

三書卷八

勸勵交

反安武

付反

反起

反任

反必

反必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七

三書卷八

左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圉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
陸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

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議之

夏齊樂施來奔
左齊惠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驛遂見文

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

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鈐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

鈐扶肩

反斷了

管反

強其文
反通奸
粉反
從才用
反

施始味

反
萬子餘

反
鄭古本

反
他他形

月庚辰戰于稷樂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

諸鹿門樂施高疆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

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

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

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

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

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工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

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

與之栗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

卷之四十三

昭五

八

三至六

與桓子莒之有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

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帥師伐莒

左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

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

將誰福哉

戊子晉侯彪卒虎彼

左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

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

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

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

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

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

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

卷之四十三

昭五

九

三頁又七

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語諸大

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

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

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

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

云起呂
反比必
利反

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麟寶卷之四十三終

卷之四十三

昭

十

三

麟寶卷之四十四

昭公六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庚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殺音

左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

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壬子韋弗過

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國云之

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負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

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

卷之四十四

昭六

一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楚子庚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

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

與也

穀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

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

獲罪於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

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

其于
海反

其于
海反

其于
海反

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既楚子城陳蔡不義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

卷之四十四

駢六

四

五

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靈王城陳蔡不義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

并作十
費齊穆

殺申志
難乃目

叔莫原

帥所作

京莫原
及集田
淨反

聖亡匪
反

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貴齊有渠丘晉

有曲沃泰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貴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

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

至于手姆毛肱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

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

卷之四十四

駢六

五

五

竟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而鬣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哲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

愛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謫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謫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儻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

道去聲
下阿
替音薛
寧直呂

易以就
反燭式
羊反

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臺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卷之四十四

聖六

六一

四〇一

靈王雲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然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

願彌節
反駭遠
救得反

還音元

慶待洛
反

復扶又
反
兒徐所
反
交反重
土竟反

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早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有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和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誨

卷之四十四

聖六

七一

四〇二

與人誦以自誥也足以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和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弗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愁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公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韋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王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左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

卷之四十四

昭六

八

弗毀則日中而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

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之爲賦麥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寡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取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左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令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偶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卷之四十四

昭六

九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左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反此

反此

反此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竟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刺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賁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進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欲乎攸乎深思

卷之四十四 十一

而淺謀過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非常且夫易不可以占陰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欲鄉

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伐徐

左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祈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

卷之四十四 十一

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韋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城音疑
松音疑

度扶又

祭側明
反招常
音反疑

反前公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糾圭以為

械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

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

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

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卷之四十四

昭公

十二

三十九

祈招之詩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

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

晉伐鮮虞

左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

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晉伐鮮虞因肥之

役也

麟寶卷之四十四

麟寶卷之四十五

昭公七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

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塞者衣之飢

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

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

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

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叛南氏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使

卷之四十五

昭公

十一

三十九

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死請

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

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

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

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

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齊侯使文子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及

偽之于
偽父

區公孫
反小公
音疑

狗以後

卷之四十五

肥

—

五、

反

卷之四十五

第七

三

四百

弑也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警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四一四、四

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路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親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驪標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驪標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驪標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無劬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丑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祔靈王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

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

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王社稷乃徧以璧見

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

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闢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

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

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

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

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

無主無繫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

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

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

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

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

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宜

達于道
反亡音

下
皆
子
反
倫
徒
何

同
反
始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
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
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
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
佐有莒衛以爲外至有國高以爲內至從善如流
下善齊肅不殺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
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六
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爲外至有樂郤狐先以爲內至亡十
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
子千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
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異國
不此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
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
殺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
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
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六

四十一

帥所釋

底音音

反
謙於通

反
謙於通

反
謙於通

反
謙於通

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誠心爲取鄭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
並徵會告于吳秋諸侯會吳子于白水道不可吳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田車四千乘羊
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
伯以會子產以帷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
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
於衛淫蕩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
異志蕩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
晉有羊舌鮒者漬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比役也子
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與音預
左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

卷之四十五

昭七

七

四十一

施步口
反復扶
文反

西直車
太

共台基
下同
問去聲

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日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八

九

齊在亦
反德方
問友
鄭才疏
共台基
下同
問去聲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制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鄭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麟史

卷之四十五

昭七

九

三十九十五

要於遠
問居神
反

詩丘如
反鼓立
氏反
於用反
同居生
反

共音卷

難待路
反射食
亦反
芳勇反
清多都
反伏蒲

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

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至是主信也

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樂氏之亂齊人間晉

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

悉帥樊賦踦跋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難

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

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

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

憂亦曰底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

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

麟史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十

四十二

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

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

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左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懷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

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御魚呂反
湫子小反

北反守
手又反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
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陳

蔡君子不耻不與焉

左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

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

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澆大

獲而歸

麟史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土

三九六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

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穀梁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

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

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

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古未撫民人未事
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麟寶卷之

麟

卷之四十五

昭七

十二

今

麟寶卷之四十六

昭公八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為夷下
為夷下
子何

左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
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
大賁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
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

卷之四十六

昭八

一

第

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問是逃命也何
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耐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
孫曰昔耐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
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
情歸子而不歸耐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春意如至
自晉尊晉罪已禮也

三月曹伯勝卒

夏四月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齋入叔弓卒去樂卒事齊羊略反

呂反

左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泄事乎二

月癸酉禘叔弓泄事齋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

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

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四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夏蔡朝吳出奔鄭

去起呂

左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

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

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遂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

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翫其翼也

於難力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實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實是失信也何

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

城而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

卷之四十六

昭八

五

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煩兵何以事君

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

邑以買怠不如完舊買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

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

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子戲鞮歸

國中行穆子率師伐程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

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

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

饒後全

反機下

分反

下同

反

反

反

傳音四

宛於
反令力
足反離
少之反

反下

頂音

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買貳令軍吏呼城傲將攻之未傳而鼓降

國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

卷之四十六

四八

六

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君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冬公如晉

七平丘之會故也

既晉荀躒如周葬修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

反所

鍾音
鐵音
反戶

反下

飲色主

同

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鬯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鉞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鬯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

卷之四十六

四八

七

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歷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而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鬯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鬯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

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

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

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

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

卷之四十六

八

八

三十四十五

誘戎蠻子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既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子

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

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

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

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

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

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

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

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

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服歸

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

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

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

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

可倫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

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

卷之四十六

八

九

三十八十六

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倫晉而有二心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

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

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

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

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

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

正音

正音

擊者至

鳴七余

反

反

左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朔恩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郊子來朝鄭衍含反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十二

三十七

左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者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冠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預言玉

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渾戶門反

左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長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著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公

卷之四十六

昭八

十三

三十八

冬有星孛于大辰字蒲內反大音奉左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

擊似鏡

而見其同

虛起結反下同

及精力

穀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岸五旦反

昭八

丙 一三六十六

在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岍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麟 卷之四十六終

昭公九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陞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得以濟後於王都不亡何待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卷之四十七

昭九

三、廿九

日皆來告火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竈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

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人
許曰余聞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
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言言不可放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折實
白羽

國主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
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辨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於乎有子權毋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

卷之四十七 昭九

四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則
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
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靡國
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
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
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緡均王府則
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枌濟濟禮弟君子干
祿憚憚夫旱麓之榛枌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

係四
反活
反活
反活
反活

律禮
反禮
易以
反樂
反下
下同

去遠
反遠

耶古
反耶
少詩
反詩
王爲
反王
爲及
反爲
音預

舍音
舍音

焉若夫山林區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
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演
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
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息棄者多
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鄰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
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

卷之四十七 昭九

昭九

五

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陸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郊叔孫
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
已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
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
王取之正月楚夫人麻氏至自秦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許悼公癸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
其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反所吏
舍青地

反能
反

能音皮
反千
反勞爲
命反

誠九術
反

反
得勝明

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怠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

卷之四十七 昭九 八 三十五

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鄭大水龍闔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營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闔我獨何覲焉禴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令尹子瑕言蹇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二十年春王正月

臨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燕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

反奢方
反

反還徐延

反千分
反知之
反及下
知也同
度待洛
反如林
天

反肝古且

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勅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榮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任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必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卷之四十七 昭九 九 三十一

言伐楚之利必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

與齊預
引不與
引與
與齊預
與齊預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鐃
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
宰不與問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
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
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
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
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
康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故貪君
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
亂不爲利疚於國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
禮
殺盜賊也其曰兄弟也目衛侯果也然則何爲
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禁楚謂之蹶衛謂之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范於

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廡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叔之癸卯取太子樂與
毋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威向
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爲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
鄭建建邾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闢敗子
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
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
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
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
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
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
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矣
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輕將
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
而所
十有二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力烏友

禮子工
反
乃古

前仕例
反

儒乃亂
乃計二
反
王反
在音九
荷音滿

科若
反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禮散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
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
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
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
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
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雅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荏苒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戢戢則

禮子工
反
乃古

禮音求
道在由
反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
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
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刑糾之以
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
不綽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厥是適和之至也及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麟寶卷之四十七終

卷之四十七

昭九

十七

麟史卷之四十八

昭公十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陸天王將鑄無射汾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寬大

卷之四十八

昭十

一

三十一

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德則樂宛則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咸實生疾今鍾櫛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閔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車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聲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

重直聲
反聲息
子陽反
反聲息

反聲息

反聲息

反聲息

反聲息

量力向
反下並

反聲息

反聲息

能樂之
樂音之
至同

伏音逸
持補料

伶力下
反聲息

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

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

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

鍾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

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

觀目若聰樂而震觀美而眩忠莫甚焉夫耳目心

之樞機也故必聰聽而視正聰聽則聰視正則明

聰則言聰明則德昭聰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

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

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

卷之四十八

昭十

二

四十六

餘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
豈民以心力從之不德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
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詩以殖生政成生殖
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餘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
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餘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
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
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
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
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

樂極音

尺里
反
龍滿達

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
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
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
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
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
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絲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
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
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
曰聲聲應相保曰絲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
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入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
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
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
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絲也
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絲平非宗官之
所司也夫有絲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導
之以德諷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
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
不絲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率鑄大鐘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鈇

卷之四十八 樂
三

鄭思
反
去聲

反
力張

反
下同

反
而林

反
補各

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鈇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
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鈇今財亡民罷莫
不怨恨臣不知其鈇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
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口鑠金
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
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鈇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
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
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夫六中之色也故各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
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
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
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
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出散越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
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肅純恪也五間南宮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
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有鍾無鈇
昭其大也大鈞有鈇無鍾甚大無鈇鳴其細也大

卷之四十八 樂
四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輕桀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唐書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八月乙亥叔轍卒

左於是叔轍哭曰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轍卒

隱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厨人濮曰軍忘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卷之四十八

七

七

七

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衰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獲其二帥公子苦維餒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

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徵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

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口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

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

敗華氏于新里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

而歸華姪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

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

為鷲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干孳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

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

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

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

于孳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五乘軍

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述諸乃射之

卷之四十八

七

八

八

庭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軀曰

吾為榮氏矣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

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

食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

氏大宰化諫曰諸侯唯宋事共君今又爭國釋君

而臣足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

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卹命於

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

通古未
及元苦
浪文

惡島路
及

帥所類
及下之
惡妹及

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惣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
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
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
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死羊牧之諫曰
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辱怒也弗聽
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寬如莒

卷之四十八

昭十

九

泄盟莒子如齊泄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燔乎大
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清受而戮之對曰孤不
倖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
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
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省悉井
反
功五即
反
觀音晚

金扶幹
反惡鳥
路及下
同去起

呂反斷
丁管反
避其能
反
難片以
及從才
用反
特魚轉
反聲音
至見晚
通文
告古聲
反

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
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緇華登皇奄偽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
忌為大司馬邊邛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
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食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
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

卷之四十八

昭十

十

適邾見雉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儀也
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儀者
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
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舍五
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國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邾見雉鷄自斷其尾
問之侍者曰憚其儀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雉鷄自
斷其尾而人曰憚其儀也吾以為信奇矣人儀實
難已儀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

殺單子未克而崩
是儀者當用人也王弗應田子鞏使公卿皆從將
殺單子未克而崩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左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
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
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
卷之四十八
十一
四
日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
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
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醢
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
王城辛未單簡公敗績于京乙亥其平公亦敗焉
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
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

國音精

如圍車次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平宮辛卯鄆駟伐皇大敗獲鄆駟壬辰焚諸王城

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

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及伐之辛未伐東

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穀

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盩以王師

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卷之四十八

十一

左乙酉王子猛卒不承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于

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

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

解次于仁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訖濟師取前

城軍其市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丙酉朔日有食之

麟史卷之四十八終

麟寶卷之四十九

昭公十一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執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恐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

卷之四十九

昭公

三十一

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固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

昭反

爲千倍

反音救

功扶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反音救

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且而立期焉乃館諸箕

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

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

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

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左春王正月壬寅二師圍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卷之四十九

昭公

二

三十一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齏

左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師之

師之

師之

師之

師之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殺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

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切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

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

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

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

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

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

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光沈子

逞滅獲陳夏齏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穀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光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齏者非

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

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

左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王子

師之

師之

師之

師之

師之

朝入于尹尹國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

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與南宮極

以成局人成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

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

尹辛敗劉師于唐又敗諸鄆尹辛取西闔攻蒯

潰

公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左楚大子建之母在耶召吳人而啟之吳大子諸

樊入耶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迫

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微之遠越曰再敗

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遠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

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

公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

反 憂疾反 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反 既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反 不能簡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西夷天子卑守
反 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其四
反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反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
反 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
反 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
反 人明其五侯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
反 不貪不懦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反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
反 武文土不過周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
反 郢是城不亦難乎
反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獲俱
反 既春王正月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反 劉子謂其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慶義
反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反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
反 子朝入于郢
反 叔孫舍至自晉

反 左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蹊待于門
反 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
反 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
反 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
反 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
反 既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
反 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反 左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
反 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反 既王子朝之帥攻瑕及杏皆潰
反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
反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
反 曰發不惜其緼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
反 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
反 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豐之耻王室
反 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反 於諸侯期以明年
反 秋八月大雩
反 丁酉杞伯郁釐卒釐力

管子斯

湯夷齊
反任丘
力報反

詞所類
反發

禮切
反樂音

匡王子朝用城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歸
不俟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
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束管

冬吳滅巢

左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
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
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

卷之四十九

昭王

七

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其王之謂乎

葬紀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秦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
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
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
賤其宗自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
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
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

表息通
反下同

表七計
反

行下孟
反

言計六
反

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莫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
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
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
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
待命猶可動必憂

卷之四十九

昭王

人

三十九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計反

左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輪
王栗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
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
氣爲五末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
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漢古豆
反亞作
反於旅

好呼報
反於旅
同於下
同於下
同於下

爲以度
反於旅
反於旅
反於旅

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舅婚媾姻亞以象
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
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
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
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
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亦宜乎簡子
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
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啻而何盟之
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
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用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鵒來巢鸛其供反
鸛于玉反

陳張千
反及禮
而宋反
張心遠

相息亮
反及禮
反及禮
反及禮

爲千僂
反及禮

左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
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狂
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秦與穉鸛鵒之巢
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駟鸛鵒鸛鵒往歌來
哭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次又
穀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
巢或曰增之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秋書再雩旱甚也
左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音遜
左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奴
與養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
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
子平子拘展於干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
之曰殺是足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

好聲並
於庚反
難去聲
與音記

夏戶雅
反大音
扶下石
大周葉
力上反
安千偽
以已音
紀庚見
見庚見
難乃日
反缺方
十反鎖
之實反
從音而
從音而
才用反

之信罪之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
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
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
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
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
守焉乃不與盟

公昭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
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

卷之四十九 昭公 十三

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雞
婁委已者也而奈焉季氏得民衆久矣若無多辱
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
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
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頓慶子家駒
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
大難君不忍加之以缺饋賜之以死再拜頓高子
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
外餒寒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
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社受高子

社而甚
反何典

歌古中
反箇側
其以聲
莫秋反

卷之四十九 昭公 十四

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
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
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
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
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
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
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
公曰喪人其何禰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幣爲席
以衾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
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首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
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
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
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

齊僖
反

自鑄歸平子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
戊辰卒左師裨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臣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爲子僖
反

爲子僖
反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樂卽位於廟已
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
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樹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
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

卷之四十九 昭十 五

爲子僖
反

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敢臣不
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穀叔公也

爲子僖
反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
也

爲子僖
反

臣勅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龜僂句以下爲信
與僭僭古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
盡對及內子與毋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

齊僖
反

齊僖
反

及郊會逆問又如勑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
而戮之逆奔邱邱魴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柵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

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
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
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蘧射城州屈服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
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
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卷之四十九 昭十 十六

麟寶卷之四十九終

麟寶卷之五十

昭公十二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穀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夏公圍成

左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

卷之五十

昭三

一

三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賈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

組仕君
反音致
反音致

為千僂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諸張呂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反音致

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魯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輻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執殪改駕人以爲馱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音專左盟于鄆陵謀納公也公至自會居于鄆

卷之五十

昭三

二

三

九知台
智陳音
歷大音
沐重索
代反

適音納
長上声
反
忌馬路

團康音
反陳音
低解音
反

屏品并
反
費芳服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躁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匡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不可務乎子西怒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
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路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
乃立昭王

卷之五十

昭王

三

三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單召
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
癸酉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
而還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
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後人之迷敗顛覆而

類使國
天施以
反
音通雅
以
以
以

厥於強
反
反
反

使古印
反
反
反

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
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
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
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
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
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
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

卷之五十

昭王

四

四

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
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
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
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
倍好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
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疊播越寘在荆蠻未有
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
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敕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
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

鶴反

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惟諸門左無極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

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匡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卷之五十

昭十一

九

三十五

愼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從敗于且知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戊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宋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

不獲請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交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卷之五十

昭十一

十

三十六

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公至自齊居于鄆

歷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晉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如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陸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從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祁叔向欲娶於申公巫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

生伯伯石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叔生男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閻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肩而牛

腹豁壑可盈是不可壓也必以死食我生叔向

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豺狼之聲

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陸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

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

卷之五十

昭二

十一

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倭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

天音林

旋待澤

反下同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反長上

上時集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反必利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寃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

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

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費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

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

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圍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

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

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

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

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

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

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

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

曰善乃辭梗陽人

冬葬滕悼公

麟寶卷之五十終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麟寶卷之五十一

昭公十三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左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左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

公如晉次于乾侯

卷之五十一

昭十三

左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褰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誼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殺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左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育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泰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騷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膏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

卷之五十一

昭十三

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泰龍封諸巖川饒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泰龍氏有閭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承帝之後龍一雖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矣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泝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

句古侯
一
反

姑古豆
反
六古悽

上待中
反

記馬路
反

有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

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

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曰飛龍在天其夫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

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

之獻子曰后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

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

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

五十一

第十三

三

三

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

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

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潰戶內反

公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爲邪之君存

焉爾

穀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陸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錢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

以其能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

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

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

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中行宣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

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

五十一

第十三

四

三

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二十年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不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

設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夏六月甲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頃音傾

左晉頃公卒八月葬鄆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

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

子無詰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

開音
下同

音
下同

反
音

反
音

其所無以敵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
不虞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
喪事敵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
上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
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若勿弱是以不
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五十一

昭公三

五

昭公三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
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
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
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
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父將自同於先
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窮喪吳困而封大異姓

音
下同

音
下同

五十一

昭公三

六

昭公三

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
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殺攜其夫
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
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
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
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
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扶反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
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子何故出君有君
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

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
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
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
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
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

五十一

昭十三

七

三

躒以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
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
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
欲從之衆從者荀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既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
師還楚師還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成

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
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濫力革反

左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
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
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
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
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五十一

昭十三

八

三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
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弼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
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
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
君子貴之

公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
有也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

[illegible]

九

漢書

+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
親暱甥舅不遑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
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
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
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
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
蕞賤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
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

五十一

卷十三

十一

四四三

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紆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
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
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
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
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
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

魏況城
反量晉
范無咎
所屬之
敵反帥
義直兵
反說作
悅能甫
同音在
衛反
飲一上
反道非
同音在
怡世刀
反不方

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
成命

五十一

卷十三

十二

四四八

後之人今衰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
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悖淫以忘其百姓
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
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
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
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
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
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
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其

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
誑人三也周若無咎其叔必為戮雖晉魏子亦將
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
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宗天災
勤百姓以為己各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
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
之難襄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襄弘及
定王劉氏亡

穀天子微諸侯不享親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五十一

第十三

十三

三十五

左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
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
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
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
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
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

聞音問

名之之

名武勝

名武勝

名武勝

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
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
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
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
東門遂殺適立庚曾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五十一

第十三

十四

三十五

麟寶卷之五上終

定公一

余熟中輯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第夫人定姒何
休以定公為昭公之子在位十五年謚
法安民大憲曰定

元年春王

公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
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人不得人未
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

卷之五十二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

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
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
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臣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
子泄政衛處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
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曰公
大陸焚焉還卒於寧范獻子去其柏棹

處必聞
反必聞
之欲反
之欲反
之欲反

代反

反相本
反相本

女音沙

義直良
反

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我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

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

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

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

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

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

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

卷之五十二

二三八九

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以神誣我也故龍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

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

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

莫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其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臣仲幾之罪何不蕘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

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

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為不與大夫之義不

得專執也

蓋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賞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

卷之五十一

定

三

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曰壞墮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公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易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數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

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受授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位之始也戊辰公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

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

卷之五十一

定

四

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入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貳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

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公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隕霜殺菽

○穀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穀舉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觀工與反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

卷之五十一

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殺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闕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延闕以飢水

光榮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闢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茲怒自投于牀廢于鏹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特共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皮八反

左盟于郟修邾好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卷之五十二

定一

七

三十四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相去聲
大音扶

飲去聲
及下同

比子余
反以語
歸反

積子賜
反朝
還反
去反

論力進
反族奴
罪反
放教

聞闕且延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兄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富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資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

闕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于文

卷之五十二

定一

八

四十六

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即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曰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

八
卷之五十一

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
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
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
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

卷之五十一

九
三

祗
晉支

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
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曰或之以會晉於是乎失諸
侯

夏四月庚辰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所

左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臯鼫又反

左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及
大

及
方

及
分

及
同

及
元

及
元

及
元

及
元

及
元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謀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稷鼓祝奉

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

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

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

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矣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

卷之五十一

十
四

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
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綈夜旃旌大呂殷民七族
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
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其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

朝直証
反
數色主

朝直証
反
數色主

朝直証
反
數色主

朝直証
反
數色主

朝直証
反
數色主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華也
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
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
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
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繁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繁王曰所謂臣義而
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
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公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
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
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
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
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
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
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
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

卷之五十一

十三

四十五

爲是于
獨反下

爲是于
獨反下

爲是于
獨反下

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
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
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
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迥古之道也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
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
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
也挾弓持矢而于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
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謀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
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
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
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得
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
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
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
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
言救也救大也
庚辰吳入郢

卷之五十一

十四

澁市制
反半面
同處昌
呂反

反今
反古
反依

反從
反才
反用

因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聞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
免後者慕之蔑有闢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
滋五戰及郢已耶楚子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涉
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
吳入郢以班處官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
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爲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
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
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
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辛以從由于徐蘇而
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於
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建彊陵弱非勇也乘人
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
必犯是余將殺女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

卷之五十二

十五

反施
以取

反辟
匹亦

反見
變過
約外妙

反非
在應

反厭
於隨
亦反分
扶問反

反今
市者

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
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顯
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
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官之北巢人在其南子期似
王邇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
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
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
君執事之思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
乃退鑑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
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
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
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
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
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迷亡君之土也若以
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遑所
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卷之五十二

十六

坐秦師乃出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陳青條

穀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

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

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

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

以快又
妻其妻
七討反

卷之五十二 定一 十七

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

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

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東七討
反

麟寶卷之五十二終

麟寶卷之五十二

定公二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魯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李孫意如卒

左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

將以璵璠飲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

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

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與孫伯
反孫伯
元反

卷之五十三 定二 一三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

乎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左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

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會之大敗夫繁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相舉

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

期子蒲滅唐九月夫繁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

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蒧秦師又敗

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

財食本
反

反

楚亡臣

楚亡臣

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飲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堵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圍與罷聞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初闔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壺涉其幣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

賞闔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闔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闔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卷之五十三

定一

二

長民兩

殺申志

殺下志

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聞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於成曰見藍尹壺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曰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効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曰以傲君也庶幾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

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

卷之五十三

定一

三

然反
然反

吾父不能顧矣耶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耶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
之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臨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
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
大誅逐公父歟及秦邁皆奔齊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卷之五十三

定二

四

左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
左公侵鄭

左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
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鞏而
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舒問成之昭兆定之鑒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
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
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知晉

左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脅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軼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卷之五十三

定二

五

左吳大子終累敗楚丹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
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郢而
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使所吏
反

左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
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
行也見溺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臯上獻揚

潤後淫
衣於於

通反補
食反反
實音古

使所更
反下同

楯一於備其！行門音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
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
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不討
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

卷之五十三

定二

六

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齊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
戌周且城胥靡冬十有二月天王處于姑舊辟僖
嗣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春二月周僖嗣入于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鄰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
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卷之五十三

定二

七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
于王城館于公族寯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肩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陸許規
反苦始然

齊侯鄭

呼火故

大音泰
行戶即
反

公至自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和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淵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樂和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卷之五十三

八
三月九

二月公侵齊

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禰馬禰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堵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左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祝諸侯將執涉陀拔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卷之五十三

定二

九

三月六

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却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甞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去起呂
反更音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卷之五十三

定二

十一

三十三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

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

祀叛者五人

盜竊寶玉大弓

左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軍曰癸巳

至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軍何故孟

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傅誦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鉏極
反更音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卷之五十三

定二

十一

三十三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

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

懼而歸之子言辭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

謹陽關以叛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徵者也惡乎得國而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

迭而食之職而殺其叔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

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

新从

、七十五

麟寶卷之五十二終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蠶卒蠶勅
蠶伯邁反

卷之五十四

得寶玉大弓

左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疾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能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經音義

經音義

下通嫁
反下同
難乃日
反新居
反

經音義
反新居
反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鍬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蓋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齊侯伐晉夷儀敵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卷之五十四

定三

二黃

三九六

死於霑下東郭青讓登羣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襦媚杏於衛齊侯賞羣彌羣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晉憤而衣糲製公使視東郭

經音義
反於既

經音義
反於既

好呼謂
反下同
反戶雅

辟野亦
反音言
音茶

書曰乃夫子也吾睨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羣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羣彌言於

卷之五十四

定三

二黃

三九六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

稅必備
以禮皮

為危干
為反

類古德
反相見

亮反西
相同

上時望
反呼報

好呼報
反遠七

等反
等反

等反
等反

等反
等反

等反
等反

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素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公至自夾谷

國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賴谷之命孔子相焉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

卷之五十四

定三

四

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賴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鄆午於奚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八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讐

稅徒何
植市力

避市專
反

范音說
反

朝安
反

國魚呂
反

復扶又
反

陀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謹火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胡

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

卷之五十四

定三

五

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勦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紙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使所

呼火故

對食亦

飲色上

養七雷

舍音拾

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郕人爲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子齊

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

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紂焉何必

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

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

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

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

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

卷之五十四

文三

六三九

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

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

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郕

宋樂大心出奔齊

左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何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

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衰

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

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

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宋公子地嬖適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

其尾魍魎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魎而奪之魍魎將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

微也而獨卑魍魎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

必止子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卷之五十四

文三

七三二

左武叔謂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

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

以家謀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

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

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兩入于蕭以叛入者
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黉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洫盟

延徐

左始叛晉也

卷之二十四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許規反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郕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

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寧爲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許規反

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句奇効
類音新

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
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曷爲帥師墮郕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裁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

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卷之五十四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音加

左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使師伐晉將濟

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郕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

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郕意茲

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

類音新
反廣古

衛侯重
類音新
反廣古

公反比
少利反

或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與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園

大蒐于比蒲比音

衛公孟彘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

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

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

卷之五十四 定三 十一

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

曰吾私有所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

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

邯鄲午苟寅之甥也苟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

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射食反

陳方反

左范舉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

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

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舉夷代

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

冬十一月荀躒尊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

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

卷之五十四 定三 十一

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晉趙鞅歸于晉

左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

公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柰

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

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

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蓋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兩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應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趙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曰魯獻子有闕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

卷之五十四

十二

曰子不欲也若欲之盼也待交梓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

郭乎簡子曰保郭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

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

以爲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陸其壘培吾將往焉

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

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

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

於難從姬氏於公官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

何

長丁丈

反吉發

反吉發

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舉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

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

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

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

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

之知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

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

而鳩趙宗乎若謂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

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

卷之五十四

十三

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

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國非爲子也

怨若怨焉

辭決其君比

麟寶卷之五十四終

麟實卷之五十五

定公四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式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

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

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鰌曰無管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

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

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公孫戌又將去

卷之五十五

定四

一

夫人之黨夫人想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

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臨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

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思之安于曰我

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

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

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

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佗從何反

左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檣將遂反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

卷之五十五

定四

二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文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

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荀

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去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閭謀

救范中行氏析成酈小王桃甲率伏師以襲晉戰

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酈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齊侯宋公會于洮

至范氏故也

大王使石尚來歸展

公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組實也脰曰脰

熱曰燔

殺服者何也組實也祭肉也生曰脰熟曰燔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

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卷之五十五

左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公子于洮太子蒯聵獻

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諸盧歸吾

艾報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

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張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

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

許而弗爲以紿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邾隱公來朝于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于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

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卷之五十五

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又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臧泉食邾牛牛死改卜牛

三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旣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

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其

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蔭直居反

左齊侯衛侯次于遽擊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奴氏卒奴詳里反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

日下晏乃克葬

辛巳葬定奴

冬城濰

陶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

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蜺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

之怪曰墳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

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

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

大言快

飲於饗

反其西

扶大人者

反下並

同見行

反下並

卷之五十五

六

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賄父為客羞釐焉

小賄父怒相延食釐辭曰將使釐長而後食之遂

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

養上賓釐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

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

從之及獲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

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獲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

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

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

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

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

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恩則善心

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

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勸義勞也是故天子大夫

經 122—199

麟寶卷之五十六

余敦中輯

京公一

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卽位在位

二十七年其十四年春秋絕筆謚法折

仁短恭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

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卷之五十六

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西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

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

后相后緡方振逃出自實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

仍收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

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諸綸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夷復

諸音重
呂反粒
計反及
夏戶粒
反施式
致反

伯如字
又音翻
反才
反

華戶化
反

伯必嫁
反
反
反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

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

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適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

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

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

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圍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

卷之五十六

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

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

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

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後吳王之心吾以卜之

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

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

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

吳曰寡君何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而幣行禮敢

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

王親趙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於越

反 緊一分

華之第

反 賊之孩
反 匪之支
反 匪之佳
反 匪之棍
反 匪之棍

反 劉魚廢
反 皮待希

反 癩從方

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
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
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
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
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
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
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
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

卷之五十六

三

四十三

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
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
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
吾將許越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
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
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
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
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
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

反 長下夫
反 屈許鬼

否音抑

四音古

所使所
更反

女於女
尼據反
下同畢
從才用

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
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
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
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
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
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
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
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還吳者吾
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卷之五十六

亥一

四

四十三

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丹水則資車以待乏
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
養而擇也譬如蓂莢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
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
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
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
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
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
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
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

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致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君必

卷之五十六

哀一

五 三十九

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吳代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祀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圻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殺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觸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

卷之五十六

哀一

六 三十九

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元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

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饗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既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處遂

卷之五十六

七

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文魚除
反以

引子聲
反以

我於於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苗穡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動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能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卷之五十六

八三九五

問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嬖喪於是歎其餘則不若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思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食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俊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歸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

反以
校七全

反以
不方九

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邾反

卷之五

九

左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路以鄆沂之田而受盟

左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絕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

哭而入遂居之

公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左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卷之五

十

信父而薛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施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

致右焉簡子許之俱少室周爲宰子夕卜而請可以訓矣

道之之
逆者導
不力九
反下同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諛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卷之五十六

三十三

十三

三十三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鼃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所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

影反
反下

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猷車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反射平
反古亂
反射平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

卷之五十六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俗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反方有
反方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麟寶卷之五十六終

卷之五十六

頁一、十五

麟寶卷之五十七

哀公二

三年春齊國夏衛右曼姑帥師圍戚夏戶雅又曼音萬

左春齊衛國戚求援于中山

公齊國夏曷爲與衛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卷之五十七

頁一

二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官災

左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庇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車脂轄百官備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七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茸公
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
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
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
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
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陳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楮矢貫之
石矧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
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

卷之五十七

武王克商通遼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楮矢石矧其長尺有
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
焉故銘其楮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
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
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
貢若若使有司求諸政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
積如之

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元帥師伐曹

臣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其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其弘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臣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
不反

卷之五十七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臣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邪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邾邾十一
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臣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釧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

晉見于

先軫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戾而殺公孫

姓公孫肝
穀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
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
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
之盜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卷之五十七

哀二

四

范舟使

左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恭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關曰
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
豐析與秋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于
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
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
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
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官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步各切

公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
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
記災也

穀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

卷之五十七

哀二

五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幽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

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

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

任樂部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毗毗類夷反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去聲

左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
生惡張柳期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
僇乎對曰私僇不及公奸不廢過惡不夫善義之
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期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哭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姬之子荼嬰諸
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疾亦

卷之五十七 七

姓謀祭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
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匪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寵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厭于位民之攸
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
敢忘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郕瑕

晉趙鞅伐鮮虞

左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左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焉所從必言
諸大夫曰彼皆僞寔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備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

卷之五十七 七

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
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
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
患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迫之國夏奔莒遂及
高張晏圍莒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柎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秦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返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實諸服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

卷之五十七

八

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惱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宜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上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養器之量次主之度舁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潰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獨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通天

卷之五十七

九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

卷之五十七

食采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兩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畎畝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齋聲以聽之以告備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振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

底音重

齊即齊
反通作

郊即郊
反通作

卷之五十七

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菴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含羣神類行罔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處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謫恩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剝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絲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國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

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
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
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
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
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
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
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
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國八月齊郕意茲來奔

卷之五十七

哀二

十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荼同教音都反

左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干
曰韋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出築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
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
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
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黠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

說齊侯
曰古侯

齊當來
反

說元
反

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

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

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

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

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

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

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

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貽不至

卷之五十七

哀二

十三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魯冢

公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爲謾也此其爲謾奈何景公謂陳乞曰
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
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
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
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
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
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赦之祭願諸

陽生
以退
初文

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
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
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
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
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
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
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不
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
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

卷之五十七

十四

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朱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于反

左宋師侵鄭鄭叛晉攻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郕郕才反

左夏公會吳于郕吳求復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來且

陽生
以退
初文

陽生
以退
初文

卷之五十七

十五

魯卒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置
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
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
乃與之大牢詔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牢詔
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豈可重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以爲節豈
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郕以吳爲無能爲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對曰而逆之對曰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

天
反
說
之
音

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
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
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
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
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
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他人然邾婁
子益何以名絕易爲絕之獲也易爲不言其獲內
大惡諱也

卷之五十七

卷

十六

三三

穀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
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
者有外魯之辭焉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反
說
之
音

反
說
之
音

反
說
之
音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
立于社官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
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
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
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憂者之子乃行彊
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
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
邶

麟實卷之五十七終

卷之五十七

卷

十七

六五

滕實卷之五十八

哀公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吳伐我

卷之五十八

一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逾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陰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囚於吳竟

田焉拘邾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

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

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

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

遂次於泗上徽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

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

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卷之五十八

二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爰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人取讎及闕

齊悼公之末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

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闕

或謂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歸邾子益于邾

左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析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韋以為政

秋七月

閔秋及齊平九月滅宿如如齊泲盟齊閔丘明來泲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齊閔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卷之五十八

哀三

三十三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

考父校商之冬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

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

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

將何為

左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想之公謂鮑子或謂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

左

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廢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遯卒

過古未反

齊人歸讎及闡

左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紀倬公

左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華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於勇反

左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卷之五十八

哀三

四

之故閔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

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

左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左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大師姜姓其後也水勝

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

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

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

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儼師伐齊

十年邾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卒

左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執

卷之五十八 五

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吳子軍門之外徐承帥舟

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伐齊

生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與吉行也於是乎取掣及

轅嬰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彘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左秋吳子使來復儼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圃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

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

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

卷之五十八 六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

弊於邾芊尹申亥從靈王之飲以隕於乾谿君子

曰從而逆君子之行飲其道也退周旋唯道之

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

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也若之何求曰

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

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

平子必
大宋

誠者
反

其之
反

其
反

其
反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園子敗齊門巢王卒功之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華
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
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鉞鉞曰奉爾
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
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儀
之以玄纁加組紵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
衷何以使下國

臣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
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之謀曰越

卷之五十八

五

五

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素服
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
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
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
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鏐
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樹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
其始弱矣盈必毀大之道也

爾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

其
反

其
反

其
反

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
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今其愆令輕其征賦
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
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土以司
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
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
實有吳土王益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
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
郭陂漢以象帝舜能奔楚國以閒陳蔡不脩方城

卷之五十八

五

五

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汜汾以服吳越其
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
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治人嚙王呼之
曰余不食三日矣嚙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
王寐嚙枕王以塊而去之王覺而無見虬匍匐將
入棘闌棘闌不納乃入半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
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
之耳乎今王既變黷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
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存饑今王將猥天而伐
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

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求襲我王雖
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
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
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
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與其衆庶以犯獵吳國
之師徙天若不知有旱則何以使下國勝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
建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
立名於制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

卷之五十八

吳三

十一 四〇五

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
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
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
陷於大難今王播棄耆老而孩童焉此謀曰余令
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
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
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
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

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

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
目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
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臣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王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世叔齊出奔宋

卷之五十八

吳三

十二 四〇六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其初妻之娣寘於率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
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
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
疾臣向雅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
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
之使處巢死焉殯于郎葬于少稀初晉悼公子慙
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人
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

集音

度得
反
昌反

胡盜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烏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
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
之乃歸

麟實卷之五十八終

麟史

卷之五十八

卷之

十三

麟實卷之五十九

哀公四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
識也三豨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
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
於禮施取真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是則以丘
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
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王正月用田賦

卷之五十九

哀四

一

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
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
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
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
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
之精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

經音問
反大結

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夜反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敗也已若猶可敗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邱瑗于音云

卷之五十九

反子余

反方元

反乃旦

反乃旦

左吳微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郎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令音拾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反音拾
反又
反又

卷之五十九

反四

三

左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出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

奔鄭鄭人爲之城出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出鄭罕達救出圍宋師

冬十有二年螽

左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卑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出出音五

左宋向巢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出獲成謹郢延以六邑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合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嚳無餘誦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子安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白泓上觀之彌庸見如農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天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諸侯之彌庸不可屬從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嚳無餘地獲誦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役戰

卷之五十九

哀公

四

三十四

古直
上十丈
反

輕遠政
反

魯所步
反
帥所往

反

從才用
反

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臨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勿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

卷之五十九

哀公

五

三十七

第五十
反
呼火故

反
同其目

反
合其全

反
其其理

反
其其理

反
其其理

反
其其理

焉大宰詔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中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王纓兮余無所繫之青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配之對曰梁則無矣麋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詔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國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闢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

卷之五十九

宋

六

三十九

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遄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命章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知音

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

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富貴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俾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傷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

卷之五十九

宋

七

三十九

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帶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楮建肥胡奉文竿之渠十行一雙大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戟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旂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戟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

反造七到

反時皆宜
反到於加

王乃秉袍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
三軍皆譁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
周軍飭壘乃令薰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
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
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
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億
負晉衆庶不式諸戎在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
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

卷之五十九

哀四

八

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
遠也孤川親聽命於蒲離之外薰褐將還王稱左
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
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薰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
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
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
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
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
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上
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記

反力報

反遠于明
反天下
反晉書
反漢書

反登都

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
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
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
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
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
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
先歆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
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

卷之五十九

哀四

九

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
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
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賞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
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裏楚師
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
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
復歸于吳今齊侯任不鑒于楚又不承共王命以
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賞不忍被甲帶劍挺
鉞搢鐸遵汶伐博登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

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喪歸不稔於歲
余公江汭淮關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
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
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
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耶不
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
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
父秉德已侈大哉

秋公至自會衛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卷之五十九

哀四

十

三季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幸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

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鳥侯反

十有二月螽

陸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

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
符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符言之
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
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
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
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
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
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
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矣君子曷
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
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
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
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穀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麟寶卷之五十九終

麟實卷之六十

哀公附一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夷盂句古侯反

匡反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卷之六十

哀公一

二

齊簡公之在魯也關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

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久陳逆殺入逢之遂執以

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餐守囚

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

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

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

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

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

數所主

反

反

反

反

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官夏五月壬申成

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待

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

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

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

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

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丘豐丘人執

之以告殺諸郭闔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

卷之六十

哀公一

二

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彫眾知而東之出雍門

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車余有私焉

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

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

不及此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

之未及魍先謀公請以輦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

也乃益輦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魍盡

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

惡馬路
反

摩九倫
反

難乃口
反

反巨豆

實之馬
反下

舍青松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
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
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
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遊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
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
天下有先君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
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
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
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
伐國民不與也祗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
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
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
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來奔宋公
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
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
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
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

惡馬路
反

齊三息
暫友

爲上流
反從大
用反伊
所共反
和音同
免音同

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
氏葬諸丘輿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
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
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乃反成有司使孺子輓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比燕
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

勞力起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齊王

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

潦之不時無乃稟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

寡君敢辭上介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若

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

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

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

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

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

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

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

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

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

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

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

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

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及齊平

至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

卷之六十

五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

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

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

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襁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

亂齊因其病取讎與爾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

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衛公孟驅出奔齊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慍孔氏之豎渾良夫

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

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閨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

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

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瑕從之

迫孔慍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

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

卷之六十

六

昭公
反

楚
反

聚才
反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卷之六十

哀附一

九

我子西不校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

微古
反
必私
反

幾音
反
之林
反

楚
反
聚才
反

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不可遂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官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

卷之六十

哀附一

十

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膏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從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賴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

爲司馬而老於葉

國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教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教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榮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榮校德思報怨而已

卷之六十

哀附一

十一

九十四

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益之其不榮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彼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恩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憂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

路反下
同下退
反天下

貴所景
反

驕則面
于反邪
必并反
敬昌六
反半力
各反般
速達反
語魚模
反

卷之六十

哀附一

十二

四十五

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怨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肯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爲之關籥菴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楊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益求若敖氏與子于子晉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郕歌閭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華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

此既至
反去起
呂反

強其丈
反

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
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左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犬叔僖子不得與卜人
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
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
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
子使五人與假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
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

麟史
哉

卷之六十

十三

麟史卷之六十終

麟史卷之六十一

哀公附二

十七年

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裘甸兩牡紫衣狐裘至
祖裘不釋劔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
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太亂

遂敗之

卷之六十一

哀公二

三十三

國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大夫種乃倡謀
曰吾聞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
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
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蘆
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
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候夫吳之邊鄙遠
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
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見臨之吳王

飲古光
反後同

食神更
反

施去声
去声

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
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
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
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
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
夫吳良國也龍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
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
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卷之六十一

二

三十九十五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
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
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
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
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
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知之
反下同
不知民
一知如
字生七
錄反度
待音反

通古未
天正同

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

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
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
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
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
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
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
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古庸乃進對曰審
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

卷之六十一

三

四十

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
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
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
之外王乃令於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
將爲戮不利過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
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
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
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
屏乃闔左闔壤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皆

同

與他同

重

反

反

權而立大夫向權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
 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
 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
 矣王遂出大夫遂王不出權乃闔左闔填之以土
 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
 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
 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
 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
 舍至於禦見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
 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
 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
 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塹子為我禮
 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
 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以告王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
 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
 於軍曰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
 之明日徇於軍曰有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
 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餽斬有罪者以徇曰

卷之六十一

五

四

五

處

反

反

反

反

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
 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
 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士
 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
 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
 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
 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
 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
 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
 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
 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却敗之三戰三
 北乃至於吳
 左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
 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
 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叔之夏六月趙鞅圍衛
 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
 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
 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還

卷之六十一

五

五

五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
 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
 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
 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
 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
 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下之其必令尹之子
 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
 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
 人御之敗遂圍陳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遇
 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敗卜
 子國而使為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
 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
 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
 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衛流而方
 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
 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

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野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
 何戎之有焉焉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圖未及而
 難作辛巳石圖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
 于北方而隊折服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
 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
 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
 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
 諸路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
 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
 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殲也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剗般邑以
 與之剗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
 將以杞奴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作也是良材

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

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曰如
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
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
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
其有焉

卷之六十一

表附二

八

國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陰而在北
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偏
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
知其它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
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
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左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石
石圃而役石彫與大叔遺

十九年

左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麟寶卷之六十一終

卷之六十一

表附二

九

麟寶卷之六十一

哀附三

二十年

左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卷之六十一

哀附三

一三、廿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

筆齊冊

買如字

反艾蓋

點鳥漢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國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

卷之六十一

哀附三

二一、七十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下選

後居簡
反句古從

舉中下
反更古
衛天
去起百

郭於斤

帥所律

取七處

令力呈

於之志

補滿故
反歇日
步反承
於器反

與六國執離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鄆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卷之六十一 三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饋嘗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嫗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承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諸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舉言情

復按又
反行下
天下同

先寒
反下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詩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儲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圓又敗之於沒又如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角句東吾與君爲二君平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卷之六十一 四

上女如
字下尼
扶反復

反丁亂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
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
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
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
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
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
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
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
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言也
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
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
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
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
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知此不已又
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
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
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

卷之六十二

附三

五

屬音綱

反丁亂

反丁亂

反丁亂

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
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
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
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
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
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
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
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
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
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
有反事將有閒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
天下之成利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
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
天時五穀種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
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
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之行
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
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

卷之六十二

附三

六

強上音 反 索所白 反 沛力求 反 學作與 反 通于則 反 通丁歷 反

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殺卽位吾年既少未有相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丹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殺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卷之六十一

附三

七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情輔遺邪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三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通古力 反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矣其欺不殺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福王姑待之

卷之六十一

附三

八

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盡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驟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

及便所處

九

今其來也剛疆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
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重祿以上
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
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殺不穀請復會稽之
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
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遺形天節不遠五年復
反小內則近大內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
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
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
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以此

十

而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設設者乎王孫雄曰
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
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
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玆擊
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
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
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
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人事已濟
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

之使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
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
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
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
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
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齊許孝
反

初范蠡
反下國

麟寶卷之六十二終

麟史

卷之六十二

三

十一

麟寶卷之六十三

哀公附四

二十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
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
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
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
道辭曰敢動僕人

卷之六十三

哀附四

一

二十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
越人歸之太子華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
老矣焉能事君乃絃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
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與入日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
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繁步千
反

與音預

楚古平
反路徒
報反及
叶一安
反先急
反及
反及

平晉
反御
呂氏
知晉
守手
反

使所
反

覽戶
反
行戶
反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逐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

卷之六十三

哀十四

二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微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覲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襲夏獻其禮

驛馬
反

戰亡
反

驛馬
反
戰亡
反
驛馬
反
戰亡
反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出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詒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執而登席公怒辭曰臣

卷之六十三

哀十四

三

三六

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冠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冠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太叔夷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又公使優佼盟牽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冠亥司徒期因三匠與牽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牽彌

樓下樓

冷力子

反

反

入于公官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
禦之彌援其手日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
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
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
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
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
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
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
之見子之請遂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
而妄夫見君之人也將先道焉君逐之必出於南
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
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
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
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疑也以魯國
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
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
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

懷皮通

反

反

反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
民乃睦於子矣衛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搆諸
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
於皐如日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
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
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
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
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
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
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為大子者遂
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
公官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
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茂為司城樂朱
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建大尹
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
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敵
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
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

大宮者

張又

復扶又

別後列

使所

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叔之曰君有
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
不利大尹立故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
之司城蒞使宣言于國曰大尹威疊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
也得寡敬比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
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憂美必立大
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
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
非我因于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
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威疊其君以陵虐公室
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載氏皇氏
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載氏皇
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代公則
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敬以奔楚乃立得
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韜且曰吾其入乎子
韜稽首受弓封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
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卷之六十三

哀公

六

四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
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郕田封于駘上二月盟
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
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
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齊
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
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
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
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殺人不知及
濮雨不濡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
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
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
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
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襄焉謂大夫其恤
陳乎若利本之顛璫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

卷之六十三

哀公

七

三

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
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
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
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
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
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
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卷之六十三

哀公十四年

八

三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遜于邾乃遂如越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驕弘曰知伯
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杙之門鄭人俘鄭魁壘賂之
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
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
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
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國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

霄也狼對曰霄之狼在而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
而狼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賢長
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
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
唯輔果在

知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
簋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

卷之六十三

哀公十四年

九

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
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
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
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
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讓樂有叔祁之惡范中行有
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
在小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
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精如
通反

偽反

走門
反

反

雖於
同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蛇蠹皆能害人况君相
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
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晉陽之圍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益
姑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
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夷於先子不德而賄
夫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
皆斃襄子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
定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
從者曰邯鄲之庫倉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
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
灌之沉竈產虛氏無畔意

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翟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
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待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
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
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麟寶卷之六十三終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曆乙
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
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為首
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曆乙卯自
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
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闔鴻休矣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七卷

〔明〕鄭良弼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續義

發微十二卷》提要

刻春秋續義或問序

說春秋者莫過於左氏而公穀無論已近世猶以誕駁少之而獨宗安國氏寓內經生學士拘學勦獵卒未有融會經傳得作述之旨於千百載之上者是以叛經亂傳猶之東殘玉屑語云東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匣不成為寶何者惡夫宜玉而碎珍也今人說春秋視東殘玉屑抑又甚矣不以此時訂定訛復康莊之坦惜崑崙之完哉淳安鄭生良弼氏幼負奇才弱齡能屬文有大志及入麟經下帷發憤鷹揚虎視建爲風馳顧數見語蹟久遠覺序歲庚辰余承乏淳安見生告親古心昨舌黠駭與譚執離如平生結金石交生暇日手一編告余曰某總髮治春秋蒐羅衆聞咨訪群議稍悟虛報存記之積有歲月不揣無陋僭為析衷總若干言名曰續義或問敢藏名山聊封中笥王充有云玩楊子雲之篇勝官千石挾桓石山之書富積倚頓某文不逮楊桓而託諸經義猶窺一斑嗣有同志者挾而玩之將無同升斗之秩瞻石之儲乎幸先生一訂止焉余受而讀之見其操微窮奧綽有獨解觸象會心若公穀左月諸傳其所鑿數而已當者融之以益吾精而不為襲即微旨奧義有前人所未盡發

者直憶胸臆欲紹明宣尼之蘊而不為創生之明經若是
夫豈朝夕之故哉惟其并跡深山淒風苦雨坐坐淒淒不知
愁烈日炎蒸蚊蠅攢刺不知毒艷陽皓晃爽氣怡情不知
樂枕冰卧雪寒威殫瘁不知苦是以精思邃詣靈明天啟
雲湧泉流故模寫無遺情格撰非強說茲二編信乎其
可傳也已壬午秋余叨轉嘉禾明年癸未生復過邑昔今
之深於春秋者世稱鳳阿姜公荆石王公定宇趙公如隸門
懸的非是即三軍不鼓矣遂齋快性決三先生之門三先生
解頤鑒賞有同心焉書林吳氏請梓以廣其傳生以余兩知
已懇一言引其端余重感於生之遠詣而不過也為賦塵太
息曰漢詔即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當時
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鄭生以春秋學聞于時蓋
卓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惟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生獨中
絀以光豈非有幸不幸耶然卒能以經術提其躬銳其
行得印正於名賢重令聞於無盡所謂仁者以道榮身爰
及苗裔者非耶故茲編行而生亦可以自慰矣生亦可以自慰矣

告

萬曆十四年歲在丙戌秋七月之吉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奉

勅整飭饒南九兵備江西按察司僉事前雲南道

監察御史海虞襟宇顧雲程謹

春秋續義序

春秋續義乃青溪高士肖巖鄭君所續也君少與余
先子督學公同遊叔祖雲石翁之門卓志好古力學勿少
輟余王父大司空公寵倚之謂吟青紫當如探囊易爾
乃竟不偶於有司士論稱吐出君獨下帷發憤益求所未
至搜遺經索奧典補續安國氏所未傳者幾四百光微析
德性流播縉紳間余閱之詞嚴義遠足發前賢之所
未發有力瑕丘氏多矣嘻此一經也余王父志切補之未逮
先子曾語余欲成先志坐羈宦塗弗果每觀此經未嘗
不三嘆云乃今鄭君萍勳多年竟成一書以詔來學豈君
少遊余門聞余王父叔祖平日所講究而興起者乎補
遺救敝不惟有功胡氏且有力于王父多矣紹往聞來詎
不為魯史全經一快哉矧今胡氏所未傳肯題王司多喜
出以決士人進取是編也本之大全泰之諸名家說歷有
考據可私之為已有耶且也春秋或問已行之世矣而續義
其可以弗傳耶乃因書林吳氏請即鄭君為余祖父
舊識有世交遂舉為之道以告同志者是為序

音

萬曆十四年丙戌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福建福州府事仁和續石江

鐸拜書

春秋續義序

吾邑先達多業春秋其子孫世習之以名家而取科第者
後先相繼海內談春秋皆曰淳安淳安云余交鄭君肖
巖者世家子也少穎敏有大志亦業是經嘗曰春秋
聖人心法也自安國氏作傳發明悉矣顧未傳者猶十
之四習其經而弗究其義雖儒名亦章句若流耳彈
精極思博採旁搜有得輒錄之時同遊者皆自謂弗及
也下之由是名赫赫起師友多以魁選期之然君貞志砥
行作為文辭亦高亢激烈不為卑詭語以媚時服改棄
不得志歎曰夫所謂窮經者豈直取一第博一官為足
畢終身事哉顧有不移者在於是乃取平日所得者
益討究而闡明之大約以安國為宗旁取何氏諸家之
說發以己意彙次成編冠凡例于首名曰續義嗣安國
也先是督學鄧文岡公判丈鄧龍岡公大理副劉太守
公及今邑侯戴東樸公學博錢虛堂諸公見之大加
嘆賞乙亥秋余叨轉運自辰出以觀余且屬之序余咨
咨整節馬聞之夜光之壁不藉以地錦何者無待於
飾也是編也其辭文其事核大義炳如發其旨於千百載之

下真足以羽翼聖經有功胡氏多矣余也鄙何足為君
重哉雖然予識君在署年最相友善歲己酉會藝
於郡城東門君獨捷閱竟日夜不輟誦余省之見君
手一編脉脉流思若有所失者余謾語之曰君若是
耶君曰吾求其義而弗得故繹之然將以求吾悅也
余益加欽焉乃今二十餘年卒成其志信有以悅諸心
不負所學矣夫士童而習皓首茫然而不知其旨趣
者何限若居者仰窺堂奧尤勤者述可不為難哉
可不為難哉世以成敗論人者陋矣遂書以告同志
俾知君苦心亡

昔

萬曆四年丙子冬孟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饒洮岷等處兵備兼分巡督理屯糧青溪錦川

徐廷綬拜書

春秋續義序

昔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孫成窮研與義作晉春秋學者多二子之動而識其歸趣至今誦之不棄淳庠鄭子良弼少敏慧業麟經大麟經仲尼作之以寓王法明天道治人情實文外傳心之要典其辭約其意深後世諸儒析經屬傳闡微發幽無慮數百家言人人殊而析棄旨要無踰于胡安國氏者故胡氏傳獨立于學宮而博士弟子肄習焉然其間二百四十二年按事之跡精微之義不無少有闕闕者蓋百世所疑也鄭子乃為按經蒐傳會心充旨豁者駁之闕者補之可謂擴前賢之所未究墨帳二十餘年彙之成帙名曰續義嗟乎用心良亦勤矣第藉令當時少博一第矣有於是豈天故抑之將有厲耶苟有用我執此以往其諸吾斯之所已信者哉淳安以春秋經起家名世者甚衆師傳有自而鄭子獨得之學尤為深遠錦川徐公春秋法門也而並稱之不置竊謂斯義也其殆聖門之羽翼而後學之圭綏也歟是宜以傳

音

萬曆九年丁丑春二月之吉淳安縣儒學司訓其間如野顧汝紳誤

春秋續義引

夫讀義者續春秋之義也春秋以胡傳為宗人無異學鄭子宗說讀義之編何若益下惟發憤遠精雅道並聲庠校蓋亦有年竟不偶于介司而精意所注因得以明經以承先哲蓋微意也昔張玄晉春秋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今擇從所安王元感撰春秋振澤知古謂之曰指南羽翼聖經者大矣鄭子所著之意在斯典在斯典故有安世之識者始能補亡書之遺擅李邕之博者雖免言廢之憾嗚乎亦難矣不憚其難而續之鄭子其真苦心矣哉若夫假經實傳棄經從傳非正義也從而補訂正經樹以正人心則諸君子序之矣余小子何言

音

萬曆六年戊寅秋八月吉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寺正萬安泰字劉汝昭書

春秋續義序

昔夫子作春秋所以正天常植人紀萬世賴焉者也程氏謂春秋傳為秦經為斷自胡氏發明又以經而秦傳為斷國初無大全諸說取士業是經者病其博焉而未純也詞臣建議宗胡氏以一士習而參及大全

聖天子詔可之百餘年學者一崇安國氏似也但其流至有牽強傳會如戰策自有正發也或援之以影善

則稱君或借之以証中國則否是假經以定傳矣且經

未傳者諸儒發微若疏註何氏休氏杜氏預范氏寧氏孔氏顧氏楊氏士助若大全程氏朱氏

氏未楊氏時高氏閻氏公爾陳氏傳良王氏孫黃氏宋孫氏洽秋鍾氏李氏胡氏宏黃氏林氏光史陸氏九洲家氏註翁吳氏微許氏編汪氏先寬李氏燕即行開

若經趙氏鵬舉字金明若紀愚金氏賢字士希號若止傳港氏若水

東增若私考李氏本義彭若仲義馬氏森閣若全考若氏賢號鳳

城人若王氏錫爵號若譚議海氏瑞剛李璵南海人徐氏楚號吾溪淳安人趙

日錄若利石太倉人若度阮濟陽嘉禾人若平日所詳可記者若春秋徐氏學讓諸所發明皆足以尊君父外

戎狄存天理遏人欲姑舍之而獨以安國為訓是棄經而從

傳矣可乎哉與其假經以明傳毋寧因傳以明經補遺救敝

而使夫子全經得窺其奧于千百載之下然後為無歉耳嗟

乎托二百四十二年之史筆削之庸有弗協于義而不必玩

者乎合漢宋以來諸儒之說推測之豈盡無當于理而不必用者乎及覆沉潛以我之心探諸賢之心又求合乎聖人之心微察與旨即未有獲而大經大法或得以仰窺其畧未可知也愚生也曾敢一興閑獨謂聖人心法如化工之隨寓而形觸目皆道也豈曰未發傳者心可置焉若棄哉不揣疎陋本胡氏互發外援經為案參諸家說為斷竊取管窺謬續一義尚俟大方筆削而裁正之免瞞夫子全經庶或有少補云

昔

隆慶四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之吉淳安後學肖嚴鄭良樹序

春秋續義凡例

一漢宋未譚春秋者亡志數十家今學者獨主胡安國氏傳

一士習以遵

制也第經未傳題幾四百皆夫子心法所寓可置之若棄
忌有不觀全經之嘆乎胡

今道術盛明志存經典皆咸思會此續補之所以不容已
與

一程子謂經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義須有別因有義例之
說而胡康侯則一一發明至矣間以義理穿鑿惟誤為疑

則以補其未備乃可故今所續止續胡氏之未傳者耳

一胡氏未傳而或於他傳互發者即數句亦足以包數義有
未盡者則參三傳疏註及大全諸家說不畔經者續之

一儒先註說及近代論著雖未若胡氏之純且止開論起關
得聖人之肯綮者亦多必盡棄之可乎凡經胡氏未發者
則本諸家說管窺竊取綴續一義以供

大君子裁焉

一胡氏議論到大止直可通一經之用補續史一教漢則
鑿矣惟據事振其要領斷之以見大義而不敢以虛誕贅

一後儒議者如湛甘泉諸公謂春秋一經悉因魯史舊文曰筆

者其所因者也曰削者其所去者也字無增減而竊取之

義即具于中義例之說非夫子意也曰矣春秋謂之作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游夏不該贊一詞

信斯言也春秋宜盡襲舊文者耶果盡襲則亦魯國之史

而已矣而獨以經名之何耶據魯史十二公中記事者決

非一人今觀經文如出一手謂夫子全未有筆削尤不敢

信如曰左傳獲麟後悉如經文足証其出于史官豈知左

氏一書乃作于聖終之後李彭山尚以為自漢始出安知

其非倣經文而為之者與如曰出于左丘明者考序接左

丘姓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非左丘明作詳見內

一議者俱泥其文則史一言故紛紛聚訟而不知夫子之所

筆削者即因舊史之文為之故曰其文則史明非創始也

止當周流四方列國事變傳于凡聞者必且可蓋之不一

言乎若一一據舊但可紀事而名之曰史必有精意寓于

其間而可為法焉或始足以垂憲而名之曰經故一字褒

貶雖不克鑿而微皆懲創有閱世教此非其一機乎然則

尚勸懲于書法其說必有從始而末考序綱目取例焉豈

無見哉考亭又謂說春秋者依安國說去也嚴致今所讀
即從議者之旨而亦不敢盡背胡氏意義

一諸說明正不必增減者直書某氏曰某錄某加增損者則
書按某氏云雜用諸家說則統言之而不書某氏想之以
求一簡足而已

一春秋紀年用汪氏定例並啓予取中于吾周上魯次之以
見孔子生魯從周之志皆善也今特書首文不錄者以補
讀非全義故爾

一賢傳賢者所傳也則吾豈敢故今所讀惟本諸家說則取

其要以備參考名曰續義而義補未敢決也又敢以傳各
耶尚俟

大方鉅筆裁成俾寓內士得親孔聖全經則其明不勝企
望之至

春秋續義者校姓氏列后

太學士太倉會元荆石王錫爵

淳安俊學嚴鄭良弼纂著

太中丞南海進士剛峯海瑞訂

會友春宗天雲桂校正

太宗伯丹陽會魁鳳阿姜寶

選貢左峯何明輔全校

太司成常熟進士定宇趙用賢

印石邵希卓

太國史嘉禾會元其臣馮夢禎

太倉庠生王衡

吳郡進士東溪管志道

淳安庠生徐應其

常熟進士樸宇顧雲程

徐應顯

衡田經元龍岡鄭應齡

曾夢

仁和進士續石江鐸

吳一斌

嘉定進士蒲陽嚴貞度

門生經魁方學龍

太和經魁昆陽蕭元岡

方賢言

麻城進士熙陽彭好古

汪思恒

吳郡經元曹川曹龍儒

庠生姓男鄭灼編錄

淳安經元馮棲徐應黃

鄭勳

全訂

鄭君聘

鄭詔大

鄭如龍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一

隱公讀義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父

父魯地齊侯盟父為鄭結魯也結魯將以繼宋黨也宋王賓鄭王卿士講信脩睦以蕃王室非義乎齊表東海師尚父之道尚存易陳此義輯寧之使無相害職也而乃徇偏係之秋為鄭平魯而共謀宋為宣義之所待為者我後此魯之故許之入率胎禍於此矣或以是為齊僖小伯之始不亦過乎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挾鄭莊卒魯之敗不設備故宋衛乘虛入之莊以詐勝人者而宋衛又奇矯輕疾若此信哉春秋無義戰也先正謂入春秋兵爭惟是年為甚憂齊鄭伐宋秋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蕞取之猶未為快復入鄭此使交兵歲無寧日我國之殺人盈野兆于此矣故春秋始末獨詳宋鄭之事以垂鑒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二

桓公讀義

九月入杞

按入杞者魯也不稱主帥微者也桓弑隱公而立無有伐而入者反入杞伐却是恣行莫之忌也况杞七月來朝而九月入之可乎言入杞者其擅興肆暴之罪也

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地杜氏謂公不由媒介自與齊會而成婚非禮也夫婚姻之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正大婚之始也魯東周禮匪媒而嫁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不正其始能善其後乎故春秋于贏之會必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或謂公暴立懼方伯之有討也故乞婚于齊而為此會嗚呼斯免弑君之討乎碩于齊焉豈非天哉尼為不義得國者之水鑒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稱弟者私也其不曰致女而曰來聘何也在魯則曰致女在他國則曰來聘志其失且以別內外也齊倍公親送女至魯境又使貢介弟假聘禮致之何也乎夫以桓逆賊凡民罔不怒者寵

之會聯以姻又從而致女焉是異賦也其患不貶見矣

城視丘

視丘魯地在齊魯兩境上邑也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特城邑以備之凡此類皆不待貶而見也

蝥

按蝥惶屬長而青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是時旱大雩而又蝥蝥歷一秋災之甚者也啖叔佐曰凡蝥災多言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言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言時者即連月有之也故曰災之甚也凡志災皆示人君畏天動民之意

秋伐和

顧氏曰桓慕立諸侯宜討而不討苟安其位幸矣反欲加兵於鄰肆矣哉故書以罪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魯地杞當作紀先時齊欲滅紀故魯與紀侯盟晉以援之然不能上告下請僅與弱小之言盟何為哉其無救于紀之亡也固宜且桓負大患身且不保矣而美假援人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後發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欲平宋鄭故一戰之內要與宋公會盟及邈之會宋公不從魯乃自反乎復背宋而偕鄭盟于武父謀伐宋焉前日睦宋之心安在哉信不由衷日盟何益後書惡之也先正謂隱十年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盟會之亂也伯統與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凡而桓居二莊居三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悛莊公釋雖不復怨氣繚結致然歟或云陰盛之災文姜所致耳

冬公會鄭伯于曹

杜按曹在衛南而東北為齊界前年魯鄭同救紀敗齊衛之師至是虞齊衛之報怨也故因曹與魯協即其地籌之以伺其往來焉夫魯桓鄭屬皆以篡得國者同患相濟故其煩盟潰信若此

三月乙未天王崩

最同隱公三年天王崩金氏云魯桓負必誅之罪天王不加討反遣使來聘者三而魯絕無朝獻之禮終桓之世會葬諸侯者七天王告崩而魯絕無命喪之事周不上魯不臣祭見矣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齊魯晉合兵入許雖為定之季氏謂鄭莊方強則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又定許以為名今日之會豈足以掩前日之失乎况與戚絕絕自大十出不告于上而鄭定焉且以基無禮之行大失正矣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按齊侯盟于黃謀納朔也而魯因以平紀焉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可見盟不足恃而齊魯之強弱亦其見矣况魯嘗會紀敗齊以益其怒今乃盟之夫何怨之能釋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後發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後發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是年齊公及齊人盟于黃又及邾人盟于越夏既敗齊師于奚又及宋衛伐邾口血未乾尋自叛之信安在平凡此類皆直書而罪自見者也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三

莊公續義

三月紀伯姬卒

按汪氏云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孟惲紀之亡集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說者謂書紀伯姬卒葬見春秋初魯猶盡親親之義亦通

二月公侵宋

谷梁註公與宿盟故為宿侵宋楊士勛謂公與宿盟經無其事而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也然則何名為宋之侵乎以經考之是時齊與魯雖必陰結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可謂無名不義所以召即之師也此書月而不特不日者偶有詳畧耳谷梁子以為侵時而改月謬矣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按左氏宋為東丘之役宋侵宋陳而魯薄之敗諸鄆汪氏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黜武甚矣言日謹之也有謂鄆魯地而魯應敵之兵非矣

秋七月荆入蔡

荆即楚也左氏載蔡哀侯為羊斟息鳩以語楚子楚子如息

以息媯歸主堵敖及成王馬至是楚子因息媯言遂伐蔡秋七月入之是可見蔡侯不能為桑土牖戶之謀徒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皆自取也春秋書之豈獨罪蔡而楚遺陵上國之罪亦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按左氏會于鄆宋服也前此會北杏魯衛未與至是四國未會齊伯畧定矣陳蔡曹邾已歸齊不復與會者齊桓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其猶節制之意乎單伯魯卿乃得與者桓方圖伯欲得魯而重也然以諸侯而始會大夫屬階生矣嗚呼無伯非細故有伯非盛事得失豈相掩哉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按齊桓公喻羊耳會俱諸侯之離也蓋是時伯圖雖起群心未孚故兩會以要之三合諸侯皆不盟以示重慎其能肇伯宜矣然欲輯衆莫若尊周桓不修朝主之禮乃私為會又喻時再會豈天下為公而知尊王者與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播患于襄公之朝桓公絕之義也乃以宋曾定伯之故聽其來而不之拒焉是縱淫惡也何以儆無良而服諸侯之心哉特書姜氏如齊景桓也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前年自櫟侵鄭傳瑕殺子儀而納之厲公殺傳瑕及原繁原繁曰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二而可以濟事其若之何由是觀之忽置儀雖死而莊公之子尚多也齊桓若能明大義告天子合諸侯聲厲公篡奪之罪而廢之豈不為伯業光哉不務此而列會于鄆及其反復又以宋故為詞伐之其何以服諸侯無惑乎于函既成旋有鄭魯之執也直書而其失見矣

秋剽伐鄭

按鄭桓公始寄幣于號鄭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涓左洛左濟實為春秋要領之國是時楚已得蔡則患可及鄭故乘齊桓伐鄭而報伐之以商得鄭徒伯也而勢分南北楚與中國爭鄭始此矣

齊大災

此外災大云者災非一也何以筆於魯史杜氏曰宋告故書天火曰災天災流行何國無有在四隣有相恤之義故聖人筆之而不削以示訓也公羊以為及我故書謬矣

冬齊人伐我

按徐戎最近齊魯故桓公先治之名曰樛夷伏矣然必強本治
內而後可以畜遠是時周有子頹之亂鄭伯號公奔命于揖以
兵討亂而齊不能預國有大災又不聞賂賁于國乃急急于最
尔之戎伐之何哉桓於是乎失先務矣故春秋治之如伐山戎
所貶云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按張氏云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崇終身一用小
君之禮此魯之村所以未艾必至于莊公之終兩君祇表姜氏
父誅而後魯亂始息可見端本澄源之治誠有國之不可緩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厲
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害而出奔周室雖衆公議尚在臣子
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春公至自齊

書至告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待之意
將以舉動之公往反之節質之面明無愧也前此公與桓會皆
不至此獨至者果質之面明而不愧乎曰止所以愧莊也莊公
忘父仇而婚其女舅母長而射納幣大忌不可敵矣將何以告

廟而安靈哉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救伐者九皆不至獨三
如齊書至聖人之情見矣

大水

後發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命大夫也春秋命大夫惟女叔祭仲單氏二伯而已然則
聘可乎孫明復曰列國相聘非禮也春秋初惟齊楚聘魯他國
絕無行者而陳獨行之必以殺公子御寇之故惧齊見討而因
魯以求庇乎自女叔聘魯故季友聘陳諸侯交相聘問無寧嚴
矣說者謂春秋托始于此正以示防微杜漸之意信哉○按聘
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諸侯所得行者雖有邦交其禮甚
簡或通計告之言或脩吊慶之問或謀摠場之事或解郵邦之
疑則有遣使而大夫亦未嘗輕出焉入春秋比周相結使命日
煩至桓文伯漸復反正道途聘使無復翩翩此可見霸令行於
諸侯而節簡目跡猶存古意也間有往來亦係安根國事曾有
來聘者乎然則王制所謂殷相聘世相朝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皆漢儒後三傳附會禮經之說而春秋之精義泯矣豈足為據
義詳或問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魯先大水今又大水者何先止謂莊公娶仇女又以誇示之故
有是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為中宮夜大水幾
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為莊公者若思先王止嚴事
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後日之禍
猶可及止徇其文而無實况于杜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
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故特詳誌之以訊其非禮○
古有救日月無救水之禮傳曰非日月之背不鼓則大水無伐
鼓用牲之制公羊以于杜為禮于門非禮谷梁謂秋水以鼓衆
似緣公羊立文其後董仲舒言大水鳴鼓而攻杜蓋學于公羊
師弟子徇其私說而不稽諸古也

冬公子友如陳

前發

杞伯來朝

高氏以為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割其內縱伯姬數出又來朝致之
其卑弱可知雖在姻國得通往來而以朝禮見不亦達于禮乎
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乃不振若
此此祀之所以不足徵也

公會齊侯于城卜

左氏稱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為侯伯且請討衛故講是好果

小周之命討猶行於天下春秋必特書之以示美矣乃不見經
安足信也季氏按盟而大會衛獨不主而魯衛為兄弟國也故
齊桓會魯說之使來歸耳衛又不主始有攻伐之兵亦見其謀
之審也如以為謀伐衛乎城卜衛地會衛地而謀伐衛既無是
理魯與謀而不從行亦無是事矣

夏鄭人侵許

按許自前函後不與盟者伯令不煩小國也鄭乃侵之何耶豈
去年剽伐鄭許人為之鄉導故耶縱有之罪不在許勿問可也
方有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鄰而報怨擄兵肆其侵掠豈謀國
之道哉書鄭人侵許而知罪在鄭矣

秋有蜚

按劉氏云蜚色青而首白為蟲臭惡南越淫風所生其曰有者
所以明其無也鵠鵠不逾濟而蜚非中國所有蜚而一至故不
言多而言有虞中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
有而言多蟲螟中國多有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言多
而言災然則魯蜀為有蜚公取齊淫女故蜚主將生臭患聞于
四方矣乎春秋雖微亦書為戒遠矣

城諸及防

前年冬築鄆大飢而告糴此年春延廩今又城諸防雖曰農隙時而不知莊公之時非其時也天災時變國虛民疫莫此為最而莊不惧奈何宜春秋悲書之以示戒

夏師次于成

二傳皆謂鄆紀遠邑魯為姻國欲救不能故次于成竊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紀侯尚不堪齊而去豈一邑遺民而能二十餘年獨存乎必附庸小國若鄆明矣魯豈援之哉然則曷以次趙氏謂魯欲會齊國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下後過魯濟考之理或然與而無名妄次罪當與次部

一律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桓欲伐山戎故過魯濟欲宋致魯故過梁丘若不期而會者蓋齊桓主伯不自恃也定伯取威每資武于宋桓取棄于魯莊以遇禮行者簡畧不煩則機易密耳吁伯者行事類如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前魯濟陰

伐邢

季氏曰狄之為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克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離處其間必緣後世安得降夷

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至此耳夫當惠王時戎狄剽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定之豈復有中國哉第戎狄雖暴皆不若楚之橫也然則中國之可憂者楚為最矣

附閔公續義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弑于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薨至是十有一月始克葬者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邢人欲自遷也遷陽事不見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不仁也汪氏曰威譚威逐桓公幼年之事也降鄆遷陽猶不絕其祀矣存邢存衛則與滅絕絕之遺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有若是夫○季按陽近魯地魯恃強不肯相下故遷陽以脅服之并吞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四

僖公續義

徐人取舒

按舒楚與也取不言滅者取為附庸不絕其祀也徐人此奉必受命于齊而齊通伐楚之徑是效順于中國也况又為伯益後手書徐人取舒善徐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陽谷之會公有故未與故遣友蒞盟蒞臨也往臨其國而與之盟以聽伐楚之期也凡稱蒞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

往盟而豈大夫之專盟者例乎經書季友如齊蒞盟是魯佐桓謀楚有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按楚兵三至于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何由得此哉說者謂禮賁陽谷之會皆謀伐楚救鄭故鄭不忍于背耳吁假仁者人猶不忍况王道之入人深者乎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書至于伐陳下也其不以伐陳至而以伐楚至何也楚獲莫能伐故以伐楚主書其重者大其事也亦猶成湯既勝夏遂伐

三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來伐淮夷遂滅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威夏威奄其事重于伐三股伐淮夷故耳

春

按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玄云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色如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凡分至啓閉天子登靈臺諸侯望觀臺以望而書審察妖祥逆兩之備此典不行久矣僖公以五年正月朔登觀臺望雲色而書禮也公可謂賢矣其不書正月何也舊史遂之在隱二年已然夫子因之亦甲戌已丑意也凡此類例可舉見○按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日南極當在十一月時也左氏謂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議者遂以此証周改十一月而正月有改月之說已於春王正月辨析矣左傳著于聖經之後時頗遠亦從改月之說遂傳會志辛亥朔日南至于正月下而不知經所書之正月乃行夏時之正月而非以子月而正月也左氏錯認此止浮華不經無足信者惟信其登臺書雲物事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齊桓公伯令方新周敢越度而伯姬何為與其子俱來朝

子伯姬魯女例得采婦是行紀伯卒必類其子于魯論情若
可然以婦人主之而借童子侯朝可乎且閭之禮婦人既嫁不
踰境踰境來朝則不受然則來者受者皆非也故立此法以祭
畿之此法立而人君相見之禮明矣

夏公孫茲如平

按聘問乃天子問諸侯之禮而非侯國所得行者故魯君臣朝
聘鄰國皆稱如存周禮也特論其如之當否何如耳左氏載茲
如平假聘而娶趙伯猶以爲妄據經年自桓十五年來朝已屬
魯齊桓王伯事從簡省凡小國惟供助大國如附庸然故今遵
使徵貢以助桓役非不可行也然亦以見魯政無常小國不服
而不免於征求其失亦具見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濰母

按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墳物男服貢器物采服
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隆盛之時每國貢有常
賦周室衰微諸侯各受其貢齊桓公摠帥諸侯盟國大小號令
所出之物以貢天子則可勸忠聽管仲却子華內臣之請而以
禮子與信屬諸侯則可勸孝故五伯桓公爲盛而夫子大嘗仲
之功良有以也呂成公曰觀此是管仲猶有三代氣象春秋書

以美之耳矣

公子友如齊

按陽谷寤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即如齊修聘先儒謂自齊
言勤伯國之好自魯言則貽魯政之憂詳書而其失見矣雖然
友猶賢者不茲與教公子牙慶父也掌兵交聘恐馬行之制
致三桓專國遂若其原皆自僭公寵之也王氏謂讀春秋者宜
備此以明經意嚴履霜之戒得經旨矣

夏狄伐晉

按左氏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流黑
不可號射曰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夫晉自申生
就戮內治不修所以啓狄之侮者有日矣獨采桑之故哉竊疑
桓公嘗存邢衛乃不加兵于狄何也先正謂桓方急楚未暇及
狄故狄無所忌而憑凌今則荆楚已帖不加兵討蓋亦示之弱
矣春秋書之傷伯禽之漸有關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

齊伯曰盛公始朝焉季氏謂以國事報成也而朝齊自此年始
後五年復如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不已過
乎而齊亦不自知其僭矣故再書而一貶記者謂朝桓安也故

不至吁不朝共主而朝盟主安乎馴至朝楚辱莫甚矣然則公何以不至曰從桓哉也視此年如齊者不倖耳如以朝為安則謬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昔人謂齊桓伯業自葵丘後猶自望主朝之月今觀伐戎一役尤信蓋是時晉滅虞虢狄伐晉滅溫召陵而後楚又滅黃齊之所宜動心者顧悉舍之而區區伐戎尚為知類哉况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春秋于葵丘之後書曰伐戎失自彰矣

公子友如齊

季氏曰賊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故友復如齊以聽未盡之議也前友如齊發

春王正月公如齊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與吳氏皆楚與也楚伐徐故齊伐厲以救之伐其與豈足以損楚徒激楚之忿耳及敗姜林又伐吳氏吁舍楚不謀徒攻楚之與是縱豺狼而搏狐兔也吐剛茹柔無惑乎功烈如彼其卑矣然則諸侯皆在會而獨遣曹師同伐厲者何也必諸侯志怠

不欲重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冬宋人伐曹

自齊桓伯諸侯輯睦兵車之事遂寢逾三十年矣曹方伐厲以救徐宋則乘虛而往伐始既同役乃不同心豈桓伯不在諸侯而宋襄舉動固若是煩擾耶春秋傳書一以覘桓德之衰一以見宋伯之無成也季氏曰宋曹之爭始此

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伯于淮

後發

楚敗徐于姜林

按是時楚兵尚掠徐境必以計挑徐出至姜林敗之乃詐戰也故以敗徐為文蓋桓方救徐不親致力而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復敗徐于姜林最時召陵之威安在哉書敗病桓也

春齊人徐人伐吳氏

前發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平

按莊二十七年盟函傳曰桓會不致安也而會淮曷致之危也曷危乎淮之會却淮美不力城鄆不果許以男先邢曹邢以侯後鄭許况僖公在會遽以威項止之待姜姜會平而獲釋秦男

女之分乏經世之敵故屢主之以見貶云竊疑桓公一人小乃後先異致豈嘗仲死易才開方豎刀用內嬖盡志故其末年行事多舛乎吁女寵寺人每每為古今大患若天下者可永鑒矣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宋襄公急于高伯始主會盟鄆子後主曾伯不服于魚曰君德無乃猶有闕乎襄公不聽遂執鄆子用之而圍曹夫用人之惡慘于圍曹宋公之罪浮于邾子乃用鄆子而獨曰邾人執者何耶金氏曰宋首惡也邾為從者也均有罪焉然宋以六畜用之罪大而顯邾以畜怨執之罪隱而微若春秋書宋則人將畧邾而不治矣書邾則宋之惡而自著首從皆治之也摠之齊桓既沒中國無主諸侯放恣一至於此惜哉

衛人伐邢

左氏寧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無足取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夏郟子來朝

列國朝聘非禮也桓文伯諸侯無敢行者惟姻屬不加禁耳余何齊桓沒而宋不足恃故郟子來朝晉文沒而齊國率叛故婦父來聘皆無伯之故也此事以觀桓文猶足為收世類與然則郟果取

郟為之郟子蓋取郟大陽比郟也郟子來朝南部也與王氏言郟分為南北皆附庸于宋為近之今來朝必依魯矣公羊謂春秋前失地之居居宋迄今三世能復來朝耶

五月乙巳酉宮災

按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膳居西宮左膳居東宮少在後此乃人君燕私之地災見於是警戒深矣蓋人君之過不在路朝臨蒞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漢書楚女悲而西宮災亦此類耳故特志之以示慎獨之意谷梁謂兩閭宮誅矣宮必以誼如煬宮僖宮是已若問安得曰西宮蓋谷梁未考諸侯夫人三宮之制也一說三宮即夫人世婦嬖室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左氏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懷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番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室其齊孝之謂乎

鄭人入滑

按滑本類叔之黨而倚勢以陵霍鄭故鄭報之齊桓既沒中國無伯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甚矣罪豈待貶而見乎

冬楚人伐隨

按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不書未有告命也至是齊桓沒遂假
告慶之策書以恐中國春秋因告即書于冊其慮遠矣然近楚
之國未有書楚伐者必不服而後書伐隨以漢東諸侯力雖不
敵猶能與楚抗而後服昔人謂隨用賢而治猶足自存如楚武
王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尊梁在何益是已不然何哀元
年隨猶與楚子圖蔡乎吁江黃舒蓼相繼滅亡隨殆無几能自
強者歟

春秋侵衛

許氏謂中國無伯四夷衝決經書楚伐隨狄侵衛者齊桓既落
中國無伯之患也顧今侵衛本救邢亦猶昔之救齊也乃異于
狄人伐衛之例而書狄侵衛何哉金氏曰夫子作春秋將以扶
陽而抑陰也非戒類族其心必異假義中國萌猾夏之階其村
庸可長乎故其書法如此以見夷狄終不可向中國終不可背
也吁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嚴矣哉

夏大旱

按先正凡書不雨紀異也有害于稼穡則書旱紀災也大之云
者久且甚也左氏曰魯大旱僖公聽臧文仲之言修城郭賑食
省用務穡勸分是歲也饑而不害此實錄也詎謂人事不足以

勝天平繁露旱則縱陰開陽雨則縱陽開陰安足信也

冬公伐邾

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免鄭為魯姻而又執用之魯所以久
不報者為宋耳今宋為楚所伐故乘間而伐邾止傳曰書公伐
邾譏不義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伐鄭

宋襄公會楚于孟而身見執國見伐自取之也鄭何尤焉為宋
襄計者曷省德相時以自保其國家毋為楚伐幸矣乃忽鄭而
興師是挑楚以速討谷梁子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卒
敗于泓宜矣况當其時有一子魚而不能用乎春秋之法以自
治為先直書宋伐鄭宋罪者矣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以先代天子之後爵居侯伯之長獨不可以伯諸侯乎
故曹南之文與北杏城卜之例無異乃於其卒而不葬者何也
谷梁子曰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不教民戰是棄其師也為人
君而棄其師其民孰與君哉故卒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乎
氏謂致意於始而不足於終得之矣

秋楚人伐陳

楚始伐陳也按盟齊會立陳皆從楚未見其貳於宋也楚反誣以罪伐之而取其二邑豈楚伐宋之後鄭如楚朝而陳未朝故耶蓋是時宋伯無成楚勢益橫將為中國憂而宋又故特筆之以謹備夏之禍或者頃本為陳今從楚陳猶貢禮故楚伐之而陳頃之爭始此乎

夏狄伐鄭

左氏謂入滑故也按入滑在二十年夏王曷不于此時伐之至是始出狄師耶伐鄭果出王意曷為是年冬又出居鄭耶意者類叔先嘗陰致狄女納王後宮而因寵以竊權及有隙將殺王而鄭則王所倚毗者也故啓狄師伐之而遂奉叔帶以攻王乎夫用狄師是無中國也謀叛王是無天王也然亦由王不能正家攬權于上以至此耳考註所書其失互見

宋殺其大夫

按公谷大夫不名說皆非也諸先正有謂不名衆詞者有謂不名殺無罪者然亦不必名而殺之罪自見矣蓋其時宋成公以襄公貶泓懼人欺已故去罪于臣而殺其大夫蓋亦追咎其在先君時辱國之罪也其暴虐甚矣一傳昭公而卒以輕去群公子見弑豈非貽謀不臧之所致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

按齊伐魯衛盟洮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恐乎喜曰恃先王之命載在盟府將率桓之功必不棄命廢職恃此而不恐齊侯還夫以齊侯之親舉主趾固將曰今日必無魯矣乃能以片詞却之善為國者不師其展禽之謂乎視彼曹劌子偃之算何足多也然則齊侯服義亦善矣何以貶豈侵西伐北之過亦自有不可掩者歟

衛人伐齊

按魯在魯東齊隣也衛在魯西齊仇也魯因其平而肯欲致之以從楚固非魯所宜為而齊所由伐也及見侵伐衛又為魯伐齊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李氏曰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尚宜宋衛納孝公者也乃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業宜矣

楚人伐宋圍緡

齊嘗伐宋圍緡至是楚與齊抗故亦伐而圍之以爭伯權春秋書楚人伐宋圍緡者備夏之罪也然不有召之者乎楚伐宋即伐齊取谷則之焉也罪豈在楚人下哉左氏以宋叛楚即晉故先伐是因晉文將興而為此依勢言也不知晉方衰親尚未興

諸侯通安知晉足恃乎

陳侯如會

杜氏曰陳本楚與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今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卒必以疾歸也則其會不及盟豈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懼晉見責不得已而託疾以往邪于此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秋杞伯姬來

後發

公子遂如齊

昔晉文公伯齊魯均為盟之國故齊不敢報怨而魯復結成

張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什公子遂如齊而取谷之恨解

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此即子所謂功之首也

春介葛盧來

後發

冬介葛盧來

介東夷微國也一歲兩至魯焉豈慕中國未耶止謂為明年侵肅故耳介葛不安裔夷之分欲結上國以凌弱小罪也夫意在結魯以為援而不在于朝故不言朝誅其意也亦待夷狄之通例也

公至自圍許

前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今不以王所主而主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而以伐秦主皆究其本心不在于尊王也然踐土不至而圍許則主文之伯事亦忘矣

夏狄侵齊

狄嘗救齊與齊盟于邢矣乃今三年之內兩侵齊焉非我類族其心必異為中國者可不慎與且其時齊已從晉晉何辭不救此晉文之老而懈也然善其後興

介人侵肅

前發

公子遂如齊

後如齊至發

春王正月秦人入滑

秦師之出本欲圍鄭也鄭有備遂移兵以入滑非義也卒敗于肴非所謂兵貪者敗乎左氏云滅滑而還與經文不合矣又按秦自從晉圍鄭已識所過地形自周而東將以襲鄭乘便入滑得利而還非有晉規則秦之稱兵不止晉鄙而長驅以及東諸侯之國矣故于般之敗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癸巳葬晉文公

按葬晉文公在敗般之後敗狄之前豈秦狄為門庭寇不得已

而應者乎聞之先公出亡納國蓋嘗受秦狄之賜者可不已而襄公忘喪毒衆之罪者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箕晉地狄勢肆行深入至箕則晉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不書狄者晉人設伏以待而狄未得肆也故以敗狄而文或謂其失當與敗狄大國同竊意狄自伐邢之後諸侯大小皆受其毒前年侵齊晉不能討今伐晉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敗犯晉由此觀之制馭夷狄可示以怯哉其稱人者非將專師衆也冬公如齊有十二月公自至自齊

復濟西魯故田也視龜蒙百里執重齊歸父未聘亦交鄰之常耳視宰周公下臨執專乃以復地之私而遂兩如晉以自託之故而躬往報齊至于周則終其身不往觀焉其所尊者薄所尊者厚不亦僨乎故詳遂之如晉而特至齊以危之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自文公伯許獨不附會溫國之造盟翟泉又不至今襄公嗣位首以三國伐之而許終不服者蓋恃楚也吁許不服蓋修文德以來之手而用力逼之力足以服人哉



春秋讀義纂要發微卷之五

文公讀義

晉侯伐衛

左氏載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伐衛復應先且居之言先朝王于溫而後命先且居晉臣伐衛吁棄來能以大義正諸侯者哉母亦志在兵爭耳正傳曰將伐衛而先朝王則亦非出於敬君之誠者所謂五伯假之也果朝王必見經不然何公朝王所而獨書之也朝王說誣矣經書晉侯傳獨言大夫豈文宣以來凡征伐會盟君雖在而大夫任其事乎杜云從告稱晉侯理或然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後發

衛人伐晉

張氏曰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及其不仁無禮之罪乃稱兵報伐其罪大矣故春秋非之

秋公孫叔會晉侯于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始也禮卿不得會公侯叔以大夫而特會諸侯罪也繼之而下與盟者亦罪也故曰桓文沒大夫擅諸侯之盟會自公孫叔殺始而胡氏獨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或曰內大夫會諸侯始于單伯會齊侯于鄆雖見于今得無異

與曰彼猶以君命而共伯事非文宣以來大夫之專改者例矣

公孫叔如齊

聘非禮也當喪而聘非禮也先正謂左氏於凡諸侯朝聘既不察其不謹天下之通義又不考其尊周交隣之疏數而悉以為禮謬矣僖公三十年辛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且初聘于晉此年毛伯錫命則得臣往拜而叔亦初聘于齊比事以觀不惟忘親不孝又夷周于列國不臣矣魯是以為禮乎

夏六月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谷盟于垂龍

垂龍之會晉襄公棄彭衙戰勝之威欲合諸侯以嗣伯統也然

君不親行委於大夫而外大夫得列會于諸侯則又自士谷始也晉德其弗競矣乎若公孫叔亦以內大夫思抗三國之君而往盟不惟見大夫盟諸侯且以見大夫晉國政失故春秋書之以著彼此上下之罪

雨蝨于宋

按杜元凱云自上而墮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佑喜而乘告故書歷代有雨血雨毛雨土皆言其多有似于雨爾雖墜而死必書之以示恐懼修省意也凡外異告則書公羊為王者之後記異谷梁謂災甚皆非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朝晉受盟不地盟于晉也按前此未有因朝聘而盟于國都者諸侯有不協之故期會示信已非盛世事矣乃因其朝而要之可乎後此襄公朝晉悼公出境盟于長博崇譙讓也魯侯如晉蓋不為會于晉魯之問乎厥後荀庚良夫却黎林父向戌且因聘魯而要盟又其甚祀子以三恪之君亦即魯而執盟焉始也魯君盟于晉終也諸侯盟于魯世變可知矣

春公至自晉

狄侵齊

後發

秋楚人滅江

按楚圖江報伐沈之役耳其圖江多不過萬畝國內豈遽虛耶而處父為上卿將一軍以行不過萬畝千人以萬畝千人能入郢乎兵固不能憾楚適以激楚之怒而連江之滅也春秋書楚人滅江憫江也而晉罪著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自孔達獲罪于晉與盟主交惡矣自孔達執甯俞代之遂從晉伐沈至是來魯皆睦鄰之意也而不知王朝聘禮非諸侯所得行于諸侯者乎觀之桓文世伯令行而非禮革諸國絕無相

聘者以俞之賢乃復舉行自後遂沿習為邦交之常矣俞首犯桓文之禁惜哉

夏公孫叔如晉

按是年王歸舍且賄又來會莖禮所當報者夫何公往朝晉者再而諸大夫爭事晉以內固其權至于京師之朝則終其世不見于經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甚矣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也

秦人入郿

後發

秋楚人滅六

伯者所以主盟斯世為諸姬衛也襄公初政猶或可觀迨其晚年不在諸侯紹伯之業浸以衰微以故北狄侵齊西秦入郿南楚滅六而卑閭屢豎不復祀矣彼滅文仲之嘆非嘆楚也蓋嘆晉之不能救也春秋傳書經世之慮遠矣

夏季孫行父如陳

按前此陳與魯未有邦交惟公子友嘗兩如陳耳今魯與陳通好于晉故行父初政即請如陳假君命以修祖好且娶焉非政之大體也若行父者其亦為私恩而昧公義者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前故如晉發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此公子遂假葬事以陰結晉也鄭子大叔謂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帛大夫送葬而晉文又防為伯令故卿供葬若是按春秋初禮猶復古觀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子大叔所言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葬皆使微者往故名氏不見於經然則大夫帛卿供葬事之令又豈晉文之所防為者乎此必魯以取濟西之故事晉甚謹至文公時禮尤過恭送葬特令卿往而晉恃伯威責人日厚遂習為常禮而以此令諸侯耳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則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豈文襄之制乎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氏曰公伐邾聞晉難也取須句莫文公子為使為守須句大夫正傳謂魯文斯舉有不義三焉以大吞小失字小之義一也取非其有以與叛臣二也絕大皞之祀三也舉一貪兵負三不義之名魯何以秉禮稱哉

遂城郛

魯嘗卑邾不設備獲公青懸魚門至是納其叛臣而取地焉恐邾之伐也遂城郛孔子曰自反而不繒雖褐寬博吾不惱焉以

魯之大端邦之小勞民動衆安輿大作非所謂行有不慎而餒
焉者乎故於取須句之後特書曰遂城郛夫自見矣

狄侵我西鄙

按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者乃越齊而侵魯焉
中國無伯其患深矣互見後侵齊下

冬徐伐莒 公孫教如莒蒞盟

按湛氏云莒以弱小之國見伐于徐公孫教如盟以救之似禮
矣而教之意則不在於救莒因盟莒以為遂娶之地假公營私
故春秋書之使人考其跡知其心而非禮自見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秋襄王崩赴告已及魯矣乃仲遂盟或近在王都之側若
周閭教供吊事委諸草莽今會葬又不躬行夫以天王之喪而
衆越視之亦不思僭公世子之喪王臣將命者何殷也陳氏謂
前年公子遂如晉今年得臣如京是夷周于晉得經旨矣

夏狄侵齊

狄嘗侵齊力不能支乃今復見侵于狄而魯宋衛咸被侵焉此
無他中國無伯桓文之緒益衰矣據事直書聖人其有憂乎後
十二年楚侵鄭亦狄又侵齊意與此同

九月癸酉地震

帝謂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地地震動也孔晃
曰陽伏于陰下見於陰故不能升以致地震任氏謂前此百
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
休以順為止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
安其所承也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
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矣王氏謂雉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
陰盛召弱臣強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外役於楚內
脅於臣若昭哀遂失國矣意亦類此

三月臧孫辰卒

臧孫辰即臧文仲也文仲自莊公末與聞國政四十餘年而魯
政多疵在文尤甚蓋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訊其蒞位
宜矣豈得為名大夫哉然則書曰臧孫辰卒者亦因舊史書之
以紀國卿之實也

及蘧子盟于女栗

內稱及微者也女栗畿內地蘧子為王卿士方執政權乃不能
修明王度以令天下而下與魯盟文公不能恪供臣職朝于京
師乃使微者上與王臣盟其失兩見矣

冬秋侵宋

季氏曰自晉伯不競狄既侵魯侵齊矣然猶未敢至宋也今侵而至於宋豈特以晉弱故哉宋自國內亂後疆場無備而為狄所窺亦有自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却缺于承匡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也胡氏於此未發而獨發于無妄者何先正謂承匡之會為伯令謀諸侯之從楚者未為非義但以大夫謀之而居不躬行為未盡耳猶幸人心之天未泯自是皆集會新城盟而服楚之國晉西向從晉視無妄非國事而私會者莫

矣故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無妄云

秋曹伯來朝

按莊僖之時曹本服來自晉執曹共公昇宋人此終身之恥也當其歸國不得已從晉圍許及襄靈政衰遂不復出與諸侯之事至是共公既沒文公嗣世知魯之諸臣有志輔晉而與晉睦也自此曹遂從魯不旋踵又以畏齊而求朝矣又按桓文之世諸侯相朝者少不敢以事天子禮事人也至是小國畏大國朝禮遂紛紛矣可慨哉

公子遂如宋

先正謂賀楚師之不害也而因以謀禦狄焉蓋是時狄侵齊侵魯以至於宋暴橫甚矣故公子遂親如宋畫籌之為禦侮計也未幾狄侵齊將伐魯而魯即收之于咸可見

狄侵齊

前侵齊發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王道之行也小國各修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于強暴不得其所者多矣合前後一時觀之邾降于齊而奔巢間于楚而圖書者惡齊楚之暴而小國無所庇也若左氏未即位以邑出奔稱邾伯公羊兄弟之國不名之說皆非矣

夏楚人圍巢

前發

秋滕子來朝

按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始朝夫以文之昏情而儒書秉禮猶啓四鄰敬若此使其振振有為自強於善雖復周公禽父之烈亦無難也乃生失事機廢禮怠政昔人謂前有讒不見後有賊不知身死之日家嗣見戕為一基禍之主誰執其咎

秦伯使術來聘

秦將伐晉故遣術以重賄結魯離晉之黨也而魯亦以厚賄答

之是竄主相與以利不以義矣奚取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

前此未有書帥師城邑者書之何說者謂行父疑敎在莒為魯疆場患故帥師城邑以備之然城在五年之後而莒兵不加魯者又三十一年則又似非備莒矣私考按季孫行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而郛諸則皆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郛附方新故先城諸以及于郛蓋將因諸以制郛也又恐遠人心不可測故親率大衆而脅以兵威此關上服遠之謀非引君當道者所為也豈三思後行私意起而不惑之過與

邾子遷除卒

按左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況命在養民死之短長特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而卒君子曰知命觀此則邾文公賢君也因所書以考其跡不惟見其賢而四鄰有相恤葬贈之禮亦具見矣

狄侵衛

狄自敗戚其鋒挫矣乃復有衛之侵何也衛方出會鞏乘其虛而侵之狄人窺伺庸可忽乎春秋書之以見夷狄不可一日不

備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晉十二月公及晉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翬

按公如晉尋盟衛侯會公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翬考之禮諸侯將朝于天子則預相會茲朝晉而往還為會非禮矣公羊子曰善之何哉初衛鄭往從楚非也乃欲平晉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有足諒者二國請之魯成之而因以同外楚焉則亦不為無助于晉矣視宣公之世衛欲為晉致魯而黑壤之會卒不免辱者何遠哉故詳志之無貶詞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按江氏云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書之特詳譏之也是后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伯益恭而辱益甚矣有國者貴自立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文七年伐邾取須句至是邾方遷繹國勢稍振故伐我南鄙以釋憾而魯又報之豈又已息爭之道哉家氏謂春秋聯書文致其責得之矣

九月中公孫叔卒于齊

凡內大夫卒于官者則計長而卒書其日非卒于官未有書日者今公孫叔卒自莒適齊而卒于齊何以亦日卒邪蓋其二子文伯惠叔哀誠無已請於魯而許之復矣將歸而卒故告衆以日及其喪歸則恩禮有加焉耳陸淳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

春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為執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夫魯不能開暇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藉晉以求釋於齊行父為有愧矣晉為盟主乃不能因魯之請奉天討於商人意者晉靈不君趙盾專國彼亦懷商人之謀恐傷其類然與比事以觀失俱見矣

晉卻缺帥師伐蔡伐申入蔡

蔡既與楚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卻缺伐之亦有名矣獨謂晉楚行事未甚相遠蔡肯即安乎下哉向使能修文襄之業舉義兵于齊親商人戮之然後告于諸侯聲蔡即楚之罪蔡必震恐而從晉矣何至于伐何至于入哉言伐言入又謹而日之者不獨從蔡亦從晉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後發

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復如晉晉楚商臣以伯事召諸侯來衛陳鄭蔡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承莒之謀皆集之會不為無益于晉晉可忘情于魯哉乃今齊為魯患季文子又一歲而如而援兵不一出焉魯復見侵見伐以至屈身受平雖文公之喻有以致之而晉咎亦不可掩矣比輩考詞其失不互見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弑君自立諸侯受賂成其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並傷之也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既以伐晉謀已之故一歲再侵魯又以怒魯之故伐曹而入其郛以亂取國無禮多行商人其不免乎春秋詳書豈獨著商人之罪而當時之遠賊者皆罪也許氏謂魯曹皆從晉而被侵伐皆莫救焉又以見晉靈趙盾之失職矣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谷齊侯弗及盟

後發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按春公使季文子求平于齊齊弗許曼襄仲納賂始盟鄆丘明年又伐魯及平遂復如齊拜成夫齊魯皆千乘之國魯獨不能

得齊乎況且而此者在魯而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
上告下訴請討其逆豈曰無詞乃平伏在順靡所不至魯居臣
亦可隨矣向非變起中池魯其殆哉宋氏謂齊商微而日益盈
魯文卑而日益索皆及于難信矣故詳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公及齊侯盟于谷丘

按湛氏云齊來伐我以公不親盟也方是時公有母喪曷馳詞
却之乃就其地與之盟焉自此魯事齊不立甚矣

冬公子遂如齊

前林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因夫人歸齊恐齊聽夫人之訴來討故往申仲遂之初議
而請婚納平之端又始此矣如曰告宣公立歸詞也家氏謂經
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弑矣豈得為社
稷臣乎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載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
因國人以弑紀公僕以寶玉來奔據此則是僕弑父也春秋何
以不同暴戾許止之例乎且僕因國人以弑又何不自立而立
季佗乎此理之必無者吳歎氏既辨其非矣至於述行父出僕

於境之言似又為行父文飾者蓋父助成仲遂弑君之惡者也
時方如齊自較不暇安得謬為大言以責莒僕乎縱有之亦藏
身之不恕耳其以國稱者必庶其多行無禮於國國人皆怨大
臣必有假國法以廢之而因有誅之者故以國弑示垂戒之意
也有謂僕以寶玉來魯故魯史不書史秉是非之公豈為行貨
而不誅乎

春秋續義纂要卷之六

宣公續義

秋邾子來朝

邾子觀齊出也雖附庸于魯而顯事齊今見齊與魯通好故來朝即入不善之黨勿恤矣經獨無貶文者何也曰既於朝桓貶矣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

秋赤狄侵齊

傳文之世歲有狄患及叔孫得臣敗之于咸狄患始息狄乘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赤狄也其種類寔繁今始

見經而兩年之間再侵齊為使其侵小猶曰蜂螫而已乃直犯

大國庸可忽乎春秋屢書而不削者一以見夷狄之屢侵中國一以見惠公之連年為狄所侵齊政亦可知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安有丙戌卒而丙戌葬無是理矣諸侯

五月而葬今十月卒則葬在明年二月間耳乃葬之速者必歸

生之謀也歸生將不利于嗣君故速葬而成其遂不然何所及

九月而靈公即見弑乎

赤狄侵齊

前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羊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據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凡志變皆寓恐懼修省意耳

城平陽

高氏曰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季氏以為備晉則魯去晉遠甚晉兵未有如魯者又按平陽在魯北鄙近根牟城之得非為偪根牟計與

楚師伐陳

按陳晉伐則從晉楚伐則從楚不擇向背而惟苟從子家所謂鹿死不擇音者獨謂楚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滑汭其強至矣然猶未能盡得志于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君臣恐懼修省以行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螽斯為孽拱視莫恤其何以振中夏之威故書師書伐所以著夷狄之強而傷中國伯鬲之不振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赤狄北侵齊齊不敢報萊未伐齊而亟伐之可以觀惡

公之畏強凌弱矣季氏校萊從齊之小國也齊自己平會魯伐之今又自伐之卒滅於襄之六年可嘆哉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公羊以為邾婁邑季按根牟在魯東而北界於齊必因強今而悖慢不共者是時齊方苦魯故聽魯取之又觀魯至昭公薨自根牟至商衡車千乘則為魯取亦明矣夫小國有闕則亦弭縫之而綏以文德可也必欲邑之而盡取其稅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義與取年災同

春齊師伐莒

按莒去晉甚遠未嘗恃晉謂莒恃晉以致伐者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特以四年平郊之故為齊魯所憾耳夫莒季佗為弑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司以大義致討必有以得其罪人者然身負此惡不足以成大義斯亦逞忿凌弱之兵也何義乎

秦人伐晉

自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久矣今乃乘晉略狄土而伐其虐也其敗也固宜或謂魏顆敗秦其從治命之善有可言者何也天下事惟義而已矣而逆弗與焉是故一王命耳義則從否則違而不失為忠者桓也一父命耳治則從亂則否而不失為孝者顆

也以至子囊之必以靈共君子不之必以美厲父皆教長而行善也等而上之即舜之不告而娶禹之易嬖而繼武周之敢于冒不韙執非權而適義者哉不然違禮為孝敵侵為忠者將接迹于天下矣世將何所賴耶

公伐杞

傳曰討其不朝果討不朝豈在末年耶魯方事晉必討其不與斷道之盟故也摠之不修德而伐人國其不義自見竊觀魯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兵權國之司命也在君則強在臣則削文宣以來政在大夫司命危矣矧以成襄之幼弱乘之能有濟乎是故考其將兵之迹而魯國強弱之由判矣兵權不可去公室亦可鑒矣

春秋續義纂要發微卷之七

成公續義

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先正謂成公之立也雖無王命有父命得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其說雖以摠之書者常也不書者闕文耳更安

晉却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

厲咎如赤狄別種也楚方躡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而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珍留于戰卒之後復興此役此逐利之

師也昔既紀萌滅羗種羗雖滅漢亦亡後世曷嘗絕羗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杞伯來朝

按杞桓公來朝訴叔姬也意者桓公多內寵而叔姬愛地不得於夫故杞伯來訴而遂見出乎然罪未竟出也訴而始出亦見有畏魯之心苟非魯人視叔姬如路人而聽其所為則亦安敢輕棄大國之女哉

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魯嘗從晉伐齊又受盟於楚故三年如晉今復如晉正所以救

慶盟之愆也一不為晉所禮又將叛而即夷何以秉禮稱而為諸侯望哉迨至十年如晉又見止春秋備書失俱見矣

冬城郭

按趙氏云魯以陳蔡而圍之今以郭威而城之皆稅畝丘甲之故也不省已而輕用民力雖城何益魯有二郭一近郭曰東郭一近齊曰西郭此西郭也即濟西地懼齊之侵見奪故城之杜氏以為備晉則郭去晉遠矣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谷

按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辭諸侯救齊地蓋往饋之而私自結納也夫人臣義無私交今荀首之如齊非有君命于魯僑如之會救非有君命于晉以大夫而會大夫自文以來率以為常故春秋詳誌之以見貶或謂荀首如齊晉欲與齊平也而僑如因會之以定議焉故自是有出宰之盟亦通

公孫嬰齊如晉

按前此晉命魯衛伐宋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嬰齊往謝焉必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經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自立奉強今而不敢違也而行父為有愧矣且君臣亟行迭往知有伯何不知有王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氏按左氏賀遷新田之說不見經本可據也母亦使來而報其成與其罪不貶見矣

公至自會

按公以救鄭出而至自會者必救鄭未及交鋒故以馬陵之會致也先正謂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是也由經觀之厲鍾儀之說亦不足據凡公行飲至則皆有侈心矣

吳入州來

按馬陵之會吳入州來于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

本

盡取之凡此皆蒙起于夏姬而禍成于巫臣子重子反俱不為無罪矣獨謂州來楚要地也在楚則楚重在吳則吳重吳得之可以制楚故曰吳始強也通于上國至昭十三年州來遂為吳滅春秋書之豈獨憂其為凌楚之漸將漸為中國憂矣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孫良夫子也無世臣禮故定公逐之亦可謂知所惡矣卒以邑叛為國階亂何哉曰衛之禍晉為之也林父自結于晉而晉為之庇為衛國患者幾四十年晉人謂衛獻魯昭所以失國者晉不為無咎信哉書曰出奔晉罪晉也

晉棄書帥師侵蔡

蔡自崔泉不與中國會盟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却缺入蔡猶未得其服也使能脩明伯事告于諸侯肅蔡之罪而致討康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乃以楚子伐鄭之故稱兵犯蔡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收何名也書使蔡見非執辭討罪之舉陋之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來魯交好久絕茲因馬陵同盟始復與莒通而莒卒未有報焉可見魯之忠信素薄不足行于莒矣左氏以為茲如牟嬰齊如莒皆因聘而請昏納婦然而經無其文趙伯循以為妄而私考宗之其然與

鄭人圍許

鄭人從楚晉既執其君矣君在外國內大臣危辱共之不然徵訓謝晉請從惠于會亦可也乃從公孫中之說謀改立新君而與師以圍許焉其謀不亦僂乎故載漢氏曰鄭既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

夏四月五卜鄆不從乃不郊

按趙氏云四月既非時而五卜讀已是不免杜不免牛而曰乃不郊念詞也天可念乎乃不自咎恐懼修省尚念而置之其悖

禮甚矣春秋書免牲者二免牲所以免郊下敢斥言不郊也書乃不郊者三是一而遂置之也天可愈乎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之於鄭既執伐之人使其背侵之不服晉若可自省矣又率諸侯往伐焉能強其伐哉獨謂伐鄭之時晉侯歸疾一息尚存分不容解何急于伐鄭而生立太子乎諸侯以伐之耶晉大夫忍以伐鄭之故肆然立州蒲為君而君焉是死其君也州蒲以諸大夫之立已而立焉是死其父也為人臣而死其君是逆臣矣為人子而死其父是逆子矣皆惡之大也不言侯則無以顯其惡故以侯稱見州蒲與執鄭者之罪不可赦矣嗚呼人倫喪而天理滅宜州蒲之見弑也左氏生立君之說豈誣也哉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公前年七月如晉葬晉侯至今年三月始還稽留晉者凡九月公獨無人民社稷之寄乎後此集公如楚季武子取于公幾不得入今而見止幸有文子之賢未若武子之事尚無恙爾然以諸侯會葬諸侯又不至焉其亦可危也哉故書至危之也

晉侯使却曄來聘 乙丑及却曄盟

魯自汶陽歸齊欲貳晉不果上留送葬又不能辭迄今歸國却

曄又以蒞盟而未聘焉馬氏謂州蒲新立未必有此賢樂却曄為之也止在國久君不與盟比其還也遣使聘盟而魯亦陰結之與盟焉其失察見失私考於外大夫未聘而及盟者五苟更良夫却曄林父向戌皆強族也其來魯必皆求厚賄焉而魯遂陰結之故各願為盟以成密約私交之迹著矣魯人欲察其迹使微者盟故稱及如以諱公以抑其抗則公及魯人盟浮來抗為尤甚而書公例不可通矣凡書及必微者如下大夫之列故名姓不登于史策餘當倣此

夏季孫行父如晉

按吳氏云却曄既歸而行父過往報聘畏晉故耳尚能立乎左氏以為且蒞盟但蒞盟未有不書者而經不書說亦妄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公方至晉行父亟往其事晉也勤矣猶不自立復聘於齊以藉援焉蓋自出年以來齊睦于晉故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又始此矣

夏公會晉侯齊侯于瑣澤

左氏載晉楚為成按趙子云若實華元合晉楚之成無不告諸侯之理不應不書乃楚宋鄭無一見經何以証其成乎蓋舊說

有昔令鍾儀歸求成事竟未集左氏遂傳會為此傳耳先正又謂不書得中國也按僖二十三年楚聞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交通在文公時已然矣至于今而不忍書乎然則瑣澤曷會乎蓋晉自灵成君開臣情厲公初立欲合諸侯以快心于秦狄乃不能首德自及申大義聯人心而徒屑屑然求魯衛以要諸侯之從已也抑末矣讀經者以經為正無泥于傳廢得聖人之心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狄地晉先敗狄而後伐秦報九年之伐也方是時楚勢盛橫而晉伯不親秦狄交伐有由矣猶不自省休兵息民以蓋前愆乃區區爭地報怨於群狄焉尚為知類也哉陳氏謂宣成時晉有事于秦楚或畧不書而獨詳于滅狄以是為晉病也信矣

秋七月公自伐秦

按先正云上書如京師以伐秦為邊事春秋明朝廷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至明諸侯以伐秦為重非為朝王行也正與僖四年不以侵蔡至而以伐楚至二十九年不以王所至而以圍許至皆究其初心也詞顯而意微非聖人孰能修之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按莒見於經自隱二年至此卒莒未嘗書于冊公羊以為得聞之世歸大略小或者又以莒無諡皆非也蓋莒用夷禮卒不告故不書卒葬不書故不書葬迨今嬰齊如莒魯雖使微者吊之亦不送其葬矣故書卒不書葬

夏公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此林父復歸于衛也其不言復者見遂而奔不宜復也則何以歸晉主適逃又使却擊強納之故曰自晉歸言自者有奉也夫以不令之臣復之自晉莫能違焉衛國之事亦可知矣易曰獲霜堅冰至林父之歸非堅冰之漸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送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送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成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鄭通許楚通鄭大小更相吞噬許氏謂夷夏一道而人理盡信矣頭其時小國賴以安靖者晉也晉厲能伯鄭肯怒薄無弱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見晉不足恃也雖然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僞吳為急姑待而徐發耳故明年楚

子伐鄭

楚子伐鄭

按昔年鄭嘗伐許而楚不問者以鄭亦從楚耳今鄭從晉乃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今伐鄭為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許遷于葉

前伐許故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楚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遂從楚盟武城侵宋夫鄭服中

國五年矣今又叛晉從楚而加兵于宋何名也故書侵自是與

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楚叔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及名楚之大司馬也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陣以罷卒致敗

而集矢於目乃歸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于秦穆之不替孟

明者矣嬰齊身為令尹將左車乃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

莫有關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者楚

君大臣之罪也故書法與殺得臣同又按子及平時既不以六

事事其君以明政刑臨大事又醉于殺陽盟之缺飲君召之謀

而不能見以致宵遁敗師而身死亦可罪也

公會尹于晉侯率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會伐自此始按季氏云此後厲公凡三伐鄭皆有王臣與

焉必以鄭後之伐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桓公

之師雖不請命而王臣猶未敢濟也厲公圖伯乃敢上瀆王臣

而為王臣者亦耳為伯者伐焉昏失之矣然而諸侯之兵終難

合一其末猶至於荀瑩之師非由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春衛北宮括帥師伐鄭

衛北宮括帥師伐鄭先儒謂晉命也晉將合諸侯伐鄭先命衛

侵之以嘗其鋒故有柯陵之役而其不道自見矣左氏以為救

晉猶戰國時魏伐韓齊師救之直走魏都魏師遂還北宮救晉

侵鄭殆類此與竊嘗疑之晉果被兵而衛救之春秋必以救晉

書矣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強豈敢與師與晉抗乎必不然也

雖楚入中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考經所書自見

夏公會尹于晉侯齊侯宋衛曹邾伐鄭傳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諸侯還前伐鄭下祿

齊高無咎出奔莒

後發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按晉借王臣以討有罪誰不拱聽乃至乞師于魯何耶夫以盟

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

而辱盟主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望鄭畏威得乎春秋書此見晉不能自久修德惟教于威以服鄭而忘其卑屈於鄰國也晉其不統矣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曹齊人伐鄭

傳載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按晉三令諸侯伐鄭而又以王臣臨之宜若恢稿然乃竟不能駕楚而服鄭者蓋見其驕佚放恣黷武之為甚也不惟鄭不服而國內大亂身且不保范文子老成之慮至是驗矣

晉殺其大夫却錡却犇却至

後登

楚人滅舒庸

按舒庸舒鳩皆舒別種也楚敗鄢陵舒庸必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而其滅國之罪自見矣夫獸相食且人惡之况將噬人尤聖人之所深惡者噫時猶幸有鄢陵之敗也而其餘烈猶爾使其得志中原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故雖夷狄相殘亦誌之以示警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左右胥童曰必先三却乃與長魚矯盜殺之尸諸朝又以申朔乘書中行偃厲公

止之公遊于匡廬氏書偃遂殺胥童若然則書盜殺三却書偃殺胥童而皆稱國何也曰皆罪也註疏謂氏不與却氏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為亂胥童有罪也故皆稱國晉其皆國討之意云然則蜀以大夫稱曰却氏皆晉卿而重則嬖倖流耳是故三却不書官則無以正厲公濫殺之罪胥童不書官則無以顯厲公龍比之私其義大矣然則書偃專殺獨無罪與曰胥童為亂已極本國皆欲殺之矣况當國者乎其所以殺者蓋將以匡晉國行法于不令之人非欲弑其君也然則使程滑弑厲公之言非與吳氏謂左氏此語非經意也若果使之悼公即位必蒙首惡之誅且其時遂不臣者七人書偃苟不與也即此推之二子豈里克寧喜比哉故文定傳無貶辭

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穆姜通于叔孫僑如欲殺季孟而取其室夫人為之言於成公不果致有沙隨刺偃之舉齊聲孟子通於慶克鮑季見之以告高無咎國武子子諒克克告夫人公怒靈公還自會孟訴曰高鮑將不納公國子知之公則鮑牽逐高無咎殺國佐復用克子慶封卒黨崔杼之亂然則齊靈公又下魯成數等矣莊姬通于趙嬰而趙氏村乘即通于家老而萊氏亡家道不止牝雞

養鳴其材有如此者易曰利女貞將以防是禍也雖然無咎身
為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裁聞至於見逐國佐世卿累建大
功不能見殺而去以邑叛君身死宮闈皆不為無罪矣仲尼曰
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藿猶能衛其足韓子曰國武子不能得善
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悲夫經於無咎以自奔為文而
國佐則稱國以殺盡成深矣又按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自己
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
乎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故黃氏曰此
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至自晉侯使士句來聘

按左氏公始朝晉至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昔齊頃公即位未
踰年而遣國佐來聘直稱齊侯罪齊也今屬公弒悼公嗣統禮
為人後者為人子則亦嗣子矣乃未踰年而使士句來聘豈禮
哉故稱晉侯罪晉也悼公蓋以已非厲公之子不復考踰年之
禮矣左氏以為有禮不亦謬乎

杞伯來朝

後發

邾子來朝

按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是時杞邾相繼來朝必晉悼

初三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於魯故二君未修舊好實欲
依魯以事晉也

築鹿園

前此未有書築園者此其書之何按晉悼公欲親魯以成伯故
未聘小國亦未朝而公遽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
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教者也易曰其豫在上何可長也嗣後昭
築即園定築苑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今恃彭城有魚石無微其後者故又與鄭侯
宋荆楚蠻夷無足責矣而鄭在王畿乃敢于附夷而崇姦罪可
勝誅哉故特人鄭于下以重其罪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乞師為救宋也悼公初立猶遵厲公之故事而乞師春秋因而
紀之實錄也許氏謂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詳此
蓋見悼公之能復伯也

十二月仲孫蔑會齊侯宋衛邾盟于虛打

經書楚鄭侵宋晉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盟虛
打此兵車之會也會以兵車而不用蓋晉悼新立未敢遽伐諸

侯猶乞師以觀諸侯之志諸侯順從復盟之以固其心耳有遲
面顧怯之慮無輕還轍發之心故杞邾未嘗問晉故而驟朝世
伯之後也宜哉故詳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左氏曰書順
也李氏謂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戰畢後魯事晉甚謹方是時
東轡于齊南屈于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微魯已
無一事可取矣及其獲罪于晉也會葬而見止未聘而及盟沙
隨拒若丘執而辱于外僑如說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
末未如是者也迨其末年幸晉悼公伯國家無事而一時諸臣
如季文子孟獻子輩皆賢知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
然魯蓋不可為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厯中
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
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
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
問十四卷存疑一卷並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
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
載歟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首一卷

〔明〕王震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翼
四十三卷》提要

春秋左翼序

經難言也。經之道六，而春秋為之律令。春秋又難言也。以故說經者為詁為疏，而春秋自左氏已為傳傳於文，為轉註為傳，置視經若輔車，然則左固春秋之翼也。以左翼經，則未有翼左者。董江都

之為春秋也，以疏為詁，離於左而進退於經，則左氏之外家。杜元凱之為左也，以詁為疏，儉於辭而談贍於旨，則春秋之耳孫。兩家最善讀左，長於引伸而不數於其事。其例林堯叟乃為之括例為之始末，此又是讀左一法。然恨引伸

極拙間有詰之更不故疏之更不成理者。姑無敢苛舉先儒要之總三家而後能翼左氏世不能為三家而治左氏縱或采其英振其奇章梳句櫛所得固已略矣。未見卯而奚翼之為余同年王子省氏出而後能為之翼子省氏之為左

序

翼也。其本歸冥符三家而正義按部訂訛蒐逸用物宏博不啻數十百家蓋其始直浸淫於左氏爾。而其後信傳以信經信心以信三家。幽討既深汎濫畢洽上自六籍下及先秦兩漢間若史若子旁逮左氏若無不為吾左氏翼者。然後

為之餽飭為之梳揀為徑省其族氏為離合其文辭為考陳其同異以故讀之者不俟他搜證而開卷爛然玄黃遂為左氏之武庫蓋不佞少治春秋亦稱傳癖第斤、康侯家法未能贊一辭觀子省氏奮然屬筆始猶為憂、難之比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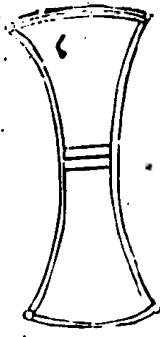
序

與往復其義翫覈其篇章而後深信其有功於左氏也。殆得左氏所以翼春秋之意故得春秋所以用左氏之法辟如刑書其淺深之比世輕世重而簡訊有稽則前主之律後主之令章、斷不可易是故彌轉彌近彌置彌遠如輔車然

乃翼而飛矣。子省以絕學無統素王。素臣不復作大懼耳。食者猶執游夏之戒。則知我罪我。緊誰之云。其懸之國門。其藏之名山。誰曰不可。子省以禮經起家。篤行孝友。曰。吾志在春秋。是其鼎一鑿云。

序

年春弟沈灌撰



春秋左翼序

左氏之用。不盡于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于數世之後。而幾隱于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筭失而外以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為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于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為

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
異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
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
以為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為春秋用
也。余每嘆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為
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于不善讀

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
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筭海量沙。出沒
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泛其事。使開卷
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
法。目擊而存。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
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為變司馬法之

鈞聯蟠踞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
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
者哉。故余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贅。抑
亦春秋之墨守也。與

萬曆癸卯秋。日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瑯琊
焦竑著



望氏刻春秋左翼跋

先君子以周易授豫。以左氏春秋授弟震。曰：盍各言爾志矣。震精研左氏者幾二十年。始成左翼。豫之於易也。僥仰五十年矣。猶未窺其一斑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信難矣哉。然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及易也。豈所謂不可使知者耶。

跋

左翼之刻也。歲去夫子之志也。亦孝經之行之一節與。

烏程王豫跋

附與沈仲潤太史書

蒙論人謂弟變亂左氏。弟非敢然也。凡弟所為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錄其記識。闕略而補苴之耳。譬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此自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混載于閔公末年。當乎否耶。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間。考覈者便

乎否耶。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管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燭。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城。桅。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茲不亦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縞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入朝曰晦而歸食家無一曰之積茲
不亦見子文之徇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
為大略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
左氏僅曰仲由為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略
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自
出聖人隳郕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已西狩
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賜虞人仲
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說經義惡觀萬
一家語記夫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為明王也
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自出聖人絕
筆至情又何嫌僞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
此類獨左逸說林等書謬為纂附疑於真偽
錯雜然弟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
雖附見無傷也引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

其於經傳久義奚啻管窺然此刻出而先後
了口事類歸一讀者可省檢閱遺囑之燒其
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
家也弟之編輯倘亦屬比之萬一乎敬此就
惟裁示

春秋左翼目錄

凡例

列國世系考

國號考異

年表

世次圖

名號歸一圖

名號考異

字例

書目

姓氏

第一卷

隱公

第二卷

目錄

桓公

第三卷

莊公一

第四卷

閔公

第五卷

僖公一

第六卷

僖公二

第七卷

僖公三

第八卷

僖公四

第九卷

文公上

第十卷

文公下

第十一卷

目錄

宣公上

第十二卷

宣公下

第十三卷

成公一

第十四卷

成公二

第十五卷

成公三

第十六卷	成公四	襄公一	第十八卷	襄公二	第十九卷	襄公三	第二十卷	襄公四	第二十一卷	襄公五	第二十二卷	襄公六	第二十三卷	襄公七	第二十四卷	襄公八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五卷	昭公一	第二十六卷	昭公二	第二十七卷	昭公三	第二十八卷	昭公四	第二十九卷	昭公五	第三十卷	昭公六	第三十一卷	昭公七	第三十二卷	昭公八	第三十三卷	昭公九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四卷	昭公十	第三十五卷	定公一	第三十六卷	定公二	第三十七卷	定公三	第三十八卷	哀公一	第三十九卷	哀公二	第四十卷	哀公三	第四十一卷	哀公四	第四十二卷	哀公五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十三卷	哀公六	目錄
-------	-----	----

秋左翼凡例

一舊本每年經傳各編。不便稽覽。今照綱目例。系傳於經。一以尊經。一以便覽。

一左傳有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錯出諸傳。甚至間數十年一見。本末不便稽覽。今悉彙最為一。俱系經後。其先後則各係年月。其分章則以圈隔之。間有一二錯經合異。不可系經者。先經則標先傳字。後經則標後傳字。

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文在僖公五年。傳乃見莊公二十八年。又見閔公元年二年。又見僖公三年四

凡例

年至五年。傳文乃曰。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今悉編系殺申生經文之後。餘倣此。

一左傳稱號不一。或稱名。或稱字。或稱伯仲。或稱封爵。今悉從經稱名。如士會稱范武子。又隨武子。又士季。又隨季。又范會。又隨會。又季氏。讀者目亂心眩。今悉稱士會。獨問答稱謂者。從舊本。其他稱別為名號。圖以識之。

昔宋鄭公酷好左氏。常手錄一編。置座右。其名號不一者。輒更而一之。便考閱也。余小子私心向慕。敢為效顰。夫博雅至班馬極矣。然馬遷傳孔門弟子誤子

我為宰我。謂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功代作古今人表。居變於上之下。又絀后變於下之上。列范武子於上之中。又居士會于中之上。或兩人誤認為一。或一人誤分為二。至為識者所非。則鄭公之見。曷可少也。

一無經有傳者。照四傳舊本例。標一附字。有經無傳者。或事實詳見別書。採取補之。

一無經有傳者。一事宜彙為一傳。故前後錯見者。合之。

如周鄭交惡一事。在隱公三年傳。則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在隱公六年傳。則曰。鄭莊公

凡例

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在隱公八年傳。則曰。虢

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摠之王貳於虢。摠之周鄭交惡也。左傳從編年例。故難合。今一之。悉編於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傳後。其先後。仍各系年月。其分章。仍以圈隔之。又如曲沃滅翼一事。始見隱公五年。又見六年。又見桓公二年三年七年八年。至莊公十六年傳。乃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摠之曲沃滅翼也。今一之。悉編於王命曲沃伯為晉侯之前。餘倣此。

一三傳異同者專主左氏從杜元凱之論也

如隱公三年左氏經文書君氏卒傳曰公母嬖子也公穀經文書尹氏卒傳曰天子之大夫也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二者將安據杜元凱博極群書時人謂之杜武庫又酷好左氏謂之左癖嘗為之論曰余得汲冢古書其紀年最易分了諸所記多與左氏符同異於公穀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之意審矣震故仍左氏書君氏卒餘倣此

一三傳外如晉之乘楚之檇杙及檀弓國語史記管子韓

非子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有事義相關文章馴雅者俱纂入傳中以佐傳也亦明經也

如莊公二十七年經書荆人來聘此楚通中國之始也左氏無傳莫知其自史記則曰楚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然則經書來聘非為侵中國之漸乎又如莊公三十二年經書狄伐邢齊桓公即救莫知其自韓非子則曰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

存亡之德君不如晚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此非救之自乎此事義相開者也又如國語成公八年文細衣以朝一段見子文之忠管子載管仲召忽傳子糾鮑叔傅小白一段見三人出處大節且兩書辭極藻麗此文章馴雅者也餘類此

一左逸說林燕書郁離子等書雖非事實然議論正大文章爾雅可與經傳相發明纂而附之亦補傳之不足也如隱公四年四國圍鄭曲在宋也鄭人不聞有文告之辭張司馬說林設為行人責宋之言理正詞嚴即

宋瑒當為心服又如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篇文采可觀而情詞誣罔王弼州設為成差報晉一書言言擡實即呂相再生無以難也且纂附之餘倣此

一左傳下經一字尊經也其餘國語係外傳公穀出自戰國似不宜與左氏並故附書又下一字別於本傳也其管子韓非子等書與公穀並俱出西漢以上諸儒不妨同載也至左逸說林等書則細書卑行為非事實也尚有遺義考或諸儒發明未及震不自恤其愚陋間效

左邇說林等書妄為補綴標之曰左邇以附於左邇
正於君子其書例即照左邇等書細書之

一紀年以周天子之年貫魯公之上明有王也其齊晉諸
霸主必每年細紀於下明有霸也其餘列國獨易世改
元者書之

一左氏有句字先後差謬者照尚書考定武成例改正

如隱公八年公子翬為無駭請謚與族眾仲曰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
此係陸壑考正極為明暢若舊本諸侯以字為謚字

凡例

義難通故改從陸所以正字之訛也莊二十八年陳
人殺其太子御寇傳曰陳厲公使筮之遇觀之否曰
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後應以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王上改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
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且焉故曰利用賓于王此係
劉用熙考正極為明妥若舊本利用賓于王兩見不
成文理故改從劉所以正句之訛也成公十六年伐
鄭傳曰公孫嬰齊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
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之師迎以至食使者而後食

此係釋文考正若舊本師迎以至句編於鄭部之下
杜林力為強解終屬附會故改從釋文所以正先後
之訛也餘倣此

一左傳間有闕畧者用他書補之其編次失序者改正

如閔公二年經書狄入衛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
焚澤衛師敗績後忽云立戴公以廬于曹竟不知懿
公所在後又忽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太帛之冠又不
知戴公所在史記則曰狄入衛殺懿公百姓大臣共
立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復

凡例

立其弟燬為文公兩君本末昭然故附錄傳後用補
左氏闕畧也然別為一行又標史記二字不敢混本
傳又如莊公三十二年季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
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本一事也前二句見
莊公三十二年後三句見閔公二年即如閔公二年
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成風聞季友
之歸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友立之亦一事也前
三句見秋八月傳後三句見冬十二月傳頭緒錯雜
不便稽覽震故因事而次第之又如今尹子文之生

也。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本子文傳也。乃於宣公二年閏椒作亂傳見之。鄭文公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乃立公子蘭。本文公時事也。乃於鄭穆公之沒見之。兩者俱屬失次。震故以虎乳傳編於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之時。立公子蘭。傳編於僖公三十二年。鄭伯蘭即位之始。餘倣此。

一左傳已經先儒改正者。標曰某人考定。其不經先儒而震謬以他書採補者。直標曰考增。其所引書。仍細揭于上。以便稽考。

凡例

十三

一杜林音註太煩。今去之。不可去者。摘標于上。

一音註有未當。而先儒改正者。參酌用之。

如文公時。楚滅六。與蒙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註云。庭堅皋陶字。豈有一言之間。既稱名。復稱字者。魏顓國曰。皋陶。少昊曾孫。庭堅高陽氏子。此言似為確。又如成公二年。國佐盟於棠。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播其利。註云。播植之物。各從其土之所宜。則是物字上。更須加播植之三字。而土之宜之上。更須加各從其三字。是左氏不成文也。然則左氏又

有物土方一句。豈亦播植之物乎。揚旂古則。口物。相也。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似得其解矣。故用之。餘倣此。

一難字。齡嚴斷牙者。孫平仲云。切之便。不若音之便。而附之便。不若字而附之便。故從海補而字附之。

凡例

十四

世系考引

晉史趙有云。盛德必百世祀。信哉。余觀春秋諸國。大抵時
五帝三王神明之後也。粵自太皞以降。歷虞夏殷周迄于
春秋。近者五六百年。遠者幾三四千年矣。而子孫絕絕有
土者不絕焉。豈非先世有大功德于民。而天未厭其報耶。
夫身為天子。而子孫或賤為匹夫。至有呼天號泣。願世世
弗生帝王家者。此亦有天下者之過也。余故追維列國世
系。圖而次之。冀後有作者知觀省焉。

一經傳不載者不錄

一經傳旁引者具錄

大學伏羲氏之後

已

任風后事黃帝始封密

宿今宿州須句東平州

顯史

炎帝神農之後

炎帝生器。器生三子。曰鉅及伯陵。祀虛共三國。合續

封共十五國

封父鉅為黃帝師。始封國。封至周。失國。傳見封父之贊。

伯陵黃帝始封。傳見逢。祀祝虛為黃帝司徒。始封。

呂夷為堯四岳。始封。祀庸。齊呂望始封。

許文叔始封。中中伯始封。

孤竹成湯時始封。向

州 頓

白狄 庸外如

皐落氏 赤狄潞氏

帝有熊氏之後

帝九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節。皆元妃。曰休。曰清。

皆次妃。方曰揮。曰夷。彭皆次妃。形曰蒼林。曰嵩陽。

世系

母生。休繼黃帝即位。是為帝鴻氏。而清生少昊。玄囂

生帝喾。昌意長子乾荒。又生顓頊。三子子孫各為帝

分封甚繁。各見後。餘諸子共四國。合帝鴻之子驩。堯

及其裔孫緡雲氏為六國外無考

任禹陽始封。薛奚仲始封。禹南燕伯鯀始封。密須。蒼林後。

驩頭即驩。帝鴻氏不才子也。為堯司徒。故崇山。川。倭。臣。

緡雲氏後生不才子。曰三苗。堯之三危。為有苗氏。

少昊青陽氏之後

帝四子。曰重。曰該。曰昧。即唐曰黎。其後顓頊俱任之。

主四方重土春令治東方號勾芒該主秋令治西方
 號蓐收昧為玄冥師治北方黎為火官長號祝融又
 有不才子曰共工為堯工師各有封國獨昧黎及共
 工可考

昧長子允格封在次臺貽封四國曰沈沈如蓐黃黎為黎侯
 宣十五年鄭舒奔黎氏地共工虞帝流之幽州後為陰戎
 帝又有裔子取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大業大業生皋
 陶即皋陶皋陶三子長伯翳史傳稱伯翳誤次仲甄次封偃共
 二十五國

費伯伯翳始封故趙叔帶奔費趙趙造父始封後秦非子事周孝王始封
 徐江黃耿弦郊葛
 沈穀邳祁譚莒以上皆伯翳後
 六英以上仲甄後
 州絞貳軫舒庸舒鳩舒蓼皆封後
 顓頊高陽氏之後
 帝元妃鄒屠氏生伯鯨及才子八人曰蒼舒伯益字
 鼓檮演大臨虎降庭堅仲容叔達是為八凱獨伯鯨
 及伯益庭堅可考

崇崇封國梁伯益封國蒙庭堅封國
 帝次妃勝墳氏生卷章史記高陽生稱卷章孫曰陸
 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錢鏗曰求言曰晏安曰季
 連分封最繁

昆吾樊封國為夏伯高高志遠國註謂彭彭與樊同亡彭與樊同亡彭與樊同亡
 豕韋豕韋祖孫元哲別鄭鄭求言始封為鄭鄭求言始封為鄭鄭求言始封為
 小邾晏安後楚李連後戈以下始封無考
 介蘇公生國斟灌斟灌青州府
 斟鄩斟鄩登州府偃陽沛寧二縣夷
 世系

帝嘗高辛氏之後
 元妃姜源生后稷封于邰周始祖也次妃簡狄生契封于
 商湯始祖也次妃陳豐氏生克初封唐後為天子即陶唐
 氏也封國甚多見後
 又次妃有娥氏生八元及閼伯實沈八元曰伯奮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鯀為虞布五教各有封國無考
 閼伯實沈居于曠林干戈日尋帝堯不滅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命主祭辰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商之說始此
 帝堯之後

留 帝監明早死封其子式于留 留其後也	丹 帝妃富宜氏生朱兄弟為國帝以為儲使出就丹 始封無考襄二十三年城許娶于許	鑄 始封無考周宣王時杜伯友為卿 子服叔奔晉生	杜 始封無考周宣王時杜伯友為卿 子服叔奔晉生	唐 周定四年唐侯伐楚 武王時始封	祝 武王時始封	帝舜之後 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釣季釐季釐封緡為桀 所克義釣封商為商鈞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邠人封	國無考春秋見胡遂息陳 武王時	緡 夏之世有緡伯其後緡子事紂為緡醜頭因曰宋世家 緡子紂至親蓋外親也王肅馬融以為紂諸父無緡	夏禹之後 辛 辛子傳見辛有 越 少康少子無解始 緡帝行仲子曲列	鄧 仲康支封 越 少康少子無解始 緡帝行仲子曲列	杞 湯放桀封少康之後于杞後分于曹車之儀是曰東樓 始封無考後以襄以事幽王亡國	儉 始封無考後以襄以事幽王亡國
--------------------------	--	------------------------------	------------------------------	------------------------	------------	--	-------------------	--	--	--------------------------------------	---	--------------------

宋 後子始封邶武庚始封以權祖庚支封 巢	萊 萊朱始封向 蕭 戴隱十年鄭取	周同姓國 古公季歷以前封國	隨 息 形 項 滑 樞 輦	郭 頤 鼓 肥 果 胡 冀	芮 魏 樊 密 禁 尹 詹	大王之後	吳 太伯始封 虞 仲雍次子叔達始封	東虢 叔始封 西虢 仲始封 岑 又王異母弟輝始	文王之後 周召封國別見後	毛 叔鄭始封 衛 康叔始封 成 聃 季載始封	畢 王少子高 叔度始封 曹 振鐸始封 荀	邶 雍 滕 叔始封 原	豐 管 叔鮮誅失國 霍 叔始封周 二年為晉滅	武王之後
---------------------------	---------------------------	------------------	---------------------------------	---------------------------------	---------------------------------	------	----------------------------	--	-----------------	--	-------------------------------------	-------------------------	---------------------------------------	------

晉叔虞初封唐應

韓計王

武王封少子

周公之後

魯伯禽始封周

凡傳見凡伯蔣伯齡始封公

邢靖淵始封

胙茅

召公之後

召公周公母弟

北燕召

陽

成康以後國

翟成王次子始封

單成王幼子始封

世系

成昭王子公男始

鄭宣王封庶弟友楊宣王長子尚父封

梁

王次子唐始封

嗚呼有天下者必仇臧前代而後快抑何戾也武王克

商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陳有滿殷有邢杞

鄆祀夏微子郊契興滅繼絕幾割天下之書金盛皆三

百八十年厥後王綱既裂以空名號令天下者復五百

二十餘年報王入秦周既亡矣秦封其後為昭文君漢

復以三十里地封周子南君釋冕擗笏出入熊羆之列

者又幾三百年忠厚之報竟何如乎呂政殘虐六王之

後誅鋤略盡子孫尚有子遺否也

世系考畢

世

新考異

列國

邾曹扶之後後改為邾

小邾曹扶既封邾其子夷父類有功又封邾為附庸後邾

南燕結姓黃帝之後其始封之祖曰伯隆隱五年衛人以

師燕師伐周立子類皆南燕也國在河南肅城縣

北燕召公之後在今燕京

東虢文王弟叔封于制即漢時成臯地也後為鄭滅

西虢文王弟叔仲始封在陝州後遷上陽又為南虢今山

葛今河南寧陵縣桓十五年葛人來朝其在海有故而不

六今直隸六安州

不祀忽諸夫阜陶少吳曾孫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

舒今舒城縣

舒庸

舒蓼河南固始縣

成國內國在河南詳見名號

成國孟氏邑今兗州寧陽縣

成國十一公國成

孤竹

夷

東夷

戎狄

赤狄

孤竹

夷

東夷

戎狄

赤狄

赤狄甲氏

赤狄潞氏

黎

鐸辰

唐谷如

白狄種類

白狄

肥

翟祖

長狄

鄆

諸戎

諸戎

諸戎

諸戎

姜戎

即山戎也。國號無終。公在燕。四年。戎即大戎。今平涼慶陽華昌三。其散。山戎。戎在西安府。陰戎。其分。後遷。伊川。為。陰戎。之。戎。陰戎。其分。後遷。伊川。為。陰戎。之。戎。陰戎。其分。後遷。伊川。為。陰戎。之。戎。

徐戎

在徐州境。隱公會。戊子。徐戎也。

盧戎

在楚南境。

年表引

穀梁子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未必然也。余觀春秋列國。小如魯衛曹邾。本國各自紀元。其臣民所為奉公家尊朝廷者。殆與王室無異。猗歟隆哉。自漢晉以還。寵渥臣工之盛。未有及此者也。榮貴已極。汰侈隨之。大者獲食不厭。小者或隕身亡國。余小子感之。為作左翼年表。

一杞用夷禮。其君之卒。葬經不書。世次事實俱無可考。故不表著。

考故不表著。

一許雖小國。然大嶽之後也。且諸侯盟會征伐。無役不從。世次事實可考。故載之。

一舊表知莒滕薛小邾。俱得並載。然事實不詳見。故不繫附。

不繫附。

一秦至穆公始見春秋。故穆公以前不載。

一越雖入主夏盟。然皆春秋以後事。自句踐以前無可紀者。故不載。其吳越兵爭始末。即於另年表見。

[illegible]

未	丁	午	西	巳	乙	辰	甲	卯	癸	庚	子	壬	丑	辛	寅	癸	辰	戌	戊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五	十三	十九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上	七	六	廿一	廿二	十四	四	辛	八

己	丁	辰	丙	卯	乙	寅	甲	丑	癸	庚	子	壬	丑	辛	寅	癸	辰	戌	戊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三	五	五	三	七	廿一	八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未丁	午丙	巳乙	辰甲	卯癸	子壬	亥辛	戌庚	酉己	申戊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京元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五十八	五十七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廿三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二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辛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辛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未丁	午丙	巳乙	辰甲	卯癸	子壬	亥辛	戌庚	酉己	申戊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五元
廿八	廿七	廿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廿三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辛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辛	庚	己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癸	壬
戊	丁	丙	乙	甲	癸	壬	辛	庚	己

新

五四

季友
 臧僖伯
 惠公
 隱公
 公子慶父
 莊公
 叔牙
 仲遂
 閔公
 子般
 僖公
 文公
 叔肝
 宣公
 成公
 襄公
 定公
 哀公
 昭公
 景公
 齊侯

樂孫 樂呂 樂嬰齊 樂商	樂轡 司城子罕 樂舍 子罕孫樂悅 子罕孫	樂祁 子罕孫樂洞 祁子樂茂 加子樂大心	樂楚	老氏	老氏 老佐 戴公五世孫	皇氏 皇父充石 皇武子 皇鄭 皇野	皇璜 皇璜 皇非我	一穆族 傳中不著姓名	一莊族	公子仲 仲公 公孫師 仲子 仲江 師子 仲幾 江孫	仲佗 幾子 公孫固 孫公	一桓族 共四氏	魚氏
-----------------------	----------------------------------	------------------------------	----	----	-------------------	-------------------------------	-----------------	---------------	-----	--	-----------------------	------------	----

公子魚 公孫友 魚子 魚石 魚府 但友子為華元	鱗氏 公子鱗 鱗曜 鱗孫 鱗朱 曜孫為華元 逐奔楚	蕩氏 公子蕩 公孫壽 蕩子 蕩意 諸壽子 蕩也 壽子	蕩山 意諸子為華元 所殺	向氏 公子向 向帶 為華元 逐奔楚 向為人 元逐 奔楚 向戌 元立為左師	向寧 戌子 向宜 戌子 向鄭 戌子 向巢	向魍 司馬牛	一丈族	子靈 靈不綬 子靈 之後	一共族	褚師段 石彌 段之後	平族	公子城 平公 公孫忌 平公 孫
--	---	---	--------------------	---	--	-----------	-----	-----------------------	-----	------------------	----	-----------------------------

元族

公子地作亂奔曹

母弟辰作亂奔曹

公子揣秦

公孫周秦子

得周子入繼

宋在春秋十七公其羣臣大抵皆公族也以故世多公族之禍督弑與夷鮑弑杵臼文之立也武穆之族作亂於曹平之嗣也魚蕩之族稱兵於楚元有華向之難景有平元之厄其禍患幾與宋相終始震故圖而識之

世次

鄭七穆世次

鄭公蘭 宣公夷

康公堅

穆公費

成公倫

僖公範 昭公嘉 定公寧

公子夷 疾公孫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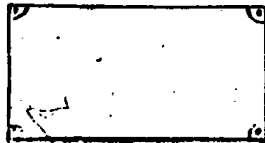
良齊

良止

公子嘉

公孫洩 孔張

十



六

公子縶

公孫量

游叔

游吉

游述

公孫楚

子豐

公孫敗

豐

豐

士子孔

子良

子印

公孫黑 肱 印 殿

印 林

世次

公子嘉

公孫鍾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公子嘉

公孫之

字用

六三



公子完
釋孟
潛孟
陳文子
陳須無

陳新	陳望	陳通	陳莊	陳恒	陳書
----	----	----	----	----	----

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信哉。當齊公族盛時。諸田誰敢有生心者。俄而國高亡。俄而二惠逐。又俄而鮑晏誅。夷流竄。而齊遂為陳氏矣。夫葛藟猶能庇其根本。庇焉而縱斧柯焉。能無及乎。

世次

六五

晉公族總圖一

晉穆侯

文候仇昭侯	弄僕辛	邪臣郎	裏僕	小子僕	賣僕婦
成師	五伯	武公	獻公		




晉公族總圖

世次

六

聚

文公重耳
 太子申生
 惠侯等
 公子榮
 成黑臂
 景公儒
 孟公孫平
 原公州蒲
 悼公周平公
 昭公頃公
 定公

第六卿各強家世次

趙氏



通父七世孫趙鳳 趙益趙景

趙同

趙佐

趙廣

趙要



趙所

趙武

趙成

趙英

趙英

趙英

趙英

魏氏

畢公高苗商畢高柏封魏

魏榮

魏和

魏和

品鈞

品田

魏維

魏維

魏維

魏維

魏維

魏維

魏維

韓氏



山沃相以慶子萬始封韓

韓同

子與

韓所

韓維

韓維

韓維

韓維

韓維

范氏

杜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范伯

中行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知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樂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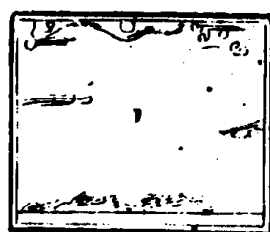
羊舌氏

羊舌大夫 羊舌職

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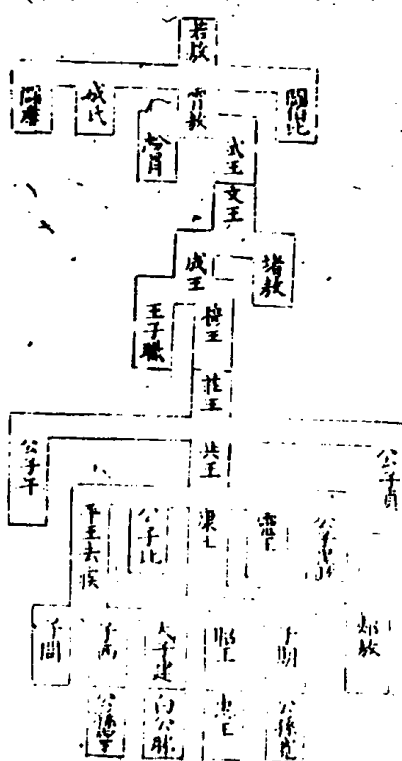
祁奚 祁午 祁盈

叔舒 伯華 子志 叔向 陽食我 叔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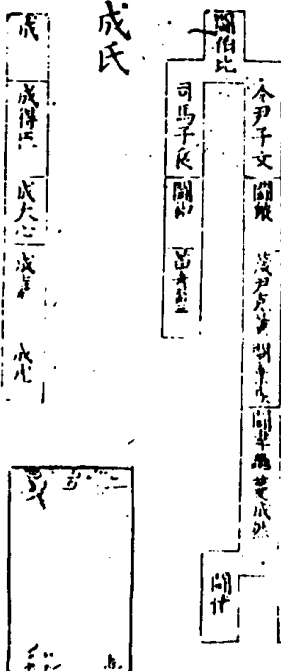
禮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夫夫一成晉大夫連州跨郡大者強過列國厥後六卿更相吞噬瓜分綿裂以益其強其土地幾與王國等矣夫晉馭時功如畢萬有馬百乘止耳至平昭之世小如祁氏羊舌氏子孫至各食數縣執政大臣且得裂地分茅各樹私黨而晉君寂若不聞求無韓趙魏之禍得乎

楚公族世次



關氏

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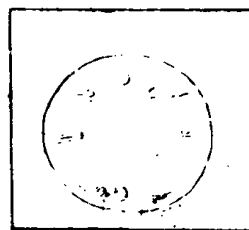
屈氏

屈廣 屈班 屈克

沈氏

沈茂

葉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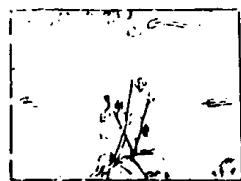
按封建考成八年晉成沈沈十道奔吳為沈成生嘉生二子曰內曰成成生諸梁及后城諸梁二子曰射曰文以不見經傳故不載

為氏

為賈 孫叔敖 為子為 為梅

申叔氏

申叔 申叔時 申叔疏 申叔孫



屈氏

屈瑕 屈重 屈完 屈滿 屈到 屈建 屈生

伍氏

伍參 伍舉 伍鳴 伍奢

伍尚

伍員 伍豐為王孫氏



楚諸大夫亦多公族也。而英賢世出。如關伯比叔敖。子文。子木。子西。子期。歲尹克黃。諸人皆諸侯之選也。楚於周為荒服。成王令以子男。居荆蠻耳。而卒也。地半天下。且於諸國獨後亡。豈非多賢之力耶。惜也。苗賁皇。伍子胥才德不下諸賢。而共平不能用。令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其及也。宜

一圖引

款清江先生有言。作史者主於紀事。辭簡而便。便為良史。如左氏變易姓名以為古。正不必爾也。余小子然其說。凡列國大夫名姓。多改從經。其別名總類於後。

圖例

一天子高一字其畿內諸侯下一字附見於天子之後。列國同畿內諸侯其大夫又下一字附見於本國君之後。

一諸傳旁引者俱附錄。傳中不載者不具。

一世次圖未盡者併附見。

周

平王 幽王嫡子名宜臼始東遷

攜王 幽王庶子名伯服

桓王 平王孫名伋伐鄭敗于繡焉王命始不行於天下

莊王 桓王子名伋

僖王 莊王子名胡齊

惠王 僖王子名問發少子叔帶將緣太子而王之齊桓公盟晉止以寧之

襄王 惠王世子名鄭以叔帶之難出居于鄭晉文公定之

王 王王子名士臣

匡王 頃王子名璫

定王 匡王弟名瑜楚莊王東問鼎

簡王 定王子名夷

靈王 簡王子名泄心生而有鬚又稱號王生太子晉早夭世所稱仙去者是也

景王 靈王子名貴生悼王敬王父王子朝

悼王 景王子名王子猛又稱王猛

敬王 景王子名句王猛母弟

西王 景王庶子名王子朝時號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

畿內諸侯

周公 公旦長子伯禽封魯次子留輔王室世食采于周

周元公 周公旦

宰周公 宰孔

宰周公 周公

按魯本合宰孔周公問為一公非也左氏僖公九年夏宰孔會諸侯于葵丘十年夏周公忌父會齊隰朋主齊侯二十四年顏叔氏子率師伐周獲周公忌父三十年周公問勝于魯文公四年周公問與王孫滿平政然則宰孔之後為忌父忌父之後為問其為西人明甚第葵丘之會雖書宰周公而問之世書宰門公則齊晉世稱齊侯晉侯也

召公	公奭長子封燕侯子留輔京師世號召公經京	召穆公	召公虎
召康公	召武王	召穆公	召公虎
召伯廖	莊廿七年賜齊桓命	召武公	宣六年逆后
召昭公	文五年來會葬	召桓公	宣六年逆后
召戴公	宣十五年爭政	召襄	繼戴公
召莊公	召伯奭附王子朝	召簡公	附子朝
尹氏		尹武公	成十一年伐鄭
尹吉甫	吉甫	尹文公	昭廿三年子朝
尹言多	襄三十一年殺佞夫		
原氏			
原莊公	莊十八逆后	原伯	宣廿四年伐獲
原伯賈	宣廿五年遷于冀	原襄公	宣十會
原伯絞	宣廿二年奔邲	公子跪	宣廿二年
原伯魯	伯魯子	原伯魯之子	宣廿二年見報
原壽過	定元城成周		
內史氏			
內史過		內史興	叔興父
內史叔服			

祭氏	周公第六子封國	祭伯	隱元年來朝
祭叔	莊廿三年來聘	祭公	桓八年逆后
樊氏		樊仲山	仲山父山甫
樊頃子	樊齊	樊仲皮	樊皮
毛氏	姬姓文王之後成王特崩有毛公同太保奭奭	毛伯衡	宣廿三年
毛伯得		毛伯過	
王叔氏	世次有圖	王子虎	宣廿三年
王叔桓公		王叔簡公	宣廿三年
劉氏	襄王季子始封劉世次有圖	劉子摯	宣廿三年
單伯	宣元逆王姬	單伯	宣元逆王姬
單襄公	宣元逆王姬	單頃公	宣元逆王姬

武公	叔	武公孫傳曰先君獻	惠公弗涅	武公魯孫即隱公父也
隱公	國	以後評無傳又見世火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稱父
定公	宋父		哀公	
大夫				
臧孫氏				
公子驅	臧孫伯		臧孫達	臧孫伯
臧文仲	臧孫展按邢昺疏達生仇氏駭駭生文仲		臧孫許	臧孫伯賈達曰伯伯名賜
臧武仲	臧孫紇		臧昭伯	
臧會	索隱曰系本會即臧			
孟孫即仲孫氏	南宮氏子服氏附			
公子慶父	仲慶父		公孫收	孟孫伯
載	文伯		難	惠叔
仲孫蔑	孟獻子		仲孫速	孟莊子
仲孫鵲	孟孝伯		仲孫獲	孟儀子

仲孫何忌	孟懿子	仲孫臧	孟武伯
南宮适	南宮敬叔南宮縚	子服椒	子服惠伯子服然
子服它	孟懿子	子服景伯	子服何
子服回	子服昭伯	公孫茲	叔孫儀伯
叔孫氏	叔仲氏附	叔孫僂如	宣伯
公子牙	叔牙	叔孫姑	昭子子
叔孫得臣	莊叔	叔孫州仇	叔孫武叔
叔孫豹	穆子	公若藐	公若
叔孫不敗	成子	叔仲帶	叔仲昭伯叔仲子
叔孫舒	文子	叔彭生	叔仲惠伯叔仲惠伯
叔孫輒	子張	叔仲小	叔仲解子
李氏	李籍以後係庶族	公子友	季友成季
季孫宿	季武子	季孫行父	季文子
悼子結	季悼子	公彌公鉏	季孫意如季平子
季孫斯	季桓子	季孫肥	季康子

季寤	季孫寤子言	季孫若	季公若
公父文伯	季公父敬	季治	公治
叔氏即子叔氏	季叔氏世次有國	公孫嬰齊	子叔嬰齊
叔肸	子叔齊子	叔弓	子叔敬子
叔老	子叔齊子	東門氏	居東門因以為氏世次有國
公子遂	東門遂東門襄仲	公孫歸父	子求
孔氏	世次有國	孔父	孔父嘉
展氏	孝公之後	鄆叔紇	鄆人紇
公子展	展伯	無駭	司空無駭
展喜	展伯	柳下惠	展禽柳下惠
子家嘉	子家懿伯	鄆氏	季公之孫
鄆氏	季公之孫	鄆敬子	見同語

邱成子 <small>襄廿七聘于晉</small>	邱昭伯 <small>索隱曰昭伯</small>	孔子弟子	子貢 <small>字貢 端木賜</small>	琴張 <small>字張 子開</small>	冉有 <small>字有 冉求</small>	仲由 <small>字路 字子方</small>	以後未詳世次		公子翬 <small>字翬 子羽父</small>	貴伯 <small>貴成父</small>	公子益師 <small>字益師 益父</small>	公子買 <small>字買 子業</small>	公子奚斯 <small>公子魚</small>	閔馬父 <small>閔子馬</small>	孟之反 <small>孟之側</small>	榮駕鵲 <small>榮成伯</small>	公子終 <small>子仲</small>	公為 <small>公叔務人 孫人</small>	公山不狃 <small>公山弗擾</small>	公孫宿 <small>公孫成</small>	洩聲子 <small>野漫</small>	苦越 <small>舊夷</small>	陽虎 <small>陽貨</small>	公飲處父 <small>公飲陽</small>	顏羽 <small>子羽</small>	公孫有山氏 <small>公孫有陲氏</small>	齊 <small>其先伯夷佐周平王上有功賜姓姜氏曰呂齊</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孝公昭	昭公湣 <small>齊湣</small>	懿公商人	惠公元	靈公環 <small>齊環</small>	頃公無野	莊公光	景公杵臼	安孺子荼	悼公陽生	簡公壬	大夫	鮑氏	鮑叔牙 <small>東郭牙</small>	鮑牽 <small>鮑莊子</small>	鮑收 <small>鮑之孫</small>	管仲 <small>管夷吾</small>	管修 <small>管夷吾仲耳孫簡通楚</small>	桓公小白	無虧 <small>武孟</small>	襄公諸兒 <small>以後世次有國</small>	齊無知 <small>公孫無知</small>	公子糾 <small>子糾</small>	襄公不辰 <small>昭公孫紀侯之</small>	僖公祿父 <small>襄公九世孫</small>	丁公呂似 <small>大公子</small>	孝公望 <small>子望 襄子才</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氏	世次有國	國佐	國式子
國歸父	國莊子	國夏	國惠子
國弱	國景子	國書	國家子
高氏	世次有國	高固	高宣子
高厚	高無咎	高止	高子家
高氏	惠公之孫非高後	高疆	子良
公孫蔓	高野尾	高張	高昭子
高偃		樂氏	世次有國
公孫竈	樂子雅	樂施	子旗
陳氏	即田氏 世次有國	陳文子	子無
陳公子完	敬仲	陳開	子武
陳無宇	子子	陳桓	子成
陳乞	子子	陳逆	子行
孫書	子占		
陳瑾	子王		

晏氏	世次有國	晏嬰	晏平仲
晏弱	晏桓子	晏嬰	晏平仲
慶氏		慶封	慶子
慶克	慶封父	慶封	慶子
慶舍	慶封之子	慶嗣	慶子
慶繩	慶封之孫		
頃公子孫		公子鐸	子工
公子固	子成	公孫捷	子車
公孫青	子石		
以後世次未詳		豎刁	寺人刀
易牙	齊人	崔杼	齊武子
析歸父	析文子	公孫明	北婦人之客
北郭佐	北郭子車	杞梁	杞殖
華周	華閱	弦施	弦高
梁丘攄	子鍾	闕止	子武
公子鉏	南郭且子	東郭賈	太陸子方
宗樓	宗子陽	王姬	齊桓夫人
顏庚	顏承襲		

子叔姬	昭公夫人	長衛姬	衛共姬夫人
崇姜	東郭姜		
穆侯費	成王封弟叔虞于唐生子燹改唐為晉入薄至穆侯穆侯以下世次別有圖	文侯仇	
昭侯伯	始封叔父成師于曲沃為成師叔	孝侯平	為曲沃莊伯獻
成師	曲沃桓叔	曲沃莊伯	名解
鄂侯邰		哀侯光	為曲沃武公叔
翼小子侯	為武公叔	翼侯緡	為武公叔
曲沃武公	名稱代晉為晉武	獻公詭諸	
世子申生	共太子 共子	奚齊	
卓子	公子卓	懷公子圉	
惠公夷吾		襄公驪	
文公重耳		成公黑臀	
景公孺		厲公州蒲	
悼公周	周子 孫周	平公彪	
昭公夷		頃公去疾	
定公午			

大夫	韓氏	世次有圖	韓武子	子與
韓簡	定伯		韓無忌	公族穆子
韓厥	獻子		韓不信	伯子
韓起	宣子		趙氏	世次有圖
趙哀	子餘 孟子餘 原季		趙同	原同
趙括	屏括 屏李		趙嬰	趙嬰 齊
趙盾	宣子		趙朔	趙莊子
趙武	趙文子		趙成	景子
趙鞅	趙子 趙子		趙無恤	趙子
趙午	趙子		魏氏	世次有圖
魏棼	魏武子		魏絳	魏武子
魏相	呂相		魏絳	魏子
魏頡	今狐文子		魏顆	
魏舒	魏獻子		魏曼多	魏襄子
中行氏	世稱中行伯有世次有圖			

荀林父	中行林父	桓子	荀偃	中行偃
荀吳	中行吳		荀寅	中行寅
知氏	世稱知伯	世次有國		
荀肸	知肸子		荀息	知荀子
荀盈	知盈子	知悼子	荀躒	知躒子
荀瑤	知瑤子			
范氏	世稱范叔	世次有國		
士會	范會	陶會	士燮	范燮子
士句	范句	范宣子	士鞅	范鞅子
士吉射	范吉射			
士渥濁	士渥濁	士伯	士弱	士弱子
士句	士句	伯瑕	士彌牟	士彌牟子
士魴	士魴	士少子	士皇成	士皇成子
胥氏				
胥臣	司空季子		胥甲父	胥甲子
胥克	甲之子		胥董	克之子
羊舌氏	世次有國			
羊舌赤	伯華		叔向	羊舌肸

羊舌虎	叔虎		羊舌鮒	叔鮒
楊食我	楊石	伯石		
先軫	原軫		先且居	重伯
先克	且居子		先蔑	士伯
先都			先穀	原穀
樂成	樂共叔		樂枝	貞子
樂書	武子		樂廔	桓子
樂盈	懷子		樂糾	弁糾
狐突	狐行		狐毛	突長
狐偃	突偃子	子紀	狐射姑	晉季
狐鞠居	續鞠居			
邵氏	世次有國			
邵豹	邵叔虎		邵芮	冀芮
邵缺	冀缺		邵克	冀克
邵錡	冀錡		邵擊	冀擊

鄧至	溫季	子	鄧毅	至之子
屈氏	屈氏			
申公巫臣	屈巫	子靈	屈狐庸	屈伯子 屈侯
女氏				
女叔齊	女齊	女叔侯 叔侯	女寬	女叔寬
女叔游				
籍氏				
籍慶	孫伯慶		籍偃	仲公上軍司馬
籍談	父		籍秦	
以後世以未詳				
呂甥	叔呂	甥	介推	介之推
寺人披	寺人	勃殺	陽虎	太傅陽子
箕鄭父	箕鄭		平鄭父	子鄭
詹嘉	叔嘉		解張	張侯
師曠	子野		鞏朔	莊伯子
張趙	孟		王良	鄭侯子
史墨	齊史墨		嬖叔	季子
屠蒯	杜蒯		樂王鮒	樂桓子

頭須	里昆須		懷嬴	先妻懷公之妻
趙莊姬	孟姬	趙朔妻		
楚				
魯	高辛氏	火正能也	武王熊通	武王熊通
文王熊貴				
堵敖	為弟熊惲	秋		
成王熊惲	又名頤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共王審	
康王昭				
鄭敖熊麋	為共王子度	秋		
靈王度	王子圖	今尹圖		
王子比	右尹子干		公子黑肱	子黑肱
平王奈疾	又名然	居	昭王士	又名軫
惠王章				
大夫				
閻氏	世次有同			

闕伯比	今尹子文 <small>闕伯比</small>
闕般 <small>子揚</small>	闕叔 <small>子趙</small>
箴尹克黃 <small>闕生</small>	却尹蔓成 <small>然</small>
闕辛 <small>即公辛</small>	闕蕪 <small>闕射師</small>
申公闕班	申公闕克 <small>子集</small>
闕宜申 <small>司馬子西</small>	闕勃 <small>子尹子上</small>
成氏 <small>世次有國</small>	成大心 <small>大孫伯</small>
成得臣 <small>子玉</small>	成熊 <small>成虎</small>
成嘉 <small>子北</small>	
<p>為氏即遠氏又即孫氏<small>按類編遠氏食采于為故以為氏孫叔敖始祖也</small></p>	
遠章	為賈 <small>伯嘉</small>
孫叔敖 <small>孫叔</small>	為子馮 <small>子馮</small>
為掩 <small>孫叔</small>	為呂臣 <small>伯</small>
遠固 <small>工尹固</small>	遠罷 <small>子</small>
遠啓 <small>孫叔</small>	
屈氏 <small>世次有國</small>	
屈瑕 <small>為莫敖之官</small>	屈重
屈完	屈蕩

屈到 <small>子夕</small>	屈建 <small>子木</small>
屈禦寇 <small>息公子邊</small>	
申叔氏 <small>世次有國</small>	
申叔 <small>申公叔侯</small>	申叔時
申叔曉	申叔豫 <small>申叔大子</small>
申叔展	
申氏	
申舟 <small>文之無畏</small>	申犀
申無宇 <small>子尹無宇</small>	申亥
<p>申包胥<small>申胥</small></p>	
伍氏 <small>世次有國</small>	
伍舉 <small>伍舉</small>	伍鳴 <small>伍鳴</small>
伍奢 <small>伍奢</small>	伍尚 <small>伍尚</small>
先氏 <small>世次有國</small>	伍負 <small>伍負</small>
沈尹戌 <small>左司馬氏</small>	葉公 <small>葉公</small>
穆王子孫	
公子嬰齊 <small>子重</small>	公子側 <small>公子側</small>
陽句 <small>陽句</small>	陽令 <small>陽令</small>

莊王子孫		世次有圖	
公子午	子庚	公子貞	子庚
公子追舒	子庚	襄尼	子寧
平王子孫	世次有圖		
大子建	子本	白公昧	公孫勝
公子申	子西	公子結	子期
公子啓	子開	公孫寧	子國
公孫朝	武城尹	公孫寬	
以後世次未詳			
仲歸		子宋	
潘尫	師以	潘黨	子之黨
公子壬夫	子辛	公子辰	子辛
公子鮐	子魚	泰山	子食
觀從	子玉	邵宛	子也
王孫由于	子由	李半	子半
鄭	子公以後有世次圖		
桓公友	子少子始封鄭	武公屈突	子公
莊公寤生	武公子	昭公忽	子公

鄭伯	子儀	忽之弟	文公捷	厲公子
穆公蘭			靈公夷	厲公子
襄公堅			悼公費	
成公踰			僖公禰	禰頤
簡公嘉			定公寧	
獻公夢			聲公肱	鄭肱
大夫				
武公子孫				
共叔段	太叔段		公孫滑	段之子
公父定叔	段之孫			
洩氏			洩堵	冠
洩駕	洩山			
洩堵俞彌	與文公子子俞彌同名			
子人氏	莊公後			
鄭伯弟語	子人		子人九	
穆氏	世次有圖			
公子去疾	子良		公孫軒	子良

良宵	伯有	良止	以上良氏
公子肸	子孔	公孫洩	
孔張	以上孔氏		
公子偃	子游	公孫黃	子鳴
游收	子明	游吉	子太叔
公孫楚	子游	游速	子太叔
公孫緋	子緋	公孫夏	子西
公孫黑	子皙	公孫夏	子西
駟帶	子皙	駟帶	子皙
駟歆	子然	駟弘	子然
公子發	子國	子產	公孫僑
國參	子思	公孫名	子思
公子喜	子喜	公孫名	子喜
子皮	子皮	公孫名	子皮
罕達	子達	公孫名	子達
子豐	子豐	公孫名	子豐
豐卷	子卷	公孫名	子卷
子印	子印	公孫名	子印

印段	子石	印葵	子柳
子然	子然	然丹	子華
然明	子然	然明	子然
子羽	子羽	羽頡	子羽
公子宋	子宋	公子歸生	子宋
祭仲	子祭	祭仲	子祭
石制	子制	石制	子制
公孫開	子開	公孫開	子開
公孫中	子中	公孫中	子中
行人子羽	子羽	行人子羽	子羽
渾罕	子罕	渾罕	子罕
莊公	莊公	桓公虎	莊公
州吁	子州	州吁	子州
宣公晉	子晉	宣公晉	子晉
惠公朔	子朔	惠公朔	子朔

世叔儀	世叔中	史朝	史魚	公孟氏	衛侯之兄縶	母弟鯀	公叔氏	公叔文子	褚師氏	褚師圉	褚師比	南氏	公子郢	司寇惠子	王孫氏
大叔儀	大叔中	史朝	史魚	公孟氏	公孟縶	子鯀	公叔氏	公叔文子	褚師氏	褚師圉	褚師比	南氏	公子郢	司寇惠子	王孫氏
世叔儀	世叔中	史朝	史魚	公孟氏	公孟縶	子鯀	公叔氏	公叔文子	褚師氏	褚師圉	褚師比	南氏	公子郢	司寇惠子	王孫氏
世叔儀	世叔中	史朝	史魚	公孟氏	公孟縶	子鯀	公叔氏	公叔文子	褚師氏	褚師圉	褚師比	南氏	公子郢	司寇惠子	王孫氏

王孫賈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祝佗	彌子瑕	鄆肸	許為	濬公共	戴公	宣公功	殤公與夷	閔公捷	襄公孫父	昭公杵臼	平公成	景公樂	大夫
王孫齊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祝佗	彌子瑕	鄆肸	許為	濬公共	戴公	宣公功	殤公與夷	閔公捷	襄公孫父	昭公杵臼	平公成	景公樂	大夫
王孫齊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祝佗	彌子瑕	鄆肸	許為	濬公共	戴公	宣公功	殤公與夷	閔公捷	襄公孫父	昭公杵臼	平公成	景公樂	大夫
王孫齊	以後世次未詳	蘧伯玉	祝佗	彌子瑕	鄆肸	許為	濬公共	戴公	宣公功	殤公與夷	閔公捷	襄公孫父	昭公杵臼	平公成	景公樂	大夫

戴族世次有圖	
華督 <small>華父督 太宰督</small>	華耦 <small>司馬華孫 司馬子伯</small>
華御事 <small>司冠</small>	華元 <small>御事之子</small>
華鉅 <small>子皮</small>	少司寇 <small>鉅華 鉅</small>
樂喜 <small>司城子罕</small>	樂縶 <small>子蕩 以上華氏</small>
樂大心 <small>桐門右師</small>	樂祁犁 <small>司城子梁 樂祁</small>
樂潤 <small>祁之子</small>	樂茂 <small>司城茂 潤之子</small>
樂得 <small>門尹得</small>	以上樂氏
皇父充石 <small>司徒皇父 黃公子</small>	皇野 <small>司馬子仲</small>
皇非我 <small>杞姬之子非我 野之子以上皇氏</small>	莊族 <small>世次有圖</small>
公子仲 <small>子孫為仲氏見世次圖</small>	公孫固 <small>大司馬固 莊公孫</small>
桓族 <small>世次有圖</small>	公子魚 <small>司馬子魚 子孫為魚氏見世次圖</small>
公子鱗 <small>子孫為鱗氏見世次圖</small>	蕩山 <small>大山一子山 餘蕩氏見世次圖</small>
向戌 <small>合左師</small>	向宜 <small>子孫</small>

向巢 <small>左師</small>	
靈氏 <small>文公之後</small>	向魼 <small>桓司馬</small>
公子圍 <small>龜子靈</small>	靈不綏 <small>子靈之後 左師</small>
褚師氏	褚師段 <small>子石 共公子</small>
以後世次未詳	石彊 <small>段之子</small>
高哀 <small>子哀</small>	羊斟 <small>叔肝</small>
公子朝 <small>衛公子朝 宋朝</small>	按宋朝出奔仕衛通衛襄公夫人懼罪作亂同齊豹殺公孟縶而奔晉昭二十一年自晉歸宋故華氏之
難稱 <small>衛公子朝以嘗仕衛故也至定十四年衛盡公為南子召之復適衛</small>	陳 <small>帝舜之後</small>
顓頊 <small>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small>	蔡 <small>史趙曰蔡之先史趙曰自蔡至于</small>
蔡 <small>史趙曰蔡之先史趙曰自蔡至于</small>	虞思 <small>封建考禹封商子思虞思之女少康</small>
胡公嬀 <small>蒲關父之子子產曰先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small>	桓公鮑 <small>文公太子</small>
文公 <small>文公太子</small>	陳佗 <small>五父</small>
僑公 <small>僑公次子</small>	莊公 <small>莊公仲子</small>

叔庭 <small>叔庭以振誅</small>	鍼子 <small>鍼子</small>	陳夏 <small>陳大夫</small>	少西 <small>少西</small>	夏氏	輅頗	輅選	輅氏	大夫	惠公吳 <small>惠公吳</small>	成公午 <small>成公午</small>	共公朔 <small>共公朔</small>	宣公少子
蔡仲 <small>蔡仲</small>	鍼正 <small>鍼正</small>	夏區大	夏微舒 <small>夏微舒</small>	夏氏	輅頗	輅選	輅氏	大夫	懷公柳 <small>懷公柳</small>	哀公溺 <small>哀公溺</small>	宣公平國 <small>宣公平國</small>	穆公欽 <small>穆公欽</small>

文公壽 <small>文公壽</small>	昭公班 <small>昭公班</small>	莊公射姑 <small>莊公射姑</small>	曹叔振鐸 <small>曹叔振鐸</small>	曹	司馬燮 <small>司馬燮</small>	以後氏族未詳	公孫歸生 <small>公孫歸生</small>	太師子朝 <small>太師子朝</small>	朝吳 <small>朝吳</small>	平侯慮 <small>平侯慮</small>	悼公東國 <small>悼公東國</small>	大夫	朝氏	隱太子有 <small>隱太子有</small>	莊公甲午 <small>莊公甲午</small>	宣侯獻舞 <small>宣侯獻舞</small>	宣公考父 <small>宣公考父</small>
宣公廬 <small>宣公廬</small>	共公襄 <small>共公襄</small>	傅公赤 <small>傅公赤</small>	桓公終生 <small>桓公終生</small>	桓公終生	公孫霍 <small>公孫霍</small>	公孫歸生 <small>公孫歸生</small>	公孫歸生	太師子朝 <small>太師子朝</small>	朝吳 <small>朝吳</small>	平侯慮 <small>平侯慮</small>	悼公東國 <small>悼公東國</small>	大夫	朝氏	隱太子有 <small>隱太子有</small>	莊公甲午 <small>莊公甲午</small>	宣侯獻舞 <small>宣侯獻舞</small>	宣公考父 <small>宣公考父</small>

小公負芻 <small>宣公弟</small>	武公勝 <small>成公子</small>	平公頃 <small>武公子</small>	悼公午 <small>千公子</small>	聲公野 <small>仲公子</small>	隱公通 <small>千公子</small>	靖公露 <small>聲公弟</small>	曹伯陽 <small>靖公弟</small>	大夫	子臧 <small>公子欣時</small>	公孫會 <small>子臧之子</small>	秦仲 <small>為周大夫伐西戎被殺</small>	非子 <small>造父之孫</small>	襄公 <small>仲次子</small>	穆公 <small>桓公之孫</small>	共公 <small>穆公之孫</small>	惠公 <small>穆公之孫</small>	大夫	公孫枝 <small>子余</small>	西乞術 <small>西乞</small>	白乙丙 <small>白乙</small>	秦伯弟鍼 <small>伯車</small>	吳秦伯 <small>之後夷公居長有寵無繼</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子餘祭 <small>吳太子</small>	吳子餘昧 <small>吳太子</small>	吳子先穀 <small>吳太子</small>	吳子光 <small>吳太子</small>	大夫	公孫諸 <small>諸公子</small>	太子諸 <small>太子</small>	公子姑曹 <small>王子姑曹</small>	杞 <small>武王克商求夏之后得東樓公封之杞</small>	東樓公 <small>杞</small>	武公 <small>東樓公之孫</small>	靖公 <small>武公之孫</small>	惠公 <small>共公子</small>	成公 <small>惠公子</small>	孝公 <small>成公子</small>	平公 <small>孝公子</small>	僖公 <small>平公子</small>	悼公 <small>僖公子</small>	閔公 <small>僖公子</small>	許 <small>許克四伯夷之後</small>	文叔 <small>伯夷苗裔武王封之許</small>	穆公 <small>文叔之孫</small>	僖公 <small>穆公之孫</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僖公子	靈公寵以後世次未詳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	莒少昊之後世次未詳
莒與武王時受封	茲丕公莒與十一世孫
紀公疾其	厲公季佗紀公次子
渠丘公朱	犂比公密州又名買朱鍾
展與密州子	著丘公去疾密州子
刻公著丘公子	共公庚與著丘公弟
大夫	
蒲餘侯蒲餘侯茲夫	
滕文王子叔繡始受封	
滕侯殺	宣公嬰齊
昭公元	文公壽
成公原	悼公寧
頃公結	隱公庚母
薛黃帝之後	
季仲為更車正始計	仲虺為湯左相

隱公殺	襄公定
莊伯	惠公夷
邾儀父克	邾子儀父克邾莊公見杜氏序邾子玁狁子
文公遷降	定公獲且文公長子
宣公輕	悼公華宣公子
莊公穿	悼公子
桓公華	隱公益
大夫	公子何後為魯成
茅夷為茅成子	

考異

三子西

楚闔宜申

楚公子申

鄭公孫夏

三子旗

楚蔓成然

鄭豐施

齊樂施

三子羽

晉知榮

鄭穆公子

考異

鄭公孫揮

三子家

魯公孫歸父

齊折歸父

楚仲歸

晉兩士白

范宣子

士文伯

晉兩竭季

先穀

士魴

晉兩駒伯

郤克

郤錡

晉兩士莊伯

鞏朔

士弱

晉兩子與

士蒺

韓武子

鄭兩俞彌

洩堵俞彌

子俞彌

鄭兩子寬

游速

渾罕

考異

鄭兩子石

印段

公孫段

齊兩子車

北郭佐

公孫捷

衛兩子魚

庚公差

祝佗

兩司馬子魚

宋公子魚

楚公子魴

兩公子魚

孔子家語

國語

檀弓雜記

公羊傳

穀梁傳

晉乘

楚檮杌

史記

列子

莊子

管子

孔叢子

韓非子

淮南子

呂氏春秋

虞氏春秋

晏子春秋

吳越春秋

越絕書

劉向說苑新序

董仲舒春秋繁露

列士傳

烈女傳

賈誼新書

劉兆合傳

劉兆全綜

劉晝新論

列國史

孝子傳

韓書外傳

邵雍皇極經世

呂祖謙大事紀

蘇轍古史

宋庠逸史

五十朋叢談

金履祥綱目前編

高士傳

陸淳集傳纂例

李蕙諸傳會通

宋濂集書

劉基郁離子

王禕擬辭

陸贄左鐫附注

王世貞左逸

劉節春秋列傳

劉績左氏類編

秦澹春秋類編

魏顓國列國史補

錢鎮經正錄

王豫讀書錄

錢中選讀左

朝鮮金球兵要附

外考據書目不載

姓氏

戰國

莊周字

蒙人

韓非

韓人

漢

董仲舒字

廣川人

劉向

字子政，漢京兆人

鄭玄

字康成，高密人

班固

字孟堅，扶風人

何休

字邵公，任城人

服虔

字子慎，滎陽人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

謝該

字文儒，南陽人

晉

杜預

字元凱，杜陵人

習鑿齒

字彥威，襄陽人

劉兆

字延世，東平人

范甯

字武子，豫章人

索統

字，涇陽人

梁

周興嗣

字思纂，項人

劉勰

字彥和，東莞人

隋

劉炫

字光伯，河間人

王通

字仲淹，河汾人

唐

劉知幾

字子玄，彭城人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

盧仝字玉川，洛人

杜牧

字牧之，萬年人

宋

鄭樵

字漁仲，莆田人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

宋庠

字公序，雍丘人

宋祁

字子京，安福人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

程頤

字正叔，洛陽人

蘇軾

字子瞻，眉州人

蘇轍

字子由，軾弟

劉敞

字原父，新喻人

劉安世

字器公，臨江人

朱熹

字元晦，婺源人

林堯叟

字希翁，梅溪人

真德秀

字景元，浦城人

王十朋

字龜齡，樂清人

家鉉翁

字則堂，眉州人

黃震

字東發，慈谿人

王葆

字彥光

許瀚

字華老，襄邑人

元

金屬梓

字晉父，蘭谿人

吳徵

字幼清，崇仁人

明

楊維禎

字廉夫，山陰人

王偉

字子充，義烏人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

郭登

字元登，臨淮人

崔鉉

字子鍾，安陽人

邵寶

字國賢，無錫人

陸粲 字子餘長洲人

王世貞

魏顯國字

王豫

評訂姓氏

王豫見前

卷之五

孫如江字一簡姓人

校讎姓氏

...

諸光祿

王前

王真字真和

劉孔敬字晦菴建陽人

春秋左翼卷之一

隱公
十一
年
為
其
弟
桓
公
所
弑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公宋武

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公立而

奉之

己丑年
元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也

卷一

丙午年

2

一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

攝位而欲求好于牝故為茂之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寤生之難也
或曰困而後寤

1

成、統、成、情、險、上、鄉

京使姓之謂之京城大赦祭什以都城過百雉

此方之曰城三
城曰城侯城
方五里控三
唯卿大夫之
大者得三之一
則百而己

此者為也

康延都

康延都
完或都人氏
失白車車曰來

為或都人

卷一

隱公元年

二

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
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
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公子呂曰。可矣。

緊持

賦詩

賦詩

賦詩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公元年

三

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
母道。繫我獨無。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
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
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洵洵。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類考叔。純孝也。愛
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
之謂乎。

康延都

九月及宋人。移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

及宋人盟。始通也。
非王命也。
公子益師卒。

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比

庚午王五
中十年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

姜氏還

無駭帥師入極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

卷一
隱公二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卿為君逆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魯故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
使裂繻盟以和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鄭伐衛討滑之亂也

辛平王五
自一十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林桓王
即位

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附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莊公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于狐為質于鄭

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四

月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

卷一
隱公三年

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實無益也明起而行

要之以禮雖無有能問之苟有明信泂泂

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

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人馬用質風有采

藻采蘋雅有行葦河魚鴈昭忠信也○六年冬

鄭莊公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公黑肩

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善鄭以勸來

者猶懼不說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八年夏

魏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公母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柩于

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

故曰君氏。

秋武氏子來求賻。

平王未葬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經公與也立宣公之十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卷一

隱公三年

六

殤公之子後為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致國乎與夷見穆公二年

卷一

隱公三年

七

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壬桓王四年宋殤公與夷元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晉書

後漢書

生孝伯。早死。其姊戴鵠。主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

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者

將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

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脩。軫者。鮮矣。且夫賤

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靖子厚與州吁

游。禁之不。桓公立。乃老。至是州吁弑桓公而

自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會。將以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四代服。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

及衛州吁立。將備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

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以告伐鄭。以除其害。

君為主。故也。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

衛人伐鄭。間其東門。五日而還。

張時微說林。四國圍鄭。鄭使行人辭于宋。

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孤

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頃者公子馮之

辱也。其以成侯公之讓。而致國于君也。孤

惟婚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豈敢有

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穆公不得撫有

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且州吁之能

天下莫不聞。君不以為誅。而相與左右焉。

以導師于不辜之國。惟君聞之。幸若救國

敵也。反其而泄問衛故。君之義也。孤之願

也。宋公不能引。乃還。三國亦還。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

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

九年
止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人來乞師。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勿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秋。及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九年
止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于碭。碭曰。王觀

表一

隱公四年

十

為可。曰。何以得親。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碭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碭使其宰孺。手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碭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冬。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春秋
二年
五年
宣公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公將如棠觀魚者。臧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采。以數軍實。昭文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卷一
隱公九年

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皐隸之事。官司之守。非若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臧伯稱疾不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後傳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

者信仲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四年七年	秦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small>伯姬歸也待于家不與嫡俱行今始歸</small>	滕侯卒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附十二月陳及鄭和公子佗如鄭澶盟軟如忘	陳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澶盟亦知陳之將歸也	鄭公子忽在王既故陳桓公請妻之鄭伯許之
-----	--------	------	--	-----	------	------	----------	------------	------	--------------------	-------------------	---------------------------------	--------------------	----------------------------	--------------------

乃成歲八年夏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媼	辛亥以媼氏歸陳鍼子送如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丙午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公將平宋衛于鄭有會則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庚寅我入柩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不祀泰山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八月葬蔡宣公
-------------------	-------------------------------------	------	----------	------------------------------	----------------	--------------------	------------------	------------	------	-----------------	--------------------------	-------------------------------	---------------	--------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以成紀好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子翬為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公子也

丁桓王九年不恒佳封人元年

卷一 隱公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夏城郎

元年費庠父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夏公城

郎書不時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莊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

宋以入郕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伏郕
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宋庠逸史公及齊侯謀伐宋宋使孔父嘉

松于公曰二君之辱敝邑也為王命討也

寡君獲戾于王豈敢以私問焉抑臣懼君

之名為右王而實為鄭役也夫王于狐之

在鄭也先王沒齒飲憾焉落之未溫之

秦敝邑之不王不如是甚也且卿士內臣

也將朝夕在庭豈其天王登遐而寔寔

祥之不聞乎辛酉三月平王即世甲子十

一月鄭君始如京師王弗善也為不王也

君不與二三兄弟同獎工官而惟鄭之役

以重為周室不利惟君圖之詩曰東心無

競鄭之多難王宮之不競也弗恤桓公五

年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戰于繡葛鄭

伯射王中肩王卒大敗

附北戎侵鄭鄭伯禦之退我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而速去之。君為三後。以待之。戎陸而不。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移。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冊逐之。喪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之。戊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桓王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

辛巳。取郕。

春丑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郕。

為師期。夏五月。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上戌。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北。庚辰。鄭師入郕。

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食其土。以勞王師。正之體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而宋衛蔡人。鄭伯。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郕。猶在郕。宋人。衛人。入郕。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公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附九月戊寅。鄭伯入宋。明年冬十月。鄭伯以號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侯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公子翬。請于薛侯。曰。君與滕侯。厚有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土則度。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

已丑王十有一年

已丑王十有一年

已丑王十有一年

已丑王十有一年

已丑王十有一年

已丑王十有一年

屏脫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許之乃長勝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

鄭伯入許

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

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

叔挾輈以走開後伐以逐之及大遠弗及開

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于弧以先登開自下射

卷一 隱公十一年

之類瑕叔盈人以登弧登周廡而呼曰君登矣

鄭師畢登王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恭故從君討之許既伏

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

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

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

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

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餉其口于四方其

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其以
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
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
滋他族實傷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上也吾子

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裡祀許乎寡人之使

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同吾罔也乃

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于

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

平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天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假加行出雞犬以詎射穎考叔

若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

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詎之將

何益矣

先傳王取鄭劉為邾于之田于鄭而與鄭人獲

卷一

鄭子服王政

王即狄見信

本上四句蓋周
公命之史冊
以劉成後世
見尚古立政焉

念生之既溫原歸樊隰鄭公 鄭公之失鄭也怒而行
刑隳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怒而行
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信而以與人之
之不至不亦宜乎

王十朋叢談蘇子 蘇子叛王即狄王患之宰
謂王曰王弗患也蘇氏之田鄭人所欲也
而鄭宿生之知兵蘇氏所憚也請以蘇氏
之田易于鄭鄭方與宋衛為讎而藉王靈
以威諸國其必不敢弗聽王從之使桓請

卷一 隱公十一年 三

于鄭鄭人辭曰臣弗敢領也蘇司寇 念生
後也昔周元公選建明德以請屏周念生
列用中罰用以溫原十二邑為司寇與禮
伯達封于河公若太史司寇 蘇氏之長王國也
爾由獄以長吾王國夫蘇氏之長王國也
舊矣若之何以疆場細故一旦懷而利之
也桓曰不然念生之長王國也為明德也
記曰世以德爵以功夫蘇子不脩世德以
佐佑天子而披其地以即夷狄使逼我諸

姬王國其謂之何昔者宋人不庭君卒諸

侯以討之如雷如霆莫不震盪今蘇氏之

不庭抑又甚焉君而不討是無天子也鄭

人乃聽命史遷聞之曰王室其將卑乎溫

原良邑也蘇子得之足以抗周矧宿生乎

却他得蛇吾今見其敗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矣使營其葬吾將老焉翬懼反 諶

卷一 隱公十一年 三

公子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
于狐壤止焉鄭人因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
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
巫齊于杜園館于為氏至辰 畢使賊弑公于
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葬
也

春秋左翼卷之一

春秋左翼卷之二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桓公名執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在位十八年與文姜如齊齊襄公殺之

桓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

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枋

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

也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盟曰渝

卷二

桓公元年

盟無享國

秋大水

冬十月

辛桓王二年

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孔父嘉為同馬華督為太宰督見孔父之妻

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因攻孔氏殺孔父

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殤公立十一年

十一戰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

孔父孔子六世祖名嘉以字行三傳合為一傳

隱公元年鄭公以枋易

齊公即公于焉

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

君

滕子來朝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為賂故立華氏也華督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

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

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孫達諫曰君人者將昭

卷二

桓公二年

德塞違以昭昭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祭天之車

大羹不致祭天之羹粢食自不馨昭其儉也

衾冕黻黼祭服帶裳幅舄祭服衡紕祭服

宏冠緌冠昭其度也藻率祭服鞞祭服鞞祭服

王五采公使伯三采男一采男擊屬游擊

大帶廣帶之畫者者昭其數也火龍上衣衣

象之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服皆有五色

昭其物也錫揚鷩和鈞之昭其聲也三辰

旂旗旂章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昭昭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遠，而實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部禺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卷二

桓公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桓、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附六年，楚子熊通侵隨，使蔣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請羸師以張之。」熊率律且曰：「彼曰：『季梁在。』」

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佞，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

卷二

桓公二年

也。謂其高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籛籛也。謂其備順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經祀于其平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幾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八年，隨少師有疾。

有楚君必在左
左必精兵

成車若所乘兵

州陽今南鄭核
法縣

卷二

桓公二年

五

關伯比曰可矣。雙音。可失也。楚子合諸
侯于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使蓬黃而親帥
師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
戰。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
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
敗。偏敗。衆迺攜矢。少師不從。曰。不當王。非敵也。
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楚關卅獲其戎車。
及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關伯
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是年楚子熊通稱王于卅陽。初楚之伐
隨也。隨人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
皆為叛相侵。我有敵乎。欲以觀中國之政。請
王室尊吾號耳。隨人以為請。王不聽。熊通怒
曰。吾先君當熊。王之師也。成王乃以子男
田令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

少師也大夫

人借變以
御而御人

併殺兩國之使
其亡狂野極矣
然則士御者都
也非楚也

卷二

桓公二年

六

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
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蓬黃讓于鄧。
鄧人弗受。楚使闕旗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
甥師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旗衡陳其師于
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
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王震左行。楚蓬黃讓于鄧。巴客之有襄
于鄧也。以為好也。寡君願事君。微寵于巴
客。以請命。君不以禮迎而賊殺之。何故。鄧
人在君之宇下。而君曰。弗知其誰實知之。
且君不知而鄧則為之。是鄧人不有君也。
鄧人為之。而君曰。不知以庇之。是君之不
有巴君與寡君也。巴君問罪于寡君。寡君
敢以為請。昔周元公之制。以敵國賓至。侯
人為導。司馬為旅。收微命于侯人。乞靈于
司寇。鄧人弗能對。遂進圍鄧。隨季梁聞之。
曰。鄧其亡乎。梁聞之。配在外為執。在內為

楚放官名
屈瑕所國名
屈瑕所國名
屈瑕所國名

要止門路而
設伏山下
而嘉驥大夫

蘇鄆人為賊亂在內也。鄆弗之治，而又曲庇之，長姦而離大國，其何能長？且楚人番澁諸國久矣，持禮而因邦交，猶懼弗克，今而易之，難哉。

十一年春，楚放屈瑕將盟武軫。鄆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屈瑕患之，闔廡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闔志，必敗。鄆敗，四邑必離，屈瑕曰：「盍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初，不在衆。」商

卷二

桓公二年

七

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屈瑕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鄆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費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明年

屈瑕利楚師陳
也與屈瑕陳
之法校取以戰
楚之師數不

補不名
補不名
補不名

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子辭焉。」入告夫人，鄆曼鄆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騷之役，將自川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卷二

桓公二年

八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鄆，亂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莊公四年春，楚武王荆尸授師于馬，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鄆曼曰：「余心蕩，鄆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柎，木之下。令尹闔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

<p>以王命入盟隨侯止請為會于漢內而還濟漢 而後發喪○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 吾甥也止而享之雖甥甥甥甥甥甥請殺之析 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也此人也若不早圖 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析侯曰 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 血食而君焉取餘弗聽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 楚復伐鄧滅之</p>	<p>九月入杞</p>	<p>卷二 桓公二年</p>	<p>初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伐之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盟于唐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 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p>	<p>王桓王十三年 宋莊公馬元年</p>	<p>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p>	<p>成昏于齊也</p>	<p>夏齊侯衛侯宣齊命于蒲</p>	<p>六月公會杞侯于郕</p>
--	-------------	----------------	--	----------------------	------------------	--------------	-------------------	-----------------

<p>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送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 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子翬如齊迎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 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 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夷仲年來聘</p>	<p>致夫人也</p>	<p>有年</p>	<p>癸桓王十四年 晉小子侯元年</p>	<p>春正月公狩于郎</p>	<p>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p>	<p>甲桓王十五年</p>	<p>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範卒</p>	<p>再赴也於其陳陳侯範卒 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p>
--	-------------	-----------	----------------------	----------------	-------------------	---------------	--------------------	--------------------------------------

夏齊僖鄭伯如紀

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王為

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

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

卷二 桓公五年 十一

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

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

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

拒蔡仲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

麗之陳先偏後隨伍承彌縫戰于繡葛命二拒

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祝肅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肅

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

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伯使蔡仲勞王且

問左右

宋濂燕書王之將伐鄭也周桓公固諫曰

君忘掘突之勲乎昔犬戎敗我師于靡山

幽王不禱我平王奔走播越托在草莽微

掘突諸國之師王得有今日乎王曰掘突

有功故入為司徒其子不庭故討之又何

疑焉及三國以師來會周桓公又諫曰三

國非舊生敵也果遇必敗卒不聽及其敗

也周人皆怨王桓公曰非也伐鄭而克則

仲康之師也誰口非天討乎

後傳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人

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遣盟向之民于邾

大雩

書不時也凡祀祭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釐而烝過則書

金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齊桓公名

乙未年 十六年 陳厲公雖元年

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有齊難夏來會于成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蔡人殺陳佗

殺梁傅陳侯喜獵潘獵于蔡蔡人殺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卷二 桓公六年

十三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

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中繻對曰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

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

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

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

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

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

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

名生者厚矣
則命若孔子有
象尤宜
齊王改山川名
廢祀不以其難
供名司後更
中武公名
空武公名
武公名

三
桓公六年
口陳厲公雖元年
也故蔡人殺之
父而止之

齊桓公名
桓公名
桓公名

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冬紀侯來朝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丙子五年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丁桓王十八年 晉懷公元年

春正月己卯燕

天王使冢父來聘

卷二 桓公八年

十四

夏五月丁丑燕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戊桓王十九年 紀靖公元年 秦出公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尊曹太子。樂大
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

已桓王十年
卯八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附說公諸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
伐虢。夏。號公奔虢。

宋水。遼史。號公曰。虢使請于王曰。王不察

林父之罪。尋之入諫。林父既知亡矣。抑臣
竊有請焉。昔者。寤生不道。侵敗土畧。王命

卷二

桓公十年

十五

伐之。林父實執前茅焉。詹父之在林父也。

猶寤生之于周室也。林父聞之。君臣無嫌。

王聽不臣之諫。而致罪于不韋之林父。其

若君臣之與何。止是以不忠令也。王令之

而諸侯效之。上靈將不厭。不厭而假之辭。

旬侯賓要之間。其為寤生者可勝誅乎。諸

有之。無過亂人之門。詹父亂人也。臣知免

矣。王為進止。臣懼及焉。弗聽。及于頤之亂。

詹父因之。惠王是以于頤。

公孫嘉之

公孫嘉之
五後乃中變殺

附說虢叔有玉。虢公求旃弗快。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馬川也。其以

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

厭將及我。遂伐虢公。虢公出奔共池。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

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公之六年。北戎病

齊。齊僖公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救齊。六月大

敗我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

卷二

桓公十年

十六

齊。于是諸侯之大夫成齊。齊人饋之餼。使魯次

之。魯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請師

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

王爵也。○公之未嘗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

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

辭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而受室以歸。是以師保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

三公子情史

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桓王十有一年曹莊公剛始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初鄭祭仲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鄭

曼生昭公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

曰雍姑生厲公突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

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

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公會宋公陳侯厲蔡叔盟于圻公會宋公子夫

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剛

辛丑年二十有二年鄭厲公突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祀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代杞

平杞莒也今為盟以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秋公及宋公盟于句

又會于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弟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庶子惠

十有二月及鄭伯伐宋丁未戰于宋

師及鄭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

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履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已巳及齊侯

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敗績

陸榮考增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齊僖公數

為紀患紀亦不堪命春鄭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三月齊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齊桓王二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厲于曹

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卷一 桓公十四年

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書不害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綠父卒

管子齊侯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子

糾魯甥也管仲召忽傳之小白衛出也公使

鮑叔牙傳之鮑叔辭疾不出管仲召忽往見

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知子莫若

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

不齊求安

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管仲以持社稷

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國也

譬如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

小白必不為后矣仲曰不然大國人憎惡糾

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

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

得享事將不濟也子定社稷其誰也召忽曰

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卷二 桓公十四年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仲曰夷吾之為

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

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則死之非

此二者則夷吾生焉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鮑叔以然則吾將奈何仲曰子

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傳小白及僖公

卒諸兒以畏得為君政令無常管鮑相謂曰

君亂甚矣必失國諸公子之可輔者非糾則

小白也吾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可

宋門亦城門生
百餘邑大宮都
盧門亦城門

以集事

宋人能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其集門入及大

達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楹歸為盧門之楹

甲恒王二十有五年齊侯公諸里也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卷二 桓公十五年

五月鄭伯突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專諸刻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大孰烈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且也遂告祭仲以雍氏舍

其室而將專子于郊或欲以出祭仲殺雍糾

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以謀及婦人宜其死

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會于艾謀定許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初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曼伯守之九

月厲公因櫟人殺曼伯而遂居櫟

冬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乙丑年十有六年鄭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

伐鄭

會于曹謀伐鄭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

之禮也

王世貞左遠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郭門

門焉昭公懼使子人孫子借使以惟是魯

君之首禍難以前部之怨也宋君之左右

出子也則惟雍氏宗之變不虜君之體然

厚臨之也故諸衛侯以忽何故入對四塞

君之為太子也實是君之嫡以請于天子

齊人侵魯疆

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之

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

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弟蔡侯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卷二 桓公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陸彛考定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自

官于朝禮也

丁未王十有八年蔡季侯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將與姜氏如齊中結以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責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濰遂及

姜如齊

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求修舊好禮成而

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

殺彭生

附周公黑肩謀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遂與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初克有寵于桓王

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

卷一 桓公十八年

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

鳥獸後序王震編撰

莊公

公名同桓公長子母文姜夫人齊

戊申王元年

鄭子儀元年

春王正月

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為外禮也

冬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邢

邢部吾

已莊王二年

陳宣公作田元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報又曰報邑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書姦也

乙酉宋公馮卒

子開公

庚申王三年

宋閔公北元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納衛惠公也

王震左衍齊人魯人奉衛朔以討于衛曰寡君問二三子何故出若有君不君邢有

常刑公子職對曰敝邑非敢出君也為不

君討也昔我先太子伋之立也先君實嘉

命之出子以嬖暱之故肆為讒慝構譽于

我先君及其同生而矯誣以間茲位敝邑

其謂君何以何以辱社稷二三臣不狎不

若大懼宗祫之隙而度卜于康考之廟以

奉太子之母弟而建置之康幾曰茲不愆

厥位而可以貶衛宗乎不虞二君之過督

之也齊高孫曰出子之立也列于諸侯矣

誰敢奸之公子微曰昔敝邑用子之難
公主之魯先公及陳人蔡人定之我先大
夫暗以為討而請臨于陳陳不我逆也四
國不我非也大國若繼四國之績而連輔
義嗣以安定敝邑之社稷以鎮撫其民人
行李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不利若曰
置不仁以滑其中以存為敝邑不靖慈于
諸侯則非敝邑所敢知也齊師乃還師亦
還

莊公三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緩也崩六年而葬

秋紀季以酈入于齊紀季弟也齊將滅紀以酈邑入齊為酈庸

紀於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辛巳年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及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燕轍古史）紀侯之先有寵于夷王者諸齊哀公惠焉襄公九世也襄公將復讎下

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王聞

莊公四年

之使子突請于齊曰叔舅之有事于紀也

為寡公計也余一人聞之敵惠敵怨不在

後嗣當其時弗治也後之人或者免于戾

乎日者許新臣之人也叔舅為父之後以

定之則是叔舅之能恤小也衛朔之出也

叔舅為黃之盟以謀之紀人與焉則是叔

舅之能指怨也不腆先王之適若而人叔

舅實重振擇之以備內官則是叔舅之不

忘王室也叔舅若惠顧王室其宗親焉

<p>卷三</p> <p>莊公四年</p> <p>五</p>		<p>之舊盟以夷紀于新臣衛初之列惟是紀</p> <p>獻王馨及先桓后之擊繼收以為叔舅藉</p> <p>夫先桓后之不忘紀也叔舅所知也其登</p> <p>遐也實注宗國而重屬焉余一人弗敢忘</p> <p>也且邢部部之遣也夷于諸姑渠丘矣李</p> <p>之入也蓋于棠棠矣先來公之憤庶其少</p> <p>紓乎叔舅維九世之裔祖余一人不敢忘</p> <p>先桓后敢以顧命請齊人不聽紀侯大去</p> <p>其國</p>													
<p>秋七月</p>		<p>冬公及齊人狩于糒</p>		<p>春王正月</p>		<p>夏夫人姜氏如齊師</p>		<p>秋卯犁來朝</p>		<p>冬公會齊人</p>		<p>納惠公也</p>		<p>六年</p>	

卷三		莊公七年		六		王正月王人子突收衛		衛秋公至自伐衛		惠公入放公子黔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來歸衛寶大姜請之也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齊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王世貞左道恒星不見夜明也巫李陽曰		日沒西也沒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述		曰是中國之微也而在下夫獲下象也		明日之餘也其復殷之後乎代於時為		更二甲子乃陽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日		不沒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莊王十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宣蔡人甲午治

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

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

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謫德德乃降

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

莊公八年

公

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見

齊襄公使迎桓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伐弗許故謀作亂傷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

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紂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焉

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遂田于貝丘見

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王敢見射

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車喪屨反誅屨於徒人

費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戕

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之伏公而出

闕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

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

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

忽奉公子糾來奔

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

莊公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考增初無知虐於雍廩春雍廩殺無知告諸大

夫曰無知弑君自立臣謹行誅惟大夫更擇公

子之當立者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謀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史記初小白善大夫高偃無知死高偃陰召

小白于莒公亦發兵納子糾使管仲別將兵

遮莒道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因疾馳
先入高後立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地齊我師敗績九月齊

人取子糾殺之

附錄下地事也
二子皆魯大夫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我路傅乘而歸秦子

梁子以公旗辟避於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懼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

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

管子管仲至自魯桓公親迎之郊而與之坐

問焉曰昔我先君襄公湛樂飲酒田獵畢弋

不聽國政卑聖位士惟女是崇倡優侏儒在

前而賢士大夫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

長吾恐宗廟之不除社稷之不血食奈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民也參其國伍其

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

卷三

莊公九年

九

管仲治才多

秉柄如是而民情可得百姓可御公曰六東

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東也公

曰參國奈何對曰制國以約二上一鄉商工

之鄉六士農之鄉丁九公帥十一鄉高子帥

五鄉國子帥五鄉九鄙奈何對曰制五家為

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

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屬屬有帥五

屬一大夫武政聽民政聽鄉各保而聽母

有滯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對曰士農

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

則其言訖其事亂先故聖王處士必於閒

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

市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子

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

弟令夫農群聚而州處審四時權節備械器

比末耜穀友乃時雨既至脫衣就工別苗秀

列䟽邀首戴笠蒲身服袷袷袷沾體塗足

旦暮從事于田野是故樸野而不慝其秀才

卷三

莊公九年

十

言四民不
雜處也

九

及小千米相

及小千米相

之能為士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令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辨工苦權節其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審國變察四時監鄉貴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賈賤而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于國士農工商各旦昔從事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為

卷三

莊公九年

十一

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公曰吾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筴與鐵官之數其餘輕重非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欲速得志於天下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奈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請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鄉有行伍卒

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公曰善於是管子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進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五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

卷三

莊公九年

十二

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居處相樂行作相和是故夜戰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殲敵足以相死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君有此教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定周室莫之能圍也於是桓公大悅齋戒二日立以為相○正月

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有居處好學
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以告
賢其罪五有拳勇肢肱之力秀出於衆者以
告蔽才其罪五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令者以告下比其罪五
於是鄉長退而脩德進賢公親見之使役之
官高國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
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
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

卷三

莊公九年

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
三黜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人
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
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
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
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
於公懼其寡功者而適之曰列地分民者一
何故獨寡功教不善政事不治一再則宥三
則不赦

冬涉洙

丁莊王十年齊桓公二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有王者勿食

上思利民忠也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
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
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
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

卷三

莊公十年

十四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
鼓之劌曰未可齊師三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
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
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
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之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及曰是此
以之謂其居

丘之後禮
為其左氏以
為其左氏以

自定江漢之國
甘肅于楚

夏六月齊師桓宋師桓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旁門竊出蒙鼻

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公負父

甫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

曰末之卜也縣責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

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

卷三
莊公十年
十五

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哀

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

楚文王曰伐我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文王從之

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

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

同盟故也

春秋十有一年齊桓公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

之敗諸郕

秋宋大水

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卷三
莊公十一年
十六

厚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內稱孤禮也

言懼而名禮其庶幾乎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

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冬王姬歸于齊

己丑王十有二年齊桓公四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紀季以鄒人

夏四月

補傳天王崩太子胡齊立

經 122-387

援不如與之於是盡歸魯侵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管子初桓公請修兵管仲不可曰百姓病與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居無何公將繕兵以伐宋仲諫不聽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居無何又將修兵以伐魯仲諫又不聽魯人興師而御于長勺而

卷三

莊公十三年

十九

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以臨魯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居不乾于德而競于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少矣公不聽再伐魯魯不收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閔請去兵而盟比于閔內以從于齊仲又諫曰君弗聽也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公又弗聽卒受曹劌之劫而割地于魯以汶為境於是公謂管仲曰是寡人之過也請舉國以聽弗敢間退而脩于政不脩于兵號

才即說叔

卷三

莊公十三年

二十

管仲曰仲父國事皆取決焉桓公問于管仲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不幸而好色得無害于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伯也公曰何如而害伯伯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以小人參之害伯公曰善於是與論百官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宥有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欲富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則夷吾在焉公曰善於是各分之職信仲益深

淮南子初甯戚欲干桓公窮無以達將任車

以商于齊幕宿于郭門齊桓公郊迎客辟任
車審威餒牛車下望之而悲擊牛角而疾商
歌歌曰南山仰白雲欄生不盡與齊輝短
布單衣適至軒從尊飯上薄食卡長夜嘆
漫何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說以為天下公太說將任
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去齊不遠君不
若使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然後用之公曰
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忘其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士也凡聽必有
驗一聽而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
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
平僖王
五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公六年
桓公九年
春齊人桓陳人宣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桓公請師于周
王使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附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
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
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

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決其罪矣
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書吾願與
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表言入又不念寡
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
祏乃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
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若者庸非貳乎莊
公之子猶有入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初
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
公入公聞之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
所忌其氣讎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讎焉
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十六年厲公治與
于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開州強鉏公父定
叔出奔衛皆祭仲之黨也三年而復定叔曰不
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
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宋濂燕書厲公入將盡劉諸公族懸

國門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曰是何亡國之徵也亟令左右扶以見公

曰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

劬乎聲色俱厲俞彌驚曰何謂也公語之

故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公解頰

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

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

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悅

前俞彌問曰文王初伐大戎次伐密須次

伐者邦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邠

之其威大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何耶俞

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于周

宗故其子孫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

欲任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艱然見乎色曰

大夫言固善如儀離之黨何俞彌曰鄭之

公族盡二人當耶君奈何鐵之臣所居之

南有陽都之山甚深群熊羆焉熊性惡火

不

莊公十四年

不

莊公十四年

論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

卷三

不

莊公十四年

二四

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熊懷

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

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

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

侯乎

烈女傳楚之滅息也虜其君使守門楚子出

遊息媯出見之曰人生要一死耳何至自苦

妾無須臾忘君也生離於地上豈知死歸於

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子賢息嬀以諸侯禮合葬之

冬單伯會齊侯桓宋公桓衛侯惠鄭伯厲于鄆

不服也

卷三

莊公十五年

又二十四

春秋左翼卷之三下

莊公二

壬信王三年十有五年齊桓公七年

春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鄆

齊始霸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鄭人侵宋

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間之而侵宋

卷三

莊公十五年

三

列國史補鄭叛齊故也

冬十月

癸信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公八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桓伐鄭

諸侯伐鄭宋故也

秋荆伐鄭

鄭厲公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衛侯伯
伯厲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邾子克卒即邾侯父也子魯立

附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千畝有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

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

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文侯仇卒昭

侯即位始封成師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其差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封十年而晉潘

父綏昭侯納成師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絃孝侯翼人立其弟郇以

子侯來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伯子

拒曲沃○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幽人邢人伐

翼王桓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

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

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翼侯郇于隨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三年哀侯侵陘

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遂翼侯于汾

隰驂絰而止夜獲之及欒成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成曰苟無死吾

以子見天子今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存則致死焉報生以

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

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

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闢而死晉

人立小子侯

七年冬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春城翼

七年冬曲沃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春城翼

○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史記莊公十五年曲沃武公伐緡弑晉侯緡

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十六年冬王使虢公

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

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

甲傷王五十有七年齊桓公九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夏齊人殲于遂

卷三 莊公十七年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補傳天王崩太子閔即位

補傳晉侯稱卒了獻公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公說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來假不知大乃

秋有戴音或三足蟲也形如蟹水

冬十月

西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附楚武王克權使闕緡尹之以叛而殺之遷

權于那處閭故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已代

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于

卷三 莊公十九年

楚閭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

因之以伐楚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遂鬻

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蹇陵還及秋有疾夏六月

庚申卒鬻奉葬諸父室不自殺也而葬于經

初鬻奉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

之鬻奉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

人以為大聞謂之太伯使其後學之君子曰鬻

奉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

於善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宣伐我西鄙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桓伐我

卷三 莊公二十年

成惠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齊桓公十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附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

之師惠王立取為國之國為國人取惠伯之宮

奪子禽祝跪與庶父而收膳夫石述之秩故

五大夫及石述作亂因蒞氏十九年秋奉子頹

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蒞氏奉子頹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王冬入王城立子頹二十一年春鄭厲

齊桓公之

公和王室不克遂執燕伯仲父而以王歸王處

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

而還冬王于頹享五大夫樂及備舞鄭伯聞

之見說公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

况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必及之盍納王乎說公曰寡人之願也春齊

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奉王自閭門入說叔

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

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

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秋王巡

說公為王宮于非王與之酒泉鄭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擊鑑子之說公曰王之子之

辭鄭人由是始惡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已惠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齊桓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肆大告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宣公欲立雙師子殺其公子御寇欽故殺其公子

五濬考定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

齊侯使為卿辭曰驛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

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

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

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使為工政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

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

卷三

莊公二十三年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賢

之使食采於田為田氏初懿氏卜妻完其妻占

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

育于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陳厲公暴出也故蔡人殺五父他而立之生

完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厲公者使筮之遇

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此其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上也巽

五字衍

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上上出也

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上上故曰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

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風行而著於上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

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

大陳棄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陳無

宇始大於齊世孫其後亡也楚滅陳陳恒得

政完

卷三

莊公二十三年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後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庚寅王成二十有三年齊桓公十五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

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

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

有列之禮

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與。王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

荆人來聘

史記：楚熊惲弑其君者，放而自立，是為成王。

成王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

天子。天子錫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

中國。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秋，冊桓宮楹。

卷三 莊公二十三年 三四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子範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于危。

齊桓公十六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秋，冊桓宮楹，刻其楹，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使宗婦覲，用幣。師孫曰：「男賁，大者王幣，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賁，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賁，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戎伐曹，赤歸于曹。

郭公。郭公，當作郭亡。

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齊桓公十七年 春，陳侯宣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齊公也，子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

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伯姬歸于杞莊公女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之聘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齊桓公十八年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考增報濟西之怨也

曹殺其大夫

卷三 莊公二十五年

三六

五傳金為一傳

附晉士為為大司空初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

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

其事士為與群公子謀諸富子而去之未幾又

使殺游氏之二子告獻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

必無患二十五年止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

族乃城聚而庚之冬獻公圍聚盡殺群公子於

是以士為為大司空士為城終以深其宮晉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公十九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

卿非君命不越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鄭伯文同盟于

幽

陳鄭服也

呂氏春秋時齊桓公施德于諸侯諸侯親附

卷三 莊公二十五年

三七

桓公勞群臣相與飲酒酣鮑叔起為壽曰使

公毋忘出奔管仲毋忘請因齊威毋忘飯牛

而居于車下公再拜曰寡人與大夫皆能毋

忘此齊國社稷之幸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

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昔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乙惠王十一年二十有八年齊桓公二十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賜之命為侯伯

往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止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卷三

莊公二十八年

三八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子貜諱子貜為文公

種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

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王其使容居以舍有

司曰諸侯之來辟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

于難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

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

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秋荊

伐鄭文

公會齊人宋人桓救鄭

徐君為天子使
命使侯王
人往來其地
為諸侯為人君
來其地或大則
札于千歲大也

葬月也

兵入鄭門及通
市夫而鄭不
微且奴楚言示
則鄭也鄭門即
市將

卷三

莊公二十八年

三九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館其宮側而振萬焉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

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

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志禦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問諸侯敝

鄭遂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者曰楚暮有為乃

止子元歸自鄭而虞王宮闔蕪入諫則執而楷

之○三十年申公闔班殺子元令尹子文為令

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若敖娶于郢生

關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郢潘于郢子之女

生子文焉郢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郢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實為令尹子

文楚人謂乳殺謂虎於焉故命之曰關

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國語子文之為令尹縮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入朝日昃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筐以羞子文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人曰人
 皆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託民
 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君子以為忠
 家語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
 司法也吾族陷於法而廷理因緣吾心而釋
 之是吾不公於民也執國之政而不以公聞
 吾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
 履而造子文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逮
 夫子乃紂廷理

冬築郿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
 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
 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
 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
 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

備卿辰請如齊遂以幣圭王穀如齊告糴曰
 天災流行戾於敝邑民羸饑卒大懼殄周公
 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
 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未饗而賴之齊人
 歸其玉而予之糴

丙寅工十
 春新延庖
 二十有九年
 齊桓公二十一年
 和文公遂徐元年

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夏鄭人侵許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

為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上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齊桓公九年見
 齊桓公九年見
 齊桓公九年見

丁惠王 三十三年 齊桓公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桓公會齊

秋七月齊人降鞌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川牲于社

冬公會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過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史記齊桓公北伐山戎刺弗令支斬孤竹而

卷三 莊公二十一年

南歸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

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

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令燕君復修乃公之

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莫不賓服

戊惠王 三十有一年 齊桓公二十三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以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己惠王 三十有二年 齊桓公二十四年

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

夏宋公桓齊侯桓遇于梁丘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會

卷三 莊公三十二年

夏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子慶父如齊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事

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講於梁氏女公子

觀之國人榮 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擊有力焉能投蓋于

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

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

不氏皆

傳子曰生弟白

及父叔才季友
言莊公母弟即
三桓也

國在慶平襄
國在

使以君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腕之曰
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
遠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傳莊公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國
政曰寡人即不起將焉致國乎季子曰般也
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
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
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
子和藥而飲之飲之無係氏至王堤而死

卷三

莊公三十二年

四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榮賊子般于黨氏季
友奔陳立閔公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
齊人立之

秋伐邢

邢周公
之後

韓非子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
曰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
之德君不如脫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四

烏程後學王震編

閔公

名啓方莊公之子九歲即
位即位二年為慶父所弑

庚惠王十

元年齊桓公二十六年
曹昭公五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
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
從簡書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卷四

閔公元年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

盟于落姑 李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
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初季子之

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
曰友在公之右問於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

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
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將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曰
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
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
曰不可猶東周澹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
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
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
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王震左行仲孫退以告高子高子曰仁矣

卷四

閏公九年

哉仲孫之寧魯也微仲氏禽父之鬼不其
餒而告管仲管仲曰惜矣為德不卒魯難
未已蓋以去慶父已之不去慶父曰待之
待之非仁也夷吾聞之伯王若有禮者親
之亂者定之重固者因之貳者屬之惡乎
覆惡乎問問與覆傾危之術也非伯王之
器也

附晉獻公作二軍公作上軍太子中生將下軍
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

新始祖

人之名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美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太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辛惠王十二年齊桓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

子慶父出奔莒

卷四

閏公二年

三

初公傳奪卜齋驪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慶父
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季友以信公適邾慶父奔
莒乃入立之初成風聞季友之歸乃事之而屬
信公焉故季友立之以昭求慶父于莒莒人歸
之及密使公子斯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
斯之聲也乃縊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
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王世貞左逸公子慶父縊之曰共仲立
孟孫氏而弗以弒告也齊仲孫湫聞之曰

異哉季子之為政也。刑莫修于獄。而	醜于奸。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以通	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冠。誰將辟焉。慶父	而後。誰無後者。且莊公之二子庸卒乎。周	之元公。其制辟曰。絕管蔡。蒸明有差也。孟	叔同立。叔實耻之。作法于涼。其季子乎。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孫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魯人賴焉。	卷四 閏公二年 四	十有二月秋。入衛。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	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公與石祁子瑛	與甯速矢使守。曰。以此警國。利而為之。與夫	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冬十有二月。及狄人戰于	葵澤。衛師敗績。懿公死。衛侯不去其旗。是以	甚敗。狄人曰。少華龍滑與禮。以遂衛人。二人	曰。我太子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	之。至則告守者。以不可待也。故與國人出狄入
------------------	------------------	---------------------	---------------------	----------------------	---------------------	---------	-------------------	----------	-----------	-----------	---------------------	-----------------------	-----------------------	------------------------	-----------------------	-----------------------	------------------------	-----------------------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公子頑。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	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齊衛之遺民男女	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于曹。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士三千人。以戌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半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及重錦三十	兩。	史記衛自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也。百姓大臣	不服。常欲敗之。懿公之死。衛人思復立伋之	後。無子。戴公者。伋弟公子頑之子也。故立	之。戴公尋卒。宋桓公遣文公燬于齊。立之	說苑初許穆夫人之未笄也。齊與許俱求之	懿公與許夫人。因傅母言曰。古者諸侯之有	女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許小而	遠。齊大而近。方今強者為雄。如邊境有寇戎	之警。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
-----------------------	------------------------	----------------------	----------------------	-----------------------	-----------------------	------------------------	----------------------	----	--------------------	----------------------	----------------------	---------------------	--------------------	---------------------	----------------------	----------------------	----------------------

大布粗布大帛
縹緇儉朴也
方百事之恒也

乎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
難孰可以慮杜稷公不聽及懿公之敗也許
不能救夫人傷之為賦載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
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卷四

閔公二年

六

因
燕和元

春秋左翼卷之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廢也母
成風夫人靜姜在位二十三年

壬惠王十

成八年元年齊桓公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齊師

宋師桓曹伯次于蕭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公之弑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

卷五

僖公元年

二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楚人

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鄭伯

曹伯邾人于榿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瑯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哀姜之奔邾也邾人成虛
丘以通魯至是歸公要而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挈

春秋合傳慶父之奔莒也莒人逐之及其死

也。昔子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使其弟紀帥來求賂。季友謂曄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遂以殺之。書曰：獲普，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友汝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癸惠王十二年 齊桓公二十八年 亥九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齊桓公之謀也。僖之元

卷五

僖公元年

二

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夏五月辛巳，葬吾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城下陽。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伐晉。○冬，虢人又伐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

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

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讓事樂和，

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饒。○

三十年，樊仲皮叛王，王命虢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閏之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內，亦

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至

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

外府也。公曰：官之奇存焉。對曰：官之奇之為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昔者冀為不道，入

自顛軫，伐郕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親

卷五

僖公二年

三

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

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官之奇諫

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先傳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

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厥

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盟于貫，服江黃也。

十七年

冬十月不雨

先傳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楚人侵鄭

楚鬬章伐鄭囚鄭卺端伯

甲惠王二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舒楚附庸取之為齊桓通伐楚之德也

六月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卷五

僖公三年

四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

泣盟

謀伐楚也

楚人伐鄭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乙惠王二十四年齊桓公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鄭

伯文許男穆曹伯昭侵蔡蔡潰遂伐楚成次于

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二因遠甚難為加之服者尚不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萬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

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洩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

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

陵北至于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卷五

僖公四年

五

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使屈完如師

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

觀之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

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

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

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聞。

管子初楚王謂詳臣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齊侯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賞焉。於是楚國之士爭抱重幣以事齊侯。乃謂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八亦善之。請得交楚，可乎？對曰：不可。臣聞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也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

卷五

僖公四年

六

西水深城，地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疆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故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請與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約與王遇，遇而以宋鄭為請。幸而得請，則是我以文令也，不可將遂以武令焉。公曰：善。與師而南。楚人不許，乃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曰：自此而北，至于河，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隲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

久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陳轅濤塗謂鄭大夫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屢屢其可也。桓公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卷五

僖公四年

七

許男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飲。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成乃歸轅濤塗。

錢鎮經正：轅濤塗之執也。陳人使私于管仲曰：大國憐怨以及敝邑，敝邑既知亡矣。

抑執事之東畧也，以安諸夏也。濤塗厲敝邑之病而遷其身以折旦，處之安乃更以。

為罪乎。則申侯賣友而取榮名。細人也。君胡聽焉。大國綏靖。東夏懷柔。諸侯諸侯之望。大國如望慈父母焉。何獨遺諸敝邑。仲悅乃歸。濟塗。

丙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公三十一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公要齊姜

考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孫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卷五 僖公五年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我而我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禁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以姐己女焉。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氏以褒姒女焉。而亡周。今晉寡德而安俘女。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莊公二十八年。驪姬欲立奚齊。與其娣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

與二公子而可間也。因賂外嬖。五及東關嬖

五。使言於公曰。由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

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夷吾主蒲。與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公悅。使申生居曲沃。重

耳居蒲。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奚齊卓子在

絳。○夏。使士蒍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實薪

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對曰。臣聞之

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雖必保焉。寇讎

卷五 僖公五年

之係。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

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

馬。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尅茸。一國三公。吾誰適

從。○閏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

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蒍

嘆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

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

不亦可乎。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

祚太子其無晉乎太子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吾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驪姬甚實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乃以國故而行疆於君君其若之何蓋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

卷五

信公五年

十

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弗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姬曰君盍死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親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

卷五

信公五年

十一

故能兼翼公曰爾弗憂吾將圖之○二年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杜緹之案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藏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冬十二月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不獲而虐命可知也如此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章事不忠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諫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廢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

出五

大夫襄公五年

莊公五年

卷五

信公五年

十二

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遂敗狄于稷桑反讒言彌興狐突杜門不出○僖公四年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其傳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喚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為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異不整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子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東君以殺太子吾不然而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

卷五

卷五

信公五年

十三

平鄭曰惜也不如口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公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弑矢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反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姬既與中大夫成謀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血太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傳杜原款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去則章父之惡而笑諸侯我誰鄉而入使猛足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其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我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又謂里克曰以重耳為寄矣再拜稽首乃縊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晉侯使

公子孫遂故不
許公族大人

以殺太子申生之故米告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踰
垣而走披斬其扶遂出奔狄六年使晉華伐屈
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曰盍從吾兄卻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卑焉乃
之梁於是晉詎無高群公子盡逐之而立奚齊
始為令國無公族焉○初獻公私謂姬曰吾欲
廢太子以夷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廢廢

嫡立庶也

陽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之竟殺太

十四

子
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平
公孫茲如平娶焉

公及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鄭伯文許男
僖曹伯昭會王世子于首止秋七月諸侯盟于首

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太子鄭謀弑州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

王將廢太子
鄭伯謀弑

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
命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
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
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令尹子文帥師滅弦於是江黃道榑方睦于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

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

信公五年

十五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秦伯不從是以不嗣虢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
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

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秦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三不必易物以
祭惟有益則為
有物

火特振振
火為威而取
祭六祭傳記
星橋大正中華
李成功

卷五

信公五年

一六

乎親以寵信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
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
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馨物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
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
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
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鷄也
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中
公是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虢公及其大夫
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初莊公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號土也惠王
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

三若甲乙日
王先解之解
內史過之命

卷五

信公五年

一七

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得神以興亦或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
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
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虢而
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隰享
焉神賜之土史隰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八年而
虢亡
賈誼新書虢公之出奔也道渴欲飲其御進
清酒饑欲食進脯梁糗虢公喜曰何給也
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
而道饑渴也公曰知寡人亡耶知之何以不
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
亡公怫然怒其御謝曰臣言過為問公又曰
吾之亡者誠何也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
亡者以大賢也公曰賢人所以存也乃亡何
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

亡公喜極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
徒行山中饑倦枕御者而卧御者易以塊而
去公餓死

史記附晉獻公城虞虜虞君及其大夫百里
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
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人不許使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
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時奚年七十餘穆
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之授之國政號曰

卷五

信公五年

五殺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
賢而世莫知臣常將困于齊而乞食餓人
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
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
牛于之類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
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
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厚幣迎蹇叔于宋
以為上大夫

丁惠王二十六年
紀成公元年

春秋左翼卷之五

夏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
衛侯
文曹伯
昭代鄭

文圖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也

楚人成圖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公將

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僖公而縛衛璧大

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

卷五

信公六年

十九

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赦之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公至自伐鄭

春秋左翼卷之五

春秋左翼卷之六

僖公二

戊惠王二十七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辰十四年

春齊人伐鄭傳在殺中侯段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齊人復伐鄭孔叔言於鄭文公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兢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

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

卷六 僖公七年

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於齊初陳轅濇

怨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黃

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

諸侯而城之黃遂請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

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初申侯申出也有寵

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

汝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

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

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令

尹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

可改也已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桓陳世子欬鄭世子華盟

于甯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修禮於諸

侯諸侯官受方物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

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

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段君亦無

卷六 僖公七年

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

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累從之不亦可乎

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

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齊地名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
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屠
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
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乞盟後九年殺子華○
又七年子華弟公子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
而惡之使盜誘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
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卷六 僖公七年

已惠王二年齊桓公三十四年
十五年齊桓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桓衛侯文許男
曹伯共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往年冬閏月惠王崩太子鄭惡大叔帶之難懼
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秋伐晉

往歲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執射為右以敗狄

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

懼之而已無速眾狄執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弗聽夏秋伐晉報采桑之怨也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
于廟不赴于同盟不柁于姑則弗致也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王人來告喪難故是以緩
應襄王九年齊桓公三十五年
午元年九年齊桓公三十五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茲父嗣

卷六 僖公九年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
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
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公即位以子魚
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
左師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
許男曹伯共于葵丘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襄王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

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越於下以遺天子蓋下拜登門○宋襄公在喪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桓公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

卷六

傳公九年

五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物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

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

齊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室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

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

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

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將欲復言而愛身

乎雖無益也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

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

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

辛棄王十年齊桓公三十二年

未二年宋襄公茲父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蘧子無佗也蘧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

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今春從趙也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
今不及魯故不書

國語里克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
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安民在擾子盍入乎
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
固本終必稿落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
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不可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
亡人重耳父存不得供備洒掃之後死又不

卷六

僖公十年

七

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
在親衆而善隣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隣
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卻
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
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卻芮芮曰子勉
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
非危何安子盍盡國以賂外內既入而後圖
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告
諸大夫曰晉國無主民各有心久則必諸侯

之謀徑召君於外也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辭
諾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
謾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隔
悻播越托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
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
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
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埔遷裔賈而
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
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穆公許諾○

卷六

僖公十年

八

秦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繫
弔公子之憂久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
於斯失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衰服之中
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公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
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繫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卻芮曰秦人勤我矣卻芮曰孺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吾以微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笑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平鄭與我笑吾命之以負墓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

卷六
僖公十年

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陽公楊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繫以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公從之

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公子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刻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王命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卷六
僖公十年

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路故不及

先傳晉侯改葬其太子扶蘇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紀子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伐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君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

有平者而見我馬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平襄王十有一年 齊桓公三十七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卻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獲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

卷六

信公十一年

十一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卻舉及七與大

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以堅雖欲繫虎特宮山

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

背大主而忘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

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春晉侯使以平鄭之

亂來告

附三月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

王隋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

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春何以長世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冬楚伐黃

癸襄王十四年十有二年 齊桓公三十八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卷六

信公十一年

十二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

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宗諸侯秦公不聽及楚伐二滅黃公不能救

君子閔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甲襄王十五年十有三年 齊桓公三十九年

春秋侵衛

往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邪懼狄難也至是狄

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桓宋公陳侯穆衛侯文許男僖曹伯

共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初大叔帶有寵于惠
后將立之襄王之立也叔帶怒叛王即戎十一
年夏楊距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叔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

卷六

僖公十三年

十三

戎于王十二年秋王以戎難故討叔帶叔帶奔
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晉至是會于鹹以謀之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王復以戎難告齊齊
復徵諸侯而戍周

管夷吾之平戎于王也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夷
吾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
節春秋來采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男
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齊不忘往踐乃職無

玉篇公為一傳

楊距泉臯二邑

國子上海高子
中臣者仲下

逆朕命夷吾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懷德君子神所

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
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
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嬖媚孔云吾兄弟
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
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卷六

僖公十三年

十四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王十有四年齊桓公四十年

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關也

王震左征緣陵之後有謂齊侯專封者管
仲曰不然夫建國之謂封置百官立社稷
之謂封未識板築之為封也且專封奚如
專伐夫伐崇伐密文王亦專之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

于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地也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狄侵鄭

冬蔡侯貍卒

子莊公甲午葬

丙襄王七年十有五年

齊桓公四十二年蔡莊公甲午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卷一

僖公十五年

十五

楚人成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

盟且救徐也孟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以救徐也○明年夏齊師復伐厲不克救徐而

還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卷六

僖公十五年

十六

徐恃救故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與之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謂百里奚與之

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憐道也行

道有福平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

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

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

夏曆晉公正
如周使事觀之

上漢口新

星平皆中大夫

良內卦極外卦

二勿出同語

卷六

信公十五年

十七

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
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不如弗與慶鄭曰棄信背隣違執恤之無信
患作失援必斃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晉侯
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
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
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不
與晉饒秦輸之粟秦饒晉開之糴故秦伯伐晉
使卜徒父筮之吉曰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雄狐
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
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
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冠深矣若之何對
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君曰其能深之乎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曰弗使步楊柳我家僕徒為
右九月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
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饒

卷六

信公十五年

十八

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息
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仇况國乎遂使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令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
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刻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
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因上戍戰于韓原
晉戎馬還渾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
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
射為石轅近秦伯特止之鄭以故公誤之遂失
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史記韓之役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
驚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
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地岐下食善馬
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
反生得晉侯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
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
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不飲酒
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

齊魯而後晉
止示魯侯也

孫奕見申生之
妖器

皆願從從而見楊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朝
食馬之德於是虜晉君歸

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公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
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嬀駟
與女簡璧登臺而顧新馬使以免服衰絰逆且
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非以玉帛相見而以

卷六

僖公十五年

十九

與我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
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且晉人
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可圖晉憂重其怒也
我食我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應焉公孫枝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
君祗以成惡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歸告呂
甥且召之呂甥教之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

丁酉為
也楊公四
之說以當

州長各歸兵

告之曰孤雖歸辟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

晉於是乎作奏田呂甥乃曰君亡之不恤而
臣是憂患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呂
甥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
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
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十月晉呂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
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
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

卷六

僖公十五年

二十

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
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則莫威焉服者懷德貳
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
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
晉侯饋七牢焉
十一月秦人歸晉侯晉侯折謂慶鄭曰盍行乎

執事是始始
秦歸

按史記管仲死
於之卒在此年

卷六

信公十五年

二

對曰。隨君於敗。而不死。人使失刑。非人臣也。
臣而不臣。行將焉入。丁且。晉侯歸殺。慶鄭而後。
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飢之。粟曰。吾恐其君而。
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
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
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
之。是為懷嬴。

管子附齊管夷吾。廢虢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疾甚矣。不幸而不起。彼政將安移之。管仲。

未對。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

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

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

門。不忘其家事。居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

齊國之幣。握路室五十室。其人不知也。仁矣。

哉。其朋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為是。

知事之知

卷六

信公十五年

二

吾舌也。其身死。古焉得生哉。公曰。易牙如何。
對曰。微君之命。臣且謁之。臣願君之遠易牙。
堅貂開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
何疑耶。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且其。
子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堅貂自宮。以近寡。
人。猶尚疑耶。公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且其身之忍。又何有於君。公曰。衛公子開方。
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寡人。十五年不歸。
見其父母。奈何。焦之仲曰。信親以適君。非人。
情。難親。是所願得於君者。將欲過其千乘也。
君必去之。仲卒。桓公不用其言。近倖三子。三。
子專權。是歲。隰朋亦卒。

春秋左翼卷之七

僖公三

丁未王十有六年齊桓公四十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風也周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

卷七

僖公十六年

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子叔孫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文鄭

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

謀鄭且東略也於是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戊寅王十有七年齊桓公四十四年

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

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

卷七

僖公十七年

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蕪生昭

公濬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

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

長衛姬因寺人貂以荐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

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

公薨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

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史記桓公尸在牀凡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及無虧立乃棺赴

春秋左傳卷七

莊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盟曰無以鎡兵故以鎡三鐘

已未十有八年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又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

績○狄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齊孝公也三月齊人殺

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

宋人戰夏五月宋收齊師于廩立孝公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狄伐衛圍苑衛侯使以國讓其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於訾婁狄師還

王震左衛邢狄伐衛衛侯使奔速於邢

侯曰寡君聞之諸夏兄弟也戊戌射狼也

昔者狄為不道侵軼諸夏君與寡君幾不

國焉不度君之即射狼而棄此弟也昔齊

桓公之命曰無侵小無怙亂無非族以

恐戎心君一役而三好之何故國子對曰

吾以為齊桓不足存也是在之後夷僕之

師桓德均也而今伐其喪而恭戮其孤奚

命之為齊子引曰昔以志桓德也桓志昭

也且有宋在國子曰昔安得與宋比也宋

後桓也君德桓也桓之會言止也盟王世

子而定之君與宋君實敵時先焉無虧義

嗣也君若不非桓乎收復其治以請止無

虧可不必亡一諸侯其不可也不必亡一

公子昔戴公去國而廢于曹微無虧三百

乘之成衛可以為衛乎惡乎至今日哉何

以不得良死夫宋公恃建大義以服諸侯

而以惜濟之君不可以義收之乎齊子不

能對柳下季問之曰邢其亡乎棄德微詞

從惡傷好挑釁賈怨犯是六者何以能國

其及國子國子乃之

與襄王十有九年宋襄公十九年

辰一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圖霸也

夏六月宋公襄曹人共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泗水之次有妖
宋襄公常殺人
社祠之

齊桓公欲因亂
取魯又緩救邾
衛故曰薄德

卷七

僖公十九年

五

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王震左行宋公將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鄆

人克懼其臣侯成子謂鄆子曰宋公親仁

而志在諸侯此可為理說也臣請往見之

因偽為齊雍巫者以見宋公曰臣齊之嬖

諫也昔我先桓公之霸也臣實以夕從事

焉請以敝邑之屬諸侯者為君獻宋公曰

子先公之屬諸侯也孤所喜也雖然欲言

子之私侯成子曰親有禮聞攜貳伯王之

器也宋公曰善曹邾有禮宋人善之鄆子

之來也緩其心或故將討之侯成子曰不

可鄆子之緩來也以君卜也君德則睦否則

攜貳君今不以德懷而暴戾之是教之或

也夫鄆以君卜而諸侯亦以鄆卜君始合

諸侯而教之或或者難以伯乎且曹邾恭

命者也鄆子奔命而後者也魯衛陳蔡邢

許鄭徐聞命而觀望不及於會者也夫奔

命而戮之其不及於會者又將若之何屬

卷七

僖公十九年

六

者我先桓公之會君于淮也鄆故也淮夷

病鄆我桓公及君公諸侯以謀之親帥徒

而城之憂鄆如憂國鄆人藉焉諸侯懷焉

君有事諸夏而不恤其私而又重責之而

執之以為首誅非我先桓公所以屬諸侯

也宋公曰善玉命之邾故鄆子弗及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由壘而

降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報菟園之役也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速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

冬會陳人

卷七

蔡人莊楚人成鄭人文盟于齊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齊桓公之好也

梁亡

丘濬考定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往歲冬築新里而不能實也秦取之至是乃溝公官民罷而弗堪則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書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春新作南門

辛襄王二十二年
宋穆公二十一年
秦穆公二十一年

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夏郕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卷七

宋穆公二十一年

隨以漢東諸侯畔楚楚令尹子文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王襄王二十三年
宋襄公二十一年
秦穆公二十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襲齊人考楚人成盟于鹿上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龜上之盟以求諸侯於

楚楚人許之。司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尫。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肥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棄楚子，成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曹伯，共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卷七

僖公二十一年

九

公羊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司馬子魚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公曰：吾與之約矣，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於此。子魚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

冬公伐邾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邾人臧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禍也。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傳：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於是會于薄。

卷七

僖公二十一年

十

以釋之。宋公走之。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逆宋公歸。

君曷為不入？逆宋公歸。
春秋左傳：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取須句而反，其君焉禮也。

夏宋公棄衛侯，文許男，滕子，宣伐鄭。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討其即楚也。

秋

（附）初平王之東遷也，卒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
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刑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半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
敬之天唯顯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
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
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

卷七

信公二十二年

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肩縣諸魚門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成戰于泓宋

師敗績

楚子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楚
宋將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

按史記大司馬
即子魚

魚門

爲元老也

宜也宜轉力

使宋未整之陣

卷七

信公二十二年

十二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
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
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
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
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傷則如勿傷
愛其二毛則如服馬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儵可
也○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

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遁女器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迂實旅百加籩豆六
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鄭叔
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霸也

甲寅王十七
申五年二十有三年
宋襄公十四年
秦穆公二十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成公
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繁
城頓而還令尹子文以為功使代為令尹焉呂
臣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責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王世貞左逸呂臣退而嘆曰異哉夫子之
為楚也泓之後若王章以校勝宋而奪之

卷七

僖公二十三年

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
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諉楚以快子王若以
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
而欲他諉也併身為幸

附明年夏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
文公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
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
也文公從之享宋公有加

冬十有一月杞子成卒卒

乙未年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故鄭人伐
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文公怨惠王
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諸戚以

卷七

僖公二十三年

審屏周管蔡邲霍魯衛毛肅邲雍曹滕畢原鄭
邲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
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不韋不韋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四章曰兄弟於牆外禦
其侮兄弟雖有小忿不廢醴酒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其若何庸勳親視疆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魯從賦典頌川焉數之大者也棄
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

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蕞
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懼有外侮扞
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今周德既衰於
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奸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
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為周討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狄之伐鄭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又
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舍
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
弗聽立隗氏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將立之未
及而卒叔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
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令叔帶
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

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狄欲國人納之

頹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王師獲周
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叔帶
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
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敗告叔父滅
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
簡師父告于晉左鄆父告于秦鄭文公與孔將
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禮
也

晉侯夷吾卒

考增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六年聞晉侯疾謂
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節
以固子也從子而歸葉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言遂逃歸○往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
亡人期基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
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
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則之不濫君之明
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
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詩有之乃大明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
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考壇晉公子重耳之奔狄也從者舅犯趙衰顛
頤魏武子犇司空胥臣及狐毛賈佗介之推狄
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
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來而後嫁
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
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則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
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稽首受
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驢妾在其上
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患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矣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美與舅犯謀醉而遣
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公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日貳焉
乃饋盤飧置壁焉公子受飧反壁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
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二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國將禮焉况天
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
也其何以報君王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

未之死嫁

受其妻以

婦以子國被惡
名不數用各如
正乳

婦以子國被惡
名不數用各如
正乳

卷七

信公二十四年

十九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
周旋令尹成得臣請殺之王曰晉公子廣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使無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
其將由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怒
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送諸秦秦伯歸女五人
懷嬴與焉公子使奉作匪盜盟既而憚之嬴
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

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國之辱備嬪
媼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不敢以禮致
之歡之故也公子欲辭謂舅犯舅犯曰惟秦所
命將奪其國何有於妻謂趙衰衰曰志有之將
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
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今將婚媾以從秦
猶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
之他日秦伯饗公子舅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黍苗衰曰重耳之仰君也如

秦伯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廢此言澤之使成焉

卷七

信公二十四年

二十

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廢此言澤之使成焉
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秦伯曰是子將有之豈
在寡人公于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公子降拜秦
伯辭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
公子濟河令狐白衰桑泉皆降晉人懼懷公奔
高梁呂甥卻芮帥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
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舅犯及秦晉之大夫盟
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於高梁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六十
有二矣

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
從狄君以田于涓濱女為惠公求殺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
未也又將及姬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夏邑

僕之網紀晉國

小吏曰璧

小吏

反及常也

數句出語

石中存

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人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考增文公之賢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以沐頭須謂

卷七

僖公二十四年

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頭須曰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對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頭須矣君請赦頭須之以為右如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輕于須者乎公曰聞命矣明日出行國使為右晉國皆安

八人封

大夫婦妻曰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未歸叔隗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晉之乘初公反國及河令棄捐籩豆菹蕭類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勇犯僕曰籩豆所以食也菹蕭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黧黑胼胝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后之今至於國臣

僖公二十四年

二二

在所蔽之中矣乃以璧授公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介之推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懷惠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索。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卷七

僖公二十四年

三

春秋左翼卷之八

僖公四

丙辰王十
戊七年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秦穆公二十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伐邢。二禮從國子巡

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

國子。莫余敢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大宋蕩氏妻

宋殺其大夫

後傳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舅犯言於晉侯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筮之遇

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過公川亨于天子之

卦。於是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之幣
日隆
丁未也

鄭志也

孤臣
無後
甲子之禮

取叔帶于溫殺之戊午晉侯朝王上梁體之二
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
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晉於
是始啓南陽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
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
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
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卷八

信公十五年

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
凡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
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
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上下何
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勸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
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惜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改行叔父若
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

國語

卷八

信公十五年

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昔由是姬姓也尚時
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
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
知之文公遂不許請受地而還

晉之啓南陽也原與陽樊不服晉人圍陽樊倉
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吾不敢服

也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氏冬普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遷原伯貫于冀以趙衰為原大夫狐肸為溫大
夫文公問原守于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
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晉之乘晉文公出獵前驅白大蛇焉如堤阻
道文公曰寡人間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去

項子迫陳奔楚
成始之
即楚爲曰
陳隱藏也詳
居客析得其人

卷八

帝殺蛇

信公二十五年

四

秋楚人圍陳納項子于垣

秋秦晉伐鄆楚申公子儀息公子遯軍于析以

成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昏

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遯盟者商密

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

子儀子遯以歸楚令尹成得臣追秦師弗及遂

圍陳納項子于垣

葬衛文公

世

齊即齊惠

卷八

信公二十六年

五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討二盟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

禽齊師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

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

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成莒慶盟于洮

初衛文公將爲我平莒未及而卒冬衛人平莒

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p>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師乃還</p>	<p>衛人成伐齊討其伐我洮之盟故也</p>	<p>公子遂如楚乞師仲遂及臧文仲如楚乞師見成得臣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王也</p>	<p>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p>	<p>卷八 僖公二十六年</p>	<p>融熊楚祖楚之別封故世執楚子有疾不得封子夔</p>	<p>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闔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p>	<p>冬楚人伐宋圍緡</p>	<p>宋人叛楚即晉冬楚成得臣闔宜申帥師伐宋圍緡</p>	<p>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p>	<p>公以楚師取穀齊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p>
--	-----------------------	---	------------------	------------------	-----------------------------	---	----------------	-----------------------------	----------------------	--------------------------

<p>以為魯援楚申叔戌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p>	<p>戊辰王二十有七年 齊文公三年 秦穆公二十七年</p>	<p>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p>	<p>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葬齊孝公</p>	<p>史記衛公子開方殺世子而立公子漑是為昭公</p>	<p>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p>	<p>責無禮也</p>	<p>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成</p>	<p>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p>	<p>楚成王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于滕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成得臣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罪鞭</p>	<p>七人貫三人耳國若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p>	<p>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p>
------------------------------	-------------------------------	--------------------------------	-------------------------	----------------------------	------------------	-------------	-----------------------	----------------------	---	---	---

馬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爭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弗化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若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

卷八

僖公二十七年

軍卻縠佐之使舅犯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苟林父御戎魏犢為右

已襄王二十

年二十有八年

晉文公四年

秦穆公十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文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成公出居于襄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

公子買戍衛既而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

子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晉文公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文公患

之聽輿人之謀曰柙舍于墓師遷焉曹人覓懼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亮也而攻之遂入

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來軒者三百人也

卷八

僖公二十七年

且曰獻狀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

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

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悅執曹共公分曹

衛之田以界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六年申秋成

問襄公曰若為
獨右實之共及
太子宮中與得
臣宋人之共六
百人從之若數
得臣也

楚子救衛不克入居于中使中叔去穀使成得
臣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代之情偽盡知之
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
臣弗聽使闕叔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
執譏惠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得臣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
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
定人之禮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故而
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
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悅拘宛春于衛且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得臣怒從晉師晉
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舅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眾
欲止得臣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與楚師
原田之也如
無生金積其
新功公反敗
謂之備也

楚師口嘆其
強

七百乘五萬二
千五百人
晉侯將利勝
後神言滿子修
備也

父崔夭秦小子然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
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
是謀公疑焉舅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不
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患何欒枝曰
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患而忘大耻不如戰
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
以懼舅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乘之矣
得臣使闕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軼而
觀之得臣與焉日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欒
枝對曰晉侯登有莘之丘以觀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
于筆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得臣以若敖
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闕宜申將左
關勃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人心得臣子

而偽遁楚師馳之先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宜申楚左師潰楚師敗結得臣收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初得臣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塵弗致也大心與聞宜申使榮黃陳弗聽榮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重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又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申息子孫從軍死何以見其父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子對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舅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德生矣將用之舅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

舅犯不許以多而明定其

春秋主魯之官

其辭公曰可矣乎舅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朝鮮兵要刪正晉侯之入曹也顛頤不用命而藝僖負羈氏殺之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魞奸命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成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成蔡侯鄭伯文衛子叔弓子盟于踐土○陳侯穆如會公朝于王所

甲午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後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在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卿介百乘徒兵千鄭伯相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初為被甲者百十五王為侯之禮

黑邑曰旅
山音西

工庭踐行

角之子

衛侯欲與楚
人不欲故不協

何也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四

役也。能以德攻。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訖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

衛侯。衛侯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

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云一形

矢百。旅盧弓矢千。鉅鬻一。直虎賁三百人。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討逆王。懲晉侯。三

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

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上宮。無相害

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

莊公女歸寧

卷八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五

陳侯款卒

子孫公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始平于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成。蔡侯。鄭伯。文。陳

子。莒子。紀。邾子。秦人于溫。○天子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歸于衛

秋七月丙申。晉侯旅。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餼。

飲至。大賞。微會。討。或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

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

周以命夫命婦
不嗣遂致故使
莊子為主而審
命子爲主而審
命子爲主而審
命子爲主而審
命子爲主而審

地也。且明德也。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爲
鍼莊子爲坐上禁爲大士衛侯不勝殺上禁則
鍼莊子謂審命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寘諸深室審子職納審館焉元咺歸于衛立公
子瑕

國語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
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
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

卷八

僖公二十六年

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一逆矣又爲臣執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
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
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共公之豎侯孺貨
筮史使以曹爲解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
君爲會而城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
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城兄弟非禮也與衛

僖公

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
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
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唐哀王二十有九年
魯哀公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卷八

僖公二十九年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歸父陳轅濇秦
小子憖盟于翟泉華踐上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辛未王三
十二年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秋侵齊

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問晉之有鄭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密命貨醫使薄其酖不死

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侯皆十數前王許之

釋衛侯衛侯使賂周微治歷曰苟能納我

我使爾為卿二人遂終元咺及子瑕子儀公

免先君二人既服將命周微先入及門遇疾而

死治歷辭卿

晉人秦人穆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

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孤言于鄭文

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

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

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和焉許之夜縋而

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晉侯公許勝秦

河外列城五

取其二邑也

開附也

晉侯公許勝秦

河外列城五

取其二邑也

開附也

晉侯公許勝秦

河外列城五

取其二邑也

開附也

晉侯公許勝秦

河外列城五

取其二邑也

開附也

有益子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

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

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且君常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

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

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

戍之乃還舅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

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益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

德薦五味羞嘉饔飩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

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仲遂將聘于周遂物聘于晉

壬戌年三十有一年晉文公七年
春取濟西田

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而欲固之，必親其共者，子不可以不速行。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獲地為多。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禘三壘。

表八 僖公三十一年

秋七月

附二十八 年冬，晉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穀將左行。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帝丘，雖狄難也。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甯俞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相之不享于此矣。

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相之不享于此矣。

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上，周公之命祀。

改祀命

春王正月

後傳：楚關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伯捷卒。文公卒，葬公蘭立。

初，鄭文公報子儀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俱得罪而死，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醢。

表八 僖公三十一年

而殺之。又娶于燕，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燕。

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有賤妾曰燕姑，生子蘭。公盡逐群公子，子瑕奔楚，子蘭奔晉。

蘭事晉文公甚謹，文公愛幸之。三十年，從伐鄭。

求入鄭為太子，請無與。聞鄭晉侯許之，使告于鄭。

鄭以請平鄭石甲父，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嫁之元妃也。其後當有興者，今。

公子蘭，姑甥也。武姜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

乃與孔將鉏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文公卒，蘭即位。

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山絳，柩有聲如牛。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

我擊之，必大捷焉。」

甲寅王二十五年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魏元年 秦穆公三十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信公三十三年

朝鮮兵要剛正，秦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

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

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止行千里，其誰

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蹇

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

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

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

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

寡謀，無禮則敗。以陰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車，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下敝邑，敢

犒從者，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

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

敝邑，唯是脯資餼稟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

信公三十三年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

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

「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

而還。於是鄭穆公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遂

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及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來聘，自邲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

敏。臧文仲謂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

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癸巳葬

文公

忘秦之惡也
君侯曰死者

秦公在秦故稱
子

伐秦事未目此
始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

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滅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目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四月敗秦師于殽獲三而明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工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嬰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殺死且

卷八 僖公三十三年 三

為河將報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妻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仲遂復伐邾

卷八 僖公三十三年 三

晉人襄敗狄于箕

說者謂不顧而

又稱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而如生初晉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微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公已死故以
其地為齊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詰曰：父不慈，子不
祗，又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
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之功也。以一命
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己巳公薨于

小寢。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卷八

僖公三十三年

二六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附）楚令尹闕勃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納鄭公。

子瑕門于枯枋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鄭外僕

兒屯禽之以獻，文夫人飲而葬之。○晉陽處父

侵蔡，楚闕勃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

使謂勃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遠敵，子若欲

戰，則吾退舍于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

池水曰汪

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闕勃，欲泚成大心。
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縛我，悔之何及？不如
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驅楚師。
亦端。太子商臣謂勃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耻
也，罪莫大焉。王殺闕勃。

春秋左翼卷之八終

卷八

僖公三十三年

二七

春秋左翼卷之九

烏程後學王震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毋繇姜夫人哀姜在位十八年

未王二年

晉襄公二十一年秦穆公三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襄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放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

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卷九

文公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王禘疑辭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典樂罔成至治厥勳

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即世成王追念元勳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

侯之于王室魯昭親且尊王室之視魯猶大夏之有柱石余一人實嘉賴之在禮諸

侯嗣位喪畢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表冕圭璧之錫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

命

命

命

命

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敢以義典勸叔父

用使毛伯衛往錫爾命昔成王初政周公

戒之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

命爾嗚呼叔父尚懋敬之哉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違

侵鄭伐絳警及匡昔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

伐衛及南陽為不朝故止為鄭討也先且居曰

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襄公朝王于溫先

卷九

文公元年

且居及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晉之伐衛也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

吾辭之衛孔地帥師伐晉

秋公孫放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放往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關勃勃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
潘崇曰享江芊而弗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後
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
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

卷九

文公元年

事乎曰能遂以宮中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弗聽乃縊縊之曰靈不順曰成乃順穆王立以
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

尹

公孫敖如齊

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

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襄王二十二年春正月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襄王二十二年春正月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貧人收斂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恃是貪故也孤
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春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
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
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

卷九

文公二年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囚呼萊駒失戈狼獾取戈以斬囚以從公乘遂
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狐鞠居狼獾怒
其友曰盍死之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
女為難軾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
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獾於是乎君子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于民。趙衰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掃于廟。	卷九 文公二年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適晉。不書諱之也。	夏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成陳侯。共鄭伯。盟于泚隴。	公未至。故代會于泚隴。晉討衛故也。陳共公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明年春。衛成公如陳。拜晉成也。又明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成公如晉。拜。及晉。
--	--	---------	--------------------------------	------------	------------	--	---------------------------	---

趙盾為政。卻缺言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盾說八年。晉靈公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卷九 文公二年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武不先不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免妾織蒲。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紀爰。
---	-----------------	---	------------	---

居三不知也

國語時有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宅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掃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

卷九

文公二年

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雖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孫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災高士傳附初展禽仕于魯三黜不去其妻曰

吾聞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難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展禽曰然沛沛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及平其妻誅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懼悌君子永能厲兮夫子之謚宜曰惠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卷九

文公二年

晉先且居宋公子戌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公子遂如齊納幣

禮也凡君即位好男甥脩昏姻娶元妃奉案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丁未王二十三年晉襄公四年秦穆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土曰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子桓公立

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流封散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

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

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秦

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

卷九

文公三年

九

紹于社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于子

秦穆有焉

秋楚人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兩蝨于宋

隊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

凡君子樂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叔孫得臣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告貺之以大禮

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門

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成襄公二十四年晉襄公五年
戊十九年秦穆公三十七年

春公至自晉

卷九

文公四年

二十

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

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

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云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秦穆公聞之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公與之宴為賦湛湛露斯彤兮不辭又不答賦使	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	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湛露斯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陽	臣來繼舊好君辱賜彤矢千大禮以自取戾	卷九 文公六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大夫風氏薨	已亥正月五年 <small>晉襄公三十八年</small>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王使召伯來介葬	夏公孫叔如晉	秦人入邠	初都叛楚即秦又武于楚故秦人入邠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及仲歸帥師滅六
------	------------	---------	---------------------	--------------------	----------------------	--------------------	--------------------	-------------------	---------	--------------	-------------------------------	---------------------	------------	--------	------	-----------------	-------	--------------------

冬楚公子燮又帥師滅蔡滅文仲聞六與蔡	曰卑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	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small>子昭公</small>	庚寅王三 <small>晉襄公七年</small> 六年 <small>秦穆公三十九年</small>	春	先傳往年冬晉趙衰繼枝先且居胥臣皆卒春	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陽處父聘衛還改蒐于董易中軍處父趙衰之	卷九 文公六年	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	也是以上之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	罪辟刑狄董道逃由質要治舊濟本秩禮續當	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	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葬許僖公	夏公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行父聘	于陳且娶焉
-------------------	--------------------	---	------------------------------	---	---	--------------------	--------------------	--------------------	---------	--------------------	--------------------	--------------------	--------------------	----------	------	---------	--------------------	-------

風俗以制

事也

以恩與利

卷九

文公六年

大

十

附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
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
違世猶訟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
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
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
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刑委之常秩道之
以禮則使毋失其主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

秋季孫行父如晉

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行父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
用之行父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
實難過求何害

王雋疑難久晉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公

對曰晉主夏盟于今再世大用小國畏威
懼罪歲時備好執教有間雖彼故已之教

卷九

文公六年

大

十

好于大國則非盡力之故也周公唐叔觀
則兄弟後世子孫雖好脩睦則收失墜凡
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金
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王俾奉于
下執事曰庶幾成禮以不廢先君之好手
不辜晉君棄群臣而大夫以衰故辭使人
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行父聞
之禮有常有變執事若微惠赦也因變成
禮俾行父得奉王命以薦几筵將寡君之

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
厥教晉人許之成禮而還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冬十月公子遂如西門外

世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片趙盾曰立
公子雍好善而長片若愛之且近于秦秦情好
也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
難故欲立長片有此四德者難必舒矣狐射姑
曰不如立公子樂居羸驪于一君立其子民必

公為世子
其母

安之盾曰辰歲賊匪在九人其下何處之有且
為二變暗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
僻也毋為子解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
杜祁以君故諫偏姑而上之以伏故讓季隗而
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
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毋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
雍射姑亦乃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郕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卷九

文公六年

十六

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
也九月使狐鞠居殺處父
初處父之聘于衛也反過衛而衛謂其妻曰吾
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從之乃溫而還其妻問
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也竊以剛商書曰
沉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天為
剛德猶不下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
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狐射姑出奔狄

十一月丙寅晉殺狐鞠居討其殺處父也射姑
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季夷之蒐射姑殺史
駢更駢之人欲盡殺其帑以報馬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
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其帑與
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卷九

文公六年

十六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
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
何以為民

辛襄王三十七年晉靈公六年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郕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實邾文公子焉非禮
也

王震左衍魯人實邾文公子以拒文公文

公曰吁何居有無父之國則可也上以滿
魯人魯人曰非不子也其不父也猶子何
罪邾人曰有子不訓寡君之罪也棄父也
亡孺子之罪也實其子使仇其父魯人之
罪也仇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
誰能懷之若其圖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子昭公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
樂豫為司馬鱗驪為司徒公子蒍為司城華御

卷九

文公七年

十一

存所寄末

事為司寇昭公將去辟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庶矣葛
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
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
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
印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
且言非其罪也

存所寄夏之屬

卷九

文公七年

十一

宋庠逸史六卿和公室樂豫曰公室本
和也其公子印乎印君之介弟也印在君
不疑授之政令得輯睦諸公子公姓以周
事君其庶幾乎固舍司馬以讓之印辭曰
此非印任也印也賴而不諧于國且少長
于君君之大夫適居非所以輯公族也適
公族非所以信于君也屬有交構其間狂
狡而因之以興其害慝進退罪也印弗能
樂豫曰公子不圖社稷耶圖社稷而愛其
身乎印不得已受之公喜曰印也知政寡
人知免矣印聞之懼曰禍其在茲乎私于
公曰印也知政君之禍甚甚而奚以免乎
臣聞之耦信相後耦蒙相後大穆襄戴桓
之逼難以日月測也向也弁髦若而今也
絳策屠焉夫弁髦猶可絳策其可免乎君
亟親諸父昆弟而廢施于國茲可以免不
然將及公不恤明年戴氏之族亂攻昭公
司馬掩卻以死後九年公子鮑狀昭公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伐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帝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來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頃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屈乃背先君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卷九 文公七年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都佐下軍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望陰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厚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刺首已丑先穀奔秦士會從之

明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晉趙盾使因狐射姑以問鄆

讓之鄆舒問于射姑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五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冬徐伐莒公孫教如莒涖盟

初公孫教娶于莒曰戴已生穀其娣聲已生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為辭則為仲逐

卷九 文公七年

諸事後

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公孫教如莒涖盟且為仲逐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羨自為娶之仲遂請攻之公將許之叔彭生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仇若之何公止之叔彭生手之使逐舍之公孫教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壬寅王三十八年 晉幽公二年 宋昭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西公

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仲遂會趙盾盟于衡雍

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

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卷九

文公八年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

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甲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

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

官逆之皆從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癸卯王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

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

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

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

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梁得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卷九

文公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必不在諸侯北方可圖

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鄭公子堅公子左

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師不書緩也以懲

不恪

附夏楚侵陳克靈丘以其服于晉也秋楚息公

午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楚公子茂我陳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關椒來聘執幣傲叔彭生曰是必滅若敖氏

之宗傲其先君仲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卷九

文公九年

葬曹共公

春秋左翼卷之十

文公下

甲頃王

十年

晉文公四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子宣叔

夏秦康伐晉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及成得臣鬬宜申曰三

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後成王思之故使止得臣

卷十

文公十年

曰毋死不及止宜申宜申繼而縣絕工使適至

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成王在渚

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于死又有讒言謂臣

將逃臣歸死于司敗也王使為工尹既而又與

仲歸謀將弑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及仲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卒故也

冬狄侵宋

楚子 穰侯 蔡侯 次于厥貉

王曰穰侯

陳侯鄭伯及麇子會於下息冬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息公子朱及申舟為左司馬命風駕戰燧宋公違命申舟扶其僕以狗或謂曰國君不可執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

卷十 文公十年

縱詭隨以謹固極是亦非避強也敢愛死以亂

官乎是役也麇子逃歸

乙卯 頃王十有一年 晉靈公五年

春楚子 穰侯 伐麇

計楚師

令尹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太師潘崇復伐麇

至于錫穴

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謀諸侯之從于楚皆

秋曹伯文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仲遂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

叔夏御叔孫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敗

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擒其喉以戈

殺之埋其首于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

卷十 文公十一年

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班為

御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繇斯皇父之二子死

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

晉之滅潞也宣十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

二年桓十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祭如

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退之衛衛人獲其季弟

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穀梁傳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无石不能

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鄭瞞即狄防風氏之後

富父終甥即富父之孫

按史記襄公作

斷其首而載之肩見于獻

丙頃王十有二年 晉靈公六年

春王正月邲伯來奔

邲太子侏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狗春邲伯卒邲人立若太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邲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凡請絕叔姬而無絕昏

卷十 文公十二年

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成大心卒成嘉為令尹舒叛楚夏成嘉伐舒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秦西乞術來聘耳言將伐晉仲遂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術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仲遂

三辭術曰寡君願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仲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辱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禦戎以從秦師

卷十 文公十二年

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謀將以老我師也趙盾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月戊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

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怠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明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明年夏，大卿相見于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何荀林父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缺。」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詩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康公許之。詩餘腹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詩餘曰：「請東人之能與。」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秦無人，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李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書時也。

丁卯王未五年十有三年。晉靈公七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子靈公。

邾子貜卒。子定公。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初，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公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太室屋壞。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請平于晉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

公于裴

公還鄭伯會公于裴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

戊寅王崩子申班嗣立十有四年楚莊王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附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

卷十 文公十四年

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則不書懲不敬也周

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彭生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消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成鄭伯許男

曹伯文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謀也且謀邾也謀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

亂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初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黷且

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卷十 文公十四年

補傳楚子商臣卒

附楚莊王立令尹成嘉及太師潘崇將襲群舒

使公子燮與申公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

城郢而使賊殺成嘉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莊

王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誘之殺子儀及公子燮

初子儀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

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穀敖生二子

于莒而求復穀以為請仲遂使無朝則命
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穀疾而請曰
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惠叔難故請重賂以求
復難亦以為請許之將歸九月卒于齊告夜請
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商人自莒
其為懿公

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
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
司以繼之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而讓其兄

卷十 文公十四年

公子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
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九月齊人定懿公使
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昭公而出書曰

宋子哀來奔貴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仲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子叔姬于齊曰穀

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王使單伯如齊

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已丑王十有五年晉懷公九年
齊懿公元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皆
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殲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卷十 文公十五年

于亞旅魯人以為敏

夏曹伯來朝

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歸棺實諸堂阜

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難猶毀以為請

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非知

慶父仲遂欲弗哭叔武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

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敗義救之實

子生於晉

金華有孫各

善弗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仲淹說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並獻子愛之聞十國或謂二子

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孫行父二子曰夫子以

愛我聞我以將殺夫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遂禮

不如死一人門于句渢一人門于庚丘皆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告示有等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告示有等

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

自齊貴之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莊戌申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

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懿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危

齊人來侵行父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蒍

陳侯許男曹伯盟于危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

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公有齊難故不會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王故也

齊侯懿侵我西鄙遂伐曹文入其郭

齊懿公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

郭討其來朝也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

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

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喪于天將何

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

弗能在矣

春秋王十有六年晉宣公十年蔡文公申元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懿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孫會齊侯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侯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公使仲遂納賂于齊故盟于郟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八月螽蟴

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

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

卷十

文公十六年

十四

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南為買口不可我徙

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師故伐我也師與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

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瀘使廬戢

衆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鸞三宿而

說曰庸師衆群衆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

合而後進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武公地名

驕我怒而後可充先君殄亂所以

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遂不設備楚子乃乘輿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

闚椒自石溪子貝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

師群蠻懼從楚子盟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弟文公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給也時加羞珍其無日不數

于大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卷十

文公十六年

十五

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

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固夫人

以作亂將使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

鱗雖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蕩

意諸謂公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

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

又為人臣不如死焉以其寶玉賜左右而使行

夫人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皆後君

何十一月甲寅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試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及意諸死文公使毋弟頊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應為司馬意諸弟也。○後三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本司城頊以作亂十二月文公殺毋弟頊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

卷十 文公十六年

十六

平王十有七年晉靈公十一年楚莊王四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王世貞左逸王會謂趙盾曰亡人也辱夫子之牧之不教以問諸也晉為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成濮之戰我先君惟一得志于楚無以報之曰楚為不道猶食廢邦商臣獻類而子不以聞率諸侯修

楚楚猶外也齊商人獻舍子又救之宋弑咎曰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子為正卿曲庇巨熱時取武馬夏將伏矣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奔之且有周之川池在士李退曰昔夫子能行之且恐之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懿公伐我北鄙仲遂請盟六月盟于穀

卷十 文公十七年

十七

諸侯會于扈

晉靈公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靈公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盾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簡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

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踊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伐小國則獲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儻。惟執事命之。我先君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邲。趙穿穴晉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及石楚為質于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偷必死。

王匡王十有八年晉宣公十二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子黑嗣

齊懿公將伐我。戒師期而有疾。暨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使卜之。叔彭生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公薨。

秦伯薨卒子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兄惠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邲歃。獨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用之。而使歃僕納閭職之妻而

使職驟乘。夏五月公游于中池。二人浴于池。歃以朴扶。職職怒歃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

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

齊。冬十月子午。○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

如齊

考壇文公夫人姜氏生子惡叔彭生傳之二妃

敬贏生宣公敬贏嬖而私事仲遂仲遂欲立之

謂彭生曰君勿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彭生曰吾

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勿君之有仲不說秋及叔

孫如齊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因見于齊侯而

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觀魯許之冬仲殺惡及視

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彭生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

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不聽乃入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夫

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僕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

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實王

來奔納諸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孫

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遭公問其故行

父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公

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收失墜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

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似氏

作誓命曰殺則為賊掩賊為賊竊財為盜盜器

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

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書僕莫可則也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

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

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

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

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若舒隋和數鬼

禱桃戴行大臨危降庇鹿堅仲容叔達齊望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攄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

卷十

天
大
公
十
八
年

三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上以撥百事
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
帝黃有子不才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陋惡物頑
嚚不友是以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
有子不才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四服讒
蒐惡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
子不才不可教訓不知詒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杻此
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堯堯不能去
縉雲氏黃帝臣有子不才貪于飲食冒于貨斯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餋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
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
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

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大
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
幾免于戾乎

春秋左翼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宣公

公名倭又名倭文公姜敬蘇子也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癸丑元年

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楚莊王六年秦共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而立胥克先卒

卷十一 宣公元年

奔齊

公會齊侯惠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

西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仲遂如齊拜成賂之以濟

西田

秋祁子定來朝

楚子莊鄭人穆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

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枹林伐

鄭

楚為賈救鄭過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放之

卷十一 宣公元年

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伐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靈公後趙盾

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疏于楚

甲辰王六年 晉靈公十四年 楚莊王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為有文者曰

制示曰大腹亦

子思魯語

那猶何言牛與

以為甲者之何

有是事則六

子長子文之弟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鹹百人初華元將戰

殺羊食士其禦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

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

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

元為植城者謳曰睚早其目瞋其腹棄甲而復

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駭來謂之曰牛則有

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卷十一

宣公二年

三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

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聞

椒救鄭曰求合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

待晉師趙盾曰彼宗就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附初楚司馬子良生椒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

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

乃速行矣無及于難且泣曰見猶求食若敖氏

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聞般為令尹椒為司馬

為賈為工正譖閭般而殺之椒為令尹賈為司

馬椒又惡之四年夏椒以若敖氏之族圍逆賈

于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

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滏秋七月戊戌楚莊王

與若敖氏戰于臯許椒射王汰斬及鼓跗著者

卷十一

宣公二年

四

于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較師懼退王使巡師

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椒竊其二盡於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兒

黃使于齊遷及宋聞鄭其人曰不可入矣克黃

曰棄君之命其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

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禮改命曰生椒之子

賁皇奔晉晉與之苗為苗賁皇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立其叔成

考增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離其民	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驅熊蹯不執其	之宜諸各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會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入諫士會曰諫而不入則	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難之遂入諫公不	視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士會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	焉猶不改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	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嘆曰不	信有一於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九月靈公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趙盾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有周狗	曰蔡駮蔡而屬之彌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	犬雖猛何為官中甲起闢且出彌明死之有起	于甲中者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	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初盾田于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餒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
----	-------------	--------------------	-------------------	--------------------	--------------------	--------------------	--------------------	--------------------	--------------------	--------------------	--------------------	--------------------	--------------------	--------------------	--------------------	--------------------	--------------------

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	今近焉請以遺之盾使畫之而為之茹食與肉	實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故免之遂自亡	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有未出山而復太	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盾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冬盾使趙	穿適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附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嫡子而為之田以為公	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	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括以其族為公族大	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	--------------------	--------------------	--------------------	--------------------	--------------------	--------------------	--------------------	--------------------	-------------	--------------------	--------------------	--------------------	--------------------	--------------------	-------------------	---	----------

乙亥王三年晉成公四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卷十一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雖魘魘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雖有昏德曷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出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四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大鼎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不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先是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晉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宋文公之殺母弟須也武穆之族奔曹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物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

卷十一

宣公三年

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

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疾嘆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丙定王四年晉成公二年鄭靈公夷元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

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稱卒其公也子桓公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靈公也弟桓公榮立

楚人獻龜于鄭靈公歸生與公子宋將見公子

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其

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

告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弗與也宋怒樂指

于歸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懼與歸生謀先

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請歸生歸

生懼而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其弟去疾辭曰

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去疾去疾不可曰穆氏宜

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

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歸生卒鄭人討靈公之

亂斷歸生之棺而誅其族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莊

鄭未服也

丁定王五年晉成公三年鄭襄公歷七年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

齊書過也

叔孫得臣卒子伯如嗣是為宣伯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來反馬也

楚人伐鄭莊

楚莊王伐鄭陳及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明年冬楚人復伐鄭取成于厲而還

戊定王六年晉成公四年楚莊王十一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錄

冬十月

己定王七年晉成公五年楚莊王十二年

春衛侯成使孫良夫來盟

衛孫良夫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惠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成宋公文衛侯成鄭伯集曹伯文于

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

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成公之

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

卷十一

盟于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諱之也

申六年王八年晉成公六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有疾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篇

種弓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文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譟殺諸

絳市六日而蘓

楚人滅舒蓼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

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葬庚寅日中

卷十一

而克葬

城平陽

書時也

楚師伐陳

陳棄楚即晉楚人為討取成而還

辛巳王九年晉成公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

厚賄之

齊侯惠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也

九月晉侯成

宋公文衛侯靈鄭伯

曹伯公會于

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

子景公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

卷十一

太宣公九年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也子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莊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復從晉楚人以為討晉卻缺

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公子去疾

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陳殺其大夫成治

考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

祠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非能改矣公告二

子曰國人知之我不害也洩治知之寡人耻焉

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人以我服故歸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也子頃

齊崔氏出奔衛

初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

之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喪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立其子午

陳靈公與公孫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卷十一

宣公十一年

十五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初聘于齊冬歸父復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饑

楚子蒍伐鄭

晉士會救鄭遂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

齊定王十有一年晉景公二十二年 齊頃公元年 陳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蒍陳侯成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伐鄭及櫟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附楚左尹公子嬰齊侵宋王待諸卿更○令尹

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分財用平板榦稱畚不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

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呂氏春秋初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沈尹筮

卷十一

宣公十一年

十六

謂之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

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拙世儕俗以適

主心子不如我也子盍歸耕乎吾請為子遊

沈尹筮遊于郢五年荆王將以為令尹沈尹

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

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

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薨此沈尹筮

之力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貪橫函

晉卻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亦狄之役遂服于
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卻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
勤况寡德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辛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

楚莊王為陳夏民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卷十一 宣公十一年

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楚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
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謂曰徵舒弑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
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

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及之可乎對曰
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
封陳逆成公于晉而立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

卷十一 宣公十一年

楚橋杙初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名曰陳
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
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
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
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
遂取陳

春秋左翼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三震

宣公下

甲定王十有二年晉景公五年
楚莊王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復進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襄公由桓牽牛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前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微搗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又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滿庭入盟鄭公子去疾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朝鮮兵要刪正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知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門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民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軍討罪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箚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

吳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一以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昭安味武
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
何必楚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
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
以中軍佐濟知首曰此師殆哉有帥而不從果
遇必敗韓厥謂林父曰昆子以偏師陷子罪大
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莊王北師次
于邲沈尹將中軍公子嬰齊將左公子側將右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
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
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休穀剛愎不仁未肯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勝而無上與誰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杜稷何王病
之告令君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
在敖郎之間鄭皇戌如晉師曰鄭之從楚杜稷
之故也夫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若衆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先穀曰敗
楚服鄭於此在矣樂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
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責而
申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紛冒難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
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
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起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十五乘為一廣
百人為一隊
五人為一什
出卒百人仍用
二十五人為制
也
子良與鄭師
叔良也字

原同所法

後七伏子款山
之南

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朔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屍子。知肯曰：原屏咎之徒也。楚莊王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弗獲。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一敘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于失楚之敘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偕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五

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馳車逆之。楚師止，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林父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莊王使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滿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卻克曰：待諸乎？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我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因知楚知首以其族反之。魏錡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毋射，抽矢，敢納諸魏錡之房。錡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六

以車武
士其士門京親
車前大也親示

乃范也

古者無所記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七

丙辰楚師次于衡雍蒍然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莊王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
暴戾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乎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
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
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
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惡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
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杞于河作先君宮告
成事而還

楚構杙初楚莊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
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趣促火視之王曰索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
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

四行中六五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八

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役也有一臣常在
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詢之則夜絕纓
者也

賈誼新書楚莊王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
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悅服歸過申申侯進
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王曰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
而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我
若我是以憂也吾聞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
我獨不得我何以食為

秋晉師歸荀林父請死景公將許之士渥濁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鼓大公猶有憂色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
再勝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杜稷之

衛也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景公使復其位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非城蕭

楚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

怒遂圍蕭蕭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于蕭還

無社與楚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

卷十二

宣公十二年

九

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于智淵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師伐陳成衛人救陳

楚之封陳也陳附于楚十二月宋為盟故伐陳

討貳也衛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

則死之遂救陳

乙未年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魯

昔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卷十二

宣公十三年

十

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丙寅年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

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乃繼而

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

不令之臣違攜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卷十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宣公

晉侯伐鄭景

邲之敗鄭伯許男如楚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公孫黑肱代公子去疾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去疾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莊圍宋

楚莊王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

卷十二

宣公十四年

十一

子馬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屣及于寢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九月圍宋

且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月曆

丁亥王十有五年晉景公六年曹宣公元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所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所容駢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命歸父會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十二

不可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過鄭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術杜禍
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又可賂乎臣之許
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又何求王乃舍之以
歸夏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必畏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
夜入楚師登公子側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
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
公子側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十三

公羊傳司馬側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乘堙
而出見之司馬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曰噫甚矣憊
雖然吾聞之也國者耕馬而秣之使肥者應
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
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中國天命

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公子側曰諾勉之
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與之盟而告王王
問宋故側告之憊王曰吾今取此然後歸對
曰不可軍有七日之糧爾臣已告之矣王怒
曰子曷為告之對曰以區區之宋尚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王乃許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

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十四

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
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
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
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
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復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蓋在伏養

<p>景公從之六月癸卯晉中行林父敗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先是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 中行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殲也周 書曰殲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復侵晉取 向陰之禾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林父曰狄罪 實盈殲之其在茲乎十五年帥師擊狄狄人與 晉人戰盡殲○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 略狄土立黎侯而還○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p>	<p>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亦賞上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天羊古職聞而說之曰周書 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類也夫士伯庸中行伯 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必有大咎天奪之也失</p>	<p>秦人相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魏顆敗秦師</p>
---	--	-------------------------------------

<p>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顆有嬖妾無 子犢病命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 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 獲之夜夢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余是以報 王札子捷殺召伯毛伯 王孫蒯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毛伯衛卒立召襄</p>	<p>卷十二 宣公十五年 明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蒯奔晉晉 人復之冬晉景公使士會平王室定王尊之原 襄公相禮殺烝士會私問其故王問之召士會 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安有折組公當 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p>	<p>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 初稅畝</p>
---	---	---------------------------------

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錄生饑

幸之也

戊定王十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城赤狄中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秋俘晉景公請于王以黜冕命士會將中軍且

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絕奔于秦卒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

卷十二

宣公十六年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苦人在上也苦人

在上則國無害民之多世國之不亡也是無

善人之謂也

列子初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

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百無遺

焉晉侯喜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

奚以多為趙孟對曰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

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

吾所窮者卻雍也相與攻雍而殺之晉侯大

宣公十六年

駭召趙孟曰信如子言卻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對曰周諺有之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

慮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

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

是舉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奔秦焉

夏成周宣榭火

秋邾伯姬來歸

出也

冬大有年

卷十二

宣公十六年

已定王十

十有七年

宣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景衛侯穆曹伯宣邾子定同盟于

斷道

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卻子怒出而告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卻子先驅使樂京廬待命于齊

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

晉人緩之

晉人緩之

卷十二

宣公十六年

十九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計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弱。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迎彼。以懷來者。猶懼不克。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隲。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迨。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眅。衛孫良夫眅。曹公子首。偃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眅者御眅者。使偃者御偃者。偃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

卷十二

卷十二

宣公十七年

二十

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士會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男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克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

壬午。公弟叔肸卒。

子公孫嬰。

穀梁傳。公母弟也。宣戡而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為賢。

春。齊侯

衛世子戚伐齊。

齊侯之師至于穀陽。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

子彊為質。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

夏四月。

宣公十八年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甲戌。楚子旅卒。莊王也子共王當立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楚莊王卒。楚師

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仲遂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

齊。

卷十二

宣公十八年

三上

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歸父還至筮。壇帷復命于介。泣括髮即位。哭三

踊而出。遂奔齊。

春秋左翼卷之十二

國

春秋左翼卷之十三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用魯姜。

辛丑。王十年。晉景公十年。楚共王當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作丘甲。

為齊難故。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卷十三 成公元年

一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附冬。臧孫許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知難而有備。

乃可以逞。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文公十七年。周非狄。師敗于郕。當今年春。

晉景公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

康微戎將逐伐之。內史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

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抑人弗助。將亡。

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
秋王人來告敗

冬十月

壬戌王十二年 晉景公十一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公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
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遂南侵及巢丘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
孫良夫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遂及齊師戰石稷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
懼盡子畏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止乃止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良夫良夫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
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
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盟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頃戰
于鞌齊師敗績

孫良夫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滅孫許亦
如晉乞師皆主郤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

卷十三 成公二年

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
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季孫行父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將
斬人郤克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
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六月壬申
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請朝請見晉人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世不注山名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能進不能退若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鄆夏御齊侯逢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收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併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謂已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鄆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韓厥定其右遂毋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驟絙于木而止毋父寢于轡中蛇出其下以肘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繁馬前再拜稽首泰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

晉侯

石室名

晉侯使臣所
韓厥夢子與
謂已曰且避
左右故中御
而從齊侯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敗告不敵歸官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鄆周父御佐車寤夜代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其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說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壁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窮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妻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

七漢而子
作其術

故已中而勝亦
當從命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六

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彊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

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會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棄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惟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于難其榮多矣

尚書上單時
不出發代行

卷十三

成公二年

七

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亦之對曰賦與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國佐盟于袤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晉師歸士燮後入士會曰無為我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曰吾知免矣卻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馬士燮見勞之如卻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馬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馬冬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滯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滯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永有職司于王室又奸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政廢舊典以奉祀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過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鞏伯不能對王使委命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朔晏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藉○明年冬十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晁趙旃皆為卿實鞏之功也

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郤克趨進曰此行也

卷十三

成公二年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厥矣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子其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子介公戚立

取汶陽田

公羊傳鞏之賂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

蜀丙午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初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及衛人同受盟于晉晉侵齊楚令尹公子嬰齊侵魯衛以救齊將起師嬰齊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備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衛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速祿收乏赦罪悉師王卒盡

卷十三

成公二年

九

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許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獻子請往昭之以執斷執鍼織絰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也謂之失位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滅孫許口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畏其殺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先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卷十三

成公二年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夫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寧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公子側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我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以問巫臣對曰其信蒍勝之父蒍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父蒍林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

卷十四

卷十三

成公二年

謀也則忠也杜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希之何勞錮焉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

成如楚獻捷

可於炭室用
人爲殉
棺上飾物
棺上禮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宣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並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櫛有四
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爭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若君生
則縱其惑死又移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
為

卷十三 成公三年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故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僑如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咎羔如

討赤狄之餘焉廬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息來聘荀息使孫良
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中行庚及孫良夫俱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孫
許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于衛
也位在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古
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

卷十三 成公三年

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鄭伐許

甲定王二年 戊午年一四年 晉景公十三年

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悼公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武仲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孫行父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分至自晉

公還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孫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

卷十三

成公四年

十四

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悼伐許

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彊許田許人敗諸展坡

鄭悼公復伐許取鉏任壬泠敦之田

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

伐鄭取杞杞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

訟馬皇成攝鄭伯之辭公子側不能決也曰

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

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後傳往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

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罃敗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

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德其念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卷十三

成公四年

十五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

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肯其請于寡君而

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

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

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

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知罃

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諸諸中以出既謀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帶喜視之

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乙定王二十五年 晉景公十四年 齊悼公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知首如齊逆女僑如歸 鄭諸敖

卷十三 成公五年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嬖重曰避傳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

絳事焉曰梁山崩特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

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

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邲子 杞伯 同盟于蟲牢

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

勝楚人執皇戌及公子發故鄭伯歸使公子儀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

諸侯盟于蟲牢鄭服也

春秋左翼卷之十三

卷十三 成公五年

春秋左翼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丙簡王六年晉景公十五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孫行父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
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自已非由人也

取郭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卷十四 成公六年

初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

譟以出鼓譟以入曰晉火華氏宋公殺之及其

盟于蟲牢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

圍龜之難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竊相

鄰人伊緄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

于鍼衛人不保夏陽說欲殺衛固雖不可入各

得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

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

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八月邾子貜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受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弟成公

蟲牢之盟鄭悼公如晉拜成公子偃相授王于

東楹之東士涇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相

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卷十四 成公六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初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

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民樂

不可失也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魯太公

揖而入謂厥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

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墮墮於是乎有

沉溺重墮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疑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上世之利也夫山澤林藪國之寶也國饒則民勝伏近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遣于斯田

晉樂書帥師救鄭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樂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樂書樂書將許之知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我逐至于此是遷我我也我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卷十四 成公六年

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書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庚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樂書曰善鈞從衆大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還侵沈獲沈子揖初樂知范韓也

丁簡王二年七年晉景公十一年春王正月癸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臘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伐鄭

吳伐鄭鄭成季孫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帛者也夫詩曰不吊昊天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吊其誰不受亂焉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夏五月曹伯定來朝

卷十四 成公七年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渠邾子貍杞伯柝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公子嬰齊伐鄭師于汜杞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繇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賜因諸軍府

公至自會

不其與

吳入州來

楚圍宋之役

宣十

公子嬰齊請取于申呂以為

賞田申公巫臣由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

于漢王乃止嬰齊是以怨巫臣公子側欲取

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公子側亦怨之及共王

即位二公子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

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嬰齊取子闔之

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公子側取黑

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貽二子書曰爾以讒

慝貪恤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

以死因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教

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孤庸馬使

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嬰齊奔命馬

陵之會吳入州來嬰齊自鄭奔命嬰齊及公子

側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

之是以始大通于上國

車五十乘曰兩
十五乘曰卒
五十乘中取十
五乘適吳舍一
半以師之

卷十四

成公七年

五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奔晉定公如晉

反戚馬

成簡王
宣三年八年晉景公十七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齊季文子餞之

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

卷十四
成公八年

十六

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

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

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

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

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

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

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說苑齊頃公自鞏歸弛苑園薄賦飲振孤

猶建也簡陳也

林父七年反
又十五年逐君
以叛

疾虛積聚以救民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百
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國內大悅外卑下隣國
敬禮諸侯所亡之地不求而得竟頃公世百
姓附諸侯不犯故曰福基於隱約而禍生於
得意

晉欒書帥師侵蔡

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是行也鄭伯將會
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卷十四

成公八年

七

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聘其姬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盾趙括也

初晉趙盾通于趙莊姬原同屏放諸齊嬰曰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我二昆其憂哉且人各

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

余余福汝使問諸士渥濁渥濁曰不識也既而

告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蔡其

欒書之
公孫齊

欒書之

亡乎蔡之之明日而亡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之景公曰原屏將為欒書部為徵六月晉欒書
同趙括武從姬氏莊姬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盾之忠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
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卷十四

成公八年

人伐邾

晉侯使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饒

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饒

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

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

復之季孫懼使叔孫帥師會伐邾

衛人來媵

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已酉王九年 晉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桓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伋鄭伯成曹伯宣

莒子渠杞伯桓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士燮曰德則不兢

盟何為士燮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

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

將始會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

滕卷十四成公九年

滕

季文子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

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

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

綠衣之卒章而入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子靈公

晉人景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

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

鄭鄭人使伯彌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

在其間可也楚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嬰齊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

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往歲晉景公使申公

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莒子立于池上巫臣曰

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

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

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豈大重閉况國乎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備城郭決辰之間而

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

蒞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

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經晉使晉必歸君遂圍許

城中城

書時也

庚簡王十年晉景公十九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卷十四 成公十年

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定曹伯宣

伐鄭

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縡四月

鄭人殺縡而立太子申頃公子班奔許蔡書曰

鄭人立君我執太子頃蓋不如伐鄭而歸其

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太子州蒲以為

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公子喜賂以襄鍾子然盟

于脩澤公子騂為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申以懲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王來聘問聞鄭成公之執公孫申謂曰

寡人淹恤在外社稷之故也子不以禮迎

而帥國人以棄寡人何故申對曰惡何君

之不遠也申之棄君君之所以全也君不

觀宋襄公乎襄公固于是楚人號于宋曰

不降我烹而君司馬子魚謀曰降楚楚亡

宋也亡宋是殺君也此必不可因自立以

卷十四

成公十年

十二

挽楚而播襄公之惡于境內曰故父不君

喪國敢迎者死楚人聞之曰子魚之抗我

也冀我殺其君也殺其君是歸直于子魚

而子魚得全有宋也不如歸其君以內關

子魚子魚與其君聞于內而楚始得承其

敵以收宋也以會諸侯于亳以釋宋公今

君之急宋襄之急也臣之忠子魚之忠也

宋襄以子魚為忠使為左師以聽政故魚

氏世為左師不虞君之過皆臣也成公曰

子言則可舍嫡嗣而立而別求君子意
何申曰此非中之謀也亦也為之難然
之忠亦申之忠也太子立得臣以抗父
平抑迎父而以其國市乎大惟別立君而
晉始置君于無用置君于無用而君始得
全為君也何君之不達也公不聽卒殺之
季文子聞之曰申叔之反也宜哉忠于君
不謀其身

齊人來勝

卷十四

成公十年

十三

丙午晉侯餽平

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大厲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
何如曰不食新食公疾求醫于秦秦桓公使醫
緩為之未至公夢大厲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焉退之其曰居君之上膏之下若我
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女之
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

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乃葬公欲使何
人獻麥諸人為之皆言曰不可而殺之將食張
如願臨而卒小臣有最薄負公以登天及日
中負公出諸廟遂以為殉

冬十月

辛酉王十有一年

己未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卷十四

成公十一年

晉人以公為成于楚故止公公請盟而後使

歸

晉侯厲使卻曄來聘已止及卻曄盟

卻曄來聘且救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卻曄之聘且救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聘于齊以脩前好

十月

諸晉郤至與周爭郕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二子曰昔周
克商使諸侯撫封極生以溫為司寇與極伯
達封于河蕪氏即狄人不能下狄而奔衛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
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厲公使
郤至弗敢爭

王簡王十有二年晉厲公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卷十四

成公十二年

十五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
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康公復之盟于鄆而入三
日復奔晉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
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于澶澤

合晉楚之成也約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也使脫之召而吊之冉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故有二

五傳為一傳

事使與之琴操南宮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
人之所得知也問問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秦
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士
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
之事雖大必濟君孟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九年秋使歸求成冬十二月楚共

卷十四

成公十二年

十六

王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
年春晉景公使糴莠伐如楚報公子辰之使也
宋華元善于楚公子嬰齊又善于晉樂書聞楚
人既許晉糴莠伐成而使歸復命其十一年冬如
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今年春華元克合晉楚
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龍許偃蔡亥盟
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同恤舊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
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對

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師無克胙國
鄭伯如晉聽成命于瑣澤成故也

冬十月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共王享之公
子側柳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于下
驚而走出公子側曰日暮矣寡君須矣吾子
其入也卻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配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公子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
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川樂寡君須矣

卷十四

成公十一年

十七

吾子其入也卻至曰若讓之以一矢獨之大者
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于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子以訓恭儉安以
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
杆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及其
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累
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
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于城而制其

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
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誓
士燮士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冬
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厲公及楚公子
罷盟于赤棘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敗之于交

剛

冬十月

卷十四

成公十一年

十八

春秋左翼卷之十五

成公三

癸酉王十有三年 晉厲公三年

春晉侯厲使卻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桓

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黶盟晉侯于河東

晉卻鞮盟秦桓公于河西士燮曰是盟也何益

齊盟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

質乎秦人歸而背告成春卻錡來乞師將伐左

卷十五 成公十三年

也卻錡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

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出師將往穆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叔孫僑如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

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宋公共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不加厚利

伐秦還出京師 同朝王

十年秦穆公 成公十五年 子孫世公 後又納文公 初成功于晉

國鄭地信二十 年晉自以鄭 故國之鄭非 秦也蓋謂之

秦也

成三十三 年秦 滅滑秦子 晉同姓又同盟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崇公成肅公會晉侯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魏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

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

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

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

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踰境我文公帥

卷十五 成公十三年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

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

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殲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

抗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

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

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

小謂公子也
事在文七年

戰在文十二年

新秦也

秋與秦同征
州又嘗以李陽
納文公

秋與秦同征
州又嘗以李陽
納文公

卷十五

成公十三年

三

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內
家帥我整賊以來薄播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
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玉官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
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
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誕而欲微福
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
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
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
女狄應且懼是用告我楚人亦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
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君之喜以軍
諸侯

卷十五

成公十三年

四

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
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若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所願也其承寧
諸侯以退豈敢微亂若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
書將中軍中行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
韓厥將下軍知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
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
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與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王世貞左逸晉侯使魏相魏秦秦伯使大
夫史顆報曰昔頃怨于敝邑而儼然勞諸
侯之師又辱以寡人之寡若無所避罪唯是
二三臣受事于先君之老不敢匿敢布腹
心晉我穆公之驕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
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志

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聞之懼晉穡
 公豈敢以執責妖夢是說於是乎有韓
 之師天棄惠公以無見也穆公憐繆而饋
 之七年俾復有晉國是良再造於惠也惠
 公即世唯是文公亡人繫繫我穆公擇甲
 冑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襲
 其國戲而後返寢阿室皇靈在我紀綱之
 僕是我又再造于文也皮夏商周之胤謂
 穆公之無利晉而衽席之足以來朝則豈
 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特與文公同納
 襄王文公詐而卻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盟
 晉定擅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
 虎輶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軍叔唐
 之命文公以私討宣其辱秦之疆場而誣
 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為也超乘
 三百無毛嬙之累使人襄公然背文之
 好不以館館逆而以兵掩使我骨暴諸西
 之間我足以有王官之師穆公之事三君

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大夫來
 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
 康公母為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慕穆文
 之故披尾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
 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
 愧一二耆老晉又棄我康公之物沒而傲
 白狄踐我場苗國割我人民猶夷我城隍
 屬先君景公有膏肓之恙須鑒于我我家
 君齊穆宮三日而遭變也曰其疆場之吏
 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公之享于鈞天
 為晉君請錫勇哉君立而寡君甚可知也
 曰庶其赦我乎君又喪甲士河東而誘盟
 我寡君是以不能泝河儲命賴奉教歃血
 在白而勝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曰
 白狄而仇也以此而之賜命討而有二心于
 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問止君師
 也君信之楚為封豕長蛇欲散晉于闕我
 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甘以為兵端既不

師出必宜于社
厭其於厭也

成時年歲

獲受命矣敢告之義靈靈惟晉四君甲主

齊盟患速來商誰之功也上稱盟以證

王室無受晉維京南屏却不敢坐齊以讓

執事甚輕其心焉使之東盡其畝昔唯力

是競而獨辭戎寡若寡君敬受辭剪棘夷

道以延君之軫車唯命

初諸侯會晉伐秦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劉原

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卷之

卷十五 成公十三年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

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腦戎有受

服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師還成肅公卒于暇

曹伯廬卒于師

晉人使公子負傷守公子於時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

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甲簡王 九年十有四年 晉成公負芻元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定公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

夏公歸晉侯使卻曄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

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人以爲請不辭

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許之安民而

宿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定公享卻曄

殖相卻曄傲穉殖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爲事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公其觥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公夫子傲取禍

之道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評

公子喜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

人平以公孫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城卒安子獻

衛定公疾使北杏鉏審殖立敬如之子衍以為

太子公卒定姜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

酌飲冀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于

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鯁也使吾

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懼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言

其重器于衛盡寘諸戚而甚華晉大夫

秦伯卒桓公也子景公立

乙酉王十有五年晉厲公五年 衛獻公衍元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 鄭伯 曹伯 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將見于戚

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選節次

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奔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子平公

楚子共伐鄭成

楚將其師公子貞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公子側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

矣在中聞之曰子以必不免信以半禮禮以庇

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共王伐鄭及暴陳遂

侵衛及首止鄭公子華侵楚取新石以報暴陳

之役晉欒書欲報之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

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

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山為司馬華元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

人為大司寇鮮卑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

為少宰蕩山弱公宋殺公子肥華元曰吾為石

初魯桓公魯孫
言其難不見

卷十五

城公十五年

十一

師師桓公訓師所司也。公室半而不能正。賴寵乎乃出奔晉。華戴也。司城蒞族也。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收。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乎。宋也。石師討。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山。殺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之。不可元自止之。又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筵閉門。擊。俾矣。冬十月。五大夫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商為司寇。以靖國人。

王十朋叢談桓氏之奔楚也。華喜譚華元。

曰。六子者。先公宗卿之嗣也。詩不云乎。宗

子維城。出之。為其又盡。宗之耶。元曰。不然。

族之厚。公之薄也。昔耶之立也。穆之族。

卷十五

城公十五年

十二

偃城公于諸文之嗣也。武穆之族。繼亂。公莫不免。今桓氏又介其其衆。蔑死文公。而穆其子。六子不去。公室懼亡。異城之為。喜曰。不然。昭公不能其大夫及其國。合以。及君之祖。則宜推穆之故。文非昭公之子也。而策昭以君國。武穆之難。文公亦有頗焉。且昔昭公將去辟公子。我先司寇。和公室以寧之。子繼司寇。而暴蔑其宗。其若先人何。元曰。先司寇和公室。公室不和。而公以亡。文公殺毋弟。須及昭公子。其逐武穆之族。而亂以戰。且桓氏能親于公。衆乎其愛之也。先司寇有知毋寧動君而馬。用亂臣。喜出。嘆曰。子魚之勸。意謂之忠。而無後乎。既而曰。桓氏可也。而魚石不可。罪也。大義成。昭石與有庸焉。元也。復惡已。甚子孫。以及下。難。

冬

附晉三卻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犇。

奔楚韓厥曰師氏其不免乎吾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物伯宗曰朝其妻必成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言必及于難

卜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逼于鄭請遷于楚平王楚公子申遷

許于葉

卷十五

成公十

十一

春秋左翼卷之十六

成公四

丙簡丁十有六年晉厲公六年宋平公九年

春王正月雨水水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公也成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楚子白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公子駢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公子喜伐

宋楚命也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陵退舍于夫渠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獻公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晉侯將伐鄭士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書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四月欒

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中行偃佐之

韓厥下軍卻至將新軍知營居守卻驪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齊驪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

司馬公于制
今尹公子驪齊

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公

子壬夫將右過中司馬入見中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

下和睦周旋不迫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

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

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

句耳先歸公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

至也入是時

晉侯父奔還不
從故道

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楚子

懼不可用也六月晉楚遇于鄢陵士燮不欲戰

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能也以

遠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卻至曰韓

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鄭之師

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今我避楚又益耻也士燮曰我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

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樂書不可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句趨進

曰塞井夷竄陳于軍中而䟽行首晉楚惟天所

授何患焉士燮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

子何知樂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鄢陳而不整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聯舍而加澌各顧其

後莫有關心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公子嬰齊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驪而

皆以州軍在楚
且楚師無不可

樂子之

樂子也

樂子也
一樂為一札太
六曰比中多札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四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小于是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臨且虛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請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晉人。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卻弼御晉厲公。

樂子也亦皮之
之樂子也

樂子也亦皮之
之樂子也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五

共王之卒見王必不免。肯而約。王使王片襲問之以方。曰方事之殷也。有執。其之附注。若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肯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敗告不寧。三肅使者而退。韓厥從鄭成公。其御曰連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成公。其右曰。謀輸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焚。乃內旌于後。中唐苟謂首曰。子以若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必射。乃射再發。盡殲。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軸。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樂鉞見令尹之旗。請曰。彼其子重也。曰。臣使楚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問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飲造于嬰齊。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

得也

得臣城遷之
王不在軍

不計其數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五

予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嬰齊曰夫子嘗
與我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
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公子側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株馬利
矣固列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共王聞
之召公子側謀殺陽堅獻飲于公子公子醉不
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
入楚軍三日殺士燮立于馬前曰君勿諸臣不
佞何以至此若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
德之謂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司馬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若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公子側再
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公子嬰齊使謂之曰初頃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失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

五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七

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獻公華元邾人于
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外至于師衛獻公出于衛
公出于壞隤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
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述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懼公子鉏趨過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中宮傲備
諒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
于沙隨謀伐鄭也僑如使告卻曄曰魯侯待于
壞隤以待勝者時卻曄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
以主束諸侯收貨于僑如而訴公于晉侯晉侯
不見公

秋公會尹子武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陸渚考定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中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公孫嬰齊使叔孫豹
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嬰齊四日不食以待

晉師四日不至
故四日不食乃

晉侯齊侯

卷之六

之師逆以至食使皆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
營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頓上戊午鄭公子喜賓軍之宋
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之何憂猶未弭而人討我寡君以亡曹國杜榘
之鎮公子是大戕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
罪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罰諸侯是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獨遺諸敝邑收私布之七月曹人復請于晉
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
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厲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冬十月乙
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

晉卻鞮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叔孫僑如使告卻鞮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
欒范也政令於此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

齊魯皆仇也亡則四鄰皆仇

子為仇

卷十六 成公十六年

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雖蔑也而事齊魯
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畔不然歸必叛矣九月
晉人執季孫于莒石公遷待下邳使公孫嬰齊
請季孫于晉卻鞮曰晉人仲孫蔑而止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反于公室引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若棄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
若猶不棄而東轍周公之相使寡君得事晉君
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
鞮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謀也敢介
太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
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上焚謂欒書曰季孫于魯
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惡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嬰齊本君命無私謀
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
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故季孫十月出叔孫
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季孫及卻鞮盟
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春衛北宮括帥師伐鄭

正月鄭公子騂侵曹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太子忽頑及侯儒為質于
楚楚公子成公子寅伐鄭

夏公會尹子武單子重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
侯獻曹伯成邾人定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
卷十六 成公十七年

曲洧六月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公子嬰齊
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附晉士燮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
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六月戊辰士燮卒
齊高無咎出奔莒

初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于閭門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克而謂
之慶克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及

晉侯厲

自衛公子

國鮑莊弟

國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將驪高
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
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則鮑牽而逐高
無咎無咎奔莒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
來奔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室匡句須占施氏之
室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占以讓鮑國而致
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占孰太
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
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羹猶能備其足

卷十六

成公十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晉侯厲使荀息來乞師冬公會單子重晉侯宋公
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邾人伐鄭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
月諸侯還

中公孫嬰齊卒于郕

初嬰齊夢魚食之已而食之而為
現現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水之水贈我以現
現歸乎歸乎現現盈我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

鄭及鯀脈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占也今雖
而從予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宣八年御諫案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郕陵欲盡去群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以胥童之廢也然卻氏而嬖于
厲公卻錡奔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卻擊與
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轆

卷十六

成公十七年

即陳之戰喜欬
回至不勝遂
敗其四公子

孫周晉獲公曹
孫時在周

果見卻至其孫
周亦通故信

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欒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
卻至實召寡君以中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
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
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
見之公使規之信遂怨卻至公山與婦人先殺
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冢寺人孟張奔之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得重

中命不安居命
與之事也

卷十六

成公十七年

曰必先三郤族人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
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
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
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
大焉士午胥童夷羊五帥中八百將攻卻氏長
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弗雅助之而弋結枉而
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弋殺卻錡卻擊于
位卻至曰逃成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弋殺之
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因
不殺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
恐盍也對曰人將怨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
為執御姦以德御執以刑不施而殺才可謂德
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下
卻氏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

人周子有兄而無弟不能辨政事故不可立	列國史初公之適周也事畢實公之無跋視	無還聽無從言無速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	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	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辨言孝必	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	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	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文則	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其吾聞成公之	卷十六 成公十八年	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	而界驩之孫故其名曰黑臀于今再矣其昭	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卑其將失	之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是竟	有晉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命百官施舍已	責逮鯀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滯匿薄賦	欽宥罪戾節器用時用代使魏相士魴魏頤趙	武為卿苟家苟會樂壓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	-------------------	-------------------	-------------------	-------------------	------------------	-------------------	-------------------	-------------------	--------------	-------------------	-------------------	-------------------	-------------------	-----	--------------------	--------------------	--------------------	-------------------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士渥濁為太傅使脩士	會之法賈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夫職官不易方將不踰德師	不陵正旅不偪師欲無犯時民無謗言所以復	霸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高無咎之奔莒也高弱以廬叛齊靈公使崔杼	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廬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慶克而以穀叛靈公	卷十六 成公十八年	與之盟于徐開而復之往年十二月廬降公使	國勝告難于晉得命于清正月甲申晦使士華	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	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靈公	反國弱使嗣國民禮也	公如晉	通嗣君也	夏楚子共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公子壬去鄭
--------------------	--------------------	--------------------	--------------------	----	---------	--------------------	--------------------	--------------------	--------------	--------------------	--------------------	--------------------	--------------------	-----------	-----	------	------------------	--------------------

意廣彭城地使
奸得進而服者
離心

皇辰侵城郕取郕在同伐彭城克之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人患之西鉏吾魚曰何也若楚今與吾同惡以
德于我我固事之也不收武矣不然而收吾懼
使贊其政以間吾蒙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
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送奸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
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

卷十六 成公十八年 十七

士句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桓公于是驟朝

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宣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春秋左翼卷之十七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襄公 名午 成公 名定 如之子 四

己簡王十一年 晉悼公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

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

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軺也齊

卷十七 襄公元年

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

于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鄆

五月晉韓厥中行偃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

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

戚以為之援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卷十七

壬夫侵宋呂留以救鄭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是為宣王

邾子邕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剡來聘晉侯使

荀息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庚宣王二年晉悼公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卷十七 襄公二年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齊姜也

初穆姜使擇美糴以自為櫬與頌琴李文子取

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晉師宋師衛師殲侵鄭

鄭成公疾公子驪請自肩子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于其日非異人任寡人也若棄力與

言其誰贖我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辰成

庚

公卒於是公子喜當國公子驪為政公子孫

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公子驪曰官制

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息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鄭

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勝薛小

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惟鄭勝薛復

於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卷十七 襄公二年

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

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勝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勝薛小邾之大夫皆會

知勝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逼令尹嬰齊及司馬士夫楚人殺之

辛丑王三年 齊悼公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衡山縣有場今在湖南衡山縣南有衡山

嬰齊伐吳為簡之師克之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嬰齊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

卷十七 哀公三年

四

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嬰齊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此嬰齊嬰齊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禮晉天子之

公始朝于晉四月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榮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義經佐

附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馬稱解狐其誰也將立之而卒又問馬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公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於是軍無秕政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職不為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神矣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大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卷十七 哀公三年

五

六月公會單于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傷莒子黎邾子宣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成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形而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

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公子
壬夫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晉
求成秋諸侯之人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

附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令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
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
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
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

卷十七

襄公三年

六

禮自犯不武不
敬之罪以及揚
干
言不敢不從職

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
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于用鉞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恕君心請歸死于司寇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
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
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
馬士富為候奄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營伐許

主靈王四年 晉悼公四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往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春楚師

猶在繁陽韓厥患之告于朝曰文王帥殷之叛

國以事紂惟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滅武

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

卷十七

襄公四年

七

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國乎夏楚彭名侵陳陳
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營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厥

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以敝邑先君之禮

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

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此身猶曰雖死
笑之於口實

簡

應實賦之款
不夫晉侯微發
之命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

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諸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

為廢咨事為詎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成公夫人

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柩不虞臣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

季孫為已樹六櫃于蒲圃東門之外臣慶請木

季孫曰略臣慶用蒲圃之櫃君子曰志所謂名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

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顧國事君無失

官命鄆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

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敢借助焉晉侯許

之

伏

附十月邾人莒人伐鄆威武仲敗鄆侵邾敗于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附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

皮以請和諸侯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

卷十七

案公四年

一九

則曉否則構武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故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

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并公曰后并何如

對曰昔有夏之方棄也后并自釁遣于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而簡民車而游于原

獸棄武羅伯因熊羆虎圍而用寒流寒流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棄之后并收之信而使

之以為己相况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虞罪于田榘之詐應以取其國家外內咸

<p>服罪猶不悔將歸自由家衆後而更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子窮門靡奔有南氏因</p>	<p>康滅澆于過后村滅獯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p>	<p>帝夷羿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庶壯武不可重用不悞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p>	<p>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戊使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p>
--	--	--	---

卷十七 襄公四年

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p>春秋五年</p>	<p>叔孫豹鄆世子也如晉</p>	<p>會吳且告會期</p>	<p>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p>
-------------	------------------	---------------	------------------

卷十七 襄公五年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實侵欲馬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用諍曰周道損其心而偏其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侯 宋公 陳侯 南侯 鄭伯 曹伯
成莒子 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齊世子光 吳人 鄆
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 會吳且命成陳也叔孫豹以
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曉命于會

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為令尹晉士甸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

卷十七 襄公五年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我事也無之而後可冬
諸侯成陳公子貞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

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飲公在位宰庀被家器為葬

備無水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寅王 六年 晉悼公 五年

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弼來奔

宋華弼與樂嬖少相俚長相侮人相謗也樂嬖
怒以方拮華弼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拮于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卓犖于朝罪執大焉亦逐樂嬖樂嬖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伐從于罕黨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成來朝

卷十七 襄公六年

莒人滅鄆

鄆恃賂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孫如晉見且

聽命

王震左行季孫如晉請于晉侯曰敝邑福

小無能為鄆哀字寡君知過矣抑鄆故臣

之屬也而先季姬之後也皆為不遺棄

吾昏姻剪我邊鄙以存為故邑不利寡君
 豈有愛焉狐貍之得我一二外臣不戒師
 徒用劒君所知也晉人口口君之辱也願
 借助于鄆寡君親受命焉狐貍之而狐搢
 之乎對曰是豈在寡君戚之會東諸侯並
 肩齊盟齊州首肆其同姓升毫大國而恃
 奸之何有于故邑且也君今緩靜東夏
 據荆蠻以土盟諸侯而萊爾夷邦敢校焉
 啓疆以送亂略于大國之宇下詩云瓶之

罄美維罍之耻我小國之不寧晉大國之
 耻也昔齊桓之霸也鄆為夷病會于淮以
 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乃施到今諸侯懷
 焉若若備桓之績惠顧同盟不伐夏后氏
 之裔肯而淮間鄆故于晉亂之國敵邑悉
 帥敵賊以受事于同馬無出逃命惟大國
 圖之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貜風沙

以索馬牛皆百匹公乃還齊姜之說也靈公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以萊子策于不食故受弱城
 東陽以逼之五年遂圍萊堙之環城傳明于堞
 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狀正與子棠人軍
 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淳茶奔棠
 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
 宗器于齊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乃成滅之遷萊
 子于郊高厚崔杼定其田

乙靈王
 未六年七年
 齊公七年

春鄆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地

南道為費軍叔仲帶為隨正欲善李氏而求
于南道謂遺請城費存多與而後故李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劉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金

冬十月

附晉韓厥告老無忌有廢疾辟立之辭曰詩曰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入口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山蘆遊而曰

卷十七 大 魯公七年

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
使韓起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士戌及孫林父盟

拜季孫宿之言且尋孫良夫之盟也公登林父
亦登叔孫豹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不

不禮大臣

少安林父無辭亦無後客叔孫曰孫子必亡過
而不悛止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而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上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

千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子鄭

楚師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見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辛丑鄭伯
鄭信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公子喜
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某亦不禮焉及其元

卷十七 大 魯公七年

年朝于晉子豐欲邀諸晉而廢之公子喜止之
及將會于鄆公子驪相又不禮焉公子驪使賊
夜弑公而以瘠疾赴于諸侯前公生五年奉而
立之

陳侯來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伐使公子黃往
而執之楚人從之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有二圖陳侯逃歸

卷終

春秋左傳卷之十八

襄公二

西歷王
中七年八年
鄭簡公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邵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公子騂驪先之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卷十八 襄公八年

庚寅鄭公子發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燹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公子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簡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簡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簡公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以疆鄆田

秋九月大雩

旱也

冬楚公子負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欲從楚公

官官庀其師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

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

兵庀府守使太宰西鉏吾庀守府令司宮巷伯

做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川馬于四疆祀

盤庚于西門之外晉悼公問于士弱曰吾聞之

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

食于火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鶚火

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公子駢曰詩云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收執其咎請從楚駢也
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
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
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
馬燹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遑啓處以相救也剪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
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悲痛不知所庇民

卷十八 襄公八年

子嘉公子董公孫舍之欲待晉公子駢曰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至
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冠不為害民
不罷病不亦可乎公孫舍之曰小所以事大信
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
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
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方明四軍無闕八
卿和睦必不棄鄙楚師遠逐糧食將盡必將速
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定守以老楚楚

楚平公以爲
已反故與之

出季孫賦彤弓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季孫賦也先
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丁靈王九年 晉悼公九年

春宋災

子罕爲司城以聽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
小屋塗大屋陳簪櫨具綆缶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大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
臣具正徒令隄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閔討右

卷十八 襄公八年

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
止不敢不告知榮使行人子負對曰君有楚命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
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
惟君圖之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句賦標有梅
季孫宿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
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季孫賦角弓賓將

標梅味酸宜及
時飲者及時
節也
季孫宿弟
季孫宿也

春秋左傳卷之六
昭公四年

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
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勾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

姜

叔孫僑如之奔齊也穆姜遷下宋宮始性而室
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
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

卷十八

襄公九年

上

體之長也章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
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體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
與于亂在下位而不仁不可謂元不謂國家不
可謂亨作而辱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
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
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居東宮
十年而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成莒子杞伯

從中軍
從下軍
從新軍
未建

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
鄭簡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陸繁考正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冬

十月季孫宿齊崔杼宋皇郕從知罃士勾門于
鄭門衛比宮括曹人邾人從中行偃韓起門

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樂轅士魴門于北門杞
人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戊師于汜令于

諸侯口脩器備威師糧歸老幼疾于虎牢肆
告國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偃曰遂圍之以待

卷十八

襄公九年

上

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
盟而還師以散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
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
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
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公帥公子驪公
子發公子嘉公孫叔公孫葉公孫舍之及其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弱為載書曰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公子驂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太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眾神	不獲散其種祀其民今不獲其利夫婦孺	若螫臨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惟	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	如之中行假曰改裁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反也知蔡曰我實不	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簡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	卷十八	襄公九年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千鄭乃盟而還	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孫	宿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居以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為冠具季孫	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公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	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	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	--------------------	------------------	--------------------	--------------------	--------------------	--------------------	--------------------	--------------------	-----	------	-----------------	--------------------	--------------------	--------------------	-------------------	--------------------	--------------------	--------------------	-------------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理絳請施命輸積聚以貸	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貸之國無滯積亦無困	人公無禁同亦無奇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	用不作車服從給自之明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	楚子其伐鄭	鄭公子驂特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蠆口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公子驂公孫舍之曰	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是楚	卷十八	襄公九年	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勿臨	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上也是故臨	之明神不譴要盟言之可也乃及楚平○楚莊	夫人卒楚子未定鄭而歸	戊午王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成莒子邾子	宣滕子成薛伯杞伯考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于祖	會吳子壽夢也
--------------------	--------------------	--------------------	--------------------	-------	-------	--------------------	--------------------	--------------------	-----	------	--------------------	--------------------	--------------------	------------	-------	------------------	--------------------	----	--------

晉往來之道也

晉中行假士

晉中行假士自請伐偏陽而日宋向戌焉知營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因請圍之弗克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韓門發耶人紇挾之以出門者伏虎所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按戟以成二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墜則又縣之獲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十九

其斷以徇于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偏陽中行偃士自請于知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營怒投之以枕曰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竊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假士帥卒攻偏陽親受矢石間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偏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春秋左傳

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晉人以偏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偏陽姪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以奉祭祀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生秦不為事仲尼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鄭伐宋庚午門于桐門○衛獻公救宋師于襄牛鄭公孫舍之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公子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十

驂曰國病矣舍之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諸大夫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衛孫林父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雉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孫蒯獲皇耳于犬丘七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克之九月公孫輒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况鄭乎有災其

執政之三士乎

晉師伐秦

往歲夏秦景公使士唯晉師下是以伐晉楚
子許之公子貞晉不晉當今伐不能與晉爭晉
若類能而使之舉晉不晉官晉不晉其卿讓于
善其大夫不失其晉上晉教其庶人力于農
樵商工卓諫不知晉韓驁晉知晉票馬以
為政范禽少于中晉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
少於轡壁而樂釐晉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晉而後晉可晉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晉必將出師狄楚子師
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殺晉晉能報也至
是晉知晉師伐秦

秋晉人伐我宋鄙

晉人問諸侯之有事也伐我宋鄙

公會晉侯晉宋公晉衛侯晉曹伯晉莒子晉邾子晉

齊世子來滕子晉薛伯晉紀侯晉小邾子晉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子勝已西師
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驪晉公孫晉

物公子驪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尉止獲又與之爭抑之曰爾車非禮也遂弗
使獻初驪為中晉司氏侯氏師氏皆喪
田馬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捷以作
亂於是驪當國為司馬驪為司空公乎為
司徒十旬戊辰尉止司氏侯氏女父晉師僕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三卿切鄭
簡公以如北宮公子嘉知之故不死公孫夏聞
盜不傲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校甲
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虎群司
開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
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公孫晉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皆女父司臣尉
翻司齊奔宋公子嘉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授誅之子產止之請為

松漢明也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十三

之焚書嘉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為
 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眾
 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
 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乃焚書于倉
 門之外眾而後定十五年鄭人以公孫夏公
 孫僑良宵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
 師慧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李孫宿宿實
 下鄭人醢三人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

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
 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禍而易淫樂之
 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晉楚爭鄭其九
 國鄭地而成之
 原保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楚公子貞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
 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榮曰今我逃楚楚必
 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廩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

志既成

卷十八

襄公十年

十四

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
 頤而軍鄭公孫董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
 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宵涉頤與楚人盟驪廩欲伐鄭師知榮
 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戰
 而不克為諸侯笑不如還也丁未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怒而
 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晉悼公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
 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軍門主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
 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姓
 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
 職若軍門主實其能束東底乎今自王叔之相
 也政以賂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下勝其富
 吾能無軍門主實乎惟大國圖之士匄曰天子
 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驛楚亦年也言
 得三重耳

與合要王叔氏不許舉其母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已靈王十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國語李孫宿告叔孫豹曰請為三軍各征其

軍叔孫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

元侯作軍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

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自大夫無卿帥

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威應今我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

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李孫固請之叔孫曰然

則盟諸乃盟諸傅闕誼諸五父之衢而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自是晉楚代討于

魯襄昭皆如楚

夏四月丁卯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謂大夫曰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我疾也晉疾楚將何之何為而使

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公孫

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

吾又從之則晉怒其矣晉計驟來楚師不能吾

固與晉大夫說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成

侵鄭大獲舍之曰帥而伐宋可矣遂侵宋

王十朋藏諸君子曰越哉公孫之與晉也

鄭固與之晉止固庇之惡宋為不固與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曰惡于宋宋無業而惡焉毋乃不可乎且

殘民以逞民則何罪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簡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其暮晉知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

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

向右還次于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陰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上白曰不
必失諸侯諸侯道微而無成欲無武乎乃盟
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刊毋保姦毋留
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
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
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遂命亡氏踣其
家

楚子共鄭伯簡伐宋

楚公子貞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將以伐鄭鄭簡公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十月

丁亥鄭公孫舍之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庚辰救鄭因晉禮而歸之納庫候禁侵掠

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臧武仲對曰凡我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救

鄭人執鄭行人良霄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

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

二肆及其鑄幣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觀

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

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無怨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夫樂以安德義

以虞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

以殿邦國同福祿永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

教敎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手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及大宰石葵如楚告將服于晉四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經綏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五年五十一皆吉
行
故使楚以秦之
不若使秦而與
其本使之意

十三年冬石與言于公子貞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能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疾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上武濟自輔故也
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

卷十八 襄公十一年 十九

春秋左翼卷之十九

襄公三

庚子三月晉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季孫入鄆取其鍾以為公鑾

夏晉侯悼使士魴來聘

且拜師

吳子乘卒長子諸樊立

卷十九 襄公十二年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立長子諸樊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復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子貞及秦廢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取鄭也

公如晉

公朝于晉且拜士魴之辟禮也

辛丑王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晉悼公十一年

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郛

郛亂分為三師救郛遂取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一年

附夏晉知營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

士句將中軍辭曰伯道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道中行偃將中軍士句

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

臣不如韓起韓起顧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

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來官屬以

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

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大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周之興也其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

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崇力以事其上是以

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

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生由爭善也

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一年

明年夏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

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

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知榮卒上策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杜預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君師保之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郢以辟社稷為大夫憂其必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百領以沒于地惟是幸

卷十九

秋寔穿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禘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與對左命少許王卒公子貞謀繼大夫曰君有命矣貞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無有變矣命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

附吳侵楚由基奔命公子午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戰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午從之戰于庸浦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冬城防書時也於是將平城城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壬寅王十有四年晉悼公十四年楚康王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葛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吳告敗于晉春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句數

卷十九

吳公子

五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晉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戊子駒支並內視數諸朝曰來妻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諸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母是弱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獲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擗之與晉路之戎何以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故也豈敢離遠則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幣幣不通

曰無言

言語不達何悲之謂也子與子會無言焉
賦青蠅而退荒句謂馬使即事一書成性拂也
於是叔老為季孫介以會自是晉人斬魯幣而
益敬其使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懷之役也晉侯
卷十九 秦公十四年

義取澤則厲注
則楊志有必深

待于竟使六卿師諸侯之師以直及淫不濟叔
向見叔孫豹叔孫豹賦飽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公孫滿見衛北宮括曰與
人而不固若社稷何北宮括說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進遂濟淫秦人易澤上流師人多死鄭公
孫滿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復成
中行偃令口雞鳴而駕寒井火竄惟余馬首是
瞻樂驪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曰不待中行伯乎絳

閱

戒二子共安

孫父使其子則

巧言曰無事無

曰夫子命從師樂伯也各持從之從師摩
以從夫子也假曰告公極之何及乃命大還晉
人謂之還道之後三戰三捷也報懷之敗也
又無功晉之耻也與范鞅帥死焉范鞅辱
樂驪謂曰余弗不欲往而子召之是而子殺
余之弟也弗遂余亦將殺之范鞅奔秦
附秦伯問范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仁對曰其樂
氏手樂驪法霍已其前可以免其在盈乎公曰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卷十九 秦公十四年
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驪死盈之善未能及人
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
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已未衛侯廋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
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孫林父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
歌巧言之卒華太師諱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微之公怒使師曹三百

子孫公孫

公孫公孫

子孫公孫

故師曹欲辭之以怒林父以報公懼告林父

林父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而帶下戚而入見

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聞也人懼社稷之傾

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收奸之罪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道聞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

與林父盟于立宮林父皆殺之丁展奔齊公如

鄆使子行與林父林父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于河澤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

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

卷十九

襄公十四年

八

庚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戕射為禮乎射兩

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嚮而射之實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

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昂于衛衛人使世叔儀

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

林父對身重
其初雖殺君其
惡不多

襄公十四年

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厚弗辟

又重恤之敗拜君命之辱厚成叔歸語臧武仲

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室有母弟鮒以

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萊寄

衛侯及其復也以萊糧歸召宰穀從而迎歸衛

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飢寒而萊袖乃

舍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田之以聽命

于諸侯衛侯在萊臧武仲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退而告其人口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

卷十九

襄公十四年

九

衛上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鮮子儀聞之見

臧孫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口衛君必入夫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王為庸浦之後故命公子貞帥師于棠以伐

吳吳不出而還公子貞敗以吳為不能而弗微

吳人自阜舟之隘旁而擊之其人不戰而敗吳

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臼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董
莒人邾人于戚

師曠待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惡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又可
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卷十九

襄公十四年

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
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
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
工獻藝故夏詩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矣

不使失性

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于民止以

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
于中行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
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各
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句假羽色于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

癸靈王十

卯四年十有五年

春宋公

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卷十九

襄公十五年

非所望也對曰吾在晉吾兄為之歟之重勞且

不敢問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靈公許嫁王使陰里
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夏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
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
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
環茲率男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
無廢朕命春官師從單靖公逆后于齊卿不行

解編也

襄公十五年

非禮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侯圍成或于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以備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入伐我南鄙

公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卷十九 襄公十五年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公孫蒍送葬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簡曹伯成

莒子比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

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晉平公即位叔向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

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隸馬

御改服脩官燕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

歸侵由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穆公且曰通齊

楚之使晉平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侯大夫

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中行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於是叔孫豹晉中行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蒍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卷十九 襄公十六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靈公叛楚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

可晉人歸諸侯以其師討之鄭公孫蒍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夏六月次于成林庚寅伐許

次于函氏晉中行偃樂壓帥師伐楚以報宋揚

梁之後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

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靈公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靈公曰是好勇去

之以為名建運寒海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叔孫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以寡君之未禘

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叔孫曰以齊人之

朝夕釋憾于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

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見中行偃賊圻父中行偃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士句賦鴻鴈

卷十九

太襄公十六年

之卒章士句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鴈乎

乙靈王十有七年 晉平公二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宣公也子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陳卑宋故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千重丘毀其旆重丘人

開門而詢諸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不

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

人愬于晉

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滅武仲于防師自陽關逆滅保至于於松

耶叔紇滅疇滅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

復齊師去之齊人獲滅堅靈公使風沙衛言之

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

人使其刑臣禮于士以伐我決其傷而死

卷十九

太襄公十七年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宰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

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平公聞之曰臣也

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向成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乃舍之向戌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驂十

一月國人逐瘳徇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

懼奔陳

陽門東城門內
陽門西門而約

子罕墨色而居

附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

罕請侯農功之畢公弗許築首謳曰陽門之哲

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

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

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罕曰宋國區區

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宋人或得玉獻之于

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今王人以為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

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

所

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晉人之規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卷十九

襄公十七年

十六

食粥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

附齊晏弱卒晏嬰處續斬其經帶杖管屨

也曰惟卿為大夫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卷十九

襄公十七年

十七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

襄公四

丙寅王十有八年晉平公三年

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平

衛侯鄭伯簡曹伯成苦子比邾子悻滕子成薛

卷二十襄公十八年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侯伐我北鄙晉中行偃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

走見梗楊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

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偃許諾

冬晉侯伐齊將濟河偃以朱絲繫王二鼓角

一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廢棄好背盟陵虐神

主晉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

之苟捷有功無作神蓋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

官防門不足守

山澤處皆實折城

莊別也馬作別

齊不勝

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一月會于魯濟尋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距防門而守之

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

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句吉析歸父曰吾知子敢

匿情乎晉人苦人皆請以卒千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歸父以告齊

侯齊侯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

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濤

之險雖所不至必布而踰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卷二十襄公十八年

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

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為烏之聲樂齊師其

遁邢侯告中行偃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

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

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齊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殺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

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

射殖綽中肩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

皆衿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

魯衛請攻險已卯中行偃范句以中軍克京陵
 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
 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狄范
 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檣以為公琴已亥
 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
 州綽門于東閭左驢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者
 侯駕將走鄒棠太子光與郭榮扣馬諫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

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不聽太子抽劍斷鞅
 乃止甲辰東侵及淮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公子午午弗許楚康王聞之使告午曰
 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午嘆曰君王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

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
 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因治兵于汾
 於是鄭公孫薑良霄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公
 子嘉公孫舍之公孫夏守二子知公子嘉之謀
 完守入保嘉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頡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膏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公子午門于純門信于城
 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後徒幾
 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
 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
 之德也

丁丑王十有九年晉平公四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祝阿曰大母侵小

晉人平執邾子悼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鄆水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驅我田取

行其謝也

比言甫出征以
還王國

邾田歸之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

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

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附中行偃痺疽生瘍于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

大夫歸者皆反范臼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舍范臼盟而撫之曰事

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盈曰其為未卒事于齊

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

有如河乃腹受舍范臼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卷二十

襄公十九年

五

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臼為政賦黍苗

季孫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

賦六月

附季孫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臧武仲謂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特

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

其所得以作曩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
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者之何
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
道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魴帥師從焉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太子蒯

齊靈公娶于魯曰賴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

卷二十

襄公十九年

六

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

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

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

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

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傳

牙以為太子風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

光立之光殺戎子戶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

有刑不在朝市五月壬辰靈公卒光即位執公

子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

叛○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莊公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
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緹納
師醢衛于軍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崔杼殺高厚于灑臺而分其室書曰齊殺其大
夫從君于昏也

卷二十

襄公十九年

七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蘧轍編次公子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公子嘉當罪以其甲及

子華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公孫舍之公孫夏帥

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華子良奔楚楚

以子華為右尹鄭人使公孫舍之當國公孫夏

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

孔主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子

然子孔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

子然子產之父

之元年士子孔卒子孔實相子華子良之室二
室如一故二子及于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叔孫會范匄于柯叔孫

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城武城

卷二十

襄公十九年

八

叔孫豹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戊靈王二十年晉平公五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及莒平仲孫會盟于向祝阿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鄭伯

曹伯武莒子黎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

孝小邾子穆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叔孫豹子大和

莊公十九年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卷二十

襄公二十年

九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公子黃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己酉二十有一年 晉平公六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廢其以漆間丘來奔

邾廢其以漆間丘來奔。季孫宿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

卷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

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必阜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滿濯其心。一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齊氏遂發見上
聖子
棄和盈之母范
句女也

櫃主啓

欒黶娶于范句。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黶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范句。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

卷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
鞅為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句畏其多士也。信
之。盈為下卿。句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奔楚。范句
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
叔虎叔羆。因伯華叔句藉偃。樂王鮒見叔句曰。
吾為子請。叔句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句。叔
句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
不行者。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
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句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

不使得視寢

卷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一

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既。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范匄。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蘇極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玉。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范匄說與之。乘以言。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二

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

〔國語〕欒盈之出也。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戮。欒氏之臣辛俞從。吏執而獻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

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臣事樂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隳其前言。而自亢其心也。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卷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三

附樂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太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惟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附氏字討者

曹伯武來朝

始見也

公會晉侯平齊侯。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

莒子比邾子悼于商任。

錮樂氏也。於是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

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匄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匄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

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卷二十

襄公二十一年

十四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後。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全于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諫新。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明年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嬰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陳人執共。忠信薦敬。上下同之。天

說樂氏之士因曰勇爵

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卷二十一

襄公十一年

十五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一

襄公五

與靈王二十有二年 晉平公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荷以聖為，叔孫得臣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附〕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

如晉朝楚曰觀釁也

不恭順有禮之

盡其上也所有

會歲終朝正也

子懷石孟陽石

嘗祭之則酒得

與助祭

不意之征役數
數而至

然官無事受職
而時祀以一半
二每歲祭以半
永發也

而何敗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淇梁之明年子

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耐與

執燭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

事期不朝之問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

令之無常國家羸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

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

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

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

實重國之

附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其子

段而使然官薄祭祭以特羊股以少牢足以供

祀盡歸其餘邑于公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

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

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黑肱卒君子曰善戒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瑒鄭伯簡曹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三

四

伯武莒子比邾子悼薛伯杞伯考小邾子穆于沙

隨○公至自會

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一年夏楚公子午卒使為子馮為令尹子

馮訪于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

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床焉重繭衣

裘鮮食而寢楚康王使醫視之信乃使追舒為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三

令尹至是觀起有寵于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追舒之子棄疾為王

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

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

馬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馬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為王遂殺追舒于朝輟觀起于四竟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

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

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為子馮為令尹公

子南辭字

已凡復生白骨
又肉

三命為上卿
衛恭公曰
林僕衛地言不
敢安行也
禮謂于典言至
也

子辭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于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子馮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吾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二年

四

（家語）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孔子之先宋微子。啓之弟微仲。衍之後也。歷傳至宋濟公。生弗父何。弗父何以國讓厲公。其曾孫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伯。再命而侯。三命而俯。循壺而走。亦寡予。敢侮。饒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為孔氏。嘉生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邾叔純。

無子。其妻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復求婦于顏氏。顏氏三女。其少者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邾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先聖王之裔。令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即爾能矣。遂妻之。徵在既廟。見懼。不時有男。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遂於是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邾邑。因名曰丘。字仲尼。二歲而邾叔純卒。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五

辛丑王二十有三年。晉平公八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句卒。弟文公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夏邾界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人見二
慶之酷也

車有一載者曰
晉曲沃大夫

陳哀公如楚公子黃惣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
慶樂化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
二慶楚人納公子黃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藩載樂
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六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
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
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
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
甲因魏舒以入絳初盈佐魏絳于下軍舒私馬
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韓趙方睦中
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
盈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故趙氏韓氏
中行氏知氏程鄭氏皆主范氏惟魏氏及七與

樂盈有內惠故
許為婦人入

樂盈必持帶防
衛也

樂盈以罪族為
言如者也

樂盈矢于款也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七

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句或告曰樂氏至
矣句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
氏多怨子為政樂氏在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惟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
姻喪王鮒使句墨衰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
公以如固宮使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
樂氏矣趙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
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超
乘右撫劔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所之鞅曰之
公范句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樂氏之力
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隸也若于冊書謂范
句苟焚冊書我殺督戎句喜曰而殺之而不請
于君焚冊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
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樂
氏乘公門士句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
以帥卒樂氏退鞅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
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亭而

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奔曲沃
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莊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搏召揚為右望驅

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曹開御戎要

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廬蒲癸為右啟

牢成御相羅師狼遽疏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為右大駟商子遊御夏之御冠崔如為右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逐伐晉晏嬰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

崔杼曰將若君何杼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

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

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

晉取朝歌為貳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候

庭成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後乃還晉趙盾
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異寵○八月叔孫救晉

次于雍脩禮也

已卯仲孫速卒季孫宿立其庶子羯

初季孫宿無嫡子公彌長而愛公統欲立之訪

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

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

將其敵車而行乃止訪于臧武仲武仲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武仲為客既獻

武仲命北面重席新樽繫之召紇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而召公彌使與之齒季孫失色以公

彌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姦回不軌禍備下民可也公彌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

故公彌氏富又出為公左宰仲孫疾長子秩當

立仲孫之御驪豐黠好羯也謂公彌曰苟立羯

李孫廢立
云孫才故以

請讎臧氏。公彌因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已卯，仲孫卒。公彌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彌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彌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初，季孫愛臧孫。仲孫惡之。仲孫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一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因以防求為後立其兄臧滿

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太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孫許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嬖子也，生紇，長于公宮。

不為天所弔也

無廢文仲宣叔之數

惡臣謂齊七者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三年 十一

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及其亡也，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臧為以納請。臧為遂自為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紇曰：「無辭及。」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嫡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子服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開。』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開。』臧紇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晉人殺樂盈

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出奔宋。

王豫讀書錄晉人圖樂盈于曲沃。盈使晉
午夜賂內嬖子朱以謂晉侯曰。君討樂氏
也。為社稷耶。為范氏耶。公曰。為社稷。子朱
曰。為社稷。則樂氏君社稷之臣也。若之何
以范氏去之。昔桓叔之肇基也。樂實實傳
之。文公之創霸也。樂枝戮力。據楚以成城
濮之勲。以主盟中夏。鄆陵之役。書實尸之。
厥功爛焉。晉社稷之創而大也。樂氏之力
也。孺子盈圖其私難。互與范氏相仇。陳何
關于國。何戾于社稷。君信謠惑。而棄忠良
臣。竊過之。且范氏實不利于國。逐樂氏而
不告事也。今樂氏之邑。以瞻其黨。是不忘
君也。君若宥樂氏而納之。以耦范氏。晉國
猶世。若逞其志。暴殺其仇讎。令得併植于
國。以成其私。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公悅。將
納盈。范鞅懼。使程鄭止公曰。樂氏帥賊以
入。君猶宥之耶。國宮之役。矢及君屋。不有
范氏。君能宴然有今日耶。昔厲公不禮于

樂書書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君其危哉。公懼乃止。冬十月。
殺樂盈。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梁華周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于莒郊。旦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
郊。使弔之。辭曰。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存。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
諸其室。
說苑杞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歸枕
夫哭于城下。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十日而城
為之崩。既葬。嘆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
倚者也。吾外無所倚。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
援琴而鼓之。曲終。投淄水而死。

如晉克孫氏

士靈王二十有四年
晉平公九年
紀文公孟姑元年

春叔孫豹如晉

晉范句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也？豹未對。句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豹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十四

〔附〕范句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簡公如晉。公孫夏相子產寓書于公孫夏，以告句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樂也。

四

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象有鼻，以焚其身，賄也。范句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句曰：公孫夏曰：以陳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康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十五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鄭伯、簡、曹伯、武、莒子。

比黎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文小邾子穆子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哀許男靈伐鄭

楚康王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

還救鄭晉平公使張骼輔蹇力致楚師求御于

鄭鄭人卜公孫射太吉遊吉戒之曰大國之人

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吉曰不然

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

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十六

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

胄于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

待而出二子皆起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

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

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康

王還自棘澤使蒧啟彊帥師送陳無宇歸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宜咎奔楚

齊人為王城邾叔孫如周聘且賀城也王嘉其

有禮也賜之太路

天饑

叔孫豹如京師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四年

十七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二

襄公六

癸丑王二十有五年 晉平公十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尙患焉。其來

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立其弟景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杼。棠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

杼不聽。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崔子因是怨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

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見于從在廿三

齊師伐也言
行發得諸人于
此實非待入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

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

公宮。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墜。遂弑之。賈舉州綽郈師公孫敖封

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

命不脫弁而死。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祭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

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

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

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

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六

列國史陳文子聞難出奔衛見衛孫林父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蔡蔡世子般剛而戾文子見之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去之晉

襄公二十五年

三

齊景公即位之二年使人召之乃歸

叔孫僑如之在齊也。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嬰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辛巳。景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

阿族小將師

娶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

此黎
邾子成 滕子成 薛伯 杞伯文 小邾子穆 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

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

侯許之使叔向告于諸侯公使子服椒對曰君

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襄公二十五年

四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舍之。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舍之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產獻捷于晉。戎服。

黃王長女配閔
公之子胡公
齊之孫之後
三格
齊王父在桓五

千五百坊
百四十四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
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
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
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五之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
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五年
五
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
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
故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
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
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大
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
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令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晉士弱不能對復于

五鹿邑名

舟師役在廿四
年夏

趙武弒因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公
孫舍之相鄭簡公如晉拜陳之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齊成故也
晉趙武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叔孫豹
見之謂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衛侯入于夷儀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六
衛獻公猶在齊晉侯使魏舒宛沒逆之將使衛
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幣以求五鹿八月獻公入
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往歲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
楚楚康王師于蕞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
舒鳩子敬送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
命王欲伐之令尹為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

楚師有功

楚師有功

楚師有功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七

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及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屈建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及鄭平。○明年三月。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公孫舍之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五年

八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行人子羽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弟餘立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敝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殲。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

甲寅王二十有六年

晉平公十一年

齊景公十四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初甯殖將死。召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許諾。至是。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子鮮辭敬。似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

淹恤在外

子鮮為義多不為上

孫林父之子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九

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開出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喜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喜不聽孫林父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孫襄傷甯喜舍于郊將出奔孫襄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喜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殤公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公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世叔

孫林父也

孫林父之子

孫林父之子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

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弗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縻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一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開出公使止之檀弓衛獻公反于衛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執羈勒的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母乃不可乎弗果班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吳來聘召公也衛侯之歸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愬于晉晉成茅氏衛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獲殖綽復愬于晉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驪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平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伯姬之妻取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狼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一

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歸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棄與向戌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向戌聞之恥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向戌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向戌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

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妻棄使某獻向戌以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晉人執衛甯喜

澶淵之後衛獻公往會之晉人執甯喜比宮遣付女齊以先歸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為獻公故如晉晉平公兼享之齊國弱使晏嬰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

卷二十二

襄公二十六年

十二

告趙武使言于平公平公乃許歸衛侯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康蔡侯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康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子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

梁氏名
師之梁城門

梁氏名

小人之性，樂于勇，而禍以足其性而求名者，非國家之利也。公孫舍之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楚入南里，隨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而後歸。而後葬許靈公。

〔附〕先是五月，楚康王與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于囚。」乃立囚問焉。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

卷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十三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因曰：「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公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令正以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其不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秦人不許。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附〕晉韓起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襄公七年

乙未年二十七年 晉平公十二年

〔附〕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實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士句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武為政，言于平公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一

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來聘，其車美，仲孫羯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胤亦不。

相胤曰：人而無

國也

卷之二十一
齊公之妻

知也

附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成請老子崔杼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上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薄慶之厚也他日成與疆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杼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二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縊復命于崔杼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

卷之二十一
齊公之妻

辟諸大墓遂來奔慶封當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令尹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武武謀于諸大夫韓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武司馬置折俎禮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湏無衛石惡至甲寅晉知盈從趙武至丙辰鄭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屈建成言于楚戊申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武武曰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以爲難爲單不
楚有難楚人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向成復言于屈建，建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向成至。是夜也，趙孟及楚公子黑肱盟以齊言。庚辰，屈建至自陳。陳孔魚、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知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趙武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太宰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因請釋甲。屈建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信？不聽。」趙武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齊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我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我庸多矣。非所患也。季孫宿使以公命謂叔孫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楚公孫歸生子
伯之子

班布也布荆生
地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平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仰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武曰：「諸侯歸晉之德，是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歸生相善也。伍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罪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歸生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歸生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歸生通使于晉。還如楚，屈建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建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詩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賔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鉤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麇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

後在成六年

亂在文十四年

襄公二十七年

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人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後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少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變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虜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屈建曰是皆然矣歸生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

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人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屈建懼，言諸王盡其祿爵而復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甯喜專。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木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抵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二八

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戶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惟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錄。

開表追服謂之稅服

盟于河，不遠木門，晉邑從之，謂治其事

亂也

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惟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世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儀為卿。初，甯喜謀納公。世叔儀聞之，曰：甯子必不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七年

九

呂覽：初，郕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右宰穀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鄉者右宰穀之觴夫子也，甚懼。今侯漂過而弗辭，郕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去衛二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婢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郕成子

侯何也？漂重也

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也深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武為客。屈建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屈建亦不能對也。

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屈建問於趙武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

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建歸以語康王。王曰：「尚矣哉！能敬神人，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盟主也。」建又曰：「且晉之

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知盈遂如楚，涖盟。楚遂罷如晉，涖盟。

鄭伯享趙孟于壽門。公孫舍之。良霄公孫夏公

孫僑遊吉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公孫舍之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

也，不足以當之。」良霄賦：「鵲之責實。」趙孟曰：「林第

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公

孫夏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草蟲曰：「未見若
子憂心忡忡，亦
況見止我則則
結實滿詩
亦前稱君伯之
以此類云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遊吉賦：「野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趙孟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

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樂以安民，不濞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

「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

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遊吉賦：「野
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
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趙孟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
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趙孟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
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
不荒，樂以安民，不濞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
「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
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
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
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

月十一月今九月
月地年當建戌
品在申故

犬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戌辭
邑。向氏欲攻司城。向戌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
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其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
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
失閏矣。

丙寅王二十
辰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公十三年
卷二十三
襄公三十八年
十二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甯喜之死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
矣。乃行。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
人立其從子圉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 悼 未朝

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仲孫竭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是月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
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
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游吉。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
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

卷二十三
襄公三十八年
十三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
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
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
之敢憚。游吉歸。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
脩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手。
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九月。游吉如晉。
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冬。齊慶封來奔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 </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	---	---	---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small>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二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計饋樂高怒慶封以告盧蒲癸盧蒲癸曰何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二人謀慶氏使析歸父告晏嬰嬰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佐佐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雖敗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請歸慶封卜</small>
---	---	---	---

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慶封速歸禍作必于嘗歸猶可及也封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懷冀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公孫董抽楯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文子以公歸稅脫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于季孫宿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且其亡也既而齊人來

讓奔吳。吳子餘末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椒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叔孫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韓非子初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矣。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二年

十六

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殿其郛六十。弗受。公孫黃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却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却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公

取諸子何澤
仲孫之之
之神也事之故

孫蜜邑辭多受少。與公孫黃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求崔杼之尸。戮之。明年二月。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十有一月。公如楚。

夏。齊景公陳哀公。祭景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冬。公及宋平公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朝于楚。宋之盟。故也。

附公過鄭。鄭伯不在。良霄廷往。勞于黃崖。不敬。叔孫豹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八年

十七

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宴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子崩。

十一月癸巳。靈王崩。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明年夏五月。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公孫舍之使印段往。良霄曰。弱不可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

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蓄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子

楚郊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鄢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拍之下。其草不殖。

卷二十三

襄公二十八年

十八

春秋左翼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四

襄公八

丁景王二十有九年晉平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初公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帶曰。我楚國之為

豈為一人行也。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

為楚也。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

遂反。○及楚。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豹曰。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被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

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康王。公及陳哀公

鄭簡公許悼公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

夫皆至于墓。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

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

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禮。本死人也。親

微式微胡不

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駕鵠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語。季孫宿取卞。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鵠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二

魯既不違宿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于君其弔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乃止。

庚午。衛侯衎卒。

子襄公惡立

閻弑吳子餘祭。

弟餘味立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餘祭觀舟。聞

弑之。

隨朱盛承

子罕即樂善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三

平。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盈合諸侯之大

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公孫段往。見世叔儀與

之語。世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

不取以役

晉不隣矣其誰云之。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杞子來盟

晉平公使司馬女齊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四

不取夫人嫁之而取臣乎

公告女齊女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燕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燔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王化基之美備
卿衛衛叔康叔
國名後與武成
公滅之以封康叔

湯平也

齊襄公位平王
東遷而取周舊
地故云

大雅陳文王
王天下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五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豹說之謂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沕沕乎大而婉陰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陶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本朝尚書文王
惟恨不及已致
後漢

鄭公集

此難見即八年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六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
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
舞象簡朔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
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
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嬰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無字以納政與邑
是以免于樂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謂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
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伯王史狗

成孫林父已

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
之也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
巢于幕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孫林
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武韓起魏舒
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勉于難

卷二十四

襄公二十九年

七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公孫董公孫寬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書曰
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
及之

附為高氏之難或高豎以盧叛十月閭丘嬰帥
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高倭之魯孫鄭良高倭也高豎致盧而奔晉晉
人城綿而寘旃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缺也。

戊景王三十年晉平公十五年 衛襄公惡元年 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刺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叔孫豹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

儻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

與知政固問焉。不告。叔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遂自立 是為靈侯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庠考補或叫于宋太廟曰。謠謠出出。鳥鳴于

亳社。如曰謠謠。甲午。宋大災。伯姬卒。待姆也。初

火及姬舍。或謂曰。夫人少避火乎。姬曰。婦人之

義。保傳不在。宵不下堂。保至。又以告。姬曰。傳未

至。遂逮乎火而死。君子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

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傳季康子弟

初王偃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

為王御士。聞其嘆。入以告王曰。必殺之。是夫也。

不感而顧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

王不聽。及靈王崩。偃括欲立王子佖。佖弗

知。戊子。偃括圍葛。逐愆期。愆期奔平。時五月。癸

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佖。夫括瑕奔

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佖。夫罪在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往年十一月良霄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

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良霄曰。世行也。公孫黑

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良霄強使之。黑怒

將伐良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于

良氏。裨謚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良霄嘗

酒為窟室。夜飲酒。朝至未巳。朝者曰公馬在。其

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

又將使公孫黑如楚。歸而飲酒。七月庚子。公孫

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罕駟豐同生其宗強良霄汰侈故不免大夫聚謀人謂子產就直助強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飲良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印段從之罕虎曰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印段入皆受盟于公孫黑氏乙巳鄭簡公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良霄聞鄭人之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

盟已也怒聞罕虎之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羽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良霄不勝死于羊肆子產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之葬諸斗城駟氏欲攻之罕虎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子太叔如晉還聞難未入復命于介奔晉駟帶追之與之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乃歸羽頡出奔晉為

國諸大夫與焉共之者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一

國都邊鄙尊卑各異章服廬舍井田各以五人相保

任大夫事趙武與之言伐鄭趙武不可宋之盟故也附冬罕虎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罕虎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太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公孫段懼而歸邑卒與之良霄既死使太史命公孫段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罕虎止之而逐豐

卷二十四

卷。豈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二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初子產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告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茂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三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罕虎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虎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公。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晉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履是懼。何暇思獲。虎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罕虎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昭公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蠶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始置

巧以避法故不畏

在賦後標
參三用三代
本法

維力本齊事

有虞于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儻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漢公子嘉子
王良曾子

鑄刑書之歲二月。鄭人或夢良霄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駒帶卒。國人懼。春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為。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六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太。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冬十月葬蔡景公。

先傳。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

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夫諸侯之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年

十七

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附。叔孫豹至自會。見仲孫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

昭十三年會子
丘晉戰李孫

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仲孫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叔孫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武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起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護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已景王
未三年三十有一年 晉平公十六年 蔡靈公元年

春王正月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一年

十八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初。公作楚宮。叔孫豹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居喪毀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

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再。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不聽。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已亥。仲孫羯卒。子釗嗣是為孟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椒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一年

十九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薨之月。鄭子產相簡公。以如晉。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李孫曰。完葺葺

見通如以寧有
銅鞮音離官

人畫者塚室
中車主車之官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一年

二十

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
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
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
路。圻人^汗以時埴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
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廡不戒。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歲幣以
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養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
敢憚勤勞。士文伯復命。趙武曰。信。我實不德。而

興

襄公

卷二十四

襄公三十一年

二一

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句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
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太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
矣。是役也。鄭罕虎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
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弑之。
而自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
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死傳十二月。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見令尹
圍之威儀。言于襄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
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
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
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四終

卷一十四

襄公三十年

二二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昭公

公名稠。襄公姜奔歸之子。大子孟孫年凡三十七。年。楚千韓侯。在位二十五年。陳齊七年。

庚辰王申四年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武

于號。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

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

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

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殫聽命。公子圍命太

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園。將使豐氏撫

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

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

卿也。不廢惟是。又使園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

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

禍也。

城外為壇。听令

慮難禁之改惡

來於公

禍心也

宋甲休許以底

為千紀也

德也

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故邑館
 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露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
 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武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
 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馬
 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
 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
 國家不罷民無謗譏諸侯無怨天無大灾子之
 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武曰武
 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
 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
 農夫是穰是穀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
 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

君服陳氏

也既有之難

衛社稷而禍之

難楚不為患公子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
 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公子圍設服離衛
 叔孫豹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罕虎曰二執戈
 者前矣蔡公孫歸生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楚
 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
 曰假不反矣

三月取鄆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王鮒相
 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
 梁其錡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
 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
 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魯何罪叔孫
 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
 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
 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
 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天謂魯曰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馬用之魯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鬻乎以謂叔孫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貪利者不得過 賢者李氏食子 取邑臣政也
 附天王使劉夏勞趙孟於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至諸侯而儕於諫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以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遇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女齊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女齊出告晉侯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
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敗狄于太叔。

此句前未平
陽。陰。事。利。平
地。步。利。陰。陽。破
云。以。狄。卒。當。我
車。狄。及。我
每。車。三。人。五。車
十五。人。今。去。車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六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
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狄。莒去疾自齊人于莒。莒展與出奔吳。○叔弓帥
師彊鄆田。

展與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彊鄆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棄齊。胡及公子戒明以大
尾。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
夫人可棄乎。詩曰。無兢維人。善矣。

楚邾悼公

附。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
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
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以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
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
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七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
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
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
汾兆。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
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
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
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崇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

或集曰冰清曰
底休德曰德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
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
問。夕以備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
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
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益
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子公聞之
曰。博物君子也。厚賄之。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八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股及伯州犂城。驪。驪。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
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
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
二子。右尹公子比奔晉。宮廐尹公子黑肱奔鄭。
殺太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邲。故使赴
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國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國語。初。秦公子鍼奔晉。從車千乘。及楚公子
比奔晉。從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韓起
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
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
一卒可也。使與秦公子同食。趙武曰。秦公子
富。若之何其鈞之。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
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
祿也。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九

附十二月庚戌。晉趙武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
復。

檀弓。初。趙武及叔向觀乎九原。武曰。死者如
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武曰。
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
向曰。其舅犯乎。武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
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
其身。不遺其父。晉人謂趙武知人。武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和原晉大夫以

墓也

鄭文公以爲以

射姑所殺

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卷二十五 昭公元年

昭公二

辛卯王 晉平公十八年 楚靈王庚午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來聘且告為政米見禮也起觀書于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以王也公享之季孫宿

賦綿之卒章韓起賦角弓季孫拜曰敢拜子之

綢繆淑邑寡君有望矣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起譽之季孫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

弓遂賦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二月

韓起遂如齊納幣

附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

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

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叔弓如晉

報韓起之聘也晉侯使邾勞辭曰寡君使子來

齊陳無宇大夫 陳無宇上大夫 則送女者班次 齊陳無宇大夫 齊陳無宇大夫

齊陳無宇大夫

齊陳無宇大夫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繼其好。因曰。女無敢為賓。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畢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徐吾犯之妹美。游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二

患也。惟所欲與。犯告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黑盛飾。令布幣而出。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游楚氏。黑怒。既而魯甲以見楚。將殺之。而取其妻。楚知之。執戈逐之。黑傷而歸。告諸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楚而數之。曰。國之大節。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專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

昭公二年

二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三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切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女速行乎。往歲五月。鄭放游楚于吳。將行。游楚子產咨于游吉。吉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女子。子產弗討。○今年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經。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復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末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在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

即燕之子請師

書其罪于木如

刑將至黑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
凶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
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
衢加木焉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往弔焉及河平公使伯瑕來辭曰
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四

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
之孫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刑已頗何以
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明年正月游吉送少姜
之葬梁丙張趯見之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游吉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
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恤
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闢而已無加命矣今雙寵

即燕之子請師

之喪而數於守適小國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
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茲又將來賀不惟此行
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
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
求煩不獲二大夫退游吉曰張趯有知其猶在
君子之後乎

齊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
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規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五

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殞命寡人失望
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
太公丁公昭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
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
使重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起使叔
向對曰寡君之頑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
事未有伉儷在哀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貶其自唐叔以下實

雖陳之

四人皆後明
公之先也
陳王封公下
陳王以大姑
人非其人長非
其長

卷二十六

昭公二年

六

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其為陳氏
矣公棄其氏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
三量皆登一馬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水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民參其力二食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
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
燠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
民將焉避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
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
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
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
公命如逃寇讐樂邵胥原孫纘慶伯降在皂隸
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怡憂公室
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

子

卷二十六

昭公三年

七

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
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夷墻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欲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
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
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及之景公為是省於刑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
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
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踐之而
為里室皆如其舊使宅人反之且謂之曰諺有
之非宅則卜唯隣是卜二子先卜隣矣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吾敢違諸
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無宇以請乃許之
○五月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蔓為少姜之有
寵也以其子更公女人謂韓起子尾欺晉實胡
受之起曰我欲得齊而速其寵寵將來乎

<p>秋小邾子來朝。</p> <p>懿伯之忌。叔弓不入。子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叔弓從之。</p> <p>成公。<small>子悼公</small></p>	<p>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p> <p>壬景王 六年三年 楚靈王二年</p>	<p>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專夫人也。且孟口而將無事。吉廢幾焉。</p> <p>卷二十六 昭公三年</p>	<p>士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韓起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恩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應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p>
---	---	---	---

<p>季孫宿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電。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歲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歲冰也。涑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p> <p>陸道也。夏十二月。日行北道三。月行西道。四。陰平開。觀。水也。</p>	<p>春王正月。大雨雹。</p> <p>癸景王 七年四年 楚靈王三年</p>	<p>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p> <p>卷二十六 昭公三年</p>	<p>季孫宿欲卑之。叔孫豹曰。不可。曹勝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君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p> <p>八月大雲。</p> <p>旱也。</p> <p>冬大雨雹。</p> <p>北燕伯欵出奔齊。</p> <p>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p>
--	--	---	--

此四日水至見
畢取用之

小風壯溫風出

幽風至章曰二
之日擊水時中

三之日納于
陰四之日北
飲其祭也

不易言其難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

章藏冰之道也

夏楚子 靈蔡侯 靈陳侯 家鄭伯 簡許男 悼徐子 滕

子悼 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 淮夷會

于中 楚人執徐子

往年冬 鄭伯如楚 春許男如楚 楚靈王止之 使

伍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 伍舉致命曰 寡君

使舉曰 日君有惠 賜盟于宋 曰晉楚之從交相

見也 以歲之不易 寡人願結驪于二三君 使舉

請間 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

無德則小故不
一建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一

德音以享神人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隣國之難

不可虞也 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 或無難

以喪其國 失其守宇 齊有仲孫之難 而獲桓公

晉有里平之難 而獲文公 衛邢無難 敵亦喪之

恃此三者 而不修政德 亡於不暇 又何能濟 君

其許之 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 殷是以隕 周是以

興 夫豈爭諸侯 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 寡君有

社稷之事 是以不得春秋時見 諸侯君實有之

何辱命焉 伍舉遂請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

大國也

弟之取力略及

不為全也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齊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楚靈王合諸侯于申伍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釣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使問禮於向戌與子產向戌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二

職聽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宋太子佐後至久而弗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靈王示諸侯後伍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子產謂向戌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向戌曰然不十年修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淮夷伐其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楚靈王以諸侯伐吳宋太子佐鄭簡公先歸宋華勞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滅其族將戮慶封伍舉曰臣聞無取者可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三

孫卿外史書

夏商今夏口

在商如之強在
成十六年
博八問其行改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四

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遠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衡轡。士袒與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伍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鋒焚其櫬。靈王從之。遷賴于郕。靈王欲遷許于賴。使闔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育將在此矣。召諸侯而求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慶。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冬。吳伐楚。入棘。標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以備吳。

九月取鄆。已

言易也。言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庶子

初。豹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頤而見人。黑而上僂。

公孫明亦大夫

何不接見諸人

八國下之諸人

比婦八國美也

宋書公之御者

數白黑孫韓也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五

深目而緞。蒙號之曰牛。助余乃脉之。且而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人獸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聞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叔孫未逆國姜。公孫明取之。故恐其子。畏而後使之。叔孫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請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叔孫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仲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於公。如何。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不見。既目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因獨養之。而屏左右。不內人。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饋至。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

王所賜叔孫

端勤庶子

王所賜叔孫

卷二十六

不孝終曰鮮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六

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虎命微十二月癸丑叔孫
 不食乙卯卒牛立塔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
 豎牛路叔仲帶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
 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
 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
 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杜洩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惡舊勲而賜之路復
 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寢
 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
 書服孟孫為司空書勲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
 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生弗敢服
 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明年舍中軍以書使杜
 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
 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
 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師士而哭之叔仲帶謂季
 孫曰帶受命於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
 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者

遷易也

并周齊地

卷二十六

昭公四年

十七

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從也既葬而行
 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
 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弗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
 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射殺之牛取東
 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婼即位朝其家眾曰
 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又披其邑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拔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
 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王十朋叢談豎牛間孟丙子叔孫穆子孟
 丙泣曰天下有無父之國哉以告杜洩杜
 洩曰夫子之遠子與子之遠夫子也事親
 左右執養服勤無方小子行之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七

昭公三

甲景王五年晉平公二十一年
子八年楚靈王四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於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乙

楚靈王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
敖使與令尹遂罷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遂罷
於汜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
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晉韓起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罕虎游吉勞諸
索氏游吉謂叔向曰楚王汰侈也甚子其戒之
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
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

臣其子弟以父
兄婦公也取其
半復以子弟之
半賜公也

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

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鄭
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為閹而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
辱晉吾以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可

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
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頤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宴有好貨賄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二

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
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于邲邲之役楚無晉備
以敗于鄢白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
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
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若有其人恥之可
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
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韓起
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

慶古祥字

有賢以敵晉

陪加也

關則見守門
也司刑刑者

卷之十
四
之
三
人
燕
子
石叔向子食我

公事未竣禮不
見

不敢當國君之
力故特
見鄭伯如夢王

疏禮也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駘輔躒苗賁皇皆
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
矣箕襄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
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
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
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鯀舒帥之其蔑
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
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起禮王欲
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
鄭簡公勞諸國辭不敢見禮也

明年冬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起也過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罕虎如
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游吉以馬
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
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

變如我正

鄭之盟魯侯皆
衆卿
民之惡鄭不并
公家

為暴主不與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王也韓起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
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東若何效辟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
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
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
逆之

公如晉

公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平公謂女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四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子家羈弗能用也奸人
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
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
不亦遠乎君子謂女齊於是乎知禮

夏晉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

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牟夷非刑而書尊地也
莒人愬于晉晉人將止公范鞅曰不可人朝而
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
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
焉乃歸公

〔燕轍古史〕范鞅退以告祁午祁午曰非也
魯君在外而國人納叛此其罪在季孫也
季孫專國秉政見猜於君而思假手於晉
以斃之此陽以牟夷為實而陰以君為市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五

也納叛不義專國不仁悖君不忠必為魯
討之弗聽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

子哀
公立

秦公子鍼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薳蔡侯靈陳侯哀許男悼頓子沈子徐人

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旆麻之役遂

沈子四年

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納越大夫常璽過帥師

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
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駒至于羅汭吳子
使其弟驟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
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
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
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急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馬怒虐執使

卷二十七

昭公五年

六

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
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
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而敝邑知備以
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
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
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
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
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
於砥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

蹇由歸楚于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蹇待命于雩婁禮也

蹇由居楚十四年令尹陽句言於平王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

愆可也乃歸蹇由

乙景王六年 晉平公二十二年 秦哀公元年 楚靈王五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弟平公 杞釐立

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卷二十七 昭公六年

七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平公享之有加籩季孫退使行人

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

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

起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貺罔請微加而後卒事晉人

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

聞之乃坎用牝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士人

之族既盟於此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從為

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

女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

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

秋九月大雩

卷二十七 昭公六年

八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薳罷帥師伐吳師于豫

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官廐尹

棄疾薳罷歸罪于遠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七年華巨 奔衛

棄疾聞薳罷之 父

十一月齊景公如晉請伐北燕。晉侯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納簡公。晏子曰：「不可。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景王
宣十年七年 晉平公二十三年 紀平公柳董示
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甹，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濰。

卷二十七 昭公七年

九

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璠玉，櫝耳不克而還。

三月公如楚

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蕩啟疆曰：「臣能得魯侯。」啟疆來見公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棄公之辱臨，我懷孤與其二三。」

杜預注

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椒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卷二十七 昭公七年

十

孫饒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

（附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謂諸王，王將飲酒，無宇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

大也有七人
區隱也
行善法故解
禮至汝水

校說文據音
三足獸也傳作
然者非

卷二十七

昭公七年

十一

未可得也遂赦之

附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

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附鄭罕虎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罕虎氏

卷二十七

昭公七年

十二

叔孫婁如齊蒞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

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

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

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葉公也庶子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合生孟縶

日食于常火
及陽妻
於衛有災常受
其餘禍

新史
卷二十七

周易曰元亨

孟足賤非金人
不可列為宗室

孟以利居元吉
利建

成孫林父而家

孔孟錡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也

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

孔孟錡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孟錡告之夢

協晉韓起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嫺始生子名之

曰元孟錡之足不良弱行孔孟錡以周易筮之

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

立勢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以示史朝

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孟錡曰非長之謂乎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卷二十七
昭公七年

十三

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

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

罷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僑主

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孟錡立靈公

晉大夫言於士鞅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此

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鵲鵲在原兄

弟急難兄弟之不睦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

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缺以告韓起

起說使鞅如衛弔且反戚田

九月公至自楚

楚子亨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

悔之遂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

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

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

冬十有一月季孫宿卒子悼子統嗣未幾卒

檀弓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脫齊襄而入見曰

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襄季孫曰不

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何其門而

歌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二景王十八年晉平公廿四年 衛靈公示元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昭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初過
過殺偃師而立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叔弓如晉

賀廐斯祈也游吉相鄭伯如晉亦賀廐祈也史

趙見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吉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下實賀

先是石言於晉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

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

卷二十七

昭公八年

十五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廐祈之宮叔向

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

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豚怨之于楚

楚人執而殺之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

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

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蒐于紅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葬陳哀公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悼太子之子孫吳圍陳

卷二十七

昭公八年

十六

戴惡會之十月滅陳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偃加經二

賴而逃

附晉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

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

數未也

卷終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八

昭公四

戊辰王十九年晉平公二十五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時夷城父為夷故曰許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

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

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附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

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

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

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

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偏我諸姬

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

許遷城父為夷故曰許

陰戎即陸渾之戎

卷二十八

昭公九年

乙

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

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韓起曰文之伯也豈能

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

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說王有姻喪使趙成

如周弔且致閭田與極友頴俘王亦使賓滑執

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卷二十八 昭公九年

夏四月陳災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

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

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

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考增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

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蒧自

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蒧入寢歷階而

杜蒧傳作蒧

杜蒧

陳昭公之後故曰水屬

大災水故為之妃楚之先祝融為火正

祝融取五行之數以五成

與知防範之

陳氏

卷二十八 昭公九年

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普。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藝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之。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秋。仲孫釁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書時也。季孫意如欲速成。叔孫婁曰。詩云。維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施公孫釁之子

姑陳氏
鄭氏意如孫
故曰二惠就奉
強明也

卷二十八 昭公十年

已未。王十年。晉平公二十六年。楚靈王九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齊崔慶之亡也。公孫窬。公孫釁執政。公三年。公孫窬卒。樂施嗣政。晏嬰嘆曰。惜也。子旗必不免。姜族弱矣。而嫡將始昌。二惠競逐。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八年。公孫釁卒。樂施欲治其至。殺其宰梁嬰。逐公子固。公子鑄。公孫捷而更為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無宇善於高氏。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樂施。施不信。則數人告。將往高氏。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無宇將出矣。聞之而還。將服而逆之。曰。聞高彊將攻子。子聞諸。施曰。弗聞。曰。子盍亦將甲。無宇請從。施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無宇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今年夏。有告陳無宇及鮑國曰。樂高將攻。

城委

穆文與曰陳桓
子之不肖也
能利人近諸公
子而益其祿分
之邑何其宏遠
也其有齊也宜
哉

孟軻公

卷二十八

昭公十年

五

陳鮑無宇遂授甲如鮑氏則亦授甲矣使
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
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高彊曰先得公陳
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
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公使王黑帥師
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國人追之
又敗諸康門欒施高彊未奔欒高氏皆嗜酒信
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故及於難陳鮑分
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諸之

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
為愈義利之本也諡利生孽姑使無諡乎可以
滋長無宇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召羣公子之
亡者及其祿邑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無宇莒之
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驪帥師伐莒
季孫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孫統在
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
用之將誰福哉

用幣而車百乘

卷二十八

昭公十年

六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子昭
晉平公卒鄭簡公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子太叔
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罕虎將以幣行子產曰喪
馬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虎固請以

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婼曰非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公
孤孤斬馬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
無辭以見虎盡用其幣歸謂行人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
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

附叔孫婼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叔孫
婼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

規執司牘在承
 憲理精其悉也
 建度營基在職在
 大梁

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其
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
仕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
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
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子元公
佐立

庚景王十有一年
午四年

晉昭公
元年

楚靈王

十年

元
公
信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

卷二十八

昭公十一年

7.

棄疾帥師圍蔡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三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弗聽。丙申。楚王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棄疾帥師圍蔡。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

克爭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其喪天

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胖聞不信。以

幸不可再也。楚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

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桀克有昏。以喪其國。

紂克東夷以負其身。楚小立。而彗集於三

其力不。夫。而。王。

能無咎乎天之僞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

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卷二十八

昭公十一年

八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胡女

大蒐于比蒲

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仲孫釁會邾子莊盟于侵祥

莊盟于侵祥

孟子喜子會都注公于侵祥修好子禮也初泉丘人

有女。夢以其唯幕孟氏之廟。遂奔。襄子。其僚從。

之盟于青丘之北。月。丁未。魚。目。集。之。雉。子。使。効。

之盟。汀清丘之杜曰。有子。無杜棄也。仲子。何助。

遠氏之違反自擾梓宿于遠氏生鯨子及南宮

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鄰女隨香

五訓也陳氏
謂妻別館
小使衆五
陽之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比宮佑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
救蔡。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起從之。
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罕虎將行。子產曰。行
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
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卷二十八

昭公十一年

九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葬齊歸。公不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
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之。

楚人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
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王來聘。閭閻語。楚子滅陳戮蔡。然丹進曰。

鄭在我心腹之疾也。其即我也。狎順狎逆。
不可保也。請因陳蔡之競而剪之。王曰。善。
命厲兵蒐乘。將報鄭。公弑棄疾諫曰。不可。
鄭多君子。未易動也。有子產以當國。有馮
簡子以斷大事。子皮老矣。子太叔咨焉以
為政。裨謀謀于野者也。公孫揮知四國之
為而訪焉。以布命于諸侯。諸侯睦焉。衆庶
輯焉。詩曰。無兢惟人。鄭有人矣。競孰如之。

卷二十八

昭公十一年

十

事之而後可。楚子曰。陳鄭匹也。是區區者
而足與戰乎。棄疾曰。國無小。惟其競也。昔
我先康王及陳人蔡人伐鄭。介恃楚衆。蔑
小鄭國。井堙水刊。子產基之而棄疾於陳。
兵車七百。乘申士七千人。以宵突陳城。陳
侯恐懼奔避。寘伏墓次。我康王聞之而弗
能救也。何者。競故也。夫伐陳之賦。晉人城
濮之賦。子皮子產之賢。原軫白季之賢也。
必不得已。以與君王為難。臣懼鄭之不為。

楚靈王

五官之長不在

曼伯即曼伯

游氏之廟子太叔家南也

王下也。且兵無無因者。王之滅陳。因其亂也。其戮蔡也。因其虐也。鄭無二國之業而

有事焉。將安曰乎。王乃止。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馬。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

卷二十八

昭公十一年

十一

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辛景王十一年 晉昭公二十一年 未五年 楚靈王十一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納北燕伯欵于陽。因其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子定公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具以立。而無庸毀。子產過女而

地不樹於下也

地不樹於下也

此山名

問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子產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壙。不毀。則日中而壙。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公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叔孫婼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二

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景公衛靈公鄭定公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郕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晉昭公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以齊侯宴。荀吳相投壺。晉侯先。荀吳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

季

何公事防下殺
書之中

居代興亦中之士文伯謂荀吳曰子失驛吾固
師諸侯矣壹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
歸不來矣荀吳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
昔也齊將何事齊公孫使趨進曰日盱君勳
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聞椒之叛也楚人滅若敖氏靈王謂成熊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熊於王熊知之而不能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三

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季孫意如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慙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慙
許之南蒯語叔仲小且告之故季孫統之卒也
叔孫婼以再命為卿及意如伐莒克之更受三
命叔仲小欲搆二家謂意如二命踰父兄非禮
也意如然之使謂叔孫叔孫曰叔孫有家禍殺

叔孫亦以伐莒
之切例加三命

南蒯南蒯之子
季氏意如

季氏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不指其事室下
一傳便盛曰故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四

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
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朝而命吏曰姑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意如懼而歸罪於叔仲小故
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還及衛聞亂
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
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
攸乎深思而淺謀遁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
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
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椒曰即欲有事何
如椒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外彊內溫忠也和而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
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
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關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

二者成乃可蓋

追者非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也故危也

不則無天也

復陶秦所遺明衣被賊也

復太公之子
年康叔之子
父府叔之子

年康叔之子
父府叔之子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手。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意如欲使叔孫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叔孫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楚子靈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頰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置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然丹夕。王見之。去冠。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五

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繆與呂伋王孫牟。燹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我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先王熊繆辟。在荆山。筭路監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主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成。

三王之王五帝之典八紘之遠九州之志

三王之王五帝之典八紘之遠九州之志

三王之王五帝之典八紘之遠九州之志

三王之王五帝之典八紘之遠九州之志

三王之王五帝之典八紘之遠九州之志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而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威。必敢請命。王入視之。僕析父謂丹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丹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能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六

國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陳諫。王患之。謂史老。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七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鬯中。右執殤宮。凡百歲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夫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取廣也。其知之不夜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傳說。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亡。故使朝夕規諫。箴諫。曰。必交脩余。還茶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逸。逸心顛德。青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諫與人。誦以

卷二十八
昭公十二年
十八

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印。寅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桃之亂。靈王死之。

晉伐鮮虞
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八月戊午。滅肥。以肥子綿皋歸。十月。伐鮮虞。因肥之夜也。

春秋左翼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九

昭公五

七年王十有三年昭公三年 蔡平公元年 鄭定公元年 陳惠公元年

春叔子帥師圍費

叔子圍費弗克季孫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俾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從之費人叛南氏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請待問許之明年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奔齊齊侯曰叛夫曰臣欲張公室也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國致之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遂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戚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待申

昭公五年

昭公五年

昭公五年

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闕韋龜中犂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故事蔡公棄疾故遂氏之族及遂居許圍蔡洧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夜職之族放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毋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公子比于晉召公子黑肱于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穀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公子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特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棄疾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於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聞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棄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棄疾使馭務牟與史得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
 逐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剗王師遂潰王聞
 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
 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
 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
 然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
 請入大都而乞師於諸侯曰皆叛矣請奔諸侯
 以聽大國之圖君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
 乃棄王歸王沿夏將入郢羊尹無宇之子申亥
 曰吾父番奸王命王弗誅惠執大焉吾其從王
 也乃求王遇諸棘園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
 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他年
 以告平王平王改葬之伐徐之師聞變而還吳
 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
 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
 余必自取之民患其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國語王沿夏入郢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

其本名
 辭令謂斷王族
 以執人于王宮

王王行遇其故消人疇謂曰為我求食我不
 食三日矣消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
 者罪三族且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肱而卧消
 人易以塊逃去乃匍匐入于棘園棘園不納
 乃入芋尹申亥氏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自注
是為平王
 觀從謂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公子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
 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闔成然走告公
 子比及公子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
 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
 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
 殺丙辰棄疾即位更名曰熊居葬公子比于薳
 實訾教殺囚衣之王服而流之漢乃取而葬之
 以靖國人使闔成然為令尹封陳蔡復遷邑致
 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曰惟爾所欲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

王守仁曰棄疾
 殺二子不煩一
 以五以訖言恐
 亦足令自族何
 其然也
 又曰彼因而發
 其棄心亦是
 奇策

如鄭不須此

聘于鄭且致驪柳之田事畢弗致鄭人
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驪柳敢請對曰臣未
聞命歸王問驪柳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
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姑歸不設有事其告
子也

諸書曰此段
左氏一說
公羊一說

史記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
乃望祭群神請神決之而陰與巴姬密埋璧
於太室之廷使五人齋而以序入拜曰當璧
而拜者神所命也既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五

比及黑肱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厭
紐聞韋龜屬成然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
失之靈王及身而弑比為王十餘日黑肱不
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惟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

子干公子比字

初公子比自晉歸韓起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
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
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

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
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
可謂無主無舉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
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
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虐不作為盜賊伏隱私
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
亂必李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公
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六

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
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
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起曰齊桓晉文
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管仲以為外
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蔽
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
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
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

齊侯為魯公以
同人以為魯主

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
秦楚。以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
於子于。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
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何以冀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昭宋公元衛侯齊鄭

伯簡曹伯武莒子莊邾子勝薛伯敬杞伯

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與盟。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成厲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鄭故。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

通。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

十乘。合諸侯於平丘。羊舌肸攝司馬。次于衛地。

求貨于衛。淫蕩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魯與

一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

下。而敢有異志。魯義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

唐駁

受義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黷貨無厭。亦將及
矣。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
公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
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
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
君。叔向乃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
弗利。寡人以為請。齊人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
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敗之敗。有事而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

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

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

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晉禮主

盟。懼有不洽。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

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懼。乃聽命。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

<small>飲</small> <small>以介飲之</small> <small>飲</small>	<small>飲</small> <small>子仲即公子仲</small>	<p>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殽于晉曰魯朝夕伐我義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叔對曰君信蠻夷之誅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甲車四十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積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p>
---	---	---

<small>飲</small> <small>以介飲之</small> <small>飲</small>	<small>飲</small> <small>子仲即公子仲</small>	<p>是行也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懼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將盟晉人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無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附子產歸未至聞罕虎卒哭曰已矣吾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p> <p><small>劉晔新論</small>子貢問孔子曰今者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管仲子產不亦是乎子曰賜也女謂自賢者賢乎進賢者</p>
---	---	---

國卿之西序上
近故曰上田
介特無感焉者

賢乎。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
子之進有賢於已者也。夫知賢知也。愛賢仁
也。引賢義也。賢孰大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廬為平侯
吳為惠公。

楚靈王之滅蔡也。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
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
于蔡。悼太子之子偃師歸于陳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卷二十九

昭公十三年

十一

中行吳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
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彌牟辭
公于河。

吳滅州來。

楚令尹闔成然請伐吳。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
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附明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
撫其民。分資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

有功合九族
物官因材任官

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奸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
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楚令尹成然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明年九月王
殺成然。使閭辛居郢以無忘舊勲。成然之子也。
於昭王十
西七年 十有四年。昭公四年
楚平公居元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叔私於中行吳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

卷二十九

昭公十四年

十二

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諺曰。臣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以告韓起。乃歸季孫。叔
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請從君惠於會。韓起患之。謂叔向曰。子能
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季孫鮒見季
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而歸魯。微武子之賜不
及此。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
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

猶昔也而季氏
以生而

欲得盟會見禮
不欲私去

若之何因泣下意如懼逃歸子服椒待禮

三月曹伯滕卒

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太子郊公因意恢死

奔齊叔與立

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

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

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卷二十九

昭公十四年

十三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

二月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

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附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彌牟如

楚羊舌肸攝理韓起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納其女於鮒鮒赦罪邢侯邢侯怒殺鮒及雍子

于朝韓起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

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鄆也邢侯車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

名信臣之子

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皋墨賊殺

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及鮒

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

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

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景王十有五年

晉昭公五年

卷二十九

昭公十五年

十四

春王正月吳子餘未卒

初餘未之立也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武問曰延

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閭戡戴吳天似

落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故季子

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有德而度德不失

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

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及餘

未疾亟以授季子季子辭逃去吳人立餘未之

子僚

王世貞左逸子產聞季子不立使謂之曰
美哉先大伯之讓也而吾子幾之雖然僞
也竊有感焉太王之志也授季速文及
於武周邦其命維新蓋三載而天下謐
如也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而勞其民今
聞其嗣抑又甚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
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好之太伯之讓
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仁也
仁孝合之為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醜
也
卷二十九 昭公十五年 十五
乃不可爭季子謝曰微吾子之樂石札也
不聞斯言札也不才唯顛越足懼敢多讓
乎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簋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見赤黑之稷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
及禘叔弓蒞事簋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
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暴
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
乎弗國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奔鄭王
怒曰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
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
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是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
崩十二月晉知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知躒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知躒揖籍談對曰
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鎮撫其社稷
故能薦饗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
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
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
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矢所以大蒐也關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

不廢講加賞也
載者于樂也

文章旌新也

文章旌新也

由諸侯有嘉功
敬作樂以自
獻

考成也

志記也

卷二十九

昭公十五年

十七

有戎狄其後褒之二路鍼鉞鉅室彤弓虎賁文
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
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爨
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
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
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
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
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
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
以喪賓宴又求爨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爨器
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
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平丘之役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

卒於也

卷二十九

昭公十五年

十八

且不修備中行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
人驅衝兢大獲而歸至是中行吳復伐鮮虞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
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
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過姦所廢
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
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
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急將焉用邑邑以賈
急不如完舊賈急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
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
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
鼓子戴鞮歸既獻而反鼓子焉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卷二十九

昭公十五年

十九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

昭公六

乙景王十
亥九年 十有六年 晉昭公六年
吳元僚元年

以取鄭故為晉

春齊侯景 伐徐

甲父古國名

凡餘也

卷三十

昭公十六年

乙

此也肆勢也
批政大夫離居
與心實知我民
亦苦

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楚子平誘戎蠻子殺之

唐信也

楚平王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孔家入大夫立
千東吳之州
縣樂之間

附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定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

故紛亂也

齊於則受服已
孫則婦服子君

服禁肉
未著之也

卷三十

昭公十六年

二

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俸。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罕以他規我。

韓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聞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受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

五
錢細小也

卷三十

昭公十六年

三

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而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

鄭也

執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王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敏敢求王以徵二罪請歸夏四月韓起歸私觀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籍手以拜。

鄭六卿餞韓起于郊韓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罕嬰齊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起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

卷三十

昭公十六年

四

人乎子大叔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駟偃賦風雨豐施賦有女同車即蔡賦籥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脫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夏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子服向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其將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鄭也

實為常能無卑乎意如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

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欵暨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昭公

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向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卷三十

昭公十七年

五

丙京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婁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季孫

意如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國六月夏四月
也於未動而
侵陽故祝史請
用幣
不舉盛饗
意如以正月
為慝首之月故
云
陰氣
正月朔者八
正陽之月也
月非正月也
也日也春分而

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子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冰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魴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壅之。及

卷三十 昭公十七年

二八

諸侯取舟以救

泉盈其隄。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眾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鬚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應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景王二十有八年 晉頃公二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子仲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五月。火始見。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卷三十 昭公十八年

九

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太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拓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冀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華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火作。裨竈復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竟不與。亦不復火。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平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

+

漸得門者言

厚利者

謝分

冬。許遷于白羽。

	十一
--	----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一

昭公十七

戊辰年二十有九年晉悼公三年

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元

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

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止之弟斯主是為元公

春秋合傳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

卷三十一 昭公十九年

我與夫弑者不立其位以與其弟斯遂奔晉

哭泣歆飭粥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君子曰

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高發伐莒莒共公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共公殺其夫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

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孫書

孫書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

穆文昭曰紡以度城自緹而出以招楚兵也報大仇何物嫠婦乃有此計策遂以緹而登

城上之人亦譟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

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附是歲也鄭駟偃卒初偃娶于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

弗許亦弗止駟氏憐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

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

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子大夫謀對子產不待

而對客曰鄭國不夫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

卷三十一 昭公十九年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

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

曰抑天實則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

有亂兵猶懼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

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

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

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

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襍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明年冬，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子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莽，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莽之

卷三十一 昭公十九年

三

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速能通，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

史記：子產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及卒，鄭人悲之。如亡親戚。仲尼嘗過鄭，兄事之。及卒，泣

然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已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一年 晉頃公四年

春王正月

考增附：楚子之在蔡也，鄭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極欲譖諸王，乃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往年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卷三十一 昭公二十年

四

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至是，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王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奢，揚使遣之。三月，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戴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所奸

人言使子言

有也

內祖示不敢與
齊氏爭
門不欲令
出者出
此為衛地

卷三十一

昭公二十年

七

為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
假吾名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我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丙辰衛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孟獲之門外
齊豹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寅戈於車
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股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閔門入公子荆為驂乘華寅乘貳車及公宮
載寶以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關
齊氏射公中公子荆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
而從公公如死鳥折朱鉏宵從寅出徒行從公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
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吾子無所辱君命寅復請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齊侯

齊侯設火燎

齊侯賜

子花康之語

卷三十一

昭公二十年

八

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桃在乃
止賓將押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
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
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喜北宮氏之宰不與聞
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
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
月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
戊辰殺宣姜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
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公告寧於齊且言
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
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康誥
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
以于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蓋不義不
犯非禮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

公子問之則執之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

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

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華亥弗許遂劫之癸卯

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

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

盟以為質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

卷二十一

昭公二十年

九

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

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

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

氏費遂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

乎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話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

殺太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

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怪奉之以歸曰子之意

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信必免公子既人

華怪將逃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

入復而所

十有一月蔡侯廬卒

庚景王二十有一年

晉頃公五年

蔡悼公元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遂葬者歸以告叔

孫娒娒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

詩曰不解于俾民之攸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

卑身將從之

卷三十一

昭公二十一年

十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時叔孫娒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

國小而使鞅從其卑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

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生華驅華多僚華登驅為少司

馬多僚為御士與驅相惡乃譖諸公曰驅將納

亡人公曰司馬以我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我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海東城內地

卷三十一

報公二十一年

十一

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公問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護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驅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驅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驅曰：司馬老矣，登亡為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驅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以朝。

張句不勝其怒，遂與華驅曰：任士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德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都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戌，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索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貪華登，傷

公孫

去長共

前年十月之亂

報公二十一年

卷三十一

報公二十一年

十二

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懼將亡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使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曰：國亡君死，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棠最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令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鄭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闢。

敗于城子城。適晉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中行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諸老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豹張句殪華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樂氏矣。驅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從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雒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

後既許之矣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弟東國立朱叔父也

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王將討

蔡無極曰予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

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

卷三十一

春秋公二十一年

十三

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復即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明年六月中行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

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為鞮歸

使涉佗守之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歸令鼓人各復

其所非察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擊

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中行

風沙釐

吳召之曰鼓有君矣而止事君吾定而爵祿

對曰臣委質于鮮虞之鼓夫委質于晉之鼓

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吳歎謂其

左右曰鼓何德之務而若是臣也乃言于頃

公與鼓子曰于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卷三十一

春秋公二十一年

十四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二

昭公八

辛景王二十二年 晉頃公六年

春齊侯伐莒

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牟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怒復伐莒莒子行成司馬寬如莒泣盟莒子如齊泣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二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君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君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樂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

齊侯士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華亥向寧華定華驅華登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邛為大司徒樂祈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輶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陸梁考正初太子壽卒王子朝有寵于景王欲立之使賓起傳之劉獻公之庶子卷章單穆公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二年

為人憐則見殺
已為憐則見貴
矣

惡子朝以為亂願去之賓起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憐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憐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于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遇心疾而崩單子劉子立王子猛戊辰劉子摯卒單子立劉卷以見于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即猛

劉子仍稱劉車
子知其謀故出
奔
還歸入于甘泉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二年

三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如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劉子卷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

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伯

與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

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

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平時

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宗延寔稠子

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閔子馬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劉子文單子稱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

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

如圃車次于皇辛卯子朝使鄆肸伐皇大敗獲

鄆肸焚諸王城之市冬十月晉藉談知驪帥陸

渾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

晉侯

自離姑則道終
晉武城故既至

武城界而欲捕
山南足不武
城也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二年

四

于子施氏十二月晉藉談知驪賈辛司馬

師軍于陰子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紀

于解次于任人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年二十有三年晉頃公七年

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頃執我行人叔孫婁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鈔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婁如晉晉人執之書曰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

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起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

孫氏四各居
後人見叔
孫之辱
別都
旦立以待

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起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仇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彌牟聽其詞而怨諸韓起乃皆執之彌牟御叔孫從者而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彌牟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烹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回于他邑士執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諸兩冠曰盡矣○為叔孫

卷三十一

五

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我告女所行僞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子朝邑

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郊鄆潰了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師告間晉師還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悼公也因朝楚而卒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庚與震而好劍首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大夫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干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威獲陳夏齧

十九年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是城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

卷三十一

六

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至是吳人伐州來楚令尹陽匄及司馬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陽匄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

孔融皆云諸侯
字誤史記作公
子先是也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七

狂陳大夫蓄壯而須。頃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
死。其師燭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
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
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垂亂。楚必大
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
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先師右。公子
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犯三國。三國爭
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師歸
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筮
滅。獲陳夏徵舒。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附楚太子建之母在。即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
吳太子諸樊入。即取楚夫人與其子。以歸。司
馬遂越追之。不及。將死。衆田請逐伐吳以徵之。
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
莫之死也。乃縊於遂越。
附久。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在陳之野
楚之野也

四人楚賢君
百里曰同千里
曰圻

卷三十二

卷三十二

八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
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
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
內憂。而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不
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濟其
公官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
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
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奢。
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主不
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文立。王子朝
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塙。人直入。六月。王子
朝入于尹。尹國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
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尹。
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

杜預注

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閭。丙寅攻蒯蒯潰。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附明年正月。召伯盈。南宮以甘桓公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

卷三十二

公二十四年

九

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以疾還。

春秋王二十有四年。晉頃公八年。秦昭公中元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纁卒。

初公如楚。仲孫為介。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病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

孔子傳之。亦也。主其父孫。亦也。考其父孫。亦也。則公孫。亦也。正考父。公父。

說即南宮廷

叔孫纁卒。春秋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後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

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

如是。滅孫統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汝。必

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及南宮适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卷三十二

公二十四年

十

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叔孫婦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盼。乃殺之。右顧而盼。乃止。叔孫

見彌牟。彌牟曰。寡君以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

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

受禮而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為陰陽
命矣而陽
氣不助其
氣也

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婁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
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四年

十一

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行勞王于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

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過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史記初吳邊邑卑梁氏處女與楚邊邑鍾離

之女爭桑兩家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

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

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
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兩都而去
葵杞平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二 經

卷三十二

昭公二十四年

十一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三

昭公九

甲辰王二十有五年晉頃公九年
杞悼公成元年

春叔孫婁如宋

公孫如之叔

初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叔孫婁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宋元夫人弗與。魯將逐之。夫人告元公。公以問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往年三月。晉頃公使士彌牟蒞問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曲在子朝。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六月。鄭定公如晉。子太叔相。見士鞅。鞅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娶不恤其緯而憂

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詩曰。餅之罄

矣。維繫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鞅懼而與

韓起圖之。乃微會于諸侯。期于明年。夏會于黃

父。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

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

之何。使客士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

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背盟。無乃不可乎。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

附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

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

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

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

治外治內
治其物

其情其意
其物其明之氣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三

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有鸛鵒來巢

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鵒之鵒。之公出辱也。鸛鵒之羽。公在外野。

鸛鵒公名宋定
鸛鵒公名宋定
鸛鵒公名宋定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公鳥公若皆意

往饋之馬。鸛鵒珠珠。公在乾侯。徵蹇與。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國生申公鳥死。季公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如與餐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四

妻曰。公若欲私余。余不可而扶余。又邇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公甫告於季孫。意如意如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將為之請。意如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意如。季邱之雞聞。季氏介其雞。邱氏為之金。匪意如怒。益宮于邱氏。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意如。戚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戚氏。而逃于季氏。戚氏執之。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怒拘戚。

齊人傳者
六十四人

公為昭公子務

公果公賁亦昭
公子

氏老故季滅相惡將梯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
萬於季氏滅昭伯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大夫遂怨意如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
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賁
使侍人條祖告公公賁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祖懼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公執戈以懼之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滅孫滅孫以難辭告邵孫邵
孫以可勸告子家羈羈曰諛人以君微偉事若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五
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
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
與聞命矣言君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宮叔孫
婣如闕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
子門遂入之意如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有司討臣以于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
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
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
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

水失其氣其可
水失其氣其可
水失其氣其可

滅會為吳于滅
氏而逃于季氏
傳不信也

內子昭伯妻
不對若有他故

為昭伯正之官
入送計傳

君必悔之弗聽使邵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
馬驪戾言于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執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驪戾曰然則敕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
徒釋甲執水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
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旗執邵孫殺之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意如之
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滅昭伯如
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五年 六
(附)初滅昭伯如晉滅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為
信與僭僭吉滅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
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
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
皆無之執而殺之逸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焉
計于季氏滅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
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意如怒曰
何故以兵入吾門拘滅氏老季滅有惡及昭伯
從公意如立滅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p>何守言何必守</p>	<p>莊</p>	<p>信明也從者有 其從行無罪</p>	<p>齊侯景唁公于野井、</p>
<p>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過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繒繼。</p>	<p>卷三十三</p>	<p>齊公二十五年</p>	<p>不與盟。</p>
<p>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叔孫婁自闕歸。見季孫意如，意如稽顙曰：子若我何？婁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p>	<p>七</p>		

<p>父兄情事向</p>	<p>編附於中家陳 終骨也</p>	<p>將若子何意如曰：為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婁乃從公于齊，請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婁，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自鑄歸意，如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婁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p>	<p>卷三十三</p>	<p>齊公二十六年</p>	<p>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樂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謂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櫛拊，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君命祗辱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p>	<p>十有二月，齊侯景取鄆。</p>	<p>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郕。春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乙未，王正月，葬宋元公。 西四年二十有六年，齊景公樂元年。</p>
--------------	-----------------------	--	-------------	---------------	---	--------------------	--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晏子春秋齊侯問公曰。君年之少而棄國之
蚤。奚道至于此乎。公曰。愛我者我不能親。諫
我者我不能用。內無拂而外無輔。諂諛我者
衆。辟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
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
人而得反國。豈不為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
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
問路。後雖辯之。譬之臨難鑄兵。既墮掘井。亦
無及已。

夏公圍成。

齊侯特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之臣申豐。女賈
以幣錦二兩適齊。謂梁丘據之人高齋。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據。曰。魯人
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據受之
言于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
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

據字子備
苗為齊侯使將
為高氏後
言魯人買此甚
多而陳之以百
兩為數
齊可怪焉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九

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待于曲

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師有濟也。君請繼之。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
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意如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許之。乃偽降齊師。告之曰。孟氏魯之
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人
信之。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遂及齊師戰于
炊鼻。齊師弗克而還。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

秋。公會齊侯。景子邾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子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
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
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
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漬也。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

子西平王庶長

昭王即太子子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主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召子朝也

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滎。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南宮儀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子尸，及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一

召伯新逐故盟

攜手伯服

劉子單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晉使成公般成周而還。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

昭王

二世謂靈景

世行不順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二

遷郊郛，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頤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寔其有間，王住，諸侯不圖而受其亂，寔至於靈王生而有頤王，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賁責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寔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獪，以從先王之命，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惟伯仲叔季

圖才問鳥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速晉之大以導其志無礼甚矣文辭美為

附二十九年三月天王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初尹氏固自楚及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吳之入郢也主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

附齊有彗星齊侯使穰之晏嬰曰無益也祇取

卷三十三

太昭公二十六年

十三

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

施于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

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

若少脩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

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

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礼之

可以為國也對曰礼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

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

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

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齊景公疥遂瘠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

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史史歸以

辭齊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苑

有天地則有礼
士大夫職事不
長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四

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以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內外頗和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當者其謗讟不憚鬼神怒民痛無悅于心其不之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新蒸虞侯

作虎祥以來所

作虎祥以來所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偏介之閑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遵內寵之妻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稱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閑去禁薄歛已責齊侯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至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一者謂氣以動
二者謂有文武
三風雅頌各類
八方之風九德
之歌
則樂也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于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嘏音嘏音。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七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春秋景公有愛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使知其罪。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爾罪有三。君使汝養馬而殺之。爾罪一也。使君以馬之故而殺爾。爾罪二也。使君以一馬之故。殺八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兵弱于隣國。爾罪三也。公遽曰。勿傷吾仁也。夫子

釋之

景公飲酒。晏嬰陳無字侍。無字曰。請浮晏子。晏子曰。奚為也。陳無字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祿。以富其家。群臣爵莫尊于子。祿莫厚于子。今子衣錫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

卷三十三 昭公二十六年 十八

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諫。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諫。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備。此臣之罪也。若夫幣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食于衣食者。妻之黨。無不東餒者。國之間

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牢也。

（雜記）孔子曰。管仲簞食。朱紱山節。而藻稅旅。樹而反玷。貧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有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春秋左翼三十三卷

昭公二十六年

十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四

昭公十

丙敬王二十有七年晉頃公十一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閔廬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

以觀諸侯。楚莠尹然立。麋帥師救潛。左司馬

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

卷三十四
公二十七年

△

昭公二十七年

遇于窮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

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鱣設諸

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鮪設諸曰。王可弑。

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

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

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

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

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詔，實刺。

史記先順首曰
先之身子之身
也
四上聖訓于道
王親大衛以漢
聖訓也
聖訓解本也
聖行勝行也
形勢蓋及其

大傳

大傳

死字小意

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胸。遂弑王。閭廬

以其子為卿。李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

廢土。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

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公子掩餘奔徐。公

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說苑。公子光既弑僚。以位讓李子。李子曰。爾

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

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卒

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

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卻宛令尹欲

飲酒于子氏。宛曰。吾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

尹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

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命實諸

門。曰。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

楚之役

楚之役

楚之役

楚之役

楚之役

楚之役

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

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勝

焉而還。又誤群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

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

甲馬。召鄢將師而告之。令攻卻氏。且燕然之卻

宛自殺。國人弗燕。令曰。不燕卻氏與之同罪。終

弗燕。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中廐尹陽

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

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

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令尹病之。○卻宛之死也。國人哀之。進胙者莫

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

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

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吾子殺

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民莫不知。去朝矣。出蔡侯朱。殺大子建。殺連

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

共儉。有過成荏。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適無

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威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有新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謗以自安也。今吾子愛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殺費無極。與駟將師。盡滅其族。謗言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七年

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于季孫。謂樂祁犁與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因請亡。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

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藉秦致諸侯之戍于

周。魯人辭以難。

冬十月。曹伯午卒。

弟聲公

邾快來奔。

附孟懿子陽貨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恤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

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

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郚。

公如齊。齊景公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公

子熱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

子乃以公出。

丁未王二十有八年。晉頃公十二年。吳閻廬元年。

子家子說公。公大失。公使子家子如齊。公徒敗于且知。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郚。

公如齊。齊景公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子獻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頃公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八年

附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

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舊有徒無

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姑

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賂知躒使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

曰鈞之死也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

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

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六月葬鄭定公子獻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頃公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八年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靈公之妹也靈公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類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主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八年

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

使取之生食我食我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

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弗視

附秋晉韓起卒魏舒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

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

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

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分羊舌

十二年辛巳
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為為有

思純正

思純正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八年

氏之田以為三縣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子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為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滯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聰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安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幾失子矣言

思純正

思純正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八年

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戊謂閻浚女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人召之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云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魏子辭梗陽人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祇取

馬馬公如乾侯。

季孫意如每歲嘗馬其從者之衣襖而歸之。

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靈來。

其乘馬曰啓服整而死。公將為之櫛。子家子曰。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褻之。○公賜公衍。

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衍併入羔裘。齊侯喜。與

之陽穀。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

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

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于陽穀而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九年 十一

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

夏四月庚子。叔請卒。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

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錢中選讀左。鄆潰公無歸子家羈使謂齊

晏子曰。天禍魯國家寡君越在草莽豈惟

邑之辱。天下之惡一也。昔先臣慶父之難。

桓公定之。威義信于諸侯。今聞長世君若

脩桓之績。問罪于我。首使寡君歸奉社稷。

請終以事君。吾子國之望也。君之信也。微

子言。寡君將老焉。詩曰。瓊兮尾兮。流離之

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敢告于下執事。晏

子曰。季氏世得其民。君實棄之。違衆不祥。

子家羈曰。嘻。子過矣。假令父辟毋淫其非

人子乎哉。晏子不能對。曰。寡君惑于子。猶

卷三十四 昭公二十九年 十一

未易解也。君子曰。嗟乎。管晏之不謀也。如

是哉。管子而在公必不出出而復不終日

也。

附晉趙鞅中行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

其度矣。夫晉國將奉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

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

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向

刑罰之民在焉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之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罰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已報王
八年三十年
晉頃公十四年
吳閔王三年

秦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年

鄭游吉弔且送葬魏舒使士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籍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之謂事太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出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

二公子皆二十
十年出葬者

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闔廬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年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又疆其難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太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

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揣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十二月。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言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年

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敬王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十年 吳閔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定公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知躒于適歷。知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與。

昭公三十年 昭公三十年

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子襄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孫從。知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一年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知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知河。知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季孫怒。未怠。子始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

秋葬薛獻公。

久黑肱以濫來奔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

己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

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彰。懲

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

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

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

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

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

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

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王十有二年晉定公二年
吳閔王五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閹。

夏吳伐

始用師于越也。時歲在星紀。晉史墨曰。不及四

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

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成

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閉閣焉。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

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昭宣令名。則余一

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

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蠻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士鞅謂魏舒

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紆諸侯。晉國無憂。是不務而又焉從事。魏舒曰。善。使韓不信。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於是馬在。

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舒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于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二年

十八

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夢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共書以授帥。而効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羈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晉趙鞅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

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

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卷三十四

昭公三十二年

十九

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子。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廢。魯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與名不可以假人。

王世貞左逸。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

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藐焉以纂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
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爪割墨其為削乎。

卷三十四

公三十二年

二十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五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

壬戌王十元年晉定公三十三年 曹隱公通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將以城成周魏舒位政衛彪復曰將建天子而

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

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鄭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

卷三十五

定公元年

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

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

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

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

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縱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

牟怒謂韓不信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本

及後
不勝見叔孫
哭不同期哉
也

原書四月大夫

不勝見叔孫
哭不同期哉
也

為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必以仲義為
戮乃執仲義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乃歸諸侯之戌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寬曰
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義叔違天高子違人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
是行也魏舒屬役于韓不信及原壽過而田于
大陸還卒于甯士鞅去其柏柳以其未復命而
田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卷三十五 定公元年

叔孫不敢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意如曰子
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
期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
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
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
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于從
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

晉公孫意如在
公氏公孫也
其地其家不
同

楊公伯禽葬
魯公孫意如
葬

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又可知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
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
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
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
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卷三十五 定公元年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
彰已罪非禮也今令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冬十月陰霜殺菽
癸巳二年 十三年 晉定公四年 斐開羈七年

則有卿者大夫與守龜在。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隕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馬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

卷三十五 定公元年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謂季孫斯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孫意如。禱于煬公公薨。立煬宮。

冬十月。陰霜殺菽。

癸巳。十二年。晉定公四年。吳闔廬七年。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脩邾好也。

己丑。四年。晉定公六年。吳闔廬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子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文。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

陳子。懷。鄭伯。獻。許男。斯。曹伯。隱。莒子。邾子。隱。頓。

子。胡子。滕子。頃。薛伯。襄。杞伯。悼。小邾子。穆。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

初。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下。令尹

囊瓦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有兩肅。乘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竊

馬而獻之。令尹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償馬。令尹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

獻佩。乃歸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

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中行宣求貨于蔡侯，蔡侯弗得，言于士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擊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盪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曰：「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王世貞左逸：晉苟寅求貨于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

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虐而夷于君以詰予之填。佩復陶三載弗克事，珪也。獲罪于先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于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與貨賄悉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于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鞶姑洗密須之鼓，唯晉是賁。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其室猶懸蔡賴大。

賞煩私說

師行後蔡于社

祝蔡社主

夫之力得肆志于楚，有瑱瑯投陶在，敬用藉乎。吾子先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之私，輒自萃又何求哉？苟寅不悅而退。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滅沈。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使祝佗祝佗。」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事，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後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于衛。靈公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祝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small>凡室賜</small>	<small>魯公也</small>	<small>解紫也</small>	<small>陪教加厚也</small>	<small>少昂難也</small>	<small>續後所染之稱</small>	<small>旗義赤也者</small>	<small>人呂鍾名</small>			<small>魯衛皆居殷故</small>	<small>地同後故以</small>	<small>為政其理上</small>	<small>地則以周法</small>	<small>大厚近我故以</small>	<small>或法</small>	<small>燕故也</small>		
<small>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small>	<small>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small>	<small>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small>	<small>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small>	<small>即命于周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small>	<small>之土田腴敦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皞之墟分</small>	<small>康叔以大路少昂結情 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small>	<small>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豸王</small>	<small>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閭之土</small>	<small>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small>	<small>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small>	<small>率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small>	<small>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small>	<small>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small>	<small>夏虛啓以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small>	<small>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small>	<small>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 忌 間王</small>	<small>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small>	<small>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small>

<small>士見諸王而命之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small>	<small>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small>	<small>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small>	<small>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small>	<small>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small>	<small>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small>	<small>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small>	<small>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歲在周府可覆視也</small>	<small>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small>	<small>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small>	<small>弘說告劉子與士鞅謀之乃長衛侯于盟</small>	<small>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鞅為之臨</small>	<small>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small>	<small>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怨無</small>	<small>謀非德無犯非義</small>	<small>杞伯成卒于會 子隱公乞立七月其葬遷</small>	<small>六月葬陳惠公 子隱公而自立是為穆公</small>	<small>許遷于容城</small>	<small>蘧轍古史許男畏逼于鄭卜遷容城諸大</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夫曰不可吾能往冠亦能往遷將安之普
我先靈公之遷葉也畏鄭故也遷葉未幾
而鄭子璡從諸侯之師以復伐我我是以
有函氏之敗悼公之遷于夷也畏鄭故也
遷夷未幾而楚左尹勝懼鄭之難以求息
肩于我我是以有白羽之役君自白羽以
來宮宇未緝擔負未釋卿大夫舍于隸人
而百姓暴露于外愁苦墊隘不遑寧處夫
婦男女日拮据以圖旦夕之安曰庶幾乎
若又遷之是轉徙無窮期也國無乃重困
乎君若息民安衆緩靖以待諸侯之寇杜
穰猶世若重困之彼仇讎者謀而乘之是
勿藥之疾也君其殆哉不聽鄭駟歛曰許
其亡乎數遷則民靡民靡則國削不亡何
待不如因而繫之遂伐許後二年滅之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即劉文公也又
名秩子桓公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往年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秋
士鞅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闔及楚人那戰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犂之孫穀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
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而軍
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
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于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
史皇又謂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卒不可恃久

塞漢塞三陸道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篴。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列國史 吳入郢。君居其君之寢。大夫居其大

夫之寢。闔廬盡妻王後宮。次至伯贏。伯贏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棨枹。異巾櫛。所以絕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朱可復以義。義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興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者。不如死而榮。於是吳王慚遂退舍。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篴。傷初司馬臣闔廬。故助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蔽其身。而以其首免。

楚子涉淮

樂助也

斷公宮此

子期與王兄公

辭者轉

不致以易父國
約為利
則心解也

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

十四

楚子涉淮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
 季芊以從由于徐蕪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執
 王曰子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將殺女與其弟巢以
 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寬之
 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安天衷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
 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
 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
 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鍾金初
 宦于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
 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動秦代兵共分
楚地

楚子期與王兄公

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

十五

韓非子吳攻荆使人宣言曰子期川將擊之
 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用子常而退子期
 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
 覆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
 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
 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
 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
 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
 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
 馬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
 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史記吳兵入郢伍負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山
 中使人謂負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

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偪死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員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丙敬王十五年晉定公七年 曹靖公露元年 吳閻廬十年 陳懷公柳元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於越入吳

卷三十五 定公四年

越入吳吳在楚也

後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遂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蔭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

吳蓋獲其母故后滅從之

平唐二臣皆成陳子成然字子旗

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脊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楚閻與罷閻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滅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冬十月楚子入于郢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關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關懷子西曰請舍懷也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旗之二子耶或禮于君

卷三十五 定公五年

十七

或禮于父均之不亦可乎吾聞之大德滅小怨道也及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處賞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莊子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于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

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司馬子期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子屠羊之肆為萬鍾之祿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列也然豈肉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楚子之奔隨也將涉于成曰藍尹亶涉其桴不與王舟及寧求見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

卷三十五

定公五年

十八

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列國史子常既黜兵而退使人復于君請死王將免之子常曰過者無罪則後之為臣者皆將效臣之道以不利于國不可王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盾其上以徇于國

王震左行楚昭王復國囊瓦自耶介子西以求見子西問曰唐之蕭葵蔞之來佩猶

在耶囊瓦曰亡之矣子西曰吁嗟子常何其周也夫肅秦天下之駿馬也奔逸絕塵

千里一日楚未之有也蔡侯昔以來佩之故寧三年止楚而不歸申目之而屬艷焉

豈其得之而復失之子必不為也囊瓦曰吁柏舉之後瓦幾不免骨肉近臣職焉其身之不保來焉奚為子西曰其然耶若是

子何求之亟也身與貨孰親得與失孰厚吾猶慶子之幸免也遂以告王王殺之以

狗

王使王孫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過盜

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明年四月吳太子終累又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

陵師敗于繁揚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

卷三十五

定公五年

十九

遷鄆于郛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嗣

意如行東野還未至而卒陽虎將以璵璠欵仲

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怒欲逐之告公山

弗擾弗擾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虎乃止既葬

季孫斯行東野及費弗擾為費宰逆勞于郊季

孫斯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敵弗擾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孫斯及公父歌而

逐仲梁懷十月殺公何藐乙丑盟季孫斯于稷

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歌及秦邈皆奔齊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州仇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後見三并

梁懷黃玉弗听
改步改王後改

陽虎公父文伯
斯從孫弟

藏季氏族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六

定公二

丁未王十六年晉定公八年
吳閻廬十一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

於是乎伐馮滑齊靡負黍狐人闕分二月公侵

鄭取匡為晉討鄭之役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

卷三十六 定公六年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羣

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魯昭公之難君

將以文之舒甯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愛之

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貨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

衛文公之室與
成公之室也定
公之室也

附六月。晉閔沒戊戌。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蔑。避儋翩之亂也。明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逆王于慶氏。晉藉秦送王王入于王城。又明年二月。單武公伐穀城簡城。劉桓公伐儀栗伐孟以定王室。

夏李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李孫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仲孫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仲孫立于房外。謂士鞅曰。陽

卷三十六 定公六年

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士鞅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孰何知焉。退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繁以為必遠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樂祁犁言于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祁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其子淵于郭

往。他日公謂祁犁曰。惟寡人說悅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祁犁從之。見淵而行。及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絲上。獻楊楮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既而士鞅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祁犁。

卷三十六 定公六年

附八年春。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惟我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又謂祁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是以止子。子姑使淵伐子。祁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祁犁歸。卒于太行。執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冬。城中城。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郭。

明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戊戌王十七年晉定公九年
吳閔王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

卷三十六 定公七年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孫斯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己亥王十八年晉定公十年
吳閔王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方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齊藉丘子鉏擊之顏高斃而偃且射子鉏中頰殛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我忘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衛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

卷三十六 定公八年

猛在此必敗猛逐齊師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

客氣也

曹伯露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士鞅執羔趙鞅荀寅皆執厲魯於是始尚羔

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賈父時必子賤治盧

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
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弗聽
俄而麥畢還手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
子曰哀哉民也寒耕熟耘魯弗得食也弗知
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
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
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
使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卷三十六

定公八年

六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子開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自瓦遂將盟衛侯于鄆澤趙鞅曰群臣
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
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款
涉佗援衛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曰盟以信申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
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
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人

設禮者若此
行手血至既

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
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辟臣之子敢不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
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
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
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

卷三十六

定公八年

七

六年制伐周
外

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獻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鉏桓公山弗擾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
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

季孫子之弟
桓桓子族

寶王居氏之
城大弓封公之
鄭也
鄭也

公期氏支子

鉞劍也
昨大也

衛乃以殺我之
事雖之
微者也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辛卯禘于僖公

盜竊寶王大弓

壬辰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成宰公飲處父告孟懿子曰季氏戒都
車何故懿子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于子先備諸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為公期築
室于門外及期陽虎前驅林楚御季桓子虞人
以鉞拔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斯昨謂林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
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
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
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性也林楚怒焉
及衢而聘陽越射之不中遂如孟氏桓子入築
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怒公與叔
孫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
今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
氏敗陽虎說脫甲如公宮取寶王大弓以出舍

卷三十六

定公八年

八

宋魯女次用
以規諱者
季旋曰彼妹者
子何以告之
琴堂舍也

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陽虎
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

速駕公飲陽在既而公飲處父請追之孟懿子
弗許處父欲殺桓子懿子懼而歸之季寤徧舍

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開以叛
庚戌上九年晉定公十一年 曹伯陽元年 吳閔公十四年 陳閔公越元年

春王正月

一附鄭鄭駟歆嗣子太叔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

卷三十六

定公九年

九

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
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董卒子声公 勝立

得寶王大弓

夏陽虎歸寶王大弓六月魯人伐陽關陽虎使
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景公將從之鮑國諫曰臣嘗為諫

而軸而繞約之
位勢折意欲絕
迫者

楚靈王之有障
蔽者

卷三十六

定公九年

十一

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
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
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
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
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
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
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
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鋏其軸。麻約
而歸之。載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

氏。其世有亂乎。

王震左衍。齊侯以鮑子之言執陽虎。晏子
聞之。進諫曰。鮑子之言。陽虎是也。其論魯
非也。公棄其民而歸于季氏。上下猶睦。可
謂和乎。其小人。懼就私家。其君子。欲張公
室。人各其心。可謂睦乎。晉知錄中行。寅食
季氏之賄。為之外主。非有信義之固。金石
之援也。可謂能事大國乎。季氏世從其克。

卷三十六

定公九年

十一

天命不弔。家臣若亂。公私相視。謂之無君。
臣不信也。魯多內讎。君因虎以入。討季氏。
師必有大功。且夫載。借亂。誅不秉。正其君
臣之分。復其上下之禮。張吾紀綱。以信威
于四國。四國孰敢不聽。此桓文之業也。萬
世一時。不可失也。君其聽之。季孫懼。使因
陳信子以納賂焉。乃止。子貢聞之。歎曰。齊
其為陳氏乎。陳季匹也。陳氏擅之矣。而君
又右之。非陳則亡齊。齊侯其不君君。實自

亡已。

淮南子。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
匝。虎奔及門。門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
今出子。虎因揚劔提戈而出。碩反取其出之
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
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
魯君聞失陽虎。大怒。問所出之。問有司。拘之
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韓非子。陽虎去齊之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

<p>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君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君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不及而止簡子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其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p>	<p>六月葬鄭獻公</p>	<p>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small>晉地</small></p>	<p>卷三十六 定公九年 十二</p>	<p>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友必娶于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敝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p>
--	---------------	-----------------------------------	---------------------	---

<p>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賊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車五百乘齊侯致祥媚杏于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憤而衣赭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p>	<p>卷三十六 定公九年 十三</p>	<p>秦伯卒冬葬秦哀公<small>孫惠公立</small></p>	<p>新車中馬也如驂馬之從新於侯在五氏時從助之</p>
--	---------------------	------------------------------------	-----------------------------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七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定公三

辛敬王二十一年 晉定公十二年 鄭穆公勝元年
丑十年 吳閔王十五年 秦惠公元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卷三十七 定公十年

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聞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問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

故典
儀事象事宗廟
朝廷之器
若犧象嘉樂
當于用

儀事象事宗廟
朝廷之器
若犧象嘉樂
當于用

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護龜陰之田

史記初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齊大夫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求平于魯為好會公將以乘車往孔子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卷三十七 定公十年

公從之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伐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因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左司

故典
儀事象事宗廟
朝廷之器
若犧象嘉樂
當于用

馬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獲罪于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來歸侵田以謝過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入于門中曰請報五氏之役

卷三十七

定公十年

三

涉佗曰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弗

四

魯國人也
因陋不知利

四
子則我聞有

卷三十七

定公十年

四

聽及州仇立公若藐為郕宰使郕馬正侯犯殺之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藐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藐侯犯以郕叛州仇及仲孫何忌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州仇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州仇稽首駟赤因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于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新學子

心淵族公

宋公之後
又孫戴氏

宋公之孫
又孫戴氏

宋樂大心出奔曹

往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通樂祁黎。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怨之。謂大心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大心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溷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通。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宋公子地。嬖。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卷三十七

宋公十年

五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魍欲之。公嬖向魍。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自盡。腫。母弟辰謂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從之。出奔陳。公弗止。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郕邑際。故敢助君憂。

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宗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公子地之出也。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王敬王二十有一年。晉定公十三年。吳閔王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與辰等為一。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始叛晉也。

叔孫州仇師師隨郕。

癸亥。王二十有二年。晉定公十四年。吳閔王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子比。

叔孫州仇師師隨郕。

不遇在行列之
季氏將墮費
季氏將墮費
季氏將墮費

(史記)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因言于公曰
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
制請皆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
是叔孫氏墮郕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不退于列其御曰殿而
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氏將墮費公山弗擾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卷三十七 定公十二年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其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
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成邑年

將墮成公飲處父謂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
比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家語附)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七日而
誅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

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
政而首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
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

卷三十七 定公十二年

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于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

也○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
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

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
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趨竟而徙三月則鬻牛
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

于途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焉孔子

衛以五百家往
以與邯鄲親
侵齊之必來伐
國以懼齊從之
則衛與邯鄲好
不絕

+

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今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諸晉陽。鞅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脫。劒而入。涉賓不可。鞅使告邯

鄆人曰。吾私有所討于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及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藉秦圍邯鄲。邯鄲午中行寅之甥也。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而怨趙氏。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鞅。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執奔晉陽。晉人圍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卷三十七

定公十三年

十一

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躒。知躒欲以為卿。韓不信與中行寅相惡。魏曼多亦與范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中行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知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知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在晉。事二子。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

伐此我伐
實任其天
人歸罪三家

弗與也。伐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躒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知躒使告于趙鞅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辜矣。敢以告。趙鞅患

卷三十七

定公十三年

十二

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我死莫莫矣。乃縊而死。趙鞅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辜矣。敢以告。知躒從趙鞅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薛弒其君比子惠公夷立

乙未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公十六年
吳閔王十九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魚。史魚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曰。

地夕子之子

南子之子

光即闔廬

敗死之士再
以失會故以

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

何。史魚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

難。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及文子卒。衛靈公始惡

于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靈公逐公叔戌與其

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卷三十七

定公十四年

十三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醉李。吳子光卒。

子夫
差立

吳闔廬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

之行前。不敢逃刑。敗歸死。遂自剄也。吳師駭而

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

闔廬

上即即事地

范氏

孟已名
范氏之求
子魯得姓則定
公則定也
公則定也

闔廬闔廬傷將指。卒于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

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

救范中行氏。士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

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

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卷三十七

定公十四年

十四

范氏故也。

附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之師于潞。獲藉秦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

吾父。瑕加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

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崩殯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生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賊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諒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隱來會公

卷三十七 定公十四年

城莒父及霄

丙敬王二十五年十五年 晉定公十七年 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

主其先亡乎

鼫鼠食郊牛牛死攻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

卷三十七 定公十五年

賜多言者也

鄭軍逆帥師伐宋齊侯景衛侯次于渠蔭

宋公子地奔鄭鄭軍達為之伐宋敗宋師于老

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救宋也

邾子隱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丑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

戊午日下晏乃克葬辛巳葬定如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公不稱小君

成喪也

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七終

卷三十七

定公十五年

十七

因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公不稱小君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 烏程後學王震編

哀公

公名蔣定公安如氏之子也

丁敬王二年 元年 晉定公十八年 宋十六年 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請遷于吳

王十朋業談楚使蔡遷于江汝之間蔡不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便也蔡公子駒使行勝于鍾建以謂子西曰君王之伐蔡也報柏舉也其遷之也以徵蔡也先令尹子常侵欲小國諸侯生心河泗江淮之間其為蔡者可勝既乎靈王遷許于夷遷方城人于許延及胡沈道房奔走無數庶民弗忍許越因之乾谿之樂葉焉吾懼令尹之以君王再也夫靖國者在安衆而息民在獨念而和之子常思舊怨以敗鑒不遠矣令尹其圖之子西說蔡

得不還

案游子封于
有二封夏同
誦休
誦休之也本
有仍氏女仍國
名杜浣臣
少康為浣所
之官得除之
婦人
十歲成五百

人曰旅
浣弟
過浣國之越國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二

附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緒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案也

便若繫之號
令
備也納女于
大子曰備百姓

備也音或

勞也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三

吳越春秋：越既敗，使諸稽郢行成于吳。吳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帛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笞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為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惟天王秉利度義焉。吳不許。」

死四年吳人即

解不在不元

乃楚摩

何花之本機

不

文種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從之。使嚭語于王曰。吾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王乃許諾。

〔附〕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遂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四

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乃備先君之怨。秋八月。侵陳。脩舊怨也。

〔檀弓〕吳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使太宰嚭問焉。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

晉書

死知不。變故死。初去也。

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新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閭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閭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

卷三十八

哀公元年

五

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以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珍。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曰。新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我。

〔劉基〕郁離子。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鴉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

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為妖也。鳴則不祥。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

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為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應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邾。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魃。

句澤地

伐晉，取棘蒲。○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敬王二十二年 晉定公十九年 申十七年 吳夫差三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鄒、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邾子盟于句澤。

伐邾，將攻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鄒、沂之田而受盟。

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出公

孫出公

即靈公庶子

言立嫡男外 同之三桓卿大夫

即志異于他子

初，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

河而南必至馬使太子繞門八人衰經偽自衛
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平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秋齊人輸范氏粟鄭平達駟弘送之范吉射通
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施與平駟兵車先陳平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
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
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

卷三十八

哀公二年

以故兆詢可也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
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
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
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
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繼以戮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
之罰也甲戌將戰王良御趙鞅衛太子為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眾太子懼自投于車下王良授

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趙鞅巡列曰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群子勉之
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
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供備持牙馬
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受鄭人擊趙鞅中
肩斃于車下獲其壽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
比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初周人

卷三十八

哀公二年

九

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
之趙鞅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壽旗于平達之幕
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平達駟弘公孫林殺
而射前列多死趙鞅曰國無小阮戰趙鞅曰吾
伏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
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王良曰我兩
刺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刺
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

昭侯告大夫殺公子駒以說。哭而遷墓。冬遷于

州來。

己亥王二十三年。晉定公二十年。衛出公取元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四月甲午地震。

卷三十八

哀公三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

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被

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

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滯帷幕。鬱攸從之。蒙

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

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

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

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

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乎去表

之棄。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李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旻帥師伐曹。

補傳討樂大心之亂也。

附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

范氏趙鞅以為計。六月癸卯。周人殺長弘。

王世貞左述王使賜長弘死。曰。微大夫之

卷三十八

哀公三年

力周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

晉不以為討弗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

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力。大城成周。板

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為臣僇臣死且不朽

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樹

賓以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君始

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夷世陪晉力

軋而爭。執為叛馬。如其與也。以是伐王

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非漸乎。夏。穀。閏。閏。

宣代趙氏北郭
之國使被者自
以入內外天攻

今勿役已死
南孺子桓子之妻
時方有無故云

成被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
睥睨千雉。無時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
敗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
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桑柔之五章而死。
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附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郭。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
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子康子

卷三十八

哀公三年

十二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
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僑曰。
夫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
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
正常。正常不反。

家語季桓子之病也。輦而觀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于仲尼。故不興也。

頤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及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
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
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
使召冉求為宰。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子悼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卷三十八

哀公三年

十三

齊敬王二十四年。晉定公二十一年 秦悼公元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
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執弓而
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遂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霍。

葬秦惠公

宋人景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我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

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閔曰

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

霍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販起

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右師軍

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

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鞅曰晉國未寧安

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

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司馬販至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子翼母嗣

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八終

卷三十八 哀公四年

十五

春秋左翼卷之三十九 烏程後學王震編輯

哀公二

辛敬王三十五年 晉定公二十二年 蔡成公元年
亥十年 吳夫差六年

春城毗

夏齊侯景伐宋景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與范氏故也。往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

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邯鄲降。中

行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弦施通之，遂隨臨以處

卷三十九 哀公五年

穆國。夏，伐晉，取邢。任轅郤逆時陰人孟壺以會

鮮虞。納中行寅于柏人。春，晉圍柏人。中行寅范

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

射使為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肅從主勉之。我將止

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夏

趙鞅為范氏故伐衛，遂圍中牟。

（新序）中牟宰佛肸初以中牟叛歸衛，置陽子

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我與者將烹。

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單後至曰：善

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

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袞衣將就，昂佛肸脫

履生之。及趙鞅攻中牟，中牟人叛，遂取之。聞

田單不與也，求而賞之。田單不可亡之楚。

〔說苑〕中行寅將出亡，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

子為祝，犧牲不肥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

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先主君中行穆子韋

卷三十九 哀公五年

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

君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

也。夫舟車飾則賦，飲厚賦，飲厚則民怨，謗詛

矣。且君苟以祝為益乎？則詛亦將為損。一人

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

乎？祝其何罪？實有慚色。

〔韓非子〕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

衛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

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

不處未地也

三國雖而元帝
廣之於秦漢

師也景公
何所往乎

我王環是振我過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
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車二乘
而獻之其君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安陽子
茶立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茶嬖諸
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
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
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夏高張立
茶寘群公子於萊秋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

卷三十九 哀公五年

三

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
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
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壬戌王三晉定公二十三年
吳夫差七年

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

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楚昭王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
使迎孔子孔子至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
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軍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
君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
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

卷三十九 哀公五年

四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
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
福也昭王乃止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僇寒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需事之下
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

六卿之司
如魯之司
非卿也

三公子皆
公子之弟
公子之弟

女服王
王去章

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若
定既成謀矣蓋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
無及也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
夫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如公戰
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
施來奔八月齊郕意茲來奔

叔還會吳于祖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

卷三十九

哀公六年

五

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也讎亦不如
死死一也其死讎手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
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公子啓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
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昭王使
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禱祭之

魯能與齊境內
山

信也信止此
小在此

正年陽生與鉏
外在此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是為陽生
陳乞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公子鉏曰嘗
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
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陽生
謂曰事未可知反與士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
于齊陳乞使子士之母養之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
也陳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肯之

卷三十九

哀公六年

六

可殺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實諸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
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
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
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
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天稱乾牧
公子陽生曰謂

孺子當焉

曰陽生之妻也

也陽生頓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孺子茶
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于句實之
丘公使朱毛告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
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
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
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
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
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卷三十九

哀公六年

七

〔公羊傳〕初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茶何如陳
乞曰是在君也君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聞
之謂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乞曰吾不
立子者將以生子也子不見申生耶走矣與
之王節而走之及立茶使人之魯迎陽生匿
之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與

上公九年
七年

諸大夫樂之諸大夫曰諾中坐使力士舉尸
案至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
也諸大夫不得已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

八月齊侯殺胡姬于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敬王三十七年晉定公二十四年
五十二年吳夫差八年

卷三十九 哀公七年

齊悼公元年
楚惠王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夫于鄆

〔史記〕吳夫差聞齊亂因北伐齊至鄆公往會
之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
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

軍書大凡見昭
廿一年

上物天子之年

不棄國也
大國之也

禮儀為飾

而可也

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食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滔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長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

卷三十九 哀公七年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法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懿子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

前魯穆公使使
之有項故使使

卷三十九 哀公七年

以齊

成其求

之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邾大夫請為備。不聽。茅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繆。師宵掠。以邾隱公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繆。茅夷鴻以茅叛。以求帛。乘韋自。

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達。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景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師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忝丘。揖丘。大城鍾。邾鄭國參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

冬鄭師救曹侵宋。

甲辰王三十八年 晉定公二十五年 吳夫差九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命

反之遂喊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初曹

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邠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

卷三十九 哀公八年

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

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

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

亡。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弗擾

弗擾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遘讎國未臣而有伐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

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

之王問于弗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楚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收

何為三月吳伐我弗擾帥師故道陰從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邠人之漚菅者

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吳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卷三十九 哀公八年

國人懼孟懿子謂子服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

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

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垂室公賓

庚析朱鉏公甲叔子與戰于夷吳人獲之獻于

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

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

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

士不如已也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

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干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人取謹及闕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還

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悼公怒五

月齊鮒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闕

卷三十九

哀公八年

十三

附鮑牧又謂群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

愬之公謂牧或譜子子姑居于潞以察之若有

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之所出門使以

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捕之以入

遂殺之

歸邾子孟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歸

又無道吳使太宰詒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

使邾大夫奉太子華以為政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子開公

齊人歸謹及闕

秋及齊平九月滅賓如齊泚盟齊閭丘明來泚

盟且逆季姬以歸冬歸謹及闕季姬嬖故也

乙敬王三十九年晉定公二十六年 紀開公元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

卷三十九

哀公九年

十四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盟合鄭

師哭罕達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

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陳即吳故也

韓非子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

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

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

其君子必休其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

秋宋公景伐鄭

報雍丘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

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沉陽可以興兵利以

伐姜不利于高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

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夷帝為大

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

卷三十九 哀公九年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

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其繇曰帝乙歸

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

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

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

哀公三

丙敬王三十年晉定公二十七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隱公來奔齊出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往年春齊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寒

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秋

吳城邦與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至

卷四十 哀公十年

是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

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使徐

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宋人景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鞅將伐齊大夫請卜之鞅曰吾卜于此起兵事

不再令卜不穀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毀高唐

之郭侵及潁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丁巳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卷四十一 哀公十一年

齊為郕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康子

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群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美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

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

諸侯矣季孫使從子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

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

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綏

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為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

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就用命焉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

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

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卷四十一 哀公十一年

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反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冉

有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

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檀弓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

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

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于仲尼

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

亦可乎

夏陳轅頤出奔鄭

初轅頤為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輿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夫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卷四十

哀公十一年

贏中軍從王齊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接將下軍桑掩御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宗接與間丘明相厲也陳乞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陳逆命其徒具舍王東郭書使問弦施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無平國書敗齊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丘明陳書東

對以從

不事及使

不事及使

不事及使

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子貢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駭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太禍也齊至無日矣

哀公十一年

五

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同地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鑿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太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平孫成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鏃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橫槓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天之道也

卷五十五

卷四十一

哀公十一年

六

王世貞左述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犀子
胥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吾先君之驥王
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讎也而伯諸侯則
微矣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
天則竊聞君王之諸言曰余一人敢忘失
夫之勛唯細言是徇以濟于僂抑先王之
不獲正始也殺齒有隱憾焉柏舉之後大
夫暴與尸雖棘而鞭之楚人煨燼之餘屬
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于我我是不獲
有楚搆李之慘大夫實張皇大師不足以
衛先王之指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為憾語
之人臣無外絕貳也大夫以身事余而東
其子于鮑氏亦庶幾異日柏舉哉余不得
復事大夫矣子胥默然無以應遂自殺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於摯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

止之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

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

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唯不與由是

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

使惡巢死焉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

學也退命駕而行曰為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卷四十一

哀公十一年

七

子處止之曰國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戊戌王三十七年十有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
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處特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飲從其薄如是
則以兵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葬

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

適季氏季氏不絕問放經而拜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

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

卷四十

哀公十二年

八

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

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出宋皇瑗于郎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

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

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侯于人吳雖

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

狗之瘼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

魯主會致好
禮相辭讓
之國之也

于郎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

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

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孟見太宰乃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

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于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九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合衛侯衛侯

歸效夷言公孫彌牟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

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墳丘王暢出戈錫

初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死之族

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出戈錫九月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囂

冬十月有二月錄
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變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已敬王三十三年
未十八年十有三年
春秋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郕
春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郕

夏許男成卒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十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求霸也
楚人間之以伐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
隧嚮無餘詎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
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
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
五十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壽無餘地獲

伯方伯也

不討久

伯方伯也

半卿三以失

何事而名預知
將因敗先立後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十一

謳陽越子至王子地中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
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
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于幕下○秋七月
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
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勿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
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附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
救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
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乘若為子男
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終

<p>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p>	<p>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p>	<p>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詔言於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p>	<p>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常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p>	<p>曰梁則亡矣彘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p>	<p>吳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詔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p>	<p>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p>	<p>九月錄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錄</p>
---	---	---------------------------------------	---	------------------------------	---	---------------------	---

有山氏魯大夫上之人魯無服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常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
曰梁則亡矣彘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卷四十

哀公十三年

十二

<p>庚敬王三十有四年 申十九年 晉定公三十一年 吳夫差十五年</p>	<p>春西狩獲麟 (家語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五父之衢或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遂往視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曰吾道窮矣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傷之</p>	<p>卷四十 哀公十四年 十三</p>
---	--	-----------------------------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一 烏程後學王震編解

哀公

康王三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

使子路于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

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餘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 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

陳恒憚之驟顧諸朝諸御執言于公曰陳闕不

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闕止夕陳逆殺人逢之

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

由焉饗守者醉而殺之而逃闕止盟諸陳于陳

宗初陳豹為闕止臣與之言政遂有寵謂之曰

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久

卷八十八 哀公十四年

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謂

恒曰彼得君弗先必禍于夏五月壬申陳恒兄

弟四乘如公闕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

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恒

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

將除害也陳恒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

所無君陳逆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

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闕止歸屬徒攻闕與

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

卷四十一 哀公十四年

諸郭闕陳恒將殺大陸子方陳通請而免之出

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

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讐何以見魯衛

之士遂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

從執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子叔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公室

公室

公室之備蓋性

左師向巢

向巢也

公室

公室

公室

公室

宋向魍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馬而討之。未及魍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司馬皇野曰。余畏魍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况於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

卷四十一

哀公十四年

布衛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死。其邑與珪焉。而適齊。既而向魍奔齊。陳恒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鞅召之。陳恒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莒子任卒。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陳恒立其弟甲午。陳恒弑簡公。孔子三日齋。請伐齊者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叢子）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贊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民不附。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乘之于不測之深。旁人比之。

卷四十一

哀公十四年

四

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駐蹕而驚之繫方絕重而振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于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東郭亥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可矣奚至懼之哉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即孟懿子也子武伯嗣

冬陳宗堅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

卷四十一

哀公十四年

五

楚

有星孛

饑

檀弓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家挾輶集屨賣買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楊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辛丑王十四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成坂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至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齊成叛于齊孟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附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閔公使公孫貞

卷四十一

哀公十五年

六

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營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虞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羊尹孟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孟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厥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者不

<p>原缺</p>	<p>以尸將命是遺棄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降 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 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 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違于君所雖墮于深淵 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鄭伯葬伐宋景 報國岳之怨也</p>	<p>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p>	<p>卷四十一 春秋公十五年 納衛世子蒯聵也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p>	<p>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于路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為斧斤既剗喪公室而使他人有之不可知 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 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 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 宿謂之曰臣人而有背人之心齊人雖為子孫</p>	<p>原缺</p>
-----------	---	--------------------------	--	--	-----------

<p>原缺</p>	<p>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婭以告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以先太子與五 人介與狼從之迫孔悝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 臺召獲聞亂駕乘車行將食冬奉衛侯報來奔 樂寧聞亂使告季路季路入遇子羔將出曰門 已閉矣季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季子曰食焉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季路入及 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路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處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存 卷四十一 春秋公十六年</p>	<p>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 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 下石乞孟壓敵季路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悝遂立莊公孔子聞 衛亂曰樂也其來由也死矣</p>	<p>家語孔子哭于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 命覆醢曰吾何忍食此</p>	<p>孝子傳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將報父讐聞</p>	<p>原缺</p>
-----------	---	--	--	--------------------------	-----------

千孔子。孔子曰：行矣，孟賁知之，告于衆曰：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頃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孟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蓋悔殺季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也。

（說苑）子羔為衛士師，嘗則人足及亂，走郭門，則者門焉，謂子羔曰：彼有徑，子羔曰：君子不徑，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竇，曰：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曩者親則子足，今追我者三，何也？則者曰：斷

卷四十一 表公卜六年

十

足固我罪也。昔公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悅君也。

二月，衛莊公使鄆貽告于周曰：刺賁得罪于君父，君毋通貽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貽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貽以嘉命，來告余一人。

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衛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子還成曰：寡人離端于外久矣，請亦嘗之，成賜告諸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二月，子還成楮師比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

卷四十一 表公卜六年

十一

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恤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氣瑱余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
 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
 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史記孔子年七十三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
 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于冢上六年。然後去。

卷四十一

哀公十六年

十二

弟子及魯人徙而環居者百有餘家。因命曰
 孔里云。○孔子卒。弟子思慕不厭。謂有若似
 聖人。相與共師之。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
 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
 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
 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
 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之。有若默然

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座也。

卷四十一

哀公十六年

十三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二

哀公五

王敬王十四年十有六年

祭統六月衛莊公賜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

公假格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

奔走無射亦啓佑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

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卿士躬恤

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

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

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六月衛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

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于平陽

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柁石于西園子伯季子

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柁者殺而

乘其車許為逆柁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

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速許為許為射之殲或

以其車從得柁于橐中孔悝遂奔宋

或說子州之

柁石

載伯姬

孔悝以奔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或說子州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

自城父奔宋又韓華之

亂于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

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建請行而

期焉建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

晉謀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

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

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

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

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誓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

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

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悅

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

<p>卷七</p>	<p>卷七</p>	<p>卷四十二 哀公十六年</p>	<p>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 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 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p>
-----------	-----------	-----------------------	--

矣。乞曰：「不可得也。」勝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子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殺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公子啓為王，不可，遂劫以兵。公子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死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殉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弗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領黃氏，葉公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衛莊公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遺，遺奔晉。

<p>卷七</p>	<p>卷七</p>	<p>卷四十二 哀公十六年</p>	<p>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 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 白公勝其死 上高所沈沈 之</p>
-----------	-----------	-----------------------	--

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殉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葉公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葉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弗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領黃氏，葉公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寬為司馬，而老于葉。衛莊公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遺，遺奔晉。

衛莊公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

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暨告太子疾疾使五人與獸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春莊公為虎幄于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裏甸兩牡卿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飲不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卷四十二

家公十七年

五

韓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饋中夜泣涕其偶問之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此衛國之憂也子何與焉嬰曰不然昔宋桓司馬得罪于宋出于魯其馬佚而報而食吾國之葵是歲吾聞國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焉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夫兵威者吳也死兄者我也得罪者桓司馬也亡利者義也今衛世子甚好兵不肖吾男弟三人能無

憂乎

三月越子大戒師徒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掾卓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瓊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陳瓊

卷四十二

家公十七年

六

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瓊曰無辟避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趙鞅曰我卜伐作未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葉公曰率帥賤民慢懼不用命焉穀曰觀丁父都倂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彭仲泰申倂也文王以為

卷四十二

劉子面于

晉趙襄子衛不
衛其死也

鮑赤也魚
則尾赤
亦水漬也
仍

卷四十二

哀公十七年

七

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豨于汝。惟其任也。何
賤之有。葉公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于陳。天若
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馬。臣懼右領
與左宗。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
城尹公孫朝吉。使帥師取陳。陳人御禦之。敗
逐圍陳。秋七月己卯。滅陳。

衛侯夢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而而譟曰。登此
昆吾之虛。繇繇生之。余為渾良大。叫天無辜。
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冀之而

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鏡。稱尾。衡流而方。我
羊。齊焉。大國滅之。將亡。閭門塞實。乃自後。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趙鞅曰。止。
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
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
郵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而戎虜何為是。公
之。公使匠人攻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

晉襄公夫人
穆姜也

齊人代衛執衛
侯般師以歸

卷四十二

哀公十七年

八

穆姜敗。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
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髮。暮既入。示之
辟曰。活我。我與女辟。已氏曰。殺女辟。其馬往。遂
殺之。而取其辟。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
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
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

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卽行之役矣。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曷也。
甲敬王四十有八年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剋般
邑以與之。剋般愠而行。告桓魋之臣子儀克。子
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皇野。
初。皇野將以祀姒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
也。是良材。皇野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
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春。殺皇瑗。公聞

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諸大夫殺孔伯而石圃出公出公自齊復歸于衛逐石圃而復石圃

與大叔遺

說苑吳赤帶使于知氏假道于衛寧文子具紆紆三百製將以遺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

不壤交假之道亦敬矣何禮之甚乎不聽遂致之赤帶至于晉既得事將歸知伯命造舟為梁赤帶曰吾聞之天子濟于水造舟為

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犬甚者中難測使人視之視之則兵在後矣將以襲衛赤帶曰衛假吾道而厚贍我

卷四十二 哀公十八年

九

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使人告衛衛人警備知伯乃止

乙敬王四十 丑四年崩 十有九年

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帥師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

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丙元王二十年

春齊人子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于越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舍楚降曰三年之喪親曜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降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也

降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卷四十二 哀公十九年

十

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降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也

降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之先臣志父得水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

齊威王死後
諸侯不攻四
十一年
以時人無
事者

齊人來聘
十七年齊侯
公孫不若

公孫不若
公孫不若

舟道辭

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師
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
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簾珠。使問趙孟曰。句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
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
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丁卯元王
二年二十有一年

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

卷四十二
哀公二十一年

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設齊間。丘
息曰。君辱舉王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
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
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二 終

春秋左翼卷之四十三

哀公六

戊元王
三年二十有二年

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
子。越人歸之。太子華奔越。

越絕書。越師入吳。吳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
重祿以上姑蘓。越圍王臺。夫差使王孫雄行。
成于越曰。昔不穀先委質于越君。君告孤請
成。男女服從。孤無柰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二年

祥。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
君王親辱敝邑。以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
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男女服爲臣御。王
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君
王不斷。其忘會稽之耻耶。乃不許。使者復來
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
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
者。非吳耶。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
吾欲弗許而難其使者。蠡乃左提鼓。右援抱。

以辭使者。使者欲見王，不得，泣而去。王憐之，使告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富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沒王年。」吳王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敵邑宸宇，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夫何面目以視于天下乎？」嘆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乃經越人以歸。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二年

已元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三年

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舟有弔，且送葬。曰：「敵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荐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知瑤伐齊，高無平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

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祢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鞌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御鞅來聘，報叔青也。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四年

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滅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齊萊章曰：『君平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馬能進，是德月言也。役將班矣。』晉師果還，饋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呂覽：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子青曰：「惜矣，不如歸尸

不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涉隨賁服却舍

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內攻

不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涉隨賁服却舍

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涉隨賁服却舍
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內攻
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齊越曰戰而不
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
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邾隱公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
亦無道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一年

四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

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宋司立夫人國之大

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

娶于南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

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

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駘而

納賂焉乃止

元王二十有五年

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

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饒而登席公怒辭曰

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設壺之是以不敢

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

人納公文要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戊氏以其

幣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

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五年

五

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父公使

優佼盟奉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半

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奉彌以作亂

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奉彌入于公宮而自太

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

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且君當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

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

可將適郢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於彌曰魯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衛侯之傳

外置公府佐

二千石以上言
之
執事為重

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曰
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實以歸公為
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公文要
知之見彌牟請逐揮彌牟曰無罪公文要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
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
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五年

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
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臯也
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
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士元王
申七年二十有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伐伐
納衛侯公孫彌牟欲納之公文要曰君愾而虐
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師侵外州大獲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開重門而嚴
守備

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莖之
上彌牟使王孫齊私于臯如曰子將大城衛乎
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
而已彌牟乃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
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弗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
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備而納
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
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今苟有怨于夫人者
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

卷四十三
哀公二十六年

見傳二十八年
見哀公二十六年

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
者久之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
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
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
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
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
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
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遂卒
越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彙尊經義考有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字亦不載卷數而所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卽此書也